武俠世界



$2.00

819

◀編 後 話▶

「龍虎殺手」今期故事掀起高潮，「金蜈蚣」高大爺爲了天狼會施展聲東擊西之計，把被囚石庫的萬成劫走殺害，和黑心老八被脅投效該會，使他大肆咆哮，氣惱不已。但是天狼會這一着行動，瞞不過暗中釘梢的公冶長，當他知道天狼會落脚地點後，立即偕同薛長空、左天斗、袁飛等人前往搗穴……各位欲知後果嗎？下期當有交待。

***　　***　　***

「陰陽界」這個地方，名符其實，好不陰森，一切人物與事情均具神秘感，該故事今期有急劇轉變之發展：就是古立和王忠得悉水仙、鳳仙二妓原來是重慶份子的化身後，決心宣誓加盟該組織，爲國效力……然而，古立後來又有甚麼遭遇？和何人碰頭呢？今期文末有詳盡叙述。

***　　***　　***

每期在本欄裏都是簡簡單單介紹一點當期和下期的精彩作品，今期也不例外，「危險人物」是下期刊出之「鐵拐俠盜」故事，顧名思義，到底這羣「人物」，在該故事裏攪些甚麼「危險」事件呢？請不要錯過下期本刊。由下期起，我們增刊一些武俠漫畫，內容莊諧并重，妙趣横生。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傀儡總統（小鬼子傳奇故事）

世界第一强國的總統突然倒台，某出版社出資三百萬美元要購買他的「回憶錄」，不料引起幾個大財團的首腦僱兇追殺，這個落魄的總統只得過着流亡的生涯。究竟「回憶錄」有甚麼秘密？故事是否如猜想中那麼簡單？請閱內文…………上官庸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仁心書生（一月完俠情中篇）◀一▶

四奇拚功死　書生紹藝成…………曹若冰 37

大江南北（游俠傳奇故事）

神槍寒敵胆　詭計謟强人…………朱羽 4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一棒喝武林

疑是瑤台貶塵凡…………秦紅 55

失魂引

一番生死劫　萬古不移情…………古龍 63

無形劍

神鬼莫測功　詭譎奸險謀…………臥龍生 73

龍虎殺手

坐觀蠢賊鬥　胸蘊玄機謀…………慕容美 83

陰陽界

威震陰陽界　誓作鐵血男…………諸葛青雲 89

俠情短篇・恩仇故事

陸地上之最（世界之最）…………德明 34

莫貪花酒誤華年（警世短篇）…………金華 62

血濺黑衣帮（恩仇短篇）…………神龍 71

手刄親仇（武俠掌篇）…………神光 81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5…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
香港上環新街7-13…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

武俠世界

第81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
H.K.$2.0…
Printed in Hong …

小鬼子傳奇故事／上官庸·文　盧令·圖

傀儡總統

荒郊寂寥　午夜驚魂



焦文德每逢農曆新年蒞臨之前，總是離開農場，到市區的鷄鴨檔去收數。這天是十二月廿七日，再過三天便是大年初一了，他自然毫不例外，到市區去收數。

焦文德的農場在郊區十六咪，附近只有他那爿「焦記農場」，面積還算不小，可以養一萬隻以上的鷄和鴨，所以，他請了四個伙記，連他和老婆亞萍在內，一共六個人管理農場。

他收完數回家時，已是深夜十時了。

十時多而稱之爲「深夜」，對一個過慣夜生活的人來說，也許是個笑話，可是對焦文德來說，卻已經眞的是深夜了。

本來焦文德是不會在深夜十時多才回家的，因爲收完數後和市區的幾個朋友去跳茶舞，所以才會弄到這麼晚。

亞萍見了他，淡淡地問道：「數全收好了嗎？」

「還有幾檔沒有收，」焦文德回答：「明天大概可以收了。」

「爲什麼這麼晚才回來？」

「和幾個朋友去聊天。」

亞萍沒有再說什麼，結婚五六年來，她很少過問丈夫在外面的行動。事實上焦文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難得出市區幾次。

這時候，電話鈴忽然响了起來，焦文德心下一凜，這麼晚了，還有誰打電話來？

「我聽！」亞萍搶着奔到電話几旁去，拿起了電話「喂」地一聲。

焦文德遠遠地望着妻子，見她臉色一變，「彭」地一聲將電話掛斷。

「誰的電話？」

「搭錯綫！」她悻悻然地答。

焦文德一邊除衣服，一邊向臥房走去。

當他來到了房中的時候，電話鈴又响了起來。

由於房間裏裝有分機，所以，焦文德趨上前去，拿起聽筒。

「喂？」

「你是焦文德？」是個低沉的男聲。

「是的。」焦文德愕了一愕，這個聲音很陌生：「你是誰？」

「嘿嘿！你不要問我是誰，」對方陰惻惻地一笑，道：「我告訴你，你們兩公婆都活不過這個農曆新年！」

說完，電話掛斷了。

亞萍踏進房來，看見丈夫臉上有茫然的神色，詫異地問：「是誰來的電話？」

「莫明其妙！」焦文德苦笑着聳聳肩，告訴她：「是一個男子口音，說什麼我們活不過這個農曆新年。」

「發神經！」亞萍嗤一嗤鼻。

焦文德換了睡衣爬上床去，拍拍身畔的被單，道：「亞萍，上床吧。」

亞萍漫應了一聲，除着衣服。

凝視着妻子的動作，焦文德一顆心跳了起來；結婚五六年來，他不止第一次地看着亞萍除衣服了，然而，卻沒有像今天這樣用心。

焦文德想到剛才到小舞院去，那個舞小姐的身材好棒，但當他提出要和她做「打令」時，她所開出來的價錢，卻貴得令人咋舌。

——五百元！

老實說，五百元夠去玩歌女明星了，犯不着用它來玩一個九流舞女。

要命的是她卻不斷地挑逗自己，冀圖使他忍不住而讓她賺那五百大元。

焦文德一直忍着，忍到現在。

當亞萍將身上的衣服脫光爬上床時，焦文德急不及待地摟住她要開始行動，怎知她把他推開，道：「阿德，不要！」

「爲什麼？」焦文德詫異地。

「人家沒有心情。」

「求求你，遷就一次，行不行？」他央求她。

「不行！」她堅決地說。

焦文德並不死心，伸手去撩撥她，被她將手一撥，沉聲說道：「我說過不行的，就是不行！」

焦文德見她語氣堅決，只好嘆了一口氣，停止了動作。

她轉過身，將背對着他。

忽然，電話又响了起來，他伸手拿起聽筒，「喂」了一聲。

「焦文德，你和你的妻子大限已到！」又是那把陰惻惻的聲音：「告訴你，我忽然改變了主意，你們活不過今晚！」

焦文德不禁心中有氣，道：「老兄，你再這樣攪下去，我就要打電話報警了！」

對方哈哈地大笑起來，足足笑了一分鐘，然後才道：「你沒有機會打電話的，你絕對沒有機會！」

說完，「嗒」地一聲又掛斷了電話。

「又是那個發神經的打來的電話？」亞萍轉過身來問他。

「不錯。」

「他這次說了些什麼？」

「他說我們活不過今晚。」

「見鬼！」亞萍說完又轉過身去。

焦文德以手作枕靠在床柄上，如果說那只是個開玩笑的電話，不會連開兩次。

可是，焦文德自問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一等良民，非但不會犯過法，就算對朋友也是非常友善。

他根本沒有任何仇家！

而且，在所有的朋友之中，也沒有喜歡惡作劇的人。從那個電話看來，對方是認識自己的，因爲如果他不認識自己，不會知道自己的姓名和電話號碼。

焦文德望了望腕錶，是深夜十一時多了，那人說他們夫婦不會活過今晚，換句話說，他即將下手了！

姑勿論那個電話是不是在向自己開玩笑，這個時候也應該睡覺了，因爲翌日還要到市區收數。

就在焦文德想躺下來的時候，他忽然念頭一閃，拿起聽筒，湊近耳畔一聽。

當聽筒接近了他的耳朵時，他不由呆了！電話竟然失靈，一點聲音也沒有。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霍然從床上坐直起身，推了妻子一下。

「亞萍，我們的電話不通了。」

亞萍轉過身來，將聽筒接了過去，在耳畔一聽。也是臉上變色，吶吶地道：「果然……果然不通了。」

「爲什麼？」

「你到外面的總機看看。」

焦文德衣服也來不及穿，奔到客廳中去，拿起了電話筒。

聽筒一點聲音也沒有！

這一來，焦文德知道事情一定有點蹊蹺了，剛才那個電話，可能不是說着玩的！

「怎麼了，阿德？」亞萍在房間裏面向他問道。

「總機也失靈啦！」焦文德一邊答着，一邊向房間裏走去。

「莫非……莫非被那人割了綫？」亞萍聲音已開始顫抖，焦文德聽得出來。

他緩緩地點着頭，忽然想起剛才那男子聽到自己說要打電話報警時，說了一句「你沒有機會了」是什麼意思。

「可是……可是我不曾得罪了什麼人啊！」他呆呆地說。

「莫非是一個殺人狂？」

「殺人狂？」焦文德忽然想起了電影中描寫的情節，兇手因爲殺人成狂，因此四出不分皂白地殺人。

他起身穿着衣服，亞萍問道：「你要幹什麼？」

「以防萬一。」

他拿起了水喉鐵管，坐在床上戒備。

四下裏一片寂靜，什麼聲音都沒有，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焦文德的神經，也越來越緊張。

如果住在市區，那麼，他一點也用不着怕，雖然鄰居們未必幫得到什麼忙，起碼可以借打個電話，或者壯壯胆。

然而，他的農場附近，却沒有任何房屋和居民！

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對方有槍的話，自已只好坐而待斃了！

「窗外有人！」亞萍忽然尖聲一叫。

焦文德的心劇烈一跳，急忙拿起水喉鐵管奔到窗口一望。

四週靜悄悄地，那裏有什麼人影？於是將窗門打開向外一望，依然看不到人。

焦文德緩緩地回到床前，向亞萍道：「你剛才看到人嗎？」

「也……也許是我眼花，剛才好像看到窗口外有人影一閃！」

「外面一點動靜都沒有。」

「阿德，求求你，快把六門上閂吧！」

「剛才我回家時已將它上閂了。」

「把房門也關起來，也上了閂。」亞萍說道。

焦文德猶豫了一下，上前把房門閂好，然後坐到床上，問：「亞萍，我們什麼時候有過仇人？」

「沒……沒有啊！」

「你再仔細想一想，也許你在外面得罪過人？」焦文德問。

亞萍坐直起身來，仰首望着天花板，仔細地想。

半晌，她忽然「啊」地一聲，道：「我想起來了，一定是他！」

「誰？」焦文德緊張地問。

「林克！」

「林克？」焦文德詫異地問道：「林克是誰？」

「是一個老千。」

焦文德不由一呆，亞萍什麼時候和老千打過交道？怎麼從未聽過她提起？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亞萍變眼望着窗外，道：「那是半年前的往事了。」

「那個老千想騙你？」

亞萍沒有回答，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焦文德道：「亞萍，在這個時候，你不該再瞞着我了。」

「這件事我……我本來不想告訴你的，可是……可是事到如今，我只好說出來了。」

焦文德凝視着妻子，等待她把那一段往事說出來……。

亞萍喜歡搓麻將，喜歡搓大的麻將。

以前，她和朋友們搓五毫一塊的麻將，已經覺得輸贏的數字很大，但自從農場生意一天比一天好開始，她開始搓一塊兩塊，甚至三塊六塊六番變辣的麻將了。

那天，她到周太家搓麻將，她們搓的是兩塊四塊，周太的先生是郊區酒店的老板，二四塊對她們來說，都不算大。

在周太家中，有一個外表很溫文的中年男子，他一直瞪着亞萍望。

「周太，你不替我介紹一下你的朋友嗎？」中年男士忽然開口說。

「啊！對了，這位是焦太，焦記農場的老板娘，」周太又指一指那個中年男子，道：「他姓林，林克先生，是阿周的朋友。」

亞萍微笑向他點頭打招呼。

由於林克也落場打麻將，他爲人又十分風趣，所以，大家很快便熟絡了。

打完十六圈後，大家都沒有什麼輸贏，臨走時，林克向亞萍道：「焦太，有機會再和你搓麻將。」

「好的。」

「林先生，送送焦太。」周太道。

「不用了，我有車子。」

「唉！時間晚了，還是有人陪着安全一點，」周太說：「林先生，勞煩你客串一下護花使者。」

林克詼諧地向周太行了一個軍禮，道：「遵命！」

林克將亞萍送到門口，然後告訴她：「我就住在周先生的酒店裏，改天有空，找你打四圈。」

「一定奉陪！」亞萍道：「再見。」

「晚安！」

亞萍暗自慶幸多了一個牌脚，以後打麻將時，用不着傷腦筋去找牌脚了。而且，林克既然就住在周先生的郊區酒店，大家相隔不遠，湊起脚來格外快。

自此之後，林克經常叫周太找亞萍打麻將，亞萍都答應了。

大家見面的次數雖然很多，但亞萍對林克却不很瞭解，只知道他是外埠來度假的華僑，在外埠有很大的生意。

那天，林克忽然打了一個電話給亞萍，使她大出意料之外。

「想不到我會打電話給你吧？」

「有什麼貴幹？林先生？」她問。

「找你發財。」林克深意地笑着說。

「對不起，今天有兩個伙記請了假，我沒有空打麻將，你——」

林克不等她說下去，便搶着道：「焦太，這一次和以前不同。」

「爲……爲什麼？」她詫異地道。

「因爲這是可以贏大錢的，」林克忽然壓低了聲音，道：「可能在一天晚上，爲你贏來一萬或者八千。」

「眞的？」亞萍被他的話吸引住了。

「當然是眞的。」

「好，那麼請說說贏錢的方法。」

「抽個時間到郊區酒店露天茶座來，」他說：「大家面對面談談好嗎？」

亞萍放下了工作，匆匆忙忙駕着車子來到郊區酒店。

由於郊區酒店離農場不遠，所以，五六分鐘後，亞萍來到了目的地，在露天茶座見到了他。

只見他容光煥發，滿面是興奮的神色。

林克替她叫了飲品後，低聲道：「我有個富有的嬸母也來本市度假了。」

亞萍愕了一愕，他的嬸母到本市渡假關自已什麼事，難道她要向自已訂購鷄隻出口到外埠去？

「我這位嬸母沒有什麼嗜好，就是喜歡搓麻將。」林克說。

亞萍逐漸明白他的意思了。

只聽林克繼續說下去：「由於她在外埠很少機會搓麻將，所以，這次來到本市，找着了我，要我替她找牌友搓它三天三夜。」

「相信你那位嬸母的牌章一定很高。」亞萍插口問。

「不錯，所謂熟能生巧，」他向她點點頭：「她的牌章的確很高。」

「這樣說，咱們那有必勝之道？」

「想要贏她的錢，只要我們合作便成了。」林克神秘地笑着說。

「你——你的意思是什麼？」

「用『出千』這個名詞，太難聽了一些，」林克笑着道：「我們只是幫她散一點而已，反正她只求有麻將搓，過過癮，輸贏並不放在她的心上。」

「可是……可是她是你的嬸母啊！」

「焦太，讓我告訴你，」林克道：「我這位嬸母家財百萬，但平日對親戚朋友非常吝嗇，只有在賭枱上才大方，所以，我們贏她三五萬元，並不爲過。」

亞萍俯首沉吟了一下，遲疑地問：「如果被她發覺，大家豈非不好意思？」

林克忽然笑了起來，半晌才道：「不會的，她絕對不會發覺。」

「你有把握？」

「是的，在外埠時，我也經常和幾個朋友合股騙她的錢，」林克道：「不瞞你說，這一次我到本市度假，一半的費用，還是她在賭枱上報効的哩！」

亞萍被他說得有點動心了，於是問：「你打算什麼時候約她打牌？」

「只要你有空，什麼時候都可以。」

「明天晚上，怎麼樣？」

「何不今天？」林克道：「她在本市只逗留一個星期，我的計劃是一天晚上平均贏她一萬八千，一個星期下來，數目也很可觀了，大家二一添作五，你說好不好？」

亞萍緩緩地點着頭，道：「除了你和我之外，另一個是誰？」

「周太也是一個人選，不過，我不希望她分薄我們的利潤。」

「那是說不叫周太參加？」

「是的，反正只要我們兩人合作，周太起不了什麼作用。」

「如果萬一我們不是坐上下家時，豈非無從下手？」亞萍問。

「這個你放心，對於使用骰子方面，我自問還有一手，」林克得意地道：「我可以担保，每一次換位時，我都可以使你坐我的上家，或者我坐你的上家。」

「可是我不懂得怎樣出術。」

「這個我會敎你，」林克道：「有幾個暗號你要學的，很易學，只是——」

「只是怎樣？」

「大家都要拿多少本錢出來。」

「要多少？」

「每人一萬元。」

「爲什麼要這樣多？」

「一來要先給她一點甜頭，二來我們要打二十四十塊的。」

「啊！那是兩千塊一底了？」

「對我嬸母來說，這並不算大。」

「可是我目前手頭上沒有這麼多錢，」亞萍道：「要等明天到銀行去提取。」

「這樣吧，你手上有多少？」

「大……大概一千元左右。」

林克仰首想了一會，道：「那也好，今天晚上不要輸超過一千塊算了。」

「用你敎我的方法？」

「不錯。」

林克將麻將枱上的出術方法敎給亞萍，她一邊學着，一邊大爲驚奇，那種出術的方法，實在太奇妙，太不可思議了。

將所有的出術方法學好後，已經是黃昏時候了，林克道：「你回家去拿錢，晚上七時半到我的酒店來，記住，我住三〇二號房。」

亞萍向他點點頭。

林克招招手，叫伙記埋單，說道：「我們走吧！」

晚上七時半正，亞萍帶了一千多元，來到郊區酒店三〇二號房門前，遲疑了一會，才伸手拍門。

門開處，林克向她打了一個眼色，示意房中有人。她踏進房去，果然看到一個珠光寶氣的肥胖婦人。

林克介紹她給亞萍認識，亞萍也客客氣氣地喚了她一聲「林老太」。

「嬸母」態度非常高傲，亞萍看得極不順眼，只不過看在鈔票份上，並不以爲忤。

「還不開始？」嬸母急不及待了。

周太叫伙記拿了麻將牌和枱子進來，嬸母又吩咐伙記取籌碼。

「嬸母，我們不是打現鈔的嗎？」林克問道。

「我身上現鈔不够，」她道：「只有旅行支票。」

「有什麼關係，我換給你好了。」

「好吧。」嬸母打開皮包，取出一張旅行支票，寫上銀碼，又簽了名，道：「先換五千元來。」

「好的。」林克急忙自袋中取出鈔票遞給她，然後，將旅行支票小心翼翼地放入了口袋中。

「我們打多大？」周太問。

「二十四十，怎樣？」林克側頭望着他的嬸母。

「太小了吧？」嬸母道：「我最近打的都是五十一百的。」

「大家是自已人，不好意思打這麼大，」林克笑着道：「況且又是第一次交手，下次打大一點，怎樣？」

嬸母這才勉强地點頭答應了。

「周太，你有什麼意見？」林克問。

「我是捨命陪君子，沒所謂。」

一場大戰開始了，嬸母的牌章果然如林克所形容的一般，十分高明，一開始便糊了一副三番，跟着是滿糊和變辣。

幸好都不是亞萍「出重」，否則，那一千元還有剩下來的？

亞萍急忙向林克使眼色，示意自已錢已不多，這樣打下去的話，便要見底了。

林克向她微微點一點頭，她照着他所敎的暗號，示意要什麼牌，果然被她糊了一副清一色，這才平反敗局。

這一局打下來，亞萍輸了八百多，林克輸兩千多，周太也輸，她經常搶「鷄糊」，輸的反沒有亞萍多，才兩百幾。

嬸母一家殺三家，贏了三千多元。

臨別時，大家約定了翌日下午七時半再打，嬸母聲明要打五十一百的。

林克將亞萍送了回家，在她耳畔低聲說道：「明天，咱們要大展身手了，記着帶多一點來。」

「是的。」

回到家後，亞萍興奮得睡不着覺，照那「嬸母」的闊綽手段，要在她身上贏三五萬回來

，眞是太容易了。

她決定翌日到銀行提一萬元出來，好好地贏一筆。

忽然，她腦中念頭一閃：會不會這是一種「千上千」的手法？

天下間豈有這等便宜的事？

亞萍忽然想到，那個林克會不會佈下了老千局，要自己提出鉅欵後，再與「嬸母」聯手來騙自己和周太的錢呢？

很有這個可能！

明天，自己將要小心從事，一見形勢不對，便要立刻收手！

翌日，亞萍到銀行提了兩千塊出來——她改變主意不提一萬元的原因是：她心中有了疑慮。

亞萍依時來到郊區酒店，他們三個人已經在酒店中相等。

嬸母又拿出了旅行支票來，問道：「阿克，你身上有多少錢？調兩萬塊給我，我們今天要打五十一百的。」

「我……我只有八千多。」林克的眼光向亞萍射來，問道：「焦太，你有嗎？」

「我……我也只有幾千元，」亞萍急忙補充一句：「今天忙得要命，忘記到銀行提欵，這幾千元還是向朋友們借的。」

「好吧！」林克無可奈何地取出鈔票，道：「先調五千元給你，等一下看看輸贏再作打算，怎樣？」

嬸母點了點頭。

十六圈下來，亞萍和林克各贏了兩千多元，周太也贏了五百多元，反倒是嬸母一個人輸了。

「豈有此理，明天我一定報復！」嬸母悻悻然地道：「明天打通宵怎樣？」

亞萍望了望周太，周太贏了錢，顯得信心十足，道：「通宵就通宵！」

「你呢？焦太？」林克問。

「我——我也不成問題。」

「好，那麼回去好好地睡一覺，明天打通宵！」嬸母說。

林克將亞萍送出來，道：「今天大家都贏了兩千多，你扣回昨天的八百元，也有一千多的進賬了，你說，這樣的發財方法不是很不錯嗎？」

亞萍笑着向他點點頭。

「明天記得到銀行去提欵，」林克又道：「提得越多越好！」

「爲甚麼？」

「我嬸母這個人不喜歡帶現鈔在身上，你知道，有錢人多半是這樣的，」林克道：「我身上的現鈔不多，反正旅行支票一樣可以兌換現鈔，你暫時調給她有甚麼關係，遲早都是我們的。」

亞萍心中陡地一動，暗忖：「他們先給我一點甜頭，然後叫我調現鈔給他嬸母，天曉得那旅行支票是眞的還是假的！」

她又想，自己已贏了一千多元，如果就此收手的話，說不定他們反而給自己「千」了過來，正合了「賠了夫人又折兵」這句成語。

回到家裏，亞萍一直想着這個問題：林克和他的嬸母是不是老千？

如果不是，自己豈非失去了一個發財的機會？

她決定打個電話給周太，就在她伸手要去拿電話筒的時候，電話忽然响起來。

「喂？」她問。

「焦太？」對方道：「我是周太。」

「這麼巧，我正想打電話給你。」

「甚麼事？」

「我——我想問你，林克和他的嬸母是不是老千？」亞萍納納地問。

「你也看出了？」周太低呼一聲。

「怎麼，你的意思是說——」

「不錯，他們是老千，聯合來騙你的錢的，」周太道：「我年前和阿周去美國旅行，買過旅行支票，而他們所用的，只不過是普通支票而已，我今天晚上才察覺到的。」

亞萍心中暗叫了一聲好險！

「那麼，明天——」

「明天不要去了，否則，他們將一張空頭支票調換了你的現鈔，然後僞稱手風不好或者運氣差，再將你的現鈔贏去，翌日包保見不到他們的人。」

「你確定了？」

「當然，」周太道：「焦太，我絕對不會看錯的，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話，否則吃虧的將會是你。」

掛上電話後，亞萍一顆心不由怦怦亂跳起來，差點將這幾年來的血汗錢被千去！

幸好發覺得早，她決定翌日不去應約，贏了他們一千多元，是自己的福氣！

然而，她又怕他們來找自己報復，於是打了一個電話給警方。

翌日，警方在郊區酒店拘捕了一男一女的老千，原來他們都有案底，以前用同樣的方法，騙了不少人！

經過審判，林克被判半年監禁，而那個「嬸母」，則被判三個月。

剛才那個電話，不就是林克的聲音嗎？

——他出獄了！

由於自己千上千，千了他們一千多元，還告發他們，令他們被法律裁判，所以，他要來找自己報仇！

亞萍將這一切告訴焦文德時，焦文德聽得呆了，原來其中竟然有着這樣的關係，難怪林克聲明要來殺了他們夫婦兩人！

這時，焦文德看到窗外人影一閃，這次他敢發誓自己沒有看錯。

於是，他爬下床，執起了鐵喉管，疾衝到窗口，問：「甚麼人！」

「哈哈哈，是我！」是林克的聲音：「討債的來啦！」

跟着，「砰」地一聲，大門被人撞開，焦文德側耳一聽，聽到房門外有脚步聲。

他一顆心劇烈地跳着，但願林克手上沒有槍，否則，夫婦倆今晚便要橫屍於地了。

房門又被人用脚踢了開來，一個高大的人影竄進房來，亞萍尖叫一聲，用被褥掩蓋着自己。

「喂，你想幹甚麼？」

「取你們的性命！」

「我和你無怨無仇，你——」

林克不待他說下去，便暴喝一聲，道：「你老婆千了我一千多元，還累我坐半年的監，我不會放過她！」

「老兄，一千多元我們還給你罷了！」焦文德注意到他手中握着一把鋒利之極的西瓜刀，忙道：「不要一錯再錯！」

「嘿嘿，現在我還稀罕那區區一千多元嗎？」林克冷笑一聲。

「這樣吧，我們變倍還給你！」

「哼，想不到這樣大方，」林克緩緩向焦文德走近，揚了揚手中的西瓜刀，咬着牙恨恨地道：「半年前我發過一個毒誓，你可知道那是甚麼誓？」

「甚……甚麼誓？」

「我發誓，出了獄之後，要用這把西瓜刀將這婊子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來，連你也不放過。」

「那只是一千多元和六個月監禁，你……

你犯不着爲此而殺人啊！」

「告訴你，我入獄之後，我太太因爲難產沒有人照料而死了，」林克雙眼射出忿怒的火燄，道：「這全是你們累成的！」

說完，疾衝過來，一刀向亞萍身上斬了過去。

亞萍尖叫一聲，往後退縮，焦文德急忙奔上前去，也不理他手中有刀，死命摟住他的肩膊，向後大力一拉。

林克料不到焦文德會和他拚命，一刀斬了個空，用力一掙，企圖掙脫他的掌握。

「救命，救命！」亞萍尖叫起來。

「哼！這個時候誰來救你們？」林克大力掙脫了焦文德，一刀向他面門劈去。

焦文德閃身避過，水喉管一揚，向林克的身上招呼。一面高聲大叫：「亞萍，快來帮我的手！」

亞萍坐在床上不動，焦文德又大叫一聲，道：「還不快來！」

「不……不成，我身上沒有衣服！」

「哈哈！那倒很香艷啊！」林克淫淫一笑，一刀向焦文德下盤削去。

焦文德向後一退，却碰到了張矮櫈，蹌踉着跌下地去，他却乘隙竄上前，一刀向焦文德頸項砍來。

焦文德大吃一驚，心想這次絕難倖免，忽聽林克慘叫一聲，睜眼一看，原來亞萍赤裸裸地站在房中心，雙手掩面，林克背上插着一把刀。

眼看着林克緩緩仆倒下地，焦文德才鬆了一口氣。

「快打電話報警！」

亞萍拿起了電話，呆呆地道：「糟糕，電話不通的！」

「這怎麼辦？」焦文德望着地上血泊中的林克，道：「血再流下去，他會死的，那時候，我們將要被控誤殺罪！」

亞萍秀眉一皺，俯下身來，伸手向林克鼻端一樣，忽然低呼了起來，道：「他沒有呼吸了！」

焦文德心下一凜，急忙蹲下地來，一按林克脈門，果然已經不再跳動，全身肌膚逐漸地冰冷了。

「他……他死了！」

「這怎辦？」亞萍花容失色：「我……我們殺了人啦！」

「看來我們不能報警，」焦文德沉吟着道：「要想辦法把他的屍體毀滅了再說！」

亞萍已經方寸大亂，只是連連地點着頭沒有出聲。

「來，帮手把他的屍首抬出去吧，」焦文德說道：「我們有車子，把他丟到荒郊野嶺算了！」

亞萍緩緩地走了過來，正想俯身去抬林克的屍首，忽然「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甚麼事？」焦文德緊張過度，一交坐跌在地上，不解地望着妻子。

「外面有人！」

「哦？」焦文德一顆心劇烈地跳着，吶吶地道：「怎……怎會有人？」

「我——我看到外面有人影一閃。」

「會不會你看錯了？」

「不，是一個人影，一個很高大的人影。」

亞萍把手掩在胸口，驚悸未定。

焦文德閃身到窗口一看，外面黑漆漆地了無聲息，那有半個人影？

「亞萍，不要自己嚇自己了，」焦文德走了回來，道：「外面鬼影都沒有一個。」

亞萍又向外望了一眼，這才俯下身來，抬起林克的屍首，向屋外走去。

夫妻倆把林克的屍首抬到大門前，放了下來，焦文德道：「你守着他，我去把車子開過來。」

「好。」

焦文德別了妻子，離開大屋。

車房就在屋子旁邊，是一個用紅毛泥和瓦磚蓋起來的小屋，焦文德的私家車，就停在裏面。

這時，車房的門關着，焦文德把門打開，踏了進去，扭亮車房中的電燈。

那輛七成新的「得勝」小型房車，好好地泊在車房之中。

焦文德取出了鎖匙，打開車門，踏上車裏了。

也許由於心情緊張的關係，以前一次便能發動引擎，如今竟然要三次才發動了。

他駕着車子，來到大屋前，先熄了引擎，拿着車匙下車，打算把行李廂打開。

「亞萍，把他拖出來！」焦文德一邊打開行李廂的蓋，一邊向內叫道。

然而，沒有人回答他。

「亞萍！」焦文德一面叫着，一面向大門口望去，這一望之下，不由大吃一驚。

剛才他到車房去的時候，亞萍站在門口相等，而林克的屍首，就躺在門前的台階上。

然而，如今非但看不到亞萍的人，連林克的屍首也不見了！

大門口空蕩蕩地，只有一盞昏暈的燈光，自屋內透射了過來。

焦文德腦際間閃過一個恐怖的念頭，一顆心跟着怦怦跳了起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屏住了氣息，一步一步地，向大門走出去。

地上，有殷紅的血漬，就是沒有林克的屍首！

「亞萍！」

沒有人應他。

焦文德躡着足踏上前去，向內望了一眼，客廳中空無一人，亞萍到那兒去了？

「亞萍！」焦文德又叫了一聲，可是，他發現自己的聲音竟是有點微顫。

當然不會有人應他，焦文德知道事情有點邪門，於是鼓起勇氣，踏進大門。

「亞——亞萍！」

焦文德四週望了一眼，打算到房間裏去看看。可是就在這個時候，他忽然發現有一枝硬管抵住了自己的背脊。

跟着，一個比冰還更冷的聲音在自己耳畔出現了：「別動！」

剎那之間，焦文德渾身抖索一下，如陷冰窖之中——屋子裏有人！

焦文德是一個聰明人，他當時覺出背後那人用以抵住自己背脊的，是一把手槍！

不錯，他肯定是一把手槍！

就在這個時候，臉色蒼白的亞萍，自房間裏走了出來。

焦文德一看到亞萍的時候，一顆心不由向下一沉，因爲在亞萍的背後，站着一個面目猙獰，兇神惡煞大漢，那大漢手中也拿着一把手槍。

亞萍看到丈夫也受制於人，不由暗暗地叫苦。

焦文德凝視着挾持亞萍的大漢，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他們莫非是林克朋友或同黨？

一想到這點，焦文德心下一涼，如果他們是林克的同黨的話，自己還有命在？

大漢拉了一張椅子過來，命亞萍坐下。

焦文德一顆心突突地亂跳，不知如何是好，背後那大漢，也拉了張椅子過來，命他坐下

了。

「你們好好地坐着，別動，否則我們只好殺人了！」大漢走了過來，沉聲說道：「知道了嗎？」

焦文德急忙點點頭，這時，他才看清楚威脅自己的大漢，也長得牛高馬大，滿面驃悍之氣。

大漢把玩着那把裝上滅聲器的手槍，道：「你叫甚麼名？」

「焦……焦文德。」

「她是你的甚麼人？」大漢指着亞萍，問道。

「我的老婆。」

「唔，很好。」大漢得意地點點頭。

焦文德聽到這句話後，心上便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猜不透究竟是甚麼意思。

他忽然想到，如果這兩個大漢，是林克的同黨，他們見自己殺了林克，一定會爲他報仇的。

怎樣報仇？

本來兩顆子彈便可以解決自己和亞萍的性命的，然而，從他們陰沉的神情看來，倘若他們要殺人的話，絕對不會給自己圖個痛快！

他們會將自己和亞萍凌遲處死！

自己還可以忍受，亞萍呢？她還年輕，身材也很美妙，如果他們見色起心，這——

焦文德簡直不敢繼續想下去，他閉起了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你們所殺的那個人是誰？」

焦文德聽到這句話時，心頭陡地一動，眼前露出了一綫曙光。

這樣說來，林克不是他們的朋友了！

只要他們和林克沒有關係，那麼，他們最多也不過是刼匪而已。

刼匪要的只是錢財，自己便沒有性命之虞了！

「他是我們的仇人！」焦文德答。

「仇人？」高頭大馬的大漢皺起了眉頭，道：「甚麼仇人？」

「先生，我們是因誤會而結成仇家的，」焦文德已經恢復了鎮定，答道：「其實我和他之間，談不上有甚麼深仇大恨。」

「既然如此，你們爲何下手殺人？」大漢雙眼一瞪，沉聲問。

焦文德接觸到他的眼光，心下不由一凛，囁嚅答道：「其實……其實我也不是有意要殺他，只……只不過是一時錯手而已。」

「一時錯手？」大漢冷笑了一下，道：「你可知道誤殺的罪名要坐多少年監？」

焦文德渾身一抖，刹那間說不出話來。

「焦先生，剛才你們想把那具屍首搬離開這裏，然後毀屍滅跡，是不是？」

「不，不！我們正打算——」

大漢不待他說下去，忽然暴喝一聲，道：「別狡辯了！」

焦文德嚇了一跳，驚愕交集地，望着那大漢。

「我不喜歡狡辯的人！」大漢頓了一頓，向同伴使了個眼色，道：「胡成，你跟他們說話！」

那面目猙獰，兇神惡煞的大漢一直站在旁邊，一言不發，聞言點了點頭，向兩人走了過來。

焦文德不知他要說些甚麼，驚詫地望定了他。

「你們兩個好好地聽着，」他乾咳了一下，道：「我叫胡成，他是我的結拜大哥，名叫馮大虎。」

焦文德點着頭，不明所以——他爲甚麼要將姓名告訴自己？

胡成拉了張椅子，在兩人的對面，坐了下來，說道：「我們想借你的地方用一用，可以嗎？」

焦文德苦笑了一下，在這種情形之下，自己還能說一個「不」字嗎？

「你們……你們要我的地方來幹甚麼？」焦文德吶吶地問。

「這個你不用理，總之我們要借用你的地方。」胡成道。

焦文德遲疑了一下，向他點點頭，道：「好吧，我答應。」

「好得很！」胡成堆上了笑容，道：「你很合作，我最喜歡合作的人。」

胡成頓了一頓，又道：「不過，我們還有幾個要求，希望你也一併答應。」

焦文德心中一跳，急急問道：「是甚麼要求？」

「你的農場有多少個伙記？」

「四個。」

胡成道：「好，明天開始，你把他們全部解僱吧！」

「爲——爲甚麼？」焦文德張大了眼睛，詫異地問。

「不爲甚麼，我們要你這樣做！」

「可是……可是如果我將他們解僱的話，農場沒有人做事，只有關閉一途，這——」

「你放心！這點，我們可以賠償給你。」胡成說着，自袋中拿了一疊鈔票出來，放在枱子上。

焦文德向那疊鈔票望去，竟然全是百元面額的美鈔！

「你這個破爛農場值多少錢？」胡成不屑地道：「這裏一共是一萬美金，算是下定，如果你肯好好和我們合作的話，我們可以給你多十倍的錢！」

焦文德幾疑自己聽錯了。

世界上怎會有這等便宜的事？

「你認爲怎樣？」胡成問。

焦文德眨着眼睛，不置信地望着那疊鈔票，如此說來，他們非但不是刧匪，簡直是天降的財神了！

「你……你的意思是叫我結束農場？」

「不錯。」

焦文德向妻子望去，亞萍臉上也露着茫然的神色。

「你要我們離開這裏？」焦文德問。

「不，」胡成搖着頭，道：「我們只要你結束農場，解僱所有的工人，但你們兩夫婦卻仍然要住在這裏，和我們在一起。」

「和你們住在一起！」焦文德低呼了一聲，他腦中忽然念頭一閃：這班人必定是走私販毒，或者印僞鈔之類的歹徒！

他們借用自己的農場，不外想用來做基地而已！

如果自己和他們住在一起，將來事情敗露之後，不是要犯上同謀的罪名？

美金雖然好，自己卻需要好好地考慮一下了！

所以，焦文德沉吟着沒有回答。

「焦先生，你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考慮了。」馮大虎踏上前來。

「你們——你們是否可以告訴我借用這個農場來幹甚麼？」

「眞對不起，不能夠！」胡成斬釘截鐵地答道。

焦文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聽他的語氣，是絕對不肯說出來的了。

「焦先生，如果你拒絕的話，非但要失去一個發大財的機會，而且——」馮大虎頓了一頓，道：「我們還會把你送給警方，向警方證

明你們夫婦蓄意謀殺那人，試想想，謀殺罪名是會判死刑的。」

焦文德不禁渾身一抖，這一着，實在太厲害了！

「怎麼樣？」胡成又問。

焦文德向亞萍望去，見她臉上都是焦灼的神色，只得輕吁了一口氣，道：「好吧！」

「好得很！」馮大虎大喜，過來和焦文德握了握手，道：「焦先生，從現在開始，咱們是自己人了！」

× ×

焦文德把四個長工叫進來，告訴要辭退他們的時候，他們鼓噪了起來。

可是，當他們看到半年的薪金數目時，又住口了。

「各位，我和亞萍最近可能會離開本市，所以迫不得已才把農場結束，」焦文德道：「你們這幾年來的工作令我很滿意，因此補給你們半年的薪金。」

那四名工友這才無話可說，先後離去。

焦文德望着他們的背影離開農場，這才轉身入房，胡成和馮大虎立時迎了上來，問道：「辦妥了？」

「接受了。」

「好，你很有合作的誠意！」馮大虎拍拍焦文德的肩膊，道：「我喜歡你這樣。」

焦文德澀然一笑，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自己還有不合作的餘地嗎？

「胡成，那具屍體你弄好了嗎？」馮大虎問。

「昨晚就弄好了，」胡成答道：「保證永遠沉屍地下，不會被人發現。」

「當然了，焦先生現在是自己人，我們要盡力庇護他。」

焦文德暗自嘆了一口氣，他們口頭上說得好聽，其實這卻是一種要脅的手段，如果自己有一天不和他們合作，他們會把屍體掘出來向警方證明自己的罪行的。

「馮先生，現在事情都辦妥了，」焦文德問：「我還要做些甚麼？」

「你甚麼都不用做。」

焦文德不解地望住馮大虎。

胡成接口道：「你們留在屋裏不要出去，看看電視，聽聽收音機，甚至做做愛也行，就是不要離開這幢屋子，知道嗎？」

亞萍臉上一紅，焦文德也感到有點不自在，面對着這樣的兩個神秘大漢，又如何能夠自在？

胡成轉身離開屋子，修好了電話，馮大虎入屋打了幾個電話，然後和胡成坐在屋前，好像在等待甚麼東西似的。

不一會已中午，亞萍低聲問丈夫道：「阿德，要不要做飯？」

「當然做飯。」

「我的意思是，要不要做他們的份？」

「我去問問。」

焦文德說着，往馮大虎和胡成的地方走過去。

「兩位在不在這裏吃中飯？」

胡成轉頭望了他一眼，反問：「你老婆做的菜？」

「是的。」

「好，我們吃。」

這天中午，四人坐在一塊吃飯，焦氏夫婦滿懷疑惑，卻不敢出聲，馮，胡兩人也只是扒着飯，並沒有說話。

吃過飯後，馮大虎和胡成推開飯碗，各自取了一根牙籤，又坐到門口去坐。

亞萍一邊收着碗筷，一邊低聲問：「他們究竟是在幹甚麼，一直坐在門口，好像怕我們逃走似的。」

「不，他們並不是怕我們逃走。」焦文德若有所思地說。

「哦？」亞萍不禁又望了馮，胡兩人一眼，道：「那麼他們究竟在做甚麼？」

「他們好像在等人。」

「等甚麼人？」

「我看是他們的同黨。」

亞萍嘆了口氣，低聲道：「阿德，你說我們這樣會不會有危險？」

焦文德皺起了眉頭，沒有出聲——但願他知道！

槍林彈雨　勇退歹徒

天色逐漸暗了，望過去，馬路兩旁的街燈已亮了起來，整個「焦記農場」也開始被黑暗包圍起來了。

馮大虎和胡成仍然坐在屋前的台階上，從後面望過去，就像兩尊石像似的。

飯桌上已經灑滿了菜餚，而且已經逐漸冷卻了，卻沒有人動過一下。

焦文德夫婦一直坐在屋內的一張沙發上，道時，他們實在忍不住了。

「阿德，他們既然不吃，我們就先吃吧。」亞萍低聲道。

「這——這個好像不大好吧？」

「可是我們已經催了他們一次了，」亞萍仍然壓低着聲音，道：「他們還是不肯吃，這樣下去的話，我們要餓昏不可！」

焦文德沉吟了一下，站起身來，道：「我再過去催催他們。」

亞萍正欲伸手去拉住丈夫，已經來不及了；焦文德來到了兩人背後，說道：「馮先生，胡先生，飯菜快要冷了，你們還是先來吃點東西吧。」

馮大虎緩緩地轉過頭來，滿面焦灼憂慮之色，道：「你們先吃吧。」

「大家一塊吃不好嗎？」

馮大虎不耐煩地向焦文德揮揮手，道：「我叫你們先吃便先吃，別來煩人！」

焦文德討了一個沒趣，只得訕訕地轉身，向着妻子走去，聳了聳肩，說道：「我們先吃吧。」

亞萍聞言立即起身盛飯。夫婦倆一邊吃着飯，一邊向馮、胡兩人望去，只見他們仍然動也不動地坐着。

「他們到底在幹什麼？」亞萍忍不住又低聲問。

焦文德聳了聳肩，表示了他自己也猜測不透。

吃過飯後，亞萍問道：「要不要把餸菜收起來？」

「我看不必了！」焦文德道：「他們等一下會吃的。」

然而，直至深夜十一時許，馮大虎和胡成仍然坐在屋門口，根本不像肚餓似的。

焦氏夫婦心下暗暗納罕，可是又不敢上前查問究竟，只有心中暗自嘀咕。

十二時一過，亞萍已有點眼睏，道：「阿德，咱們睡吧？」

焦文德望了望在門口的馮大虎和胡成一眼，緩緩地點着頭，道：「好吧。」

兩人剛從沙發上站起身來，忽然外面有汽車馬達聲傳來。

馮大虎和胡成聽到那陣汽車的馬達聲響，霍地站直起身，向外奔出。

焦文德和妻子對望了一眼，心下均是大感詫異：什麼人來了？

他們互相點了點頭，決定跟上前去看過究

竟。

兩人剛來到門口，忽見人影一閃，有人衝了進屋，由於對方來勢太快，差點和他碰了個滿懷。

焦文德定眼一看，奔進屋來的，原來是胡成。

胡成一手拉住一人，沉聲說道：「你們快進去！」

焦文德見他神情緊張，心下更爲驚奇，但却已被胡成半拉半推地推進屋去。

胡成指着一間早已打掃好的房間，道：「你們今晚改睡這間房。」

「爲——爲什麼？」

「不要問這麼多！」胡成暴躁地道：「總之你們聽話就是！」

焦文德和亞萍被胡成推了進房，「砰」地一聲，房門關上了。

夫婦倆面面相覷，均是不明這到底有何用意。

忽然，房門又打了開來，胡成探頭進房，正色道：「告訴你們，不論外面發生什麼事，你們都得躲在房內，不許出來，更不許偷看，知道嗎？」

焦文德點着頭，應了一聲「是」。

胡成這才鬆了一口氣，把房門關上了。

「阿德，看他們神神秘秘的樣子，不知道在攪些什麼鬼！」

焦文德苦笑了一下，自從接到林克的神秘電話後，他的神經一直不曾鬆弛過，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已經有點支撐不住了。

他頹然坐下床，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管他們攪什麼，咱們還是睡吧！」

亞萍上前閂好了門，順便把耳朵貼在門扉上窃聽外面的動靜。

她聽了一會，招手叫焦文德過去。

「你來聽聽！」亞萍低聲道。

焦文德好奇心起，趨上前去，把耳朵貼在門扉之上，亞萍壓低着聲音道：「他們好像在說洋話。」

焦文德定神一聽，果然聽到廳中有人正在說着英文。他讀書時學過一點英文，因此聽得到幾成。

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阿成，這裏一定安全嗎？」

「一定安全。」阿成用英文回答。

「如果發生什麼意外，一切全由你負責？」低沉的聲音又問道。

「是的，由……由我負責。」

「唔，那好得很，」那低沉的聲音道：「你們負責守衞，我們進房去了。」

「是！」

焦文德聽到這裏，心中忽然一動，蹲下身來，從匙孔向外窺視，打算看看那個外國人到底是什麼模樣。可是，匙孔中被人塞了草紙堵住了，看不到。

他緩緩地站了起身，從這點看來，馮大虎和胡成倒是十分小心謹慎的人，他們甚至想到這一點，老早把匙孔塞住了！

爲什麼他們不讓自己看到那洋人的樣子？爲什麼？

焦文德腦中起了一個老大的問號，他告訴自己，明天一早自己也許有機會的。

翌日一覺醒來，已經是早上八時多，胡成一見了亞萍，便道：「焦太，請你替我們煑早餐，好不好？」態度竟然恭敬之極。

在此之前，胡成不論有什麼吩咐，都是粗聲粗氣的，他突然間的轉變，不禁令亞萍惴惴不安。

胡成領着亞萍來到廚房，指着枱子上一包一包的食物，道：「這是麥片，這是沙糖，這是鷄蛋……」

亞萍驟然看到這許多食物，不禁楞了一楞——他往那兒弄來的？

可是回心一想，立時明白了，那是昨天晚上帶來的！

「我們的朋友喜歡吃西餐，所以，你的煑法也要——」

亞萍不待他說下去，便道：「胡先生，對不起，我不懂煑西餐的。」

「其實西餐也很容易做，」胡成把一包包的食物解開，裏面有牛扒、洋葱、薯仔等物，他接着道：「我可以教你。」

「胡先生，既然你懂得做西餐，何不由你來做？」亞萍道。

「我那有時間？」胡成把東西一推，道：「你還是煑些麥片吧。麥片懂不懂得煑？」

亞萍向他點點頭。

「煑好後，放點砂糖，加點牛奶，然後煎牛打荷包蛋，這個懂不懂？」

「懂。」

「好，快點煑吧，」胡成一面向廚房外走去，一面道：「我的朋友肚子餓了。」

亞萍只得加快動作，不一會，麥片和荷包蛋全做好了，胡成也走了進來，吩咐她把麥片和荷包蛋放在一個盤子上，端了出去。

亞萍跟着踏出廚房，只見本來屬於自己的房間，房門緊緊地關着。

胡成捧着早餐踏上前，馮大虎立時趨上前，在門上敲了四下，房門緩緩地打開，胡成閃身而入，房門又立時關上了。

亞萍想向內一望也沒有機會，只得回廚房去盛了一碗牛奶麥片出來，遞給坐在沙發上看報紙的丈夫。

這時，胡成也自房間內出來，逕自到廚房去盛麥片粥來喝。

吃過早餐後，馮大虎和胡成仍然守在門口，這次倒不像是在等人，而像是在守衞了。

一連三天，房間裏的洋人都沒有出來，食物全由胡成端進去，甚至便溺也由胡成拿出來倒掉。

焦文德夫婦越來越覺得奇怪，可是爲了怕自討沒趣，却又不敢動問。

令焦文德夫婦最感納罕的便是：每逢外面有什麼風吹草動，馮大虎和胡成，便緊張萬狀地奔出屋去查察，好像隨時會有敵人來襲擊的一般。

焦氏夫婦可以肯定的是：房裏的洋人，一定是個相當重要的人。

然而，他是什麼人呢？

直到第六天，焦氏夫婦才有機會看到那個洋人的眞面目。

那是午餐之後，房門突然打開，一個金髮藍眼，身材魁梧的男子，探頭出來，招呼胡成過去。

焦氏夫婦剛巧坐在沙發上看電視，見洋人出現，不由望多了兩眼。

那洋人發現焦氏夫婦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自己，先是雙眉一揚，隨即向兩人微微一笑。

馮大虎發現焦氏夫婦瞪着那洋人瞧，趨上前來，擋住他們的視綫，不悅地說道：「看什麼！」

焦文德夫婦這才別過頭去。

「你們最好立刻把他的樣子忘掉，」馮大虎沉聲道：「知道嗎？」

焦文德向他點點頭，雖然他明知道自己絕無可能忘掉那洋人的樣子。

馮大虎這才滿意地走到屋門口去，繼續守望。

那洋人出現過一次之後，從此不再出現了，就像以前一樣，躲在房間裏面。

第十天，意外發生了！

那是中午十二時剛過，亞萍正準備開飯，忽聽屋外有汽車的馬達聲傳來。

十日來，別說汽車，便是單車也沒有一輛來過，亞萍自然覺得奇怪，放下鑊鏟，離開廚房。

當她來到廳中時，看到馮大虎和胡成已經迎了出去，焦文德也跟在後面去看個究竟。

馮大虎和胡成來到屋前時，只見一輛黑色大型房車停在前面的一塊草坪上，幾個大漢正自車中下來。

馮大虎一看到那幾個大漢，臉上神色一變，立時伸手入懷中。

可是，他畧一沉吟，又把手抽了出來，站在一個鷄籠前，望住那幾個大漢。

從車中下來的四名大漢，三個中國人，有一個洋人。

他們互相打了一個眼色，朝着馮大虎走過來。

「朋友，請問你們有些什麼貴幹？」馮大虎綻開笑容，趨上前去打招呼。

爲首那大漢半禿着頭，花恤衫的鈕子敞開着，露出結實的胸肌和胸毛，他冷冷瞥了馮大虎一眼，問：「這是什麼地方？」

「焦記農場。」馮大虎向不遠處的一個木招牌指去，道：「難道各位看不到嗎？」

大漢從鼻孔裏冷冷的哼一聲，四下裏打量着。

當他的眼光射在空空如也的鷄籠上時，眼光忽然一亮，道：「既然是農場，怎麼這些鷄籠全是空着的？」

「啊，這個——」馮大虎眼珠一轉，道：「今天早上全運到市區的批發處了。」

大漢將信將疑地望了馮大虎一眼，道：「誰是這個農場的主人？」

「是他。」馮大虎向站在背後的焦文德一指。

大漢朝焦文德走去，問道：「你就是這片農場的主人嗎？」

「是……是的。」

「你叫什麼名？」

焦文德不由向馮大虎望去，見他正以鼓勵的眼光望着自己，於是答道：「焦文德。」

「唔，」大漢望了招牌一眼，道：「原來你這個農場是以自己的姓來起名的。」

「先生，請問你有什麼貴幹？」焦文德問：「是不是想買些鷄隻或者鷄蛋？」

大漢並不置答，逕自向前走去，他背後的三個同伴，也跟着走上前。

馮大虎急忙向焦文德使了一個眼色，示意他阻止他們的行動。

焦文德會意，立時把大漢攔住，道：「先生，這是私家地方，請問你們想幹什麼。」

「焦老板，我們想到裏面坐坐，行嗎？」大漢倨傲地道。

「先生，你恐怕攪錯了，我這裏只是養鷄的農場，不是餐廳飯館。」

「不是餐廳飯館便不可以進去嗎？」大漢冷冷地道，仍然是一派倨傲異常的樣子。

「對不起，我們是不招待外客的。」

「爲什麼？」

「因爲……因爲內人在屋裏，諸位進去未免有點不大方便。」

「我們只留幾分鐘，立刻便走。」

「先生，」焦文德堅持着：「我不許你們進我的屋子。」

「哦？」大漢指指自己的鼻子，道：「你以爲我是打家刧舍的壞人？」

「我沒有這樣說，不過這是我的私家地方，我有權阻止任何人無故闖入！」

大漢見焦文德語氣甚爲堅決，臉上現出怒容，冷聲道：「我偏偏要進去看看呢，你便如何！」

馮大虎見這樣下去一定會攪出事來，急忙趨上前，陪笑道：「這位大哥，既然焦老板不許各位進去，那便在屋外歇歇脚也是一樣，若是口渴了，兄弟這便替各位去拿幾瓶啤酒來解渴怎樣？」

大漢冷冷望了馮大虎一眼，道：「你是什麼東西？」

馮大虎脾氣甚好，聞言並不以爲忤，他淡淡一笑，道：「兄弟只不過是『焦記農場』的一個小工而已。」

「那你簡直沒有和我說話的資格！」說罷伸手一推，要把馮大虎推開。

馮大虎衡量形勢，知道這一班人是非入屋去看個究竟不可的了，自己無論如何阻擋也沒有辦法，他眼珠一轉，忽然自懷中拔出手槍，喝道：「別動！」

馮大虎避開大漢一推，紮穩馬步，拔槍在手這幾下動作快如閃電，衆人還未曾看得眞切時，已經在槍口指脅之下，不由一凜。

「好啊！」大漢不驚反笑，道：「咱們找對地方啦！」

「我告訴你別動！」馮大虎望定了那大漢，道：「否則槍下無情。」

胡成見馮大虎露械，也自腰間拔出手槍，指住了四名來勢洶洶的大漢。

那洋人雙眉一揚，領先舉起手來，另三個也乖乖地把手舉起來。

「你們是不受歡迎的，知道嗎？」馮大虎冷冷地道：「現在有兩條路給你們走，一是乖乖地坐車子回去，一是每人吃我一顆槍彈。」

他說話間，胡成已上前將他們繳了械。

說罷，他一扳槍掣，裝着滅聲器的手槍，「噗」地一聲，子彈呼嘯而出，擊在一根樹幹上。

那樹幹直徑粗約寸許，被子彈擊斷，掉了下來，正好落在禿頭的大漢的頭上。

馮大虎這一出手，四名大漢均是大驚失色，因爲他的槍法實在不錯。

「怎麼樣？」馮大虎問。

「——」大漢咬了咬牙齦，道：「好，我們走，我們走！」

「那還算你們識相！」馮大虎道：「把手放在頭頂，走！」

馮、胡兩人押着那四名大漢，向汽車走過去。

四人上了車子後，馮大虎又道：「你們現在身上並無槍械，如果賴死不走，或者在附近窺伺被我看到的話，每人賞一顆子彈是免不了的！」

其中一個大漢發動了馬達，車子倒退着離開「焦記農場」。

等車子絕塵而去時，馮大虎轉身向屋內奔去，一面叫道：「這個地方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趕快走！」

胡成跟着他進了屋，焦文德遲疑了一下，也踏進屋去。

馮大虎把槍插到腰間，朝着焦文德說道：「焦先生，剛才，你的表現是很好，我很感激你。」

「別客氣，那四個大漢是——」

馮大虎不待他說下去，便搖手阻止，道：「焦先生，這個地方我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們現在就要撤退，請借用一下你們的車子好不好？」

「這個——好吧。」

馮大虎自袋中拿出一疊美金，道：「這裏數目雖然不多，却也是我們僅有的了，你拿去

吧。」

「馮先生，你——」

「焦先生，希望你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我們的事，」馮大虎道：「即令剛才那四個大漢日後再來，你也只好告訴他只有我們兩人。」

焦文德點着頭。

「不過，我認爲你們還是到外面去暫避一段時期的好，」馮大虎又道：「因爲他們還會再來的，和這種畜牲也似的人打交道，你會吃虧的！」

焦文德贊同地點着頭，馮大虎說得沒錯，禿頂大漢他們的氣燄，簡直不是人！

「我們會暫時避開的。」焦文德道。

「那好得很，」馮大虎道：「現在請兩位暫時進房去躲避一下吧，我的朋友要出來了，他不想被你們見到，這一點希望原諒。」

焦文德早已知道那房中的洋人不想被人見到他的面目，於是點了點頭，搭着妻子的肩膊，踏進房去。

兩人進了房後，亞萍問道：「阿德，我們眞的要出去躲避一段日子嗎？」

「這個當然，你剛才也親眼看到了，那四個大漢身上都有槍，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可是馮先生他們呢？」

「他們——他們當然也不會是什麼好人，不過，總比那四個人好。」

亞萍贊同地點着頭。

且說馮大虎把焦氏夫婦請進房後，立時朝另一個房間走去，伸手在門上敲了四下。

門打開了，那個金髮藍眼的洋人探頭出來，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追了上來。」

「哦？」洋人雙眉一揚，說道：「那現在呢？」

「暫時被我打發了，可是他們還會再來的，」馮大虎向內一望，道：「尼先生呢？」

這時，房間裏一個國字方臉，滿面皺紋，年紀大約五十歲左右的洋人走了出來，問道：「什麼事？」

「尼先生，他們追來了。」

那「尼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道：「我知道他們一定會追來的。」

「尼先生，」馮大虎恭敬地道：「爲了閣下安全計，我們恐怕要換個地方。」

「又要換地方？」尼先生臉上露出一絲苦笑，道：「這次又換什麼地方？」

「暫時還沒有物色到，不過，我們還是先離開這裏再說吧。」

尼先生幽幽地嘆了一口氣，低聲說道：「好吧。」

金髮藍眼的洋人立時入房取了一袋衣物和一個打字機出來。

胡成早已把焦文德的「得勝」開到門口，馮大虎扶着尼先生，向外走去。

「我還走得動。」尼先生向馮大虎一笑，逕自向車子走去。

馮大虎垂首答了一聲「是」，自後面跟上去。

上了車子後，胡成一踩油門，車子向「焦記農場」外疾駛了出去。

× × ×

王小克靠在鐵欄杆上，望着乾涸見底的水塘。

由於雨量的不足，本市水塘的存水量日漸下降，制水已經開始了。

水塘中有幾個土丘突了上來，傾斜而下的土壤，已有龜裂的跡象，看到了這種情形，王小克不由皺起了眉頭，如果天再不下雨的話，恐怕制水的時間還要繼續下去。

「小鬼子，你過來！」小辣椒拿着釣桿，從水塘旁的一條小斜坡走上來，一面叫道：「下面有好多小魚哩！」

王小克向小辣椒望去，只見她額上香汗淋漓，恤衫的腋下濕了一大片，正慢慢地爬了上來。

「你釣到了多少？」

「豈有此理，一條也沒釣到！」小辣椒仰起首來，撥撥頭髮，說道：「喂，你怎麼不下來？」

「我喜歡在這兒站站，」王小克道：「反正你有伴嘛！」

「小妹也叫你下去。」

「她釣到了多少？」

「三條。」

「釣魚講耐性，由此可見，你的耐性和定性是遠遠不及小妹的了！」

小辣椒噘起了小咀，正欲替自已說幾句話，忽聽一陣劇烈的引擎聲自遠處傳來。

那聲音來得好快，不一會已逼近水塘，王小克轉頭望去，只見一輛小型「得勝」房車，正風馳電掣地駛了過來。

在那「得勝」後面，還有一輛黑色大房車，也以同樣的速度飛馳着。

「光天白日在這種地方鬥車！」王小克咕噥了一聲，正想和小辣椒說話，忽然那「得勝」房車朝水塘這邊疾駛而來。

水塘的堤壩可以由汽車通行，但面積十分狹窄，照那車子的速度和來勢，如果司機稍一不愼的話，不但會撞到了自已，甚至會衝破欄杆，掉到水塘下面去。

車子怒吼而來，王小克畧一沉吟，車子已經朝他衝來。

王小克吃了一驚，眼看着是不及時迴避的話，必然被它撞個正着。他猛吸了一口氣，縱身跳上了欄杆，翻身往水塘中跳去。

水面離岸本來只有三四呎，可是由於水塘的存水量只及正常的百分之二十，因此，王小克足足下陷了十餘二十呎，這才觸及水面。

就在他掉進水中的時候，車子已撞上了欄杆，「砰」地一聲巨响，幸好司機煞掣得快，否則整架車子便會衝了下去，

後面那黑色房車見「得勝」撞車，司機一踩煞掣，車子戛然而止，從車中跳出四個大漢來。

那四個大漢之中，有一個是牛高馬大的洋人，手中拿着一把手槍，衝上「得勝」。

就在那洋大漢接近「得勝」之時，車中忽然有人探出頭來，朝洋大漢開了一槍。

洋大漢倒是十分機警，立時撲倒下地，在地上翻滾了幾個身，滾到車底上。

這時，「得勝」車中，也跳出了一個大漢來。

那大漢手拿短槍，一連向黑色房車開了數槍，然後立即躲到車子後面，正是胡成。

胡成知道有人躲在車底下，俯身開了一槍，可是，車底下那洋大漢的動作比他還要快，「砰」地一聲，胡成慘叫着栽下地去。

洋大漢傷了胡成之後，立時彈跳起身，正想向車廂中發射，馮大虎早已朝他胸口射了一槍。

那一槍正中心窩，洋大漢慘叫一聲，仆倒下地。

這時，禿頂大漢已帶了兩個同伴下了車，在車後伏着，伺機行動。

馮大虎衡量情勢，知道己方車子已壞，在這種情形之下，絕難討得了好，於是向那金髮洋人道：「白賴德博士，咱們下車逃走！」

白賴德向外望去，只見黑房車正緩緩地向前移近，顯然是有人在後面推着的關係，他畧一沉吟，便轉首向「尼先生」問道：「你認爲怎樣？」

尼先生遲疑了一下，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只有信賴馮先生的決策了。」

「事不宜遲，咱們快下車吧，」馮大虎打開車門，道：「我掩護你們，白賴德博士，你保護尼先生！」

馮大虎一跳下車後，向黑房車一連開了三槍，白賴德拉着尼先生，向水塘那邊的斜坡奔去。

禿頭大漢等人在馮大虎的槍火威脅下，逼得把身子藏在車後面不敢抬頭，等槍聲停止後，一個大漢探頭出去觀看，馮大虎這時正躲在敞開着的車門之後，立時開了一槍。

那一槍不偏不倚正射中大漢眉心之間，大漢哼也沒哼出聲來，便倒斃於地。

「他媽的，好槍法！」禿頭大漢又氣又怒地咬了咬牙道。更加不敢把頭抬出去了。

白賴德已拉着尼先生跑上了斜坡，找到了掩護體，躲在一塊大石之後。

馮大虎飛快地入了槍彈，朝着黑房車開了幾槍，轉身向白賴德和尼先生兩人藏身之所奔去。

禿頭大漢是十分機警的人，他把握機會，朝馮大虎背部開了一槍。

馮大虎正亡命也似地向前奔逃，忽覺小腿部位，一陣劇痛，跟着雙腿一軟，險險栽倒下地。

他暗吃一驚，知道自已腿上已經受傷，却仍然咬實牙關，向前奔逃。

禿頭大漢大喜過望，接連又開了兩槍。可是馮大虎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忽然撲倒下地，迅速無倫地用「之」字型去勢向上爬。

馮大虎在子彈呼嘯聲爬到了岩石前，白賴德扶了他一把，立時隱進岩石之後。

禿頭大漢見馮大虎逃出生天，不由恨得牙癢癢地，又朝岩石射了幾槍。

「霍大哥，這是沒有用的，」一個身材瘦削的大漢說道：「等一下槍聲引來了人，反而不好。」

禿頭大漢頓了頓脚，恨恨地道：「豈有此理，竟然給他們逃掉了！」

「霍大哥，依小弟的看法，他們非但沒有逃掉，而且是甕中之鼈哩！」瘦削大漢道。

「哦？」霍大哥雙眉一揚。

那瘦削大漢向馮大虎等人藏身之所指去，道：「霍大哥，你看，那斜坡除了一塊大石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東西？」

「霍大哥」定眼一看，只見斜坡上除了那一塊大石之外，就是幾棵矮樹，並無其他障碍物。

「現在我們有三個人，他們也有三個，」瘦削大漢道：「不過，我們的情形却比他們好，對不對？」

那「霍大哥」緩緩地點着頭，因爲己方三人都是槍手，而對方却只有一個人會槍法。

「霍大哥，只要我們分一個人繞路到上面，上下夾攻，他們還有命在嗎？」

霍大哥拍了一下大腿，連聲道：「對！對！怎麼我想不到，對了，林兄弟，你去跑一趟吧！」

那瘦削大漢姓林，單名一個照字，聞言點了點頭，道：「好！」

林照離開車後，俯着身子向外奔去。

他從水塘旁邊的一條小徑，迅速地上了小山，居高臨下，打算攻其不備。

不料馮大虎耳目十分靈通，他聽到後面樹葉聲簌簌而响，立即知道有異，轉頭望去，只見一個鬼鬼祟祟的人影，正向下爬了下來，於是毫不猶豫舉起手槍，朝那人影開了一槍。

「砰」地一聲，子彈在林照耳畔呼嘯而過，不由嚇了他一跳，急忙伏下身來，動也不敢一動。

「糟糕，他們現在採取上下夾攻的方法了！」白賴德焦急地說道：「這……這便如何是好？」

「幸好他們只剩下三個人，否則，倒難以對付！」馮大虎道：「白賴德博士，你護着尼先生，我上去看看，最好先解決了上面的那一個。」

「馮先生，你小心一點！」

馮大虎向他點了點頭，俯伏着身子，向上爬去。

林照聽不到槍聲，於是緩緩地抬起了頭來，見有人慢慢地向自已這邊爬來，不由大喜，舉起手槍，朝馮大虎腦門射去。

馮大虎一面向上爬着，一面留意動靜，他見林照舉起手來，立時朝他射了一槍。

「砰」地一聲過後，子彈在林照面前的一塊小石擦過，林照吃了一驚，急忙又貼下了身子。

忽然，他看到白賴德和那個最大的目標「尼先生」躲在山石之後，目標極爲顯露，於是改變主意，一槍向「尼先生」射去。

剛巧白賴德正轉了一個身，打算和「尼先生」說話，這一槍射在他背上，雙目一瞪，仆倒下地。

馮大虎就在林照微仰地起身發射時，扣動了槍掣，「砰」地一聲，子彈正中林照額角，登時鮮血四迸，伏倒下地。

馮大虎解決了林照，知道上面已經無人，於是，轉身向尼先生和白賴德兩人藏身之地跑來。

「尼先生，博士怎樣了？」

尼先生托起了白賴德博士的頭，嘆了一口氣，道：「他死了。」

馮大虎咬了咬牙，握揑住拳頭，指節「拍拍」直响。

「馮先生，你說我們有機會嗎？」尼先生抬起了頭來。

「當然有機會，」馮大虎滿懷信心地說：「他們也只剩下兩個人了。」

「可是我們只有一枝槍。」

「尼先生，不要忘記我是東南亞聞名的神槍手，」馮大虎道：「若非如此，比爾先生也不會把你的安危交托給我了。」

尼先生緩緩地點着頭，忽然臉色一變，指着山頭驚呼道：「馮先生，你看！」

馮大虎轉身去看時，槍聲已經响了起來，跟着，尼先生大叫一聲，雙手抱住了右腿，鮮血從指縫間迸射了出來。

馮大虎在那一刹間，看到山頭兩個人影一閃，心下暗叫不好，想不到敵人全從山上進攻的。

他匆忙向上面還了兩槍，轉身查看尼先生的傷勢。

「我不碍事，你專心對付他們得了！」尼先生仍然抱住了大腿，臉上露出疼痛無已的神情。

馮大虎衡量輕重，也知道此時應該向山頭的兩個敵人，展開反擊，於是，又向上射了一槍。

「姓馮的，你們已經被包圍了，快棄械投降吧！」聲音自山頭傳了下來。

馮大虎咬了咬牙，一面入着子彈，一面向尼先生道：「尼先生，你躲到石後面去吧，我來對付他們！」

尼先生勉強掙扎着站了起身，一拐一瘸地轉過去，馮大虎咬着牙，握着槍，向斜坡上爬去。

他剛爬出兩步，槍聲又响，只覺右腕一陣

劇痛，竟然被子彈擦傷了。

馮大虎右腕雖然受傷，卻仍然緊緊地握住了手槍，朝上面射了兩槍。

尼先生從石頭後探頭出來，又驚又急地問道：「馮先生，你……你受了傷嗎？」

「不礙事——」話才說到這裏，一顆子彈橫飛而來，從他脇下貫穿而過。

「馮先生！」尼先生大吃一驚！馮大虎支撐着站了起來，可是手指一鬆，短槍自他手上掉了下來。

且說禿頭大漢霍英雄在山坡上看到馮大虎受傷，不由大喜過望，向另一個同伴陶亞牛打了個眼色，道：「咱們下去吧！」

「霍大哥，那姓馮的槍法好厲害啊！」

「厲害又怎樣？」霍英雄道：「他整條手臂都受了傷，連一根火柴也檢不起來了，還怕他怎地？」

陶亞牛檢查一下槍膛，這才隨着霍英雄慢慢向下走去。

兩人來到了馮大虎身前十餘碼外，見他滿身染血，咬着牙關，忍受身上的痛楚，更是興奮。

「姓馮的，我看你還是把他交出來吧！」霍英雄「桀桀」笑道。

馮大虎左手伸出，要去拾地上的手槍，不料被陶亞牛一槍射去，把他左臂也射傷了。

馮大虎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卻哼也沒哼出聲來。

「姓馮的，這當兒還逞甚麼英雄好漢，」霍英雄得意萬狀地笑道：「你若是乖乖把他交出來，我說不定饒你一條狗命！」

馮大虎冷哼了一聲，仍然不回答。

「喂，尼爾遜，快出來吧，」霍英雄向大石後叫道：「你逃不掉了！」

馮大虎急忙擋住大石之前，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霍英雄。

霍英雄緩緩舉起手槍，道：「姓馮的，你以為我不敢殺你嗎？」

「你要殺就殺好了！」

「唉！我敬你是條漢子，在這種情形之下，你還為人拚甚麼命？」

「食人之祿，忠人之事，」馮大虎道：「馮某人還有這一點江湖義氣！」

霍英雄先是一呆，隨即仰天哈哈大笑。

他足足笑了一分鐘之久，笑聲戛然而止，凝視着馮大虎，道：「好，好！這叫江湖義氣！」倏地一扣槍掣，「砰」地一聲，子彈射在馮大虎大腿上，立時跪跌下地。

霍英雄跟着又是一連串的怪笑，向陶亞牛打了個眼色，道：「到大石後面把尼爾遜揪出來。」

「是！」

馮大虎雙眉一揚，爬到山石前，滿面戒備地望定了陶亞牛。

「幹掉他！」霍英雄暴喝一聲。

陶亞牛緩緩舉起手槍，槍咀對正着馮大虎的胸口。

當他要扣槍掣的時候，忽然「砰」地一聲，一塊小石子破空而來，擊在陶亞牛的後腦，「噗」地一聲響，陶亞牛槍咀一偏，子彈射在山石上，立時石粉紛飛。

霍英雄大吃一驚，轉頭去看時，背後卻一個人也沒有。

就當他朝右邊望去時，忽覺面門生風，又是一塊小石飛來，擊在面頰之上，立時紅腫起來。

霍英雄罵了一聲粗口，喝道：「他媽的甚麼人，有種的便現出身來！」

他話聲甫畢，不遠處草叢忽然傳來一陣尖銳笑聲，霍英雄大怒，朝草叢射了兩槍，不料另一處草叢又發出笑聲。

這笑聲比剛才那一陣更為尖銳，似乎是女子的笑聲。霍英雄又朝笑聲來處發了兩槍，可是，斜坡上十數碼處的一個小土丘之後，又傳來了笑聲。

這麼一來，霍英雄臉上勃然變色，看來自己是被人包圍了！

那是甚麼人？

用不着說，包圍着自己的，必然是馮大虎的人！

這時，陶亞牛也驚惶四顧，卻見不到半個人影。

「眞是邪門！」陶亞牛喃喃地道。

「下面兩個聽着，你們已經被包圍了！乖乖的便立即離去，否則不得好死！」聲音自左邊樹叢傳來。

霍英雄冷哼一聲，向那樹叢射了兩槍。

「聽着，我們給你們五秒鐘的時間，再不挾着尾巴滾蛋的話，要扔手榴彈啦！」

霍英雄已把槍膛裏的子彈射光，急忙自袋中取出子彈裝入，可是由於心慌意亂，好幾顆子彈掉下地去。

陶亞牛一切以霍英雄馬首是瞻，吶吶問道：「霍大哥，這……這怎辦？」

霍英雄也難以斷定對方到底是恫嚇或者眞的有手榴彈，他畧一沉吟，低聲道：「不論如何，先幹掉他們兩人再說！」

「是！」

就在陶亞牛轉身要去對付馮大虎時，聲音又出現了！「站着別動，否則，我們拋手榴彈了！」

陶亞牛一聽此言，身子便像僵了似的，站在當地動彈不得。

「亞牛！」霍英雄又急又氣，喝道：「辦正事要緊，快！」

陶亞牛畧一猶豫，這才舉起了手槍，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有一枚物事劃空而來，掉在陶亞牛身邊不遠之外，跟着轟然一聲巨響，烟霧瀰漫。

「我的媽呀！」陶亞牛胆子本來甚小，一看這種情勢，立時撲倒下地，向山坡下滾了下去。

霍英雄也料不到對方眞的配備了手榴彈，正驚詫間，忽見一個迅速無倫的小人影，從烟霧中疾奔而來。

他舉起手槍，朝那人影發射了三槍。可是那小人影十分機警，完全避過了，滾到馮大虎身邊，拾起地上手槍，「砰」地一聲，霍英雄的右臂中了一槍，短槍「噗」地一聲，掉了下地。

那人得勢不饒人，又是一槍向霍英雄頭部射去！不過，那一槍只在他耳際穿過，霍英雄只覺一陣灼痛，心下凜然。

「還滾不滾！」

霍英雄向遠處望去，只見兩處草叢間，出現了兩個人影，暗想，在這種情形之下，自己絕對討不了好去，只好一咬牙關，向山坡下奔逃。

飛石傷人，拋「霹靂彈」嚇人，以及現身把霍英雄趕走的不是別人，正是「小鬼子」王小克。

王小克見霍英雄和陶亞牛奔下山坡，駕了車子飛馳而去，咀角不由露出了一絲得意的笑容。

白小妹和小辣椒見敵人已去，也奔下來相會。

王小克走到馮大虎身前，道：「你的傷不要緊吧？」

「不礙事。」馮大虎支撐着要坐直起身，可是由於手臂，大腿都有槍傷，難以運力，只得作罷。

王小克蹲下地來，把他扶起身，靠在山石上，道：「別動，否則會觸動傷口。」

這時，尼爾遜才自石頭後現身出來。

白小妹替馮大虎撕開恤衫袖子，包紮着傷口，馮大虎望了三人一眼，料不到竟然都是年紀這輕輕的少年，不由大感意外。

「謝謝你們！」馮大虎澀然一笑。

王小克淡淡還他一個笑容，向尼爾遜望去，只覺此人相貌十分稔熟，卻不知在甚麼地方見過。

這時，白小妹已替馮大虎包紮好傷口，道：「這位先生最好是找個醫生看看，把子彈弄出來後，傷口才能復元。」

馮大虎苦笑一下，並不置答。

「先生，我們送你到醫院去好不好！」小辣椒問。

馮大虎急忙搖着頭，道：「不，不！」

小辣椒還要說話，王小克卻向她打了一個眼色，示意不必出聲。

那尼爾遜望了王小克一眼，用中文道：「謝謝你！」

「咦？你會說中文？」王小克愕了一然的說。

「少少幾句。」尼爾遜答。

「你——你是甚麼人？」小辣椒忽然低呼了一聲，說道：「我好像在甚麼地方看見過你的！」

尼爾遜澀然一笑，並不置答，蹲下地來，望着馮大虎，問道：「馮先生，咱們現在怎麼樣？」

馮大虎四週望了一眼，皺起了眉頭。

「先生，如果你們有甚麼不方便的地方，我們絕不會為難的，」白小妹道：「不過，照我的意思是，你必須先去找個醫生！」

尼爾遜聽得懂白小妹的話，連連地點着頭，道：「不錯，要去找個醫生！」

「可是——可是我現在怎能去找醫生？」馮大虎臉上露出了為難的神情。

「先生，如果你當我們是朋友的話，我倒有個提議。」王小克道。

「小兄弟，剛才如果不是蒙你仗義相救，我們這時早已命喪荒山了，這兩條命是你撿回來的，有甚麼話但說無妨。」

王小克剛才險險被車子撞倒，正想找馮大虎理論，不料親眼看到他不顧自己性命護着朋友的經過，心下大為感動，因此出手解圍，他生平最佩服的便是講義氣，肯為朋友担當一切的英雄好漢，對馮大虎生了親近之心，當下說道：「如果你們不方便到公立醫院的話，倒可以到我家裏歇歇，然後想辦法取出彈頭，你認為怎樣？」

馮大虎聞言大喜，道：「小兄弟一番美意，馮某人眞是感激不盡！」

「我姓王，名叫小克。」王小克接着替馮大虎介紹了白小妹，小辣椒兩人，道：「馮大哥大名？」

馮大虎也把自己的名字說了，指着尼爾遜道：「這位尼先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人，因此那班人欲殺之而甘心，剛才的一切，我想你們都看到的了。」

王小克等三人緩緩地點着頭，馮大虎又道：「不知王兄弟家在那裏？」

王小克皺了皺眉，道：「我家離這裏好遠，可惜馮大哥身上受傷，如果搭車的話，恐怕有很大的不便，這個——」

「不怕，我看我們的車子還是走得動的，」馮大虎道：「只要把它推回馬路便成了。」

王小克澀笑道：「可是，我們……」

馮大虎不用他說下去，已明其意，道：「這個王兄弟放心，尼先生倒是可以權充一下司機的。」

「對，對，我可以駕車！」尼爾遜用半鹹不淡的中文說，小辣椒覺得好玩，「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三人扶着馮大虎起身，慢慢向山坡下走去，又合力把那架小「得勝」推上了馬路，尼爾遜坐上駕駛座一試引擎，果然仍可走動，不由大喜。

一行五人回到家裏時，已經是黃昏時候了，白小妹立即下厨淘米煮飯。

「馮大哥，我叫個醫生回來替你看看傷口如何？」王小克問。

「這——」馮大虎為難地道：「萬一他把事情傳開，如何是好？」

「馮大哥，可是如果彈頭不取出來的話，你的傷口是絕難復原的。」

馮大虎苦笑了一下，道：「王兄弟，謝謝你一番好意，老實說，馮某人的性命倒在其次，最要緊的是保護尼先生的安全！」

王小克向坐在沙發那邊的尼爾遜望去，只見他雙目緊閉，神色萎頓，正在休息，只覺他樣子稔熟到極點，一時間卻想不起在甚麼地方見過他。

「馮大哥，那位尼先生到底是甚麼人？」王小克低聲問道。

馮大虎沉吟了一下，道：「不是兄弟見外不肯告訴你，只是——只是必須徵求尼先生的同意，才能把他的身份說出來。」

若是在以前，王小克必然再三追問，可是經過這許多日子的遭遇和閱歷，世故起來，因此並沒有繼續追問下去。

「王兄弟，你見怪嗎？」

「不，不，你們自然有難言之隱，」王小克連忙道：「我怎會見怪。」

「王兄弟，我答應你，總有一天會把整樁事情告訴你的，」馮大虎望了沙發上的尼爾遜一眼，道：「說不定尼先生的安危問題，還要你助一臂之力呢！」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聽馮大虎的語氣，他簡直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為的是保護尼爾遜的週全，這尼爾遜到底是甚麼人？

這時，白小妹已煮好了飯，過來招呼衆人用飯。

「我不餓，你們自便吧。」馮大虎道。

「尼先生呢？」

「他——他現在需要的是休息，」馮大虎答道：「你們眞的不用客氣，請自便吧！」

王小克只得坐到餐枱上用飯。

吃過飯後，白小妹和小辣椒忙着收拾碗筷到厨房，王小克走近馮大虎，察看他身上的傷勢。馮大虎身上的幾處槍傷都滲出了血水，痛得額角汗珠如雨而下。

然而，他咬着牙關忍受着。

「馮大哥，你這又何苦呢！」

馮大虎睜眼望了他一下，苦笑着。

王小克一摸他額角，發現十分燙手，驚呼道：「馮大哥，你發燒了！」

馮大虎自己也知道傷口開始發炎，引致發高燒，然而，他閉着眼睛，並不置答。

「馮大哥，我有個很要好的醫生朋友，他也許可以幫你的忙，當然，他是絕對不會把替你療傷的事傳出去的。」

馮大虎已痛得神智模糊，聞言緩緩地點着頭。王小克起身打了一個電話，半個小時後，提着藥箱的一個年輕人出現了。

那年輕人姓龍，名叫天亮，是王小克最近認識的醫生，剛在大學醫科畢業，現在還在實習階段。

王小克把龍天亮引到馮大虎身前，道：「

龍兄，他遭歹徒暗算，身上受了幾處傷，你替他看看。」

龍天亮放下藥箱，把馮大虎手臂和大腿的綁帶解了下來。

「傷口裏有子彈頭！」

「是啊！」王小克道：「你先設法把它拿出來。」

「唔，若是我再遲來一步，他這兩條手臂算是報銷的啦。」

尼爾遜這時已休息充足，過來觀看，龍天亮一見了他，立時睜大了一雙眼睛，吶吶地道：「你——」

尼爾遜向他淡淡一笑，道：「朋友，人有相似，物有相同，和你一樣認錯了人的，不止一個了！」

「可是你和他太像了。」

尼爾遜淡淡一笑，道：「那又怎樣？我並不是他！」

龍天亮不置信地揉了揉眼睛，道：「天下間竟有這樣相似的人！」

「朋友，還是快點做你的手術吧，」尼爾遜道：「他傷得很重，可不是麼？」

龍天亮點着頭，這才轉頭替馮大虎施手術，把彈頭取了出來。

義仲援手　虎口逃生

龍天亮臨走時，王小克把他拉過一旁，低聲道：「龍兄，今晚的事你千萬不要同任何人說出來，知道嗎？」

「這——」

「龍兄，這就算我向你提出的一個要求，你答應嗎？」王小克誠懇地道。

「但，這究竟是為了甚麼？他們是你的甚麼人？」龍天亮詫異地道。

「我和他們只是萍水相逢，在今天之前，大家從未見過面。」

如果換作旁人，絕對不會相信王小克這句話，可是龍天亮從王小克口中得知他以前的許多古怪遭遇，相信像「小鬼子」這樣傳奇的人物，任何事發生在他的身上都是不足為奇的，於是點了點頭。

「好，我答應你。」

「謝謝你啦！」

臨出門口時，龍天亮又道：「我明天還會來看看他的。」

「這就更好了，明天見。」

送走了龍天亮後，白小妹走了過來，說道：「小鬼子，龍醫生好像認得那個尼爾遜先生哩！」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可是尼先生又否認自己是那個人——那個人是誰？」

白小妹眼珠一轉，忽然低聲叫道：「我想起了，是他！」

「誰？」

白小妹把王小克拉過一旁，在他耳畔低聲說了一句話來。

「你說是不是？」

王小克連連點着頭，道：「不錯！」

「可是他為甚麼否認？」

「那還不簡單嗎？他不肯讓人知道他的眞正身份。」王小克道。

「可是像他這樣舉世聞名的人，不論跑到那兒去都會被人認出來，否認也不是辦法。」

王小克皺起了眉頭，他知道這件事必有蹺蹊，但一時間不明其中原委。

「來，咱們過去看看吧！」王小克拉着白小妹，向馮大虎和尼爾遜走去。

×　×　×

龍天亮仔細替馮大虎檢查一遍傷口，道：「唔，今天已經有了起色啦！」接着向他額頭一按，道：「燒也退啦！」

馮大虎的精神亦早已好轉，聞言坐直了身子，問道：「醫生，我甚麼時候，可以恢復走動？」

「大概半個月吧？」

「半個月！」馮大虎低呼了一聲：「這麼久！」

「還算你體格強健，普通人起碼要一個月。」龍天亮道。

馮大虎向尼爾遜望去，王小克會意，說道：「半個月就半個月好了，反正我們這裏有地方。」

「這樣打擾你眞不好意思。」馮大虎道。

王小克微微一笑，沒有說話。

龍天亮離去之後，馮大虎摸遍了口袋，取出一小疊美金，遞給王小克，道：「王兄弟，這算是我的一點點心意。」

王小克眼前一亮，看到那疊百元面額的美鈔，一時間卻不伸手去接。

他心裏想：自己既然感於馮大虎的義氣而出手相救，如今更收留他們住下來，所謂好人做到底，如果收下這筆錢的話，反倒有損自己的一番心意了。

「馮大哥，你當我是甚麼人？」王小克望着那疊美鈔，裝作不開心地道：「我並不是為了報酬才這樣做的。」

「這個我明白，」馮大虎道：「我也不以為這是報酬。」

他頓了一頓，接着又說道：「如果算是報酬的話，這裏區區幾百元美鈔，又那裏談得上哩？」

王小克其實恨不得把那幾百元美金收下來，只是漂亮的話已說在前頭，這時又怎能再要，當下伸手一推，說道：「馮大哥，你留着用吧！」

馮大虎見王小克執意不肯要，只得把錢收回袋中，拍拍王小克的肩膊，道：「王兄弟，你這個朋友我是交定的啦！」

王小克含笑向他點了點頭。

這時，尼爾遜的房間傳來了「的」「的」的打字機聲，馮大虎道：「我進去看看。」

王小克扶着他踏進白小妹騰出來給他們兩人睡的房間，尼爾遜果然面對着打字機，正在打字。

他一聽到腳步聲，立時停手，轉過頭來。

「王兄弟，我有幾句話想和尼先生說。」馮大虎深意地望着王小克。

「好，請便吧。」王小克說着轉身離房。

過了一會，馮大虎扶着牆壁，自房間裏走了出來，王小克側耳一聽，已經沒有打字機的聲音了。

馮大虎臉上罩着一層担憂的神色，來到沙發旁，坐了下來。

「怎麼啦，馮大哥？」

「尼先生發覺有點不舒服。」

「哦？」王小克問道：「他甚麼地方不舒服？」

「他精神困頓，頭昏眼花，」馮大虎道：

「大概是體力不支的原因吧？」

「剛才忘記讓龍醫生替他看看。」

「唉！體力不支最需要的是休息，可是他——」馮大虎沒有繼續說下去。

「反正沒事，他應該盡量爭取休息啊！」

馮大虎嘆了一口氣，沒有說話。

這時，房間裏的打字機聲音又吵了起來。

「尼先生怎麼還在打字？」王小克詫異地道：「你應該叫他休息的啊。」

「他……他不能够休息的。」馮大虎說着苦笑搖了搖頭。

「為甚麼？」

「因為……因為他必須工作。」

「尼先生現在正在工作？」

「是的。」

「打重要文件？」

「不，他在寫作。」

「寫作？」王小克愕了一然。

「是的，」馮大虎望定王小克，正色地道：「尼先生正在寫一本書。」

「他是作……作家？」

「不，他不是。」

王小克搔了搔頭，心底下暗暗覺得奇怪，如果尼爾遜不是作家，他怎會寫書？

房間裏打字機聲音時響時歇，顯然地，尼爾遜的寫作過程並不順利流暢。

馮大虎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雙眼呆呆望着窗外，不再出聲了。這一天，尼爾遜一直關在房間之內寫作，只由白小妹送食物進去。

白小妹也發覺到尼爾遜面色那麼難看，向馮大虎道：「馮先生，我看尼先生相當疲倦了，你為甚麼不叫他休息一下？」

馮大虎仍然是那個苦笑，搖着頭道：「不行的，他必須爭取每一秒鐘。」

「為甚麼？」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約而同地問。

「這個——」馮大虎沉吟了一下，道：「將來我會告訴你們的。」

「可是如果他病倒了怎辦？」白小妹道。

馮大虎嘆了一口氣，道：「現在只有祈禱他可以支持下去了。」

「那本書要寫多久？」王小克問。

「說不定，也許一個星期，也許一個月。」馮大虎答道。

「其實等他身體健康，精神轉好時才寫，不也一樣嗎？」白小妹道。

「不行的。」

王、白、小三人對望了一眼，均是不明其中原委。

這天晚上，房間裏打字機的聲音一直響個不停，王小克是個十分怕吵的人，被那聲音吵得睡不着覺。

忽然，打字機的聲音停了，但跟着是隆然一聲巨響，好像有人掉下地去的樣子。

王小克大吃一驚，霍地自床上跳了起身，打開房門，來到馮、尼兩人房門前。

「馮大哥，發生了甚麼事？」王小克隔着門問。

「王兄弟，你快進來！」是馮大虎焦急的聲音。

王小克推門一望，只見尼爾遜躺在地上，雙目緊閉，口吐白沫，顯然不支昏迷了過去。

馮大虎正設法要把他扶起身，可是由於他自己身上也有傷，怎有力扶起來？

王小克急忙奔進房去，和馮大虎合力將尼爾遜扶了起來。

白小妹和小辣椒聽到聲音，也自隣房過來觀看，王小克朝白小妹道：「小妹，快去拿藥油來。」

白小妹應了一聲，出房拿了一瓶驅風油進來，塗了一點在尼爾遜的頭上。

尼爾遜這才幽幽轉醒。

「尼先生，你不礙事吧？」馮大虎關切地問。

尼爾遜向他澀然一笑，搖着頭。

「你還是休息一下吧，」馮大虎道：「這樣子你會倒下去的。」

「不，我……我才完成了兩章，還……還沒有寫到中心哩。」

馮大虎向王小克使了個眼色，道：「王兄弟，把他扶到床上躺下吧。」

「要不要叫龍醫生來？」王小克問。

馮大虎望了望腕錶，問道：「這樣晚找得到他的人嗎？」

「他在醫院當值，」王小克道：「可以找得到的。」

馮大虎猶豫了一下，終於向王小克點點頭，道：「好吧。」

王小克離房去打電話，半個小時之後，龍天亮匆匆趕來了。

他掀起尼爾遜的眼皮，望一望他的瞳孔，立時搖了搖頭，道：「尼先生疲勞過度，驚嚇過度，他應該二十四小時休息才對！」

馮大虎緩緩地點着頭。

龍天亮邊替尼爾遜打着針，一邊道：「從現在開始，他不但不能够走動，甚至起床也不可以，這樣才有復原的希望。」

「醫生，這需要多久？」

「說不定，」龍天亮皺起了眉頭，向馮大虎道：「他年事已高，需要更長的時間。」

馮大虎聞言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緘默着。

龍天亮又給了一些藥丸，這才離去。

「馮大哥，龍醫生剛才的話你都聽到的了？」王小克低聲問。

馮大虎緩緩點着頭。

「尼先生不能再起身的，」王小克望了枱上的打字機一眼，說道：「當然更不可以寫作了。」

馮大虎又緩緩地點着頭，這次卻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　×　×

「王兄弟，我有一件事求你。」馮大虎凝視着王小克。

「別這樣客氣，說吧。」

「我……我想登報紙請一個打字員來。」馮大虎道。

「哦。」

「是這樣的，尼先生的書一定要在最近寫好，可是他又不能起身打字，因此只好請一個打字員來，由他口述寫作了。」馮大虎嘆了口氣，又道：「可惜我自己不會打字，否則倒不必到外面去請。」

「這個——」

「王兄弟，徵聘的啓事我已擬好了，」馮大虎說着取出一張紙來，道：「你只要拿到報館去登幾天便行。」

「——好吧。」

「謝謝你，王兄弟。」

王小克把那張紙塞進袋裏，說道：「我走了。」

「且慢，」馮大虎喚住了王小克，道：「這是廣告費。」說着塞了一張鈔票在他袋中。

王小克快定眼一望，原來是張百元面額的美鈔，道：「馮大哥，不用這麼多。」

「連登三天，第一版套紅，我還恐怕不够哩！」馮大虎道。

王小克沒有登過告白的經驗，聞言只得將那張美鈔收了下來，暗想先到銀行去兌換，然後再到報館去。

廣告第一天登出來時，便接到不少應徵的電話。

那些電話都是由馮大虎親自接聽的，他在電話中詢問對方的姓名、籍貫、經驗和資歷，還有所希望得到的待遇等等。

最後，馮大虎挑中了一個，並且相約即日前來見見。

放下電話後，馮大虎輕鬆地吁了一口氣，道：「總算找到一個了！」

「甚麼人？」王小克問。

「是個女的，」馮大虎道：「你知道，女的比較安全。」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想到那霍英雄和陶亞牛兇狠追殺的情形。

馮大虎又道：「而且，這個女的一分鐘可以打一百二十個字，速度相當不錯，她所要求的待遇，也只是五百元而已。」

「馮大哥，普通一個打字員的速度是每分鐘打多少個字。」

「六十至一百吧？」

「待遇呢？」

馮大虎仰首想了一想，道：「在五百至八百之間，當然，也有上千的，不過那是大機構，工作比較繁重。」他頓了一頓，忽然問道：「爲甚麼要問？」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沒甚麼。」

大約兩個小時後，門鈴響了。

「一定是姚小姐來見工了。」馮大虎道。

「她姓姚的？」

「唔！叫姚天麗，今年廿四歲，」馮大虎望着大門口，道：「不知道她長得怎樣？」

白小妹已趨上前打開門。

站在門口的，是一個濃妝艷抹的女郎，白小妹問：「你找誰？」

「這裏有沒有姓王的？」

「你是——」

「我姓姚，是來應徵的。」

「啊，請進。」

姚天麗風情萬種地踏進客廳，馮大虎立時迎上前去，道：「你就是姚天麗小姐了？」

「是的，你是王先生？」

「是的。」馮大虎答話時，眼光向王小克射去，示意自已迫不得已冒認他的姓。

王小克不以爲忤地笑笑，馮大虎已領着姚天麗踏進房去。

姚天麗一進房後，看到床上的尼爾遜，臉色微微一變，道：「他是——」

「這位就是我跟你提起的A國作家尼爾遜先生了。」馮大虎道。

姚天麗點了點頭，馮大虎又道：「姚小姐，尼爾遜先生所寫的書，是一本十分秘密的作品，希望你可以嚴守秘密，在工作期間，不要將內容洩漏出去。」

「當然。」

「還有，我們希望你可以在這裏住，一直到作品完成爲止。」

「這——你在電話中沒有提起哩！」

「姚小姐，如果你不能在這裏住到作品脫稿爲止，這份工作是沒法做下去的，」馮大虎道：「不是我們不信任你洩漏書的內容，我們是爲了小心起見。」

姚天麗猶豫着。

「如果你答應的話，我可以加給你三倍的待遇，即是一千五百元！」

「我……我要在這裏住多久？」

「最多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一千五百元？」

「是的。」

姚天麗咬了咬咀唇，半晌，終於向馮大虎點了點頭，道：「好吧。」

「謝謝你，」馮大虎道：「現在我們可以開始了。」說罷拿了個枕頭放在尼爾遜腦後，低聲問：「尼先生，你可以口述了吧？」

尼爾遜緩緩地點着頭。

姚天麗把銀包放在床頭几上，坐到打字機前，裝上了打字紙。

馮大虎則坐在床畔相陪。

尼爾遜閉目想了一會，開始敘述了。

打字機「拍拍」地響着，過了一會，姚天麗忽然停止了動作，道：「王先生，我想去一去洗手間。」

「好的，我帶你去。」馮大虎起身陪着姚天麗來到洗手間前。

姚天麗向他謝了一聲，走進洗手間去了。

王小克踏上前來，問道：「她的工作怎麼樣？」

「還不錯，」馮大虎說道：「就是有點吹牛。」

「吹牛？」王小克愕了一然。

「她在電話中告訴我打字的速度是每分鐘一百二十個，可是剛才看她的速度，最多只有七十個。」

「哦？」王小克眼珠一轉，忽然轉身奔進房去。

他一進房間，瞥眼看到擺放在床頭几前的手袋，急忙俯身一聽。

馮大虎也是聰明人，他一見王小克神態有異，立時自後跟進房間，道：「怎麼啦？」

王小克皺起了眉頭小心傾聽，忽然提起手袋，轉身向外奔出。

王小克的動作快如閃電，迅速奔到窗口，向下一望，見街上沒有行人，於是把手袋朝下一拋。

當手袋落在地上時，轟然一聲巨響，爆炸了。

那爆炸力十分强大，震得窗門的玻璃裂了幾塊，王小克站在窗口，一個立足不穩，摔倒下地。

馮大虎身上傷口尚未痊癒，那裏抵受得住那陣震盪力，也跟着仆倒下地。

爆炸過後，天花板的石灰簌簌而下，街上傳來了喧嘩的人聲。

王小克並不起身察看街上情形，反而向洗手間衝了進去。

他一扭門柄，發現門自內上了閂，咬緊牙關，把門撞了開來。

洗手間內空空如也，那道窗口打開着，「姚天麗」已不知去向。

馮大虎一拐一瘸地奔了過來，王小克無可奈何地聳着肩，道：「讓她逃了！」

白小妹和小辣椒聽到爆炸聲，出房觀看，只見馬路中心被炸開了一個大洞，附近停泊着的幾輛房車，玻璃全碎。

馮大虎看到這種情形，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半晌說不出話來。

「好厲害！」王小克吐了吐舌頭。

「王兄弟，虧你發覺得早，否則這時候……這時候——」馮大虎接不下去。

「馮大哥，其實，像她那樣每分鐘可打一百二十個字的打字員，是絕對不會要求那區區五百元的待遇的，」王小克道：「我一聽你這樣說的時候，早就暗自留了心。」

馮大虎轉身踏進尼爾遜的房間，把經過告訴了尼爾遜，他也嚇出了一身冷汗。

「王先生，又虧你救我一次了。」尼爾遜向王小克說着不甚流利的中文。

「馮大哥，看來你們的敵人已經得悉了你們的藏身之所，而且展開追殺行動了。」王小克道。

馮大虎雙眉緊皺，緩緩地點着頭。

「這……這怎麼辦？」尼爾遜焦急地道。

「奇怪，他們怎會知道的？」馮大虎喃喃地道。

「以他們的神通廣大，這並不足爲奇。」尼爾遜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這樣說來，我們只好再逃了。」馮大虎道。

「尼先生逃得動嗎？」王小克插口道。

馮大虎向尼爾遜望去，只見他眼眶深陷，一副虛弱無已的神情，休說叫他繼續逃亡，便是站起身來也有點困難。

「他們失敗了一次，必然還會再來的，」馮大虎望着王小克，道：「王兄弟，我們怎能連累了你？」

王小克一時間也沒有主意，正想說話時，忽聽遠處傳來了警車的「嗚嗚」聲。

「糟糕，警察來了！」馮大虎臉色一變。

「一定是附近的居民聽到爆炸聲，打電話報警的。」王小克道。

「這……這便如何是好？」馮大虎焦急異常，道：「我們是不能夠和警方碰面的。」

王小克和馮大虎轉身離房，走到窗口向下一望，只見一輛警車在爆炸現場停下，自車中跳出一個人來。

那人身材微胖，半禿着頭，正是周探長。

一看到周探長，王小克立時放下心來，向馮大虎道：「馮大哥，你放心好了，這人是我的朋友。」

「那就最好了，」馮大虎大喜過望，道：「等一下如果他上來調查時，你千萬不要把我們的身份洩漏出來。」

王小克接觸到他那雙充滿了焦灼懇求的眼光，向他點了點頭。

周探長在現場巡查了一會，眼光向王小克居住的大廈望來。

王小克和馮大虎本來站在窗口，這時急忙閃身退後，避開他的眼光。

周探長向幾個觀看熱鬧的途人問了幾句話，不得要領，逕自向王小克居住的大厦走來。

「他……他是不是來找你？」馮大虎担心地問。

王小克點着頭，道：「唔。」

「那麼我回房去了。」馮大虎急忙道。

「馮大哥，你放心好了，我不是一個出賣朋友的人！」王小克道：「不會把你們的蹤跡洩露出來的。」

「謝謝你！」馮大虎向他投了感激的一眼，匆匆向房間走去。

王小克叮囑了白小妹和小辣椒幾句，上前開門。站在門口的果然便是周探長。

「探長，歡迎大駕光臨！」王小克笑着和周探長打招呼。

「剛才那個爆炸聲你們聽到了沒有？」周探長劈面便問。

「我們又不是聾子，怎會聽不到。」

「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知道嗎？」

周探長老實不客氣地在沙發坐下來。

王小克仰首沉思了一下，道：「我想，我是應該知道的。」

周探長聞言，雙眉一揚，說道：「說來聽聽。」

「事情是這樣的，我正在家裏看電視，門鈴忽然響了起來，我打開大門，門口却沒有人，只有一個手袋——」王小克道。

「什麼手袋？」

「一個女人用的手袋。」

「那又怎樣？」

「我覺得奇怪，拿起了它，正想打開它看看，忽然心念一動，把它湊近耳畔聽聽，這一聽，倒救了我一命。」王小克說着吸了口氣。

「你發現原來是個計時炸彈？」

「對啦！」王小克吐了吐舌頭，道：「手袋裏滴答滴答地在響，不是計時炸彈是什麼？於是我不理三七廿一，把它掉到街上去！」

「是誰想謀殺你？」

「會不會是『死亡俱樂部』的人？」

「死亡俱樂部？」周探長臉色一變，道：「他們不是在T國全軍盡墨了嗎？」（詳情請參閱拙作「神經博士」。）

「可能他們的黨羽手下還沒死啊！」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這樣說來，他們還會繼續下去的。」

「可不是嗎？」王小克道：「探長，你可不可以派些人來保護我？」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小鬼子，你怕了？」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嘛。」王小克向周探長扮了一個鬼臉。

「好吧，我派三個人來保護你，兩個在大厦門口，監視可疑人物的進出，一個在你家門口，」周探長道：「怎麼樣？」

「好極了，」王小克道：「有三個便衣警探保護，我便可安……安什麼無憂的了。」

「安枕無憂。」周探長笑道。

兩人又聊了一會，周探長另有要事要回局裏，於是起身告辭。

「別隨便出街，」周探長臨走時，叮囑道：「如果眞是『死亡俱樂部』幹的，便更要小心哩！」

「知道了。」

周探長離去後，王小克立時上前敲了敲門，道：「馮大哥，人走了。」

馮大虎打開房門，感激地望了王小克一眼，道：「王兄弟，你剛才的話我都聽到了。」

「你認爲怎樣？」

「有了三個便衣警探暗中保護，自然要增加不少安全感。」馮大虎道。

「尼先生的作品也可以繼續寫下去了。」

「可是……可是到那兒去找打字員？」

王小克咬了咬唇，暗想自已認識的朋友中，並無懂得打字的人，即使懂得，如果英文程度不高，一樣也無濟於事。

「可以再登報請人嗎？」王小克問。

「除了登報一途之外，根本沒有其他的辦法了，」馮大虎沉吟了一下，道：「不過，對方既然已經得悉我們的行踪，如果登報的話，只不過給予他們多一個機會而已。」

「說得是。」

馮大虎皺着眉頭沉吟了半晌，忽然一拍大腿，道：「有了！」

「怎樣？」

「打電話來應徵的人不少，有些我還記下了她們的電話號碼，」馮大虎道：「現在倒可以打個電話給對方，叫她立即來上班。」

「人選理想嗎？」

「有一個姓梅的，雖然只有大專程度，可是在這種情形下，只好請她了。」

「是女的？」

「唔，」馮大虎點着頭，道：「女的比較安全。」

「好，那便快打電話吧。」

兩個小時後，門鈴響了。

王小克從防盜眼中望出去，看到一個頭髮短短，鼻樑上架着黑框眼鏡，相貌很平凡的女子。

那女子侷促地站着，王小克向她打量了一眼，隔着門問道：「找誰？」

「我姓梅，是來應徵的。」

王小克這才把大門打開。

大門打開之後，王小克不禁呆了一呆，面前的梅小姐，竟然腹大便便，看來起碼有了六個月的身孕。

「請進。」

「謝謝你。」

梅小姐踏進客廳，馮大虎因爲經過教訓，小心地打量着她。

梅小姐被馮大虎望得有點不自在，口唇蠕動一下，吶吶地問：「閣下就是王先生嗎？」

馮大虎向她點了點頭，問道：「梅可欣小姐？」

「是的。」

「你被我們錄用了，不過——」馮大虎望

着她隆起的腹部，皺起眉頭。

梅可欣急忙道：「我才有了五個多月，不會影響工作的。」

「可是，你能够在我們這裏留宿嗎？」

「留宿？」梅可欣詫異地：「你在電話中好像沒有提過。」

「這是臨時決定的，」馮大虎道：「整樁工作的過程大約是兩個禮拜，你能够在這裏住兩個禮拜嗎？」

「這個——」梅可欣猶豫着。

「如果你答應的話，我們可以給你三倍的薪水。」馮大虎道。

梅可欣遲疑了一下，道：「好吧，那麼我幾時開始工作？」

「現在！」

「現在？」梅可欣低呼了一聲，道：「這樣急。」

「是的，梅小姐，因爲我們在趕時間，」馮大虎道：「你認爲怎樣？」

「好吧，反正我很喜歡這樁工作。」梅可欣道。

「請跟我這邊來。」馮大虎走到尼爾遜門口，忽然想起一事，道：「梅小姐，請你把手袋給我，好不好？」

「爲——爲什麼？」

「我想看看。」

梅可欣沉吟了一下，把手袋遞上前，馮大虎打開它看了一看，說了聲對不起，把手袋還了給她。

王小克望着兩人進入房間後，這才扭開電視機，坐到沙發上。

白小妹自房間裏出來，問道：「剛才那個大肚婆是來應徵的？」

「是的。」

「你有沒有發覺，她有點蹺蹊？」

「哦？」王小克心頭一跳，急忙追問道：「什麼蹺蹊？」

「普通一個女人，如果不回家兩個星期的話，必然要打電話回家告訴自已的家人，對不對？」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緩緩地點着頭。

白小妹又道：「何況是一個結了婚的女人，兩個星期不回家，難道會不打個電話通知她的丈夫嗎？」

王小克聽到這裏，心下更無懷疑，霍地自沙發上跳了起身，向尼爾遜的睡房衝去。

他推開房門，向內一看。

梅可欣坐在寫字枱前，正飛快地打着字，尼爾遜口唇嗡動，正敘述着，那馮大虎坐在床畔，一雙眼睛眨也不眨地望住梅可欣。

照那種情形看來，一切都十分正常，正常得令王小克甚至以爲自已猜錯了。

可是，王小克知道房間裏蘊藏着殺機。

馮大虎看到王小克進房，眼光向他射過來，問道：「王兄弟——」

王小克不待他把話說下去，便搖了搖手，示意他不必出聲。

他來到梅可欣身後，忽然問道：「梅小姐，你的大肚是裝出來的吧？」

梅可欣正在打字，聞言後渾身一震，僵住了。

她緩緩地回過頭來，吶吶地問：「你……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梅小姐，請你站起來，好不好？」王小克一面說話，一面戒備着。

梅可欣遲疑了一下，慢慢地站起了身。

「請跟我出來，好不好？」王小克向房外一指。

梅可欣疑問的眼光向馮大虎望去，道：「王先生，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梅小姐，希望你合作。」馮大虎也知有異，冷靜地說。

梅可欣臉上閃過一陣異樣的神色，但還是隨着王小克離開房間。

王小克一踏出房時，立即向白小妹招了招手，道：「小妹，你過來。」

白小妹走了過來，王小克又道：「小妹，你看看梅小姐是不是真的有了孩子。」

白小妹點了點頭，正欲向梅可欣走去，不料梅可欣一個箭步奔到大門口，一手打開大門，另一手探進腰間，自腹部取出一把手槍來。

「別走過來！」梅可欣叫道。

衆人一見她露出手槍，心下均是一凜，站在當地不敢動彈。

「乖乖地替我舉起手來。」梅可欣換了另一副面目，冷冷地道：「否則我槍下無情。」

馮大虎又驚又急，站在當地渾身抖索着，不知如何是好。

梅可欣見三人站着不動，眼珠一轉，知道有機可乘，於是慢慢地向尼爾遜的房間走去。

「你……你想幹什麼？」馮大虎顫聲道。

「既然被你們看穿了我的身份，那我就不妨告訴你，我這個大肚婆是假的！」梅可欣說罷伸手往衣服裏一拉，拉出一個枕頭來。

那枕頭被拉出來之後，隆起的腹部，立時不見了！

梅可欣得意地冷笑一聲，道：「我是被派來幹掉那個飯桶尼爾遜的。」

「你——」馮大虎臉上勃然變色，身子一動，便欲上前阻止。

「站着別動！」梅可欣大喝一聲。

馮大虎絕對不是笨蛋，他看得出梅可欣手中的短槍是眞槍實彈，只要一扣槍掣，自已絕難倖免，咬了咬牙，站定了脚步。

梅可欣大是得意，一步一步地倒退着，向尼爾遜的房間走去。

馮大虎又驚又急，但剎那間却毫無辦法阻止，只有暗自懊悔。

梅可欣退到房門口，手中短槍的槍咀仍然指着王小克等人。

「告訴你，我這次的任務只是想幹掉尼爾遜這老飯桶而已，」梅可欣道：「你們可不要逼我多殺人！」

「梅小姐！」王小克忽然叫了一聲。

梅可欣目光如電，向王小克望來，道：「有什麼話說？」

「我看你還是走吧，」王小克道：「否則，這裏的環境對你沒有好處？」

梅可欣冷哼了一聲，並不置答，王小克又道：「梅小姐，你現在的性命已經掌握在我們的手中，如果還不識相的話，只好把你留下來了。」

「笑話，你——」

梅可欣話聲戛然而止，因爲她突然間發現有件硬物抵住了自已的背脊。

跟着，一個冷冷的聲音在背後出現了：「梅小姐，把槍拋下地去！」

梅可欣一聽到這個聲音，渾身如陷冰窖，她料不到這間屋裏，還有另外一個人。

站在梅可欣背後的正是小辣椒，她在房間裏小睡時，忽然聽到廳中有異動，悄悄起身探首而望，看到了王小克等人被脅情形。

小辣椒機警過人，立時取了一條水喉鐵管當作手槍槍咀，在後面制住了梅可欣。

梅可欣怎料得到抵住自已的只是一條水喉鐵管？剎那間僵住了。

王小克迅速奔了上前，劈手搶了梅可欣的手槍，檢查一下裏面是否有子彈，然後用槍咀指住了她，笑道：「小辣椒，可以了。」

小辣椒哈哈一笑，轉過身來，梅可欣見她

手中拿着一條長約六七吋的水喉管把玩着，立時知道中計。

「梅小姐，現在輪到你把手舉起來了。」王小克揚揚手中的短槍。

梅可欣無可奈何地舉起了雙手。

「小妹，你再看看梅小姐的肚子有沒有什麼古怪。」王小克道。

白小妹上前搜查了一遍，肯定了梅可欣身上再無其他利器，王小克這才把短槍收起來。

「梅小姐，你希望我們把你送給警方，抑或坐下來好好地談談？」王小克問。

「哼！你們沒有勇氣把我送給警方的。」梅可欣滿懷把握地說。

「誰說的？」王小克呆了一呆。

梅可欣的眼光向馮大虎射去，道：「你問問他可有勇氣把我送給警方。」

王小克心下暗自納罕，馮大虎乾咳了一下，道：「王兄弟，咱們還是請梅小姐坐下來，好好地談談吧！」

王小克料不到馮大虎竟然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不禁大出意料之外。

梅可欣咀角現出一絲微笑，大模斯樣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馮大虎沉吟了一下，在她對面坐下，道：「梅小姐，梅可欣是你的眞名嗎？」

「這有什麼關係？」梅可欣聳聳肩，摘下了黑框眼鏡，道：「你只是想知道誰派我來的，對不對？」

「不錯。」

「其實你應該猜得到的。」

「眞的是他們？」

「除了他們之外，還有誰想殺尼爾遜？」梅可欣道。

馮大虎雙眉緊皺，道：「我眞不明白，他們不遠千里僱兇追殺尼先生，到底幾時才可罷手。」

「除非成功，否則絕不罷手！」

馮大虎嘆了一口氣，向梅可欣揮揮手，道：「梅小姐，你我都是受托於人，我也不來爲難你，你還是快快走吧！」

他此言一出，別說梅可欣大出意料之外，便是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三人，也是大大出奇。

梅可欣瞪大了一雙眼睛，吶吶地道：「你……你眞的肯放我走？」

「我留你在這裏幹什麼？」馮大虎苦笑了一下，道：「剛才你自已說過的，我們沒有勇氣送你到警局去，若是留你在此，你分分鐘都有下手的機會。」

「——好，我走了。」

梅可欣站了起身，向大門走去。

當她來到大門前，忽然停下步來，轉頭道：「他們絕對不會罷手的，知道嗎？」

「謝謝你提醒，我知道。」馮大虎道。

「你知道他們還請了什麼人來執行這個任務？」梅可欣問。

馮大虎詫疑的眼光望定了梅可欣。

梅可欣遲疑了一下，道：「京都四霸，還有一個神秘人物。」

馮大虎一聽到「京都四霸」這四個字時，雙眉揚了一揚。

「你們好自爲之，」梅可欣說道：「我走了。」

梅可欣又回過頭來，等待馮大虎說話。

「你——你是不是有個外號叫『雌狐狸』？」馮大虎道。

梅可欣先是一呆，隨即淡淡一笑，道：「唔，你的眼光見識倒是不錯。」

馮大虎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向她拱了拱手，道：「久仰了！」

梅可欣黯然一笑，轉身離去，「砰」地一聲，把大門關上了。

梅可欣離去之後，小辣椒急不及待地問道：「馮先生，你怎麼把這個女人放走了？」

馮大虎嘆了一口氣，道：「留着她又有什麼用處？」

「可是……可是她本來想殺害尼先生的啊！」小辣椒道：「怎能這樣便宜她？」

「蕭小姐，」馮大虎凝視着小辣椒，道：「你可知道這個女人是誰？」

「她有個外號叫『雌狐狸』？」

「不錯，」馮大虎雙目望着窗外，道：「雌狐狸姓巫，眞名叫珊雲，是個善於化裝改容的女盜，想不到竟也被他們收買來做殺人兇手了！」

他頓了頓，向王小克望來，感激地道：「王兄弟，這次若非是你，我們已栽在『雌狐狸』的手下了。」

「馮大哥，這件事由始至終，我們都被蒙在鼓裏，事已至此，難道還不能透露一點點給我們知道嗎？」王小克問。

「我正想把這件事告訴你們，」馮大虎望了三人一眼，道：「你們一連三次救了我和尼先生的性命，我若是再不把其中原委說出來，未勉太對不起你們了。」

「馮大哥，其實如果你有難言之隱，我們也不會勉强你的。」王小克道。

「不，這件事實在太過重大，我才一直不敢向你們說明。」馮大虎道：「若非如此，第一天就向你們和盤托出了。」

王小克等人見他臉色凝重，也知此事非同小可，於是聚精匯神，準備聽他敘述。

「王兄弟，你們可知道房間裏的尼爾遜先生是什麼人？」

「他——他很像A國的總統。」

「不錯！他就是A國總統！」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一聽此言，不由低呼了一聲。

他們雖然懷疑尼爾遜是A國總統，可是想到A國是世界第一强國，堂堂一個總統，怎會落魄於斯，心想大概是人有相似，物有相同而已。

「A國總統年前爲了一件醜聞案，被逼自動辭職，這件事你們知不知道？」

王小克等人不約而同地點着頭，當A國總統被逼自動辭職時，消息哄動得很，不論電台，電視台，報章雜誌以至街頭巷尾，茶樓酒家，都有人在談這件破天荒的醜聞案。

「A國是一個民主國家，總統是由人民投票選出來的，他要聽命於國會，要做人民的公僕——」馮大虎道：「實際上，他的權力非常有限。」

王小克記得自已曾聽人分析過這回事，於是向他點了點頭。

「醜聞案爆發出來後，他的地位日漸下降，本來支持他的下屬，也逐漸離他而去，」馮大虎道：「唉，A國是一個十分現實勢利，冷酷無情的國家，從這一件事的發展，我們便看得出來了。」

他頓了一頓，又道：「我還是從頭開始說吧，你們有沒有耐性聽？」

三人向馮大虎點了點頭。

「其實所謂民主競選，還不是騙人的調調兒，如果一個很有才幹的政治家，因爲缺乏一筆競選總統的經費，如何一展抱負？

「尼爾遜是個很有幹勁的政治家，他自小便有極大的抱負，要爲A國服務，或者說，要當上A國的總統。

「在他眞正當上A國總統之前，他曾經參加過競選，可是都被財雄勢大的對手打敗了！

「在那個時候，沒有人支持他，我所說的『支持』，是指那些資本家，大生意人。

「我們都知道，A國是個商業社會，是資本主義國家，國家雖富，但經濟命脈，却操於某幾個大企業家的手中。

「這些大企業家富可敵國，他們喜歡誰做總統，便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希望，譬如說，捐個一千幾百萬美元助選，對他們來說，是十分輕鬆平常的事。

「當然，他們出錢出力去選一個總統，是希望對方『回報』的。

「所謂『回報』，那包括許許多多的東西，例如給予他們做生意的方便，給予他們發展，併吞，以及强搶豪奪的機會，甚至還包括一些不可告人的犯法手段等等。

「每一個被他們支持獲選的總統，都要聽他們的話，照他們的思想辦事施政，自然，這是在暗中進行的交易，他們掩飾得很好。

「所以，這一些由他們撐腰的總統，只不過是傀儡總統而已！」

「傀儡總統！」小辣椒不由低呼了一聲。

白小妹橫了她一眼，示意她不要再出聲打岔。

馮大虎又繼續說下去：「尼爾遜先生就是傀儡總統中的一個，他以爲能夠當選爲A國總統，就是這些大企業家，大財團支持的。

「尼爾遜是個亦正亦邪的人物，他最初爲了當上總統，不惜任何代價去爭取，因此，才會給大集團們看中，利用了他。

「可是，當上總統後，他認爲自己要好好地爲A國人民做一番大事，這麼一來，他的行政方針，自然與孜孜爲利的大財團們，有所抵觸。

「大財團見他獨行獨斷不大聽話，經過開會商量後，決定向他施壓力。

「然而，尼爾遜是個很固執的人，他認爲自己已當上了總統，有了實際的權力，只是偶爾敷衍一下他們，暗底下，大力進行自己的政策。

「這麼一來，激怒了大財團的頭頭們，決定認眞對付。

「他們其中有一個這樣說：『我們既然可以捧起他，自然也可以踩低他！』

「於是，他們的許多謀臣，開始計劃怎樣將尼爾遜從寶座上掀下來的行動了！

「在A國，金錢等於一切，由幾個大財團支持行動，自然無往而不利，他們的計劃首先是收買尼爾遜的幕僚手下，設計陷害他，可憐他意氣風發，還一點都不知道——」

馮大虎說到這裏，幽幽地嘆了一口氣，接着又道：「那個計劃，在無懈可擊的情形之下施展出來，經過兩年間的醞釀，終於爆發了那樁醜聞案。

「這時候，尼爾遜才知道大事要糟，可是已經遲了，大財團們控制了輿論，控制了報紙，電台和電視台，在他們有計劃的渲染下，尼爾遜突然之間，不再是『愛國者』，簡直是『叛國者』了！

「尼爾遜知道自己鬥不過他們，爲了保持總統寶座，向他們表示屈服。

「可是，大財團們的計劃已經展開，他們怎會接受他的屈服。

「他們想，既然我們可以捧你成了總統，我們同樣可以捧另外一個絕對聽話的總統，還要你這個飯桶幹什麼？這就是『雌狐狸』剛才稱尼爾遜爲『那個飯桶』的原因了！」

× × ×

王小克等人聽到這裏，才恍然大悟。

馮大虎接着又說道：「在大財團的策劃之下，A國人民反尼爾遜的情緒，如火如荼，試想想，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總統，還做得下去嗎？

「大財團們向尼爾遜暗示，如果他自動辭職的話，便既往不究，並且寬恕他以前不聽話的『罪行』，如果不聽話的話，便要把他鬥垮鬥臭而後已。

「尼爾遜是個聰明人，他自然知道自己應該朝那一條路走，於是，他辭職了！」

馮大虎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又道：「本來尼爾遜辭了職後，如果甘心於做一個平民，他的下半生是不用愁的，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人來找他，改變了他原來的計劃。

「這個人的全名叫湯姆生·比爾，是A國一個很出名的出版商。

「比爾先生是個眼光獨到的生意人，他向尼爾遜游說，叫他寫一本自傳或者回憶錄，將他在任時的一切事項寫進書中，估計可以銷數百萬册。

「尼爾遜被大財團們出賣，心中不忿，正不知如何報仇，一聽到比爾的提議，立時心中一動。

「況且，比爾提出來的稿費，又高得令人難以拒絕，他不論尼爾遜的回憶錄多長，也不理要寫多久，總之只要尼爾遜肯寫，他便付五百萬美金的稿費！

「自從辭職以來，尼爾遜的退休金被削減，一切的債項也逼着而來，老實說，他已經瀕於破產邊緣，突然間有人要送五百萬美金給自已，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他心動了。

「可是，他接着又想：在回憶錄中寫些什麼呢？如果是泛泛其談，銷路一定不好，吸引不了讀者的要求，他並不想寫。

「如果爆出內幕，譬如大財團當初怎樣捧自己，要自己成爲他們的『傀儡總統』等等，又怕得罪了大財團。

「比爾先生却向他担保，不論他在書中怎樣寫都沒有關係，而且保證他性命的安全。

「在那段期間，尼爾遜搜集資料，打算寫這本書，比爾也實行諾言，派了四名保鏢給他，日夜保護他的安全。

「可是，尼爾遜要寫回憶錄大爆大財團們秘密的消息，還是傳了開來。

「大財團們慌了，心想如果秘密揭穿，天眞衝動的A國人民，一定會起革命，於是召集開會，共商對策。

「最後，他們決定了，那便是置尼爾遜於死地！只要尼爾遜死了，書便寫不成，而他們也可以繼續爲所欲爲下去了。

「比爾先生自然料到他們有此一着，早就再派四名神槍手，合共八名保鏢，廿四小時輪班在尼爾遜私邸中保護他的安全。

「可是，大財團們的勢力豈同常人？他們還是有機會潛了進去，有一次，尼爾遜先生差點便中了他們的毒手。

「比爾先生知道如果尼爾遜仍然留在國內的話，大財團們要殺他並不困難，惟一的辦法是偷偷把尼爾遜先生運出國境，在一個相當隱秘的地方，將回憶錄寫好。

「只要回憶錄寫好，尼爾遜便安全了，因爲這時候即使殺了他，也沒有用了。

「比爾首先把尼爾遜送到土耳其，但大財團的消息情報十分靈通，竟然被他們發覺了，派了八名槍手到土耳其去刺殺尼爾遜。

「也是尼爾遜命不該絕，三番四次地逃過大難，經過三個月的逃亡生涯，終於來到了本市。

「我是本市負責保護尼爾遜先生的人，由比爾先生直接僱請。

「這樁差使雖然十分凶險，但比爾先生給我們酬勞，也十分之高，唉！半個月來，我的

七名手下，已經全部罹難了。」

馮大虎說到了這裏，他又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聽完馮大虎的叙述後，總算把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弄了個清楚。

「馮大哥，爲什麼你說不能把那『雌狐狸』交給警方？」王小克問。

「A國領事館也有大財團收買控制的人，他們會施用壓力，叫本地政府釋放她，同時，還會設法用『政治犯』的名義，來拘捕尼爾遜的。」

「怎麼會？」小辣椒忍不住道：「尼爾遜先生怎樣也算是A國的總統。」

「唉！蕭小姐，你不知道，當一個人失勢後，便會從一條龍變作一條虫了！」馮大虎道：「這便是我不敢到醫院去醫傷的原因。」

「馮大哥，照目前的情形看來，你和尼先生的處境十分危險哩！」王小克道。

馮大虎點着頭，嘆了一口氣，道：「我自然明白，可是有什麼法子？」

「小鬼子，剛才周探長不是說過要派三個便衣警探來保護我們嗎？」小辣椒問。

「不錯，」王小克眼前一亮，道：「小辣椒，你出去看看他們來了沒有。」

小辣椒應了一聲，開門出去查看，不一會回來報導。「唔，大厦門口有兩個，我們大門口一個，都是認得的幹探。」

「這就好了。」王小克吁了一口氣。

馮大虎臉上毫無歡悅之色，雙眉微微地蹙着，說道：「王兄弟，我看我還是不能連累你們。」

「那你打算怎樣？」

「無論如何，我要帶尼先生離開這裏。」



王小克手指一彈，一件小物事向高橋三郎射去。

馮大虎堅決地說。

「到那兒去？」王小克問：「你們還有安全的地方可以躲藏嗎？」

馮大虎沉吟了一會，忽然雙眼一亮，道：「有了！焦記農場！」

「什麼焦記農場？」王小克詫異地問。

馮大虎壓低了聲音，將自己怎樣混進「焦記農場」，在焦文德夫婦協助之下，躲了將近半個月，後來才被霍英雄他們發現的事說了出來。

「霍英雄親眼看到我們自『焦記農場』逃了出來，」馮大虎道：「他一定料不到我們會再回去，這不是最安全嗎？」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說道：「問題是那對姓焦的夫婦還在不在，他們是否會繼續協助你？」

「我給了他們一筆錢，叫他們暫時到外面避避，這時多半不在農場中了。」

王小克見馮大虎去志已決，道：「好吧，那我送你們去吧。」

「王兄弟，不必了，」馮大虎道：「外面隨時會碰到大財團的爪牙，何必和我一道去冒險？」

「正因爲如此，我才非跟你們去不可，」王小克笑着道：「也許，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呢？」

馮大虎感激無已地望了王小克一眼，道：「王兄弟，你這樣待我，叫我何以報答？」

王小克淡淡一笑，拍拍他的肩膊，道：「馮大哥，我去拿點東西再說。」

馮大虎目送王小克入房，這才轉身回房將自己的決定告訴了尼爾遜。

尼爾遜自然毫無異議，支撐着站了起身，穿上外套，踏出房來！

王小克已準備妥當，向白小妹和小辣椒道：「你們留在家裏，我去去便來。」

「怎麼？我們沒份去的？」小辣椒不服氣地大聲叫了起來。

「人多目標大！」王小克道：「你們沒有必要一塊去了。」

小辣椒啜起了小咀。

王小克打開大門，守在門口的便探一看是他，含笑打了個招呼。

「出去啦？」便探問。

王小克漫應了一聲，領着馮大虎和尼爾遜離去。

三人來到樓下，王小克四週望了一眼，道：「你們在這裏等我，我去叫輛車子。」

「噢？我們有那部『得勝』啊！」馮大虎道。

「那部得勝一來目標太大，二來不知他們是否已做了手脚，三來你受傷未癒不能駕車，四來尼先生也沒有精神，」王小克道：「所以，最好是叫部車子。」

馮大虎由衷地點着頭，暗暗佩服王小克年紀雖輕，設想却如此週到。

不一會，王小克截了一輛的士過來，打開車門，馮大虎扶着尼爾遜匆匆上車。

一上了車後，馮大虎向司機說道：「郊區十三咪。」

司機一踩油門，車子如飛而去。

「馮大哥，你們和那個比爾先生有沒有聯絡？」王小克忽然問。

「有的，」馮大虎自懷中取出了一個袖珍無綫電通訊器，說道：「我們將會憑它來聯絡的。」

「他在A國那麼遠，電波怎射得到這裏？」王小克詫異地道。

「不，他將會到本市來取稿，」馮大虎道：「這就是我們趕着要把那本書在兩個星期內

完成的原因，因爲他最近就要來了。」

王小克打量了那個無綫電通訊器一眼，說道：「如果他一來，便會用這個儀器，通知你們？」

「是的，我們已較準了頻率，只要他一到本市，發出電波，我便接收得到的了。」

「但是尼先生怎樣繼續寫下去呢？」

馮大虎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在這種情形下，只好延遲交稿了。」

「比爾先生肯嗎？」

「他又有什麼法子？」

說話間，車子已經轉上了郊區公路，王小克轉頭一望，看看有沒有自後面跟踪而來的車子。

馬路上車輛穿梭來往，的士後面有一輛客貨兩用車，在數十餘碼跟着。

那客貨兩用車的車身髹着「奇佳鷄欄」的招牌，看來是農場的車子。

「有沒有人跟踪我們？」尼爾遜低聲地問道。

「好像沒有。」

尼爾遜這才長長鬆了一口氣，閉起眼睛來休息。

不一會，車子來到郊區，王小克又向後一望，那「奇佳鷄欄」的客貨兩用車仍然遠遠地跟在後面。

「馮大哥，」王小克觸一觸馮大虎，低聲道：「後面那輛車子好像有點古怪。」

「哦？」馮大虎轉頭去看了一會，道：「是一輛貨車，我看不會是跟踪我們的吧。」

「那焦記農場在那兒？」王小克問。

「大約還要二十分鐘的車程。」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忽見前面不遠處有一條小岔路，通向一座小山，向司機道：「先生，請在前面轉左。」

司機點了點頭。

馮大虎不明所以，但他知道身旁這個救命恩人機靈百出，詭計多端，猜他叫司機轉左必有深意，於是並不出聲。

車子轉上斜坡後，王小克指着前面一個樹林，道：「在那邊停好了。」

司機答應了一聲，在樹林之前，把車子停下。

「先生，請你把車子掉個頭，面對着路口好不好？」王小克又道。

司機轉頭望了王小克一眼，只覺得這個少年有點古怪，可是顧客有命，只得照他的話做了。

當車子掉了頭，面對着路口時，那輛「奇佳鷄欄」的貨車出現了！

馮大虎一看到它的出現，心下不由一驚。因爲這附近全是樹林草地，根本沒有農場。

顯然地，客貨兩用車一直在跟踪自己。

王小克咀角現出一絲苦笑，道：「不幸被我們猜中了！」

司機也看出事情有異，轉過頭來，微顫着聲音問：「先生，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放心，你沒有事的，」王小克道：「那車裏的人對付的亦是我們！」

司機渾身一震，伸手要去打開車門跳下車去，可是忽然又想到下車未必一定安全，又縮回手來。

「你不用怕，他們傷害不到你的，」王小克安慰他道：「你只不過是個局外人。」

「王兄弟，你也是局外人，等一下如果事情不妙，我看——」

「馮大哥，這當眞是同舟共濟的時候，你說這些話幹什麼？」

「可是我看他們這次有備而來，車裏必定是較强的對手，我們——」

王小克搖着手，示意他不要出聲。

馮大虎果然立即住口，自懷中取出手槍，檢查着槍膛。

王小克凝眼望着那輛客貨兩用車，只見已在對面數十碼之處停定了。

跟着，車門打了開來。

王小克以爲必定有人從車中跳下，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沒有人從車中跳下來。

衆人屛氣靜息地等了足足一分鐘之久，那車中仍然沒有動靜。

四下裏靜得一點聲息都沒有，王小克只聽到司機和尼爾遜極重的呼吸聲。

這時，暮色四合，天色已逐漸暗了。

他們既然追了上來，爲什麼還不下車動手呢？

忽然，一隻赤脚自車內伸了出來，跟着，一個身着和服的男子，緩緩地踏上了草地。

那男子剪着陸軍裝，身上的和服黑黝黝地毫不起眼，但滿面悍然之氣，一望便知是個武功好手。

男子雙手揷在寬大的袖子中，雙眼直視的士車廂，一步一步走過來。

馮大虎一見那日本男子，立時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京都四霸！」

「只有一個嗎？」王小克問。

「他是老三高橋三郎，我看其他三個還在車子中。」馮大虎道。

王小克仔細打量高橋三郎一眼，道：「他身上好像沒帶武器？」

「京都四霸的武器隨時都帶在身上，」馮大虎道：「那是兩隻肉掌和兩條腿。」

王小克心下一慄，道：「難道他們不怕槍彈嗎？」

馮大虎並不回答，只是詫異地道：「他一個人跑過來幹什麼？」

王小克向前望去，只見高橋三郎在車子前三四碼處站定。

「馮先生，我要和你說話！」

馮大虎望了王小克一眼，低聲問道：「我該怎樣答？」

「防人之心不可無，你還是不要下車，」王小克低聲道：「就在車裏回答他好了。」

這時，那的士司機已嚇得藏到座椅之下，渾身發抖，王小克自懷中取出一把小刀，往擋風玻璃上畫了個圓圈，輕輕一敲。

一塊玻璃被敲了下來，露出一個小洞。

「有話便說吧。」王小克朝着玻璃洞高聲叫道。

「我要你出來說話。」高橋三郎驕傲地道：「難道你沒有勇氣麽？」

「我們只對光明的敵人面對面說話，對偷偷摸摸自後面跟踪的敵人瞧着就討厭，」王小克道：「所以，你有話便說有屁就放吧。」

高橋三郎聞言雙眉一軒，然而還是忍住了氣，道：「我們不想和你動武，只要你把正點子交出來，對你有大大好處。」

「什麼好處？」王小克問道。

「我們可以給你雙倍的報酬！」

「你說什麼？大聲一點！」

高橋三郎聞言踏前一步，道：「我們可以給你三倍於比爾給你的報酬！」

「高橋三郎，你今天是不是沒吃過飯，爲什麼說話吏氣不足，我聽不到的。」

高橋三郎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一連踏前二步，道：「聽到了沒有？」

「唔，這倒聽得到，」王小克悄悄自袋中取出一枚物事，問道：「剛才，你到底說些什麼？」

高橋三郎又把剛才的話說了一遍。

可是，就在他說到「三倍的——」的時候

，王小克手指一彈，一枚物事自玻璃洞疾飛而出。

那物事去勢甚快，又是了無聲息，高橋三郎發覺時，它已在面前爆發。

輕輕「噗」的一聲，一股黑烟冒過，高橋三郎雙脚一軟，栽下地去。

原來王小克手中彈出去的，正是使毒名家「毒觀音」翁玉蘭給他的「毒霧彈」，這種「毒霧彈」吸入鼻孔，立時使人在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昏死過去，三個小時內絕不會甦醒過來。（詳情請參閱拙作「鬼棺材」。）

高橋三郎一昏下地時，車中立時跳下兩個人來，正是「京都四霸」的老二和老四高橋二郎和高橋四郎。

王小克一見兩人，立即從馮大虎手中搶過手槍，向外射了一槍。

「別動！」王小克叫道！

高橋二郎和四郎關心兄弟安危，見他昏下地去，不顧一切跳下車來，衝前搶救，不料被王小克一槍嚇得不敢動彈。

就在這個時候，客貨兩用車伸出兩枝槍管來，正是輕機槍的槍管。

王小克對槍械已有一定的認識，立即叫道：「別開槍，否則第一個向閻王報到的將會是高橋三郎！」

高橋二郎，四郎聞言心中一動，心知這句話大具威脅性，蓋高橋三郎昏倒於地，已方離他又較遠，對方只要一顆子彈，立刻送了他的命。

「別開槍！」高橋四郎叫了起來。

那兩枝機槍槍管仍然指着的士車廂，却沒有人放槍。

「你們如果要高橋三郎的命，立時替我上車，乖乖地回去！」

高橋二郎、四郎對望了一眼，刹那間都沒有了主意。

「我給你們五秒鐘的時間，」王小克叫道：「否則立刻開槍了！」

高橋兄弟又對望了一眼，深深地吸了口氣，轉身上車。

王小克等高橋二、四郎上了車後，向司機道：「喂，兄弟，快爬起來。」

司機這時已稍爲鎭靜，自座位下爬了起身，淡淡地問：「幹……幹什麼？」

「把車子開過去，」王小克道：「在那人身邊停下來。」

司機猶豫着，王小克揚一揚手槍，道：「怎麼啦？你不肯？」

司機看見手槍，心頭一跳，連忙道：「肯，肯！我開，我開！」

他發動了車子，向高橋三郎臥身之地駛過去。

王小克等車子來到高橋三郎身畔時，才叫道：「好，停車！」

司機依言把車子停了下來，王小克打開車門，在車門的遮擋下，將高橋三郎拖進車來。

高橋二、四郎見狀大急，叫了起來：「喂，你們究竟想把我的兄弟怎樣？」

王小克將高橋放在座椅上，叫道：「如果你們要他的命，立即離去！」

「你們快快把我兄弟送過來，否則我們把車子射成蜂巢！」

王小克故意提高了聲音「哈哈」大笑起來，叫道：「那麽，高橋三郎也將變成蜂巢三郎了！」

馮大虎一直沉吟着不出聲，這時不禁說道：「王兄弟，咱們擄了高橋三郎，他們是不肯罷休的。」

「可是如果放他回去，我們立即會變成蜂巢，」王小克道：「剛才你到沒見嗎？他們有兩挺機槍！」

馮大虎也知道王小克這一着棋是目前最行得通的了，可是高橋三郎一旦在自己手上，京都三霸又怎會放過自己？

「馮大哥，我有辦法對付他們的！」王小克說着向外叫道：「你們把車子開回市區，我們會在後面跟着，一回到市區後，立即把高橋交回！」

「王兄弟，爲什麼要回市區？」

「在鬧市之中，我就不相信他們敢開槍殺人。」王小克道。

馮大虎無意和「京都四霸」結怨，只求保護尼爾遜安全地寫完他的「回憶錄」，心想這倒是惟一安全交人的方法，於是點了點頭，道：「好。」

「京都三霸」在車內商量了一會，都覺目前最重要的還是將三弟救回，因此決定依照王小克的話去做。

司機將車子掉了頭，向來路而回。

王小克見他們將車子開走，這才命司機自後跟上。

「王兄弟，回到市區之後，你眞的有辦法擺脫他們。」

「市區的車多，人也多，要擺脫他們實在太容易了。」

半個小時後，車子已經來到了市區，「京都三霸」的客貨兩用車不徐不疾地在前駛着，生怕後面的的士突然轉了方向逃走。

王小克似乎胸有成竹，也沒想到中途轉向，只是雙眼直視前面。

不一會，車子來到一個十字路口，王小克向馮大虎說道：「馮大哥，咱們準備推人下車吧！」

當車子來到交通燈前時，王小克一拍司機肩膊，道：「停車！」

車子戛然而止，王小克打開車門，和馮大虎合力將高橋三郎推下車去。

「好，開車！」王小克道：「向左轉！」

那的士司機倒也機警，繞過了客貨兩用車，向左邊轉去。

「京都三橋」每分鐘都在監視着後面的車子，這時，看到有人自車中跌下，立時停下車來。

當他們看淸楚車中跌下來的是高橋三郎時，立時下車向他奔過去。

「京都三霸」將高橋三郎扶上車去的時候，王小克的車子已經絕塵而去，消失在車水馬龍的馬路中了！

王小克回頭一望，看不到客貨兩用車自後追來，不由鬆了一口氣。

「王兄弟，我們終於擺脫他們了！」

「現在，我們要換一輛車子！」王小克一面叫司機停車，一面道：「他們恐怕記得這輛的士車牌號碼。」

「對！」

兩人合力扶了尼爾遜下車，馮大虎塞了一張鈔票給司機，道：「累你吃驚了，拿去買酒吃吧！」

司機定眼一看，見是一張百元面額的鈔票，不禁瞪大了雙眼。

「快開車吧！」王小克拍拍車身。

司機這才如夢初醒，把車子開走。

王小克等的士開走後，這才伸手截了另一輛的士，和馮大虎合力扶了尼爾遜上車。

上了車後，馮大虎問道：「咱們現在到那兒去？」

「暫時不去『焦記農場』了，」王小克道：「我有一個好地方。」

「哦？」

王小克向司機道：「大佬，請車我們到避

風塘去。」

司機答應一聲，一踩油門，車子疾馳着向前而去……

× × ×

月色皎潔，微風輕送，避風塘中洋溢着歌聲笑語，出租給人月夜泛舟的艇隻，張燈結綵，在面積不算很大的避風塘中，穿梭來往。

水菓艇的叫賣聲，海鮮艇炒蜆炒蟹的香味，隨着風四處飄送，就算肚子不餓，一聞到那種誘人的香味，也會叫艇家弄一碟過來下酒。

王小克呷着冰凉的啤酒，四處搜索粥艇，他一口氣可以吃四碗「粉腸粥」，但「興記粥艇」的生意委實太好了，簡直應接不暇，找了好一會，仍然找不到它的艇子。

「阿彩妹，請你撐我們過去找『興記粥艇』吧！」王小克道。

撐艇的艇家叫阿彩，答應了一聲，搖動木槳。

馮大虎舉起了酒杯，道：「王兄弟，這次多得了你援手，我敬你一杯！」

尼爾遜精神也好了許多，他拿起啤酒杯，說着不大流利的中文：「王先生，乾杯！」

王小克和他們碰了碰杯，一仰而盡。他想，倘若尼爾遜不是自動辭職，自已那有機會和世界第一强國的總統碰杯？

姑勿論如何，曾經一度是總統的尼爾遜，曾向自已敬過酒，日後想起來時，也足以驕人了。

「尼爾遜先生要不要吃點中國食物？」馮大虎側頭問。

「好啊！我逐漸喜歡中國食物了。」尼爾遜道。

這時剛巧有海鮮艇過來兜生意，馮大虎要了兩碟炒蜆，一碟蒸蟹和一條淸蒸石斑。

原來王小克帶着馮大虎和尼爾遜，已經在避風塘躲了一個多星期。

在這一個多星期中，尼爾遜只是休息，並無寫作，身體早已恢復健康，而馮大虎身上的傷勢，也好了八成。

幸好馮大虎身上尙有數百元美金，包了一艘艇，白天睡覺，晚上便出來欣賞避風塘中的笙歌景緻。

王小克的提議下，尼爾遜已經過悉心化妝，黏上了假鬚，戴上了老花眼鏡，再剃光了頭髮，就像一個年高德劭的學者，那像是個曾經叱咤風雲的大總統了。

尼爾遜甚少開口，因此，艇家並看不出他是外國人，馮大虎也不想被人知道。

這天晚上，他們像往常一樣，着艇妹阿彩把艇撐到避風塘中心，和遊客們湊湊熱鬧。

阿彩終於找到了「興記粥艇」，王小克叫了幾碗粥，一艘歌唱艇過來兜生意。

馮大虎向王小克道：「王兄弟，你聽不聽歌？」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啊，我這輩子還沒花錢請人家唱歌給我聽哩！」

馮大虎取了張鈔票給阿彩，吩咐她過去點歌。

簡單的樂器吹奏了起來，唱艇的女子唱了一首「啼笑姻緣」。

尼爾遜聽得津津有味，叫馮大虎再點唱一首。

馮大虎又取了張鈔票給阿彩，道：「叫他們唱同類型的！」

阿彩答應了一聲，過去吩咐。

這時，炒蜆等食物陸續端了上來，衆人一面喝酒吃菜，一面聽歌賞曲，倒也其樂融融。

天下間許多不幸的事，都是發生在快樂的後面——

王小克三杯啤酒下肚之後，臉頰已經微紅，他藉着一兩分酒意，隨着唱艇上的歌聲唱了起來。

這時，一艘遊艇慢慢駛了過來，艇上燈光大亮，有人正在上面搓麻將。

避風塘中甚多人在艇上搓麻將，王小克並不引以爲奇，拿起酒杯，和馮大虎乾了一杯。

就在馮大虎一仰而盡之時，王小克忽然聽到輕輕「噗」的一聲，馮大虎雙目一瞪，酒杯「叮噹」一聲，掉到甲板上！碎了！

跟着，馮大虎伏下枱子，動也不動了！

王小克大吃一驚，耳邊聽到「噗噗」聲响，枱上杯碟紛紛粉碎，他知道那是裝了滅聲器的手槍所發出來的聲音，一瞥眼間，見遊艇四個打麻將的男子中，有一個正拿着槍向這邊發射。

王小克一顆心劇烈地跳了起來，急忙伸手一推，把尼爾遜推跌下甲板。

尼爾遜仆倒下去時，動也不動一下，不知是否中了槍彈。

這時，槍聲已歇，王小克的身子貼在甲板上，大聲叫道：「救命呀！殺人呀！」

他這一叫之下，附近遊艇的人都聽到了，避風塘中立時起了一陣騷亂。

那起身發槍的男子見已擊倒了王小克等三人，急忙收起手槍，命艇家把艇撐回岸去，不一會，已消失在黑暗中了。

王小克見敵人已去，這才爬上前去，一探馮大虎鼻息。

這一探之下，不由大吃一驚，原來馮大虎已經沒有了呼吸！

剛才那第一顆槍彈，不偏不倚地射在馮大虎的心臟部位，他幾乎立即斃命。

王小克遲疑了一會，又向尼爾遜望去，只見他倒臥在甲板上，身子動也不動，不知是死是活。

這時，許多艇隻都撐了近來觀看究竟。

王小克爬上前去，見尼爾遜雙目緊閉，但眼皮偶爾會跳動一下，這才放心。

「尼爾遜先生，你不碍事吧？」王小克低聲問。

尼爾遜睜開眼睛望了王小克一眼，立時又把它閉上了。

× × ×

「小鬼子，你眞的不認識他們？」周探長問。

「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王小克不耐煩地道：「他們是外地來的遊客，問路於我，還邀我上艇和他們一塊遊玩，如此而已。」

周探長皺起了眉頭，走近床畔，俯視着尼爾遜。

「先生，你到底是甚麼人？」周探長用英文問。

尼爾遜雙目緊閉，並不回答。

「探長，他經過驚嚇，好不容易才睡着了，請你不要吵醒他吧。」

周探長嘆了口氣，道：「那個被槍殺的中國人，已查明是本市黑社會中一個出名的打手，小鬼子，你怎會跟這種人在一起？」

王小克向他苦笑了一下，道：「我怎知道他是那種人？他額角上又沒刻着字。」

周探長凝視着王小克，道：「小鬼子，這可能是黑社會尋仇事件，你如果聰明的話，就應該把你所知道的一切說出來。」

「探長，我已經說出來了，」王小克委屈地道：「我根本甚麼事都不知道。」

周探長轉頭望了床上的尼爾遜一眼，喃喃地道：「他是甚麼人呢？」

「探長，我看他只不過是一個到本市旅遊的外國人而已。」

「是嗎？」周探長道：「如果他的身份這樣簡單，怎會和馮大虎在一起？」

王小克登時語塞。

「小鬼子，你走了吧？」

「我想多坐一會，」王小克道：「你先走吧。」

周探長開門離去時，王小克看到門口站着兩個身材高大的便衣警探，顯然是兼任監視保護之職的。

有了兩個便衣警探的保護，尼爾遜雖然躺在政府醫院中，也很安全的了。

他緩緩地走近床前，尼爾遜睜開眼睛，向王小克感激地一笑。

「謝謝你。」尼爾遜道。

「尼爾遜先生，昨晚要是你不裝死的話，他們可能不會停手，」王小克道：「連我也要遭殃了。」

尼爾遜淡淡一笑，沒有說話。

「尼爾遜先生，如果我們可以使他們相信你已經遇刺死亡的話，以後便不用逃亡了。」王小克道。

尼爾遜心中一動，可是，他知道沒有這個可能，因爲要在本市宣佈死亡，非經過法醫驗定，並簽發死亡證不可。

在沒有任何人事關係，甚至沒有錢的情形下，辦得到這一點嗎？

王小克站了起身，向窗口走去，外面是個花園，穿着白色制服的「白衣天使」，正在花園中散着步。

王小克心底下十分淸楚，當大財團的爪牙得悉「正點子」尼爾遜沒有死的時候，他們會派人到醫院中來繼續行動的。

雖然門外有兩個便衣警探守衛，但財可通神，神通廣大的殺手，將會無所不用其極的。

王小克望着花園中的蒔花出怔，他忽然感覺到，即使在醫院中，尼爾遜也不安全。

可是，目前又有甚麼法子？周探長在未曾查明尼爾遜的身份，調査淸楚他和馮大虎命案的關係之前，是不會放尼爾遜走的。

如果尼爾遜的身份被揭露，他將會被送回國內，去接受聆訊。

王小克覺得尼爾遜不爲大財團控制魚肉A國國民，乃是一個十分有情操，有人格的政治家，所以，他決定盡自已的力量，保護他的週全。

目前，在A國大財閥控制的輿論中，正向尼爾遜展開了聲討的攻勢，有人甚至呼籲要公開審訊尼爾遜。

倘若尼爾遜在這個時候被送回國，他所受的打擊，必然較最初自動呈辭時重大許多。

王小克心裏想，怎樣設法把尼爾遜帶離這裏，然後躲到一個隱秘的地方去。

他想到了馮大虎所提的「焦記農場」，又想到取自馮大虎的那個無綫通訊器。

是的，如果可以到「焦記農場」去，暫時是可以躲避一下的。

王小克轉過身來，看到尼爾遜雙眼呆望着天花板出怔。

經過這一段日子來的顚沛流離，尼爾遜已蒼老了許多，如果不是仔細辨認，誰也看不出他是A國的前任總統，世界上最出風頭的人！

這時，尼爾遜的眼光忽然向王小克射來，跟着，向他招了招手，示意王小克走近他。

王小克走上前去。尼爾遜低聲道：「我—要離開這裏。」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說道：「我正在想辦法。」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篤篤」地响了起來，一個便衣警探伸頭進來，道：「護士長來巡院了。」

院門打開，一個穿着制服的中年女子踏了進來，走近床前。

她向尼爾遜望了一眼，看看床前的病歷表，轉身離去了。

護士長離去後，尼爾遜又道：「我眞的要離開這裏才行。」

王小克低頭沉吟了一下，安慰他道：「尼爾遜先生，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會設法弄你出去的。」

「謝謝你！」

「你走得動嗎？」王小克問。

尼爾遜起身在房裏走了一圈，道：「走得動。」

「好，那麼我們等天色暗後，立即離開這裏。」王小克道。

那天晚上九時三十分左右，當醫生巡過房後，王小克打開窗門，向外望了一望，發現花園中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也不見有人影，於是向尼爾遜招了招手，表示可以走了。

尼爾遜昨晚驚嚇過度，因此週身乏力，不過這時他精神大振，竟然不用由王小克幫助，便爬出窗口。

兩人躡着足在花園中向前走去，不一會來到了醫院門口。

守衛的看到人影，灼灼的眼光向他們望過來。

「李伯，你放心吧，」王小克故意提高了聲音，說道：「李伯母的病一定會好的，我們明天才看她吧！」

尼爾遜倒也機警，立時嘆氣起來，若非他的中國話說得不好，此時，說不定搭上兩句話了。

守衛聽到了王小克這樣說，以爲只不過是來探病的，攔住了兩人身前，叫道：「喂，停步！」

王小克心下一懍，向守衛望去。

只見他臉上罩着一層寒霜，態度十分驕傲無禮，心下暗自惴惴。

「你們是來探病的？」守衛冷冷地問。

王小克聽到這句問話，這才放下心來，連忙答道：「是！是！」

「現在是甚麼時候了？」守衛道：「已經過了探病時間一個半小時！」

「對不起，對不起，」王小克向守衛陪着笑臉，道：「我們談着談着過了時間。」

「下次不許，知道嗎？」

「知道了！」

守衛這才「哼」了一聲，轉身走了。

王小克扶着尼爾遜，向斜坡下走去，尼爾遜忽然說道：「怎麼剛才那個守衛這樣沒有禮貌？」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他怎能告訴身邊這個「人民公僕」的前任總統，說是中國人天性喜歡執着鷄毛當令箭，狐假虎威欺負自已人？

「在我們A國，醫院的職員不論對病人或是病人的親友，都相當有禮貌的。」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A國是A國，政治雖然腐敗和黑幕重重，但表面功夫，倒是做得十足，那像本市一樣，政府人員根本當人不是人的？

兩人來到一輛的士旁邊，王小克打開車門，扶着尼爾遜上車。

「郊區十三咪。」王小克向司機說道。

司機眉頭一皺，轉頭望了兩人一眼，似乎怕兩人是箍頸黨一樣，可是看到他們一老一少，這才按下咪表，開動了車子。

當車子向郊區公路駛去時，王小克問道：「尼爾遜先生，你可知道那『焦記農場』的所在？」

尼爾遜仰首想了一想道：「知道的。」

半個小時後，車子已經來到了郊區十三咪

，王小克吩咐司機把車慢駛，好讓尼爾遜分辨「焦記農場」的所在。

不一會，尼爾遜向左邊一條小徑一望，道：「是這裏了。」

王小克急忙叫司機停車，付過車資，扶着尼爾遜向小徑走去。

四下裏黑暗一片，只有唧唧虫聲，王小克眼光銳利，辨明了方向，朝不遠處的石屋走去了。

「農場主人焦先生便住在裏面了。」尼爾遜向那石屋指去。

王小克循着他的手勢望去，石屋中黑漆一片，好像沒有人住。

兩人來到屋前，王小克伸手一推，門「呀」地一聲開了。

「焦先生！」王小克低聲一叫。

沒有人回答。

「我看他們已經走了。」尼爾遜道。

王小克取出袖珍電筒，向內照射。

客廳中一片凌亂！傢俬枱椅都倒斜一旁，似乎經過一場打鬥。

「你們離去前是這樣的嗎？」王小克側頭望着尼爾遜。

尼爾遜雙眉一皺，搖了搖頭，道：「我看他們已經來這裏搜查過了。」

王小克扶着尼爾遜，向屋裏走去。他拉了張椅子，讓尼爾遜坐下後，道：「我到裏面去看看。」

王小克手持强力袖珍電筒，先向左邊房間走去。

房間中和廳中一樣凌亂，一切被褥，箱子都散亂在地上。

王小克轉身向左邊房間走去，接近房門時鼻端忽然嗅到一陣異味。

由於房門是關着的，王小克伸出手，搭住了門柄，但一時間却不敢把門打開。

王小克不敢打開房門的原因是因為他突然間念頭一閃，想到了一件事。

那陣臭味對他來說是太熟悉了，舉凡一具死屍超過一個星期沒有收拾，便會發出這種臭味來。

房間裏一定有死屍！

「王先生，」尼爾遜忽然問道：「你聞到那陣臭味嗎？」

王小克點着頭，鼓起勇氣一扭門柄。

門開了，那陣臭味迎面撲來，中人欲嘔。

王小克急忙掩起了鼻孔，可是，仍然有作嘔的感覺。

他略一定神，袖珍電筒向內一射，立時看到兩具蜷縮着的屍體！

王小克雖然看不出屍體的樣子，但從他們身上的衣着，却認得是一男一女。

臭味越來越是厲害，王小克急忙把房門關上，趨到窗口，這才深深地作了幾次呼吸。

胸口那陣嘔吐感漸漸褪去時，王小克才走到尼爾遜面前，問道：「你說過這『焦記農場』的主人是一男一女，一對夫婦？」

「是的。」

「裏面躺着的必定是他們的屍身。」

尼爾遜嘆了一口氣，道：「他們為甚麼不走？為甚麼要留在這兒？」

王小克緘默着，他腦中迅速地轉着念，這個地方可不可以住下去？

如果出版社老板湯姆士．比爾在一兩天內立即和尼爾遜聯絡的話，暫時待一兩天倒無所謂，可是，如果比爾半個月內，還不和他聯絡，房間裏的屍臭必然更加厲害，如何住得下去呢。

當然，王小克也想到將房間裏的屍體搬出屋外埋了，但王小克又想到屍體已開始有虫，叫他搬運兩具這樣恐怖的屍體，他無論如何也不肯幹的！

「尼爾遜先生，你認為我們應該住下去麼？」王小克問。

尼爾遜沉思了一會，正欲回答，王小克忽然伸手按住他的口，「噓」地一聲，示意不可出聲。

他側起了耳，細心傾聽。

果然，外面傳來一陣「簌簌」聲。

每一個「簌簌」聲相隔都有三五秒鐘之久，但王小克分辨得出，那是有人踏着地下的落葉，接近了屋子。

王小克像貓一樣竄到門口，向外窺探，他看到了有三個人影，正朝石屋大門走來。

那三個人全躡着足，盡量不弄出任何聲響來。

王小克向左邊樹林望去，依稀也看到幾個人影，却不知到底有多少人。

王小克一顆心劇烈地跳了起來，想不到還是被人跟踪而來了。

照估計，敵人起碼有五六個之多，單憑自已一人之力，是否可以應付？

他的手慢慢地移近了腰際，那是馮大虎用的點三八口徑短槍，裏面有六顆子彈。

如果敵人只有六個的話，六顆子彈未必對付得了——因為王小克對自己的槍法並沒有十足的信心，何況，敵人說不定超過六個。

這便如何是好？

王小克想到袋中還有三枚「毒霧彈」和兩枚「霹靂彈」，在緊急的情形下，他許可以派用場，於是這才定下心來。

屋前那三個人影已經逐漸接近了。王小克屏住了氣息，窺伺動靜。

那三人來到屋前，其中一個向樹林那邊揮了揮手，示意左右包抄，潛進屋去。

王小克眼珠一轉，閃身來到尼爾遜身前，附耳低聲道：「尼爾遜先生，你可以不呼吸多久？」

尼爾遜想了一想，低聲答道：「大約一分鐘。」

「那够了，」王小克取出了「毒霧彈」，低聲說道：「等一下他們進來時，你立即屏住呼吸。」

尼爾遜親眼見過王小克利用「毒霧彈」，對付過「京都四霸」的高橋三郎，當下點了點頭。

這時，屋門口出現了三個人影，王小克心中一動，其中一個竟然就是高橋三郎！

原來來人竟是「京都四霸」！

高橋三郎向內張望了一眼，領先踏進屋來了。

王小克等另兩人也踏進屋來時，姆指和中指一彈，兩枚「毒霧彈」疾飛而出。

由於屋內一團漆黑，三人亦察覺不到，「毒霧彈」在三人面前爆炸了。

首先發現的是高橋三郎，他吃過「毒霧彈」之苦，因此特別敏感，叫了起來：「小心，有——」

然而，「毒霧彈」在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立時發生作用，高橋三郎還未說下去，立刻「咕咚」一聲，栽倒下地。

另兩人正是「京都四霸」的二郎和四郎，也相繼昏倒過去。

王小克大喜過望，拉着尼爾遜，向屋門奔去。

兩人一出了門口，便向馬路口逃去。

樹林中的大漢見有人自內奔出，先是一呆，及到看清楚是王小克和尼爾遜時，立時放槍阻止。

「砰」地一聲，子彈在王小克耳際穿過，

王小克大吃一驚，急忙撲倒下地，滾到一個鷄籠後面，還了一槍。

尼爾遜的動作也出乎意料之外的快，連爬帶滾來到他身畔。

「樹林中有人！」尼爾遜道。

王小克凝眼向前望去，發現有三個大漢埋伏在樹林中。每人手中都有短槍。

「王先生，這……這便如何是好？」

王小克咬着牙不出聲，他自袋中取出「霹靂彈」來，向樹林中連放三槍，然後手一揮，「霹靂彈」脫手飛出。

只聽轟然一聲巨响，樹林中有人叫起來。

王小克拉起尼爾遜，向外便逃。

那「霹靂彈」只是徒具威勢，其實並無甚麼殺傷力，王小克深明此點，因此要趁樹林中的敵人未察覺前，逃離現場。

兩人一口氣跑到大馬路，四顧之下，人車皆無，王小克略一沉思，拉着尼爾遜向對面一條小徑逃去。

尼爾遜這時不知那兒來的氣力，竟然緊緊跟在王小克之後向前奔逃。

兩人一口氣奔跑了十來分鐘，只見不遠處又有一片松林，於是毫不考慮地奔了進去。

王小克靠在一棵松樹上，氣喘呼呼，尼爾遜也坐下地來休息。

「你……你累嗎？」王小克一面喘着氣，一面問。

「還好。」

王小克望了尼爾遜一眼，道：「他們等一下便會追來的，我們還是繼續向前逃吧。」

「好。」尼爾遜說着站了起身。

揭發真相　梟雄授首

王小克見他說走便走，心下暗暗奇怪：他那兒來的氣力？

可是在逃命之間，他也不及細想，領前向不遠處有燈光的一個小村落奔去。

尼爾遜不徐不疾地跟在王小克之後，不一會，已來到了那條村落。

兩人先回頭看看，這才向那條村落望去，原來是一個小村落，大概有三四十座單層建築的石屋，屋中燈光微弱，那是點火水燈照明的關係。

王小克一看到這個落後的村落，心中不由一喜，只要燈光不太亮的話，那便有利於自己藏匿了。

他拉着尼爾遜，向前面一個稻草堆，奔了過去。

兩人在稻草堆下坐了下來，喘着氣。

「他……他們會不會追到這裏來？」尼爾遜上氣不接下氣地問。

「很難說，」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見附近全是類似的稻草堆，道：「不過，這倒是一個躲藏的好地方。」說着伸手一拉，拉了一大把稻草下來。

「村裏的人，好像都是睡着了。」尼爾遜道。

「唔。」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鄉下人習慣早眠早起，當時已是深夜十二時多，自然是睡着了。

過了一會，兩人已喘過了氣，躲在稻草堆下，誰也沒有作聲。

王小克側着耳朵，傾聽附近的動靜，四週除了一兩聲狗吠和虫聲唧唧之外，再無其他聲响。

「他們或者不會追來了——」王小克話還沒說下去，忽聽一陣細碎匆急的腳步聲自遠處傳來，急忙把下面的話咽回肚裏。

他向黑暗中望去，隱約看到三四個人影，正鬼鬼祟祟地掩近。

「來了。」王小克急忙搬了些稻草，蓋在自已和尼爾遜的身上。

尼爾遜也覺得這是個好辦法，把稻草蓋住了自已，只剩下一對眼睛，便利觀看外邊的動靜。

那四個人影逐漸地逼近，領前那個正是「京都四霸」的老三高橋三郎。

在高橋三郎後面，也是穿着和服的日本男子，正是「京都四霸」的老大，老二和老四！

王小克見他們四人目光如電四週搜索，心下暗自凜然，生怕被他們聽出自己的所在，於是屏住了氣息，不敢大聲呼吸。

「京都四霸」互相打一個手勢，分了開來，朝四個方向搜索。

高橋三郎朝正王小克尼爾遜藏身的稻草堆走過來，看他的樣子，好像疑心稻草堆中藏着有人一般。

王小克知道「京都四霸」有勇無謀，尤其是這個老三高橋三郎，更是粗心大意，但一顆心還是不自禁地跳了起來。

高橋三郎來到稻草堆之前，定眼一望，王小克本來正看着他，急忙把眼光移開。

尼爾遜也許因為心情過度緊張的關係，渾身微抖起來，王小克怕他被高橋三郎發現，急忙握住了他的手，以示安慰。

高橋三郎向稻草堆望了一眼，別過頭去，王小克和尼爾遜才稍放心。

不一會，高橋三郎轉身走開，陷入在黑暗之中了。

王小克和尼爾遜才暗自吁了一口氣。

又過了一會，兩人只聽到「京都四霸」的腳步聲越走越遠，大概是向前面搜查去了。

王小克臉上被稻草刺得癢癢地好不舒服，可是剛才又不敢用手去搔，這時見「京都四霸」已然離去，這才伸手把頭上的稻草，拿了下來。

「他們終於走了！」王小克輕輕吁了一口氣。

「那麼，我們也走吧。」尼爾遜說着便要站起身來，却被王小克一把拉住。

「慢點，再多待一會。」王小克道。

尼爾遜會意，立時蹲下了身子，再不敢動彈。

當尼爾遜蹲下身不久，王小克向前望去時，忽覺眼前一花，通向小村落的那條小徑上，出現了一個人影。

那人又高又瘦，像木一般的站在當地動也不動，若非王小克眼光特別銳利，根本看不出來。

那人背負着雙手，一雙灼灼的眼光，在黑夜中看來也威勢懾人，他向四週望了一眼，緩緩地向前走來。

這時天上一片黑雲飄過，皎潔的月色露了出來，把那人的身影拉得更長了。

王小克剛才看到「京都四霸」出現時，心情雖然緊張，但還能控制自如，這時看到那又高又瘦的漢子出現，心頭竟是劇烈一跳。

他只覺得這又高又瘦的漢子不同尋常，週身似乎透着邪門，而那一雙眼睛，彷彿可以看穿稻草，發現自己的存在一樣。

那人每跨出一步，必然稍頓一頓，然後才繼續向前走來。

王小克的心，也跟着他的每一下腳步，劇烈地跳動着。

當那人來到稻草堆之前，腳步停了，一雙陰森的眼光，望定了稻草堆出怔。

王小克只覺得自已的一顆心，好像要自口腔中跳出來一般。

就在這個時候，遠處又傳來了細碎的腳步

聲，王小克一聽便知道是「京都四霸」去而復返了。

果然，四條人影迅速地奔了前來，正是「京都四霸」。

高橋一郎來到那高瘦漢子面前，躬身行禮，說了一句日本話，高橋二郎、三郎和四郎也一一向他行禮；那漢子只是冷冷地點一點頭，並不說話，一雙眼睛，仍然凝視着面前的稻草堆。

驀然，漢子低喝了一聲，跟着，右手食指朝稻草堆指來。

王小克一見他的動作，心下暗叫「糟糕！」只見「京都四霸」倏地向後倒退一步，迅速地圍住了稻草堆，口中「啊啊」作响。

那高瘦漢子又呼喝一聲，高橋三郎領先向稻草堆撲了過來。

王小克知道行藏已露，躲下去也不是辦法，於是，大喝一聲，撥開了稻草，自內跳了出來。

他自稻草堆中跳出來時，手中已扣了一顆「霹靂彈」，朝高橋三郎脚跟拋去。

「霹靂彈」着地之後，立時「轟」地一聲爆炸開來，嚇了衆人一跳。

然而，一陣烟霧之後，衆人立刻洞悉到那「霹靂彈」是虛有其表，實際上並無傷人的威力。

高橋三郎望一望自己的身子，見絲毫未曾受傷，紮穩了馬步，呼喝而上。

「京都四霸」對付敵人時，一向是四人一齊上，高橋一郎、二郎和四郎見高橋三郎已經向王小克展開攻擊，雙脚一蹬，把脚上的木屐摔掉，呼喝着撲身而上。

四兄弟都是空手道剛柔流的黑帶七段好手，這「剛柔流」注重的是脚上功夫，四人將王小克圍在中心，凌空下踢。

王小克見他們來勢如此凌厲，心下不由一懍，在這空曠地方，「霹靂彈」的威力又施展不出來，匆急間只好着地一滾，避過四人全力一擊。

倘若「京都四霸」用拳攻擊的話，王小克倒可以用「威風八路拳」迎敵，只是他們用脚，而且瞧來勢，脚上功夫，既狠且準，自己力氣和他們比較上來，簡直是以卵擊石，傷了手反爲不美，所以，他下了一個決定，那便是：逃！

王小克素來服膺「英雄不吃眼前虧」，三十六計中的上計，他最爲熟悉，可是這時在「京都四霸」全力圍攻之下，如何逃得掉？

「京都四霸」料不到王小克身手如此敏捷，竟然接二連三地逃過了他們致命的攻擊，呼喝着攻了上來。

這時，村中的人被呼喝聲吵醒，紛紛開門來觀看究竟，見是四個赤脚日本大漢圍住一個少年毆打，心下大感納罕，可是有誰够胆上前干涉？

那高瘦漢子背負着手，神情冷漠地的站在戰圍之外觀看。

王小克知道以自己的身手，不用一分鐘，身上準有一個部位中腿，以他們腿功之凌厲，中腿之後，不死也得重傷，於是打醒十二分精神，覷準來勢，一一閃躍躲避着。「京都四霸」見王小克只守不攻，防範之心鬆懈了，但每一脚踢出來的力道，却有增無已。

尼爾遜躲在稻草堆中渾身抖索，他見王小克左支右絀，不是「京都四霸」敵手，眼看不出幾分鐘內，便會中腿身亡，腦際間閃電般地轉着主意。

忽然，他腦中念頭一閃：既然他們只顧對付王小克，自己何不乘機逃走？

一念及此，他慢慢地把身上的稻草撥了下來，站了起身。

那高瘦漢子一眼瞥見尼爾遜，忽然大叫一聲，「京都四霸」一聽到他的叫聲，不約而同地退了開去，圍住了尼爾遜。

顯然地，他們的最大目標是尼爾遜，而不是王小克！

王小克何等聰明，在那短短幾秒鐘間，腦際中已轉過無數的念頭。

他首先決定了一件事，那便是：逃！因爲即令自己留下來，也只不過多作無謂的犧牲而已。

所以，他猛地吸了一口氣，朝高瘦漢子拋了顆「霹靂彈」。

在爆炸聲和烟霧過後，王小克已經消失在黑暗中了……。

×　×　×

「鈴！鈴！鈴！」

白小妹正在抹着枱椅，一聽到電話聲，立時奔到電話几去。

她拿起電話筒，「喂」了聲。

「你是誰？」對方是一個粗沉的男聲。

白小妹不由呆了一呆，天下間那有這樣打電話的人？不先表白自己的身份，反而來問自己。

「你是誰？」白小妹反問。

「我找姓王的，」男聲有點不耐煩地：「王小克。」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覺得對方實在無禮，冷冷地問：「你是誰？」

「找他來聽電話！」男子呼喝了起來：「快！」

「對不起，如果我不知道你是誰的話，不會給他聽這個電話。」

「——」男子猶豫了一下，說道：「我姓霍。」

「找王小克幹什麼？」

「告訴你，這是有關人命的事，你最好立即請他來聽電話，否則，一切後果，由你去負責！」

白小妹早已覺得這個電話有點不比尋常，聽他如此說法，心下不由一凜。

這時，王小克自房間裏走了出來，見白小妹拿着電話筒神情有異，踏上前來，詫異地道：「怎麼啦？」

「找你的電話。」

王小克望了望白小妹一眼，伸手接了聽筒過來。

「喂？」

「你就是王小克嗎？」

「不錯。」王小克回答，只覺對方的聲音很熟，一時間却想不起是誰。

「我是霍英雄。」

「啊！原來是你！」王小克心頭一跳，對方竟然知道自己家中的電話號碼，倒也算神通廣大了。

「你的總統朋友在我們手中，知道嗎？」霍英雄獰笑着道。

「那又怎樣？」王小克心頭陡地一動，他早已知道霍英雄和「京都四霸」本來是一道，可是却不明他們捉到了尼爾遜之後，爲何要打電話來告訴自己。

事實上，昨晚尼爾遜被抓時，自己還是冒險逃脫的，對這件事可算十分清楚。

「你希望看到他死嗎？」

「尼爾遜雖然是過氣總統，總算是個大人物，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他死的。」

「那好得很，好得很！」霍英雄說着「桀桀」地笑了起來。

「霍先生，該笑完了吧？」

霍英雄笑聲立時停止，道：「如果你想他

活着的話，那便把他的東西交出來！」

王小克呆了一呆，本來想問一句「什麼東西」的，可是話到口邊，急忙又咽回了。

從霍英雄的語氣聽來，那件「東西」關係十分重大，甚至涉及到了尼爾遜的性命。

——那是什麼東西？

王小克心念電轉，驀地眼前一亮：尼爾遜操作的「回憶錄」！

在目前來說，還有什麼東西比「回憶錄」更重要的？大財團所以要刺殺尼爾遜，爲的便是怕他寫「回憶錄」，將他們控制政府官員的醜聞爆了出來，因此，要在尼爾遜交稿之前，將他殺害。

倘若尼爾遜在被他們抓到之前，已經將「回憶錄」寫好，那麼，他們抓到的尼爾遜，便一點用場也沒有了，因爲即令他們殺了尼爾遜，「回憶錄」還是會照常出版的。

王小克一想通此點，不由暗暗佩服尼爾遜的機智，他一落入「京都四霸」手中，一定向他們說出「回憶錄」已經寫妥，以此來要脅他們。

同時，尼爾遜更有可能僞稱「回憶錄」在自己這裏，這樣一來，他們未找到「回憶錄」之前，肯定不敢加害於他。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冷聲說道：「我怎能肯定尼爾遜先生在你們手中，同時性命無恙？」

「你要不要和他談談？」

「——好吧。」

不一會，電話裏傳來了尼爾遜的聲音：「王先生，將我的回憶錄拿給他，交換我的自由吧。」

王小克一聽尼爾遜這樣說時，心底下的猜想更加確定了。

——尼爾遜根本不曾寫過「回憶錄」，即令說有，也只是開首幾頁而已。

「尼先生，你現在在那裏？」

王小克並聽不到尼爾遜的回答，因爲電話又被霍英雄搶了過去。

「王小克，聽到沒有？如果要他無恙，只要把回憶錄交給我們。」

「這——」王小克頓了一頓，道：「我怎能信任你們言而有信？」

「我們要的只是回憶錄，不是人命！」霍英雄大叫一聲。

「怎樣交換？」

霍英雄聽得王小克有答應的意思，不由大喜，道：「今天晚上九時正，在郊區十三咪的『焦記農場』！」

「那裏有兩具屍體，太臭了，」王小克皺了皺眉，道：「換一個地方可好？」

「屍體已經被警方搬走了，」霍英雄道：「而且消過毒。」

「你們殺人，警方搬屍，倒是好得很啊！」王小克冷冷地道。

霍英雄冷哼一聲，道：「今晚九時正，在郊區十三咪的『焦記農場』。」

「萬一我交了東西，你們不交人又怎樣？」王小克問道。

「一手交貨，一手交人就行了。」

「我還是信不過你們。」

「那麼，你到底要怎樣？」霍英雄有點光火了。

「除非你們只派一個人，而且換個地方。」王小克道。

霍英雄掩住了電話筒，似乎在和誰商量一樣，過了一會，才道：「好吧，我們答應你！你想換在什麼地方？」

王小克仰首一想，道：「今天下午五點，在中區廣場。」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把一切說了出來，白小妹贊同地點着頭，道：「你這個要求想得很好，五點正剛好是寫字樓下班的時刻，中區廣場人來人往，他們再大胆也不敢耍花槍。」

王小克望一望腕表，道：「糟糕，現在已經是下午三時多了，我們到那兒去找『回憶錄』來向他們換人。」

白小妹沉吟半晌，道：「有了！」拉着王小克的手，向房間走去。

她打開抽屜，取出一叠打字紙來，上面有幾頁密密麻麻地打了字。

王小克一看到那幾張紙，驚喜地低呼了一聲，道：「好極了！」

「把這幾張放在白紙上面，瞞得過他們一時便成。」白小妹道。

「幸虧你沒把這幾張紙丟掉，否則就糟糕了。」王小克道。

「其實即使丟掉了又怎樣，咱們自己打幾張便行了。」白小妹笑道。

「咱們自己怎麼打？」王小克愕了一然，說道：「怎樣打？你我都不識得英文，也不會打字——」

「唉！ABCD亂打一通，反正他們也不會在大庭廣衆審判眞僞的，怕什麼？」

「對，對！」

×　×　×

碼頭的鐘樓敲了五响，是下午五時正了。

王小克在鐘聲响畢之後，立時向的士司機拍拍肩膊，道：「大佬，請駛過去。」

司機一踩油門，車子從一間銀行的橫街，駛到了「中區廣場」。

車子接近廣場時，王小克立即看到霍英雄扶着尼爾遜，正站在台階上東張西望。

「霍先生！」王小克打開車門，向霍英雄招招手。

霍英雄看到了他，從人叢中擠了過來。

他來到車畔，把手一伸，說道：「那東西呢？」

王小克揚揚手中的一叠紙，道：「在這裏了，先把尼爾遜先生扶上車來吧。」

霍英雄猶豫了一下，將尼爾遜扶了上車，跟着從王小克手中接過那叠紙，轉身消失在人叢中了。

王小克想不到過程會這樣順利，側頭向尼爾遜望去，不由一呆。

尼爾遜雖然好端端地坐在自己身邊，可是，他臉上神色木然，雙眸無神，就像一個殭屍般。

「尼爾遜先生，」王小克推了他一下。

尼爾遜身子幌了一幌，雙眼直視，沒有回答。

「先生，你們要到那兒去？」司機回頭來問：「這裏是不准停車過久的。」

王小克這才醒悟，急忙把自己家裏的地址說了出來，然後再推一推尼爾遜，道：「尼爾遜先生，你不礙事麼？」

然而，尼爾遜就好像着了魔一樣，根本一點感覺都沒有。

王小克心下一懍，伸手在尼爾遜面前幌了一幌，可是，尼爾遜連眼皮也不動一下。

這麼一來，王小克知道事情有點邪門了，當尼爾遜的樣子看來，他仍有生命，但爲什麼好像失去了所有的知覺？

他搭住尼爾遜的脈門，發現脈搏跳忽快忽慢，顯然地，他身體上的機能並不正常。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側頭凝視着尼爾遜，心下不禁疑惑叢生。

不一會，車子已來到樓下，王小克付過車資，扶了尼爾遜下車。

一踏進大厦門口，便看到小辣椒匆匆忙忙地自樓上奔了下來。

小辣椒望也不望尼爾遜一眼，叫道：「小鬼子！」

王小克見她神色有異，詫異地道：「什麼事，小辣椒？」

「有……有人來找你。」

「哦？」王小克呆了一呆，道：「誰？」

「他在樓上，」小辣椒道：「小妹叫我下樓來通知你。」

王小克心下暗暗奇怪，照說自己的朋友，白小妹和小辣椒沒有不認識之理，而在這種情形之下，精細小心如白小妹，又怎會隨便放一個人入屋？

「我上去看看。」

兩人扶着尼爾遜，入了電梯，按下「二」字。

電梯很快便來到二樓，王小克一邊扶着只會走動，卻毫無知覺的尼爾遜向門口走去，一邊問：「那人到底是誰？」

「是個外國人。」

「外國人？」王小克更感迷惑，自己除了尼爾遜之外，幾時有過外國朋友了？

三人來到大門口，白小妹聽到聲音，已經把大門打了開來。

「誰來找我？」王小克低聲問。

白小妹向內打了一個眼色，卻不回答。

王小克把尼爾遜交給白小妹和小辣椒扶着，逕自向內走去。

客廳的沙發上坐着一個頭髮灰白，鼻樑上架着金色眼鏡框，年紀大約五六十歲的洋人。

那洋人一見了王小克，立即站起身來，想和王小克打招呼。

可是，他立即又看到了在王小克背後的尼爾遜，雙眉一揚，向尼爾遜奔去。

「尼爾遜！」

尼爾遜只是呆呆地望定了他，似乎生平從未見過此人似的。

「尼爾遜，我是湯姆士·比爾，」洋人搭住尼爾遜的肩膊，激動地說：「比爾！」

王小克雖然聽不懂英文，但「比爾」這個英文名倒是聽得出的。

他明白了，原來這個洋人便是出錢購買尼爾遜「回憶錄」版權的老板湯姆士·比爾。

「尼爾遜，你認不了我嗎？」

尼爾遜像一塊木般站着，眼皮眨也不眨一下。

「先生，讓他坐下來再說，好不好。」王小克走上前去道。

比爾好像聽得懂王小克的話，點着頭。

衆人坐下後，比爾凝視了尼爾遜半晌，轉頭向王小克道：「他怎麼了？」

這一出聲，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都是大出意料之外——比爾說的竟是十分準確流利的國語。

「他——」王小克聳着肩，訥訥地道：「我……我也不知道。」

比爾翻開尼爾遜的眼皮看了半晌，又搭一搭他的脈，皺起了眉頭。

「先生，你就是出版社的老板，湯姆士·比爾先生嗎？」王小克忽然問。

「是的，」比爾急忙自袋中取出一張卡片，遞給王小克，道：「對了，我差點忘記自我介紹。」

卡片上印的是英文，王小克根本看不懂，可是想到他既然取出了卡片，上面印的自然不假了。

卡片是眞的，但人呢？

要製造一張名片，任何地方都可以，而且所費無幾，王小克對面前這個「湯姆士·比爾」仍然心存懷疑。

「比爾先生，請問你還有什麼身份證明的文件或東西？」王小克問。

「這個——」比爾沉吟了一下，自袋中取出一個無綫電通訊器出來，道：「如果你要證明，目前這是最好的證明了。」

王小克一看到那具無綫電通訊器，立時想到馮大虎也有一個，那是用來通訊聯絡。

當馮大虎在未遇害身亡之前，曾將電波頻率說給王小克聽過，所以，他問：「比爾先生，你們的聯絡電波是多少？」

「一〇三週。」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伸出手來，道：「比爾先生，歡迎你！」

比爾和王小克握了握手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已然經確定比爾的身份，當下把一切詳情說了出來。

由於王小克對馮大虎有特殊好感，因此把他捨命護主的經過有聲有色地說了出來，比爾聽得聳然動容，道：「我早就知道馮先生是個忠人之事的好漢子。」

王小克向尼爾遜望去，只見他仍然渾渾噩噩地望着發呆，不禁問道：「比爾先生，爲什麼他……他會這樣的？」

比爾皺着眉頭，道：「我們要請個醫生回來替他檢查檢查。」

王小克心中一動，想起了龍天亮。立即說道：「不錯，讓我去打電話。」

「你有醫生麼？」比爾問。

「是的，而且是很好的朋友，他還可以替我保守秘密。」

比爾點着頭，道：「其實現在倒也不必保守什麼秘密了。」

「爲什麼？」

「因爲——」比爾猶豫了一下，向王小克道：「你去打電話吧。」

王小克見他吞吞吐吐地，心下暗自納罕，但還是起身打電話去了。

一個小時之後，龍天亮携着藥箱前來，替尼爾遜小心檢查一遍之後，道：「他的神智已經昏迷了。」

「爲什麼會這樣？」

「這是大腦神經中樞經過破壞或者壓制的關係，」龍天亮道：「很可能被人注射過一種藥物——」

王小克一拍大腿，道：「是了！」

衆人眼光一齊向王小克望去。

「比爾先生，龍醫生是自己人，你不要介意我說出來吧？」

比爾向他點了點頭，道：「好，你說。」

「霍英雄他們怕放了尼爾遜先生回來之後，會再來過寫一本『回憶錄』，但又殺不了他，因此最好的辦法是把他弄成這個樣子了！」

「好陰毒！」比爾咬住牙，恨恨道：「他已然沒有了思想，就等於是一個活死人，還寫得出什麼『回憶錄』？」

王小克向比爾先生望去，暗想他這次不但計劃破產！而且，也要失去一個發大財的機會了！

然而，比爾先生臉上並沒有慘痛的表情，他只是握住拳頭，凝視着尼爾遜，好像在想着什麼東西。

「龍兄，尼爾遜先生醫得好嗎？」王小克問。

龍天亮沉吟了一會，道：「這要更進一步檢查不可。」

「龍兄，那就請你快替尼爾遜先生進一步檢查吧。」王小克道。

龍天亮露出爲難的神色，道：「小鬼子，

這種檢查，是要住院的，因爲要驗血液，驗小便，用X光照腦等等，只有醫院裏，才有這些儀器！」

「不！尼爾遜先生不能住院的！」王小克語氣堅決地道。

「爲什麼？」龍天亮愕了一然。

王小克向比爾望去，比爾道：「其實沒有什麼關係，住院就住院好了。」

「可是……可是如果他一入院，身份不是立即揭穿了嗎？」王小克不解地道。

比爾苦笑了一下，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又有什麼法子再掩飾下去？」

「比爾先生，你有沒有考慮到霍英雄他們在得悉尼爾遜先生有可能復原時，派人前來加害他嗎？」王小克正色地問。

「考慮過了。」

「那麼，我們怎樣應付？」

「王先生，不是『我們』，是我，」比爾道：「從現在起，尼爾遜先生的安危，不關你的事了，完全由我個人負責。」

王小克不解地瞪大了一雙眼睛，半晌才道：「可是……可是我可以幫一點忙——」

「謝謝你的好意，」比爾不待王小克說下去，便站了起來，道：「現在，我們不需要你了。」他頓了一頓，用英文向龍天亮道：「龍醫生，我想我們現在可以送他進醫院了吧？」

龍天亮滿腹狐疑向王小克望去，等待他的意見。

「龍兄，照比爾先生的話去做吧。」王小克無可奈何地道。

× × ×

「小鬼子，你來看！」白小妹望着報紙，滿面詫異之色！向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的王小克跑過去。

「什麼事？」

白小妹把手中的報紙，遞上前去，道：「你看！」

王小克識字不多，但圖片卻是看得懂的，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尼爾遜的一張照片。

不過，照片中的尼爾遜精神奕奕，笑容可掬，和現在的尼爾遜，差不多是兩個人。

王小克知道那照片是尼爾遜在任總統時拍的，現在的他，已經憔悴得不像人形了。

「比爾先生竟然公開招待記者！」白小妹訝異地道：「當衆宣佈尼爾遜在本市！」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王小克喃喃地道：「那不是違反當初的本意嗎？」

「眞是莫明其妙！」白小妹道：「以前是害怕讓人知道尼爾遜的所在，現在卻唯恐別人不知！」

王小克皺起了眉頭，陷入思維中。

白小妹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知他一定是在想着整椿事情的關鍵，於是緘默着不出聲。

「小妹，你說要不要到醫院去看看尼爾遜先生？」王小克忽然問。

「他……他們會讓我們見他嗎？」白小妹提醒王小克道：「不要忘記，他的總統身份已經揭穿了。」

「我們認識比爾，而且又有龍天亮在，定可以見到他的。」

「爲什麼要見他？」

王小克口唇嗡動一下，卻說不出話來，他自己也想不到爲什麼要去見尼爾遜。

他只是覺得，自從比爾出現後，整椿事又有了一種新的變化。

這種變化，遠遠出乎別人意料之外。

「我——我總覺得我們要去看看他，」王小克道：「也許他有地方需要我們的幫忙？」

「好吧，已然你想去見他，那便去吧。」白小妹道：「可是我不陪你，我要去買餸。如果你要人陪的話，等一下小辣椒回來了才叫她和你去。」

「不必了，」王小克說道：「我自己一個人去。」

王小克換了衣服，帶了點零錢，離開家門，向「政府醫院」而去。

半個小時之後，王小克已經來到「政府醫院」，向詢問處走去。

「請問尼爾遜先生住在幾號房？」王小克問。

詢問處的職員是個廿餘歲的女子，身材又胖又腫，一雙細眼打量着王小克，冷冷地問道：「你是什麼人？」

「朋友。」

女職員差點笑了起來，從她的眼光中，可以看到她心底下在想：尼爾遜是A國前任總統，怎會有你這樣的朋友？

「小姐，」王小克見她不出聲，問道：「我可以見見他嗎？」

「對不起，尼爾遜先生不見任何人，」女職員說罷，又半帶諷刺地說道：「包括他的朋友！」

王小克心下有氣，忍不住要反唇相稽，忽然有人拉拉自己的手臂，回頭看去，原來是龍天亮！

「龍兄！」

「小鬼子，你想來看尼爾遜先生？」

「是的，」王小克向那女職員望了一眼，道：「可是她說尼爾遜先生不見任何人。」

「來，跟我來，」龍天亮拉着王小克的手，向外走去，一面說道：「我帶你去見比爾先生。」

王小克隨着龍天亮來到一個小房間之前，房門上掛着一個牌子，上面有四個大字——非請勿進。

陸地上之最

▲陸地上行動速度最快的動物是印度豹（CHEETAH），在平地奔跑，速度能達每小時六十三里，但不能長時間保持此速度。長距離奔跑速度最快的動物是美洲足叉尖角羊（PRONGHORN ANTELOPE），能以每小時三十五里之速度奔跑四里的路程。

▲人類的壽命超過百歲，在今日科學昌明的時代，並非是稀奇的事。但動物也有近百歲的。數數藍鯨內耳的層數（一年一層），便可知道該動物能生存九十至一百歲，是動物壽命最長者。

▲陸地動物壽命最長者爲亞洲大象，從象牙驗出，其壽命可達五十五歲。

▲非洲大象是陸地上最大的動物，二十年前在葡屬安哥拉發現一隻長高十三尺二寸（脚至背），重五點六噸。

▲在最高地帶生長的動物是西藏犂牛，此種「高等動物」通常在二萬尺的喜馬拉雅山脈生長。

▲紀錄電影中常見的一羣羣動物結集在平原近水源地帶，最多是多大羣。在十九世紀末期南非發現了一羣羚羊，估計最少有一億頭。

德明

龍天亮伸手敲了敲門，房裏有人用英文道：「請進。」

兩人推門進內，原來是一間佈置得十分華麗的房間，面積雖然不大，但除了一排沙發和一張寫字枱之外，亦無其他東西。

王小克以為比爾便在房中，不料坐在寫字枱後面的洋人卻不是比爾！

龍天亮向那洋人走過去，和他談了幾句話，那洋人起身向背後另一個小房間走去。

「他是比爾先生的臨時助理安德臣先生。」龍天亮低聲說。

不一會，安德臣轉身出來，向龍天亮打了個手勢，表示可以進去。

龍天亮搭着王小克的肩膊，向那道小房門走去。

比爾正坐在高背旋轉椅上，手中拿着一具咪高峯在錄音。

「比爾先生，你的好朋友來看你啦！」

比爾一看到兩人出現，立卽把枱上的卡式錄音機熄了，起身招呼。

王小克和他握着手，見他神情淡漠，心下暗暗覺得不安。

「請坐。」比爾道。

兩人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龍天亮道：「王先生想見見尼爾遜先生。」

「這個——」比爾臉上露出為難的神色。

「比爾先生，尼爾遜先生他現在的情形怎樣？」王小克問。

「情況還算令人滿意，」比爾道：「只是暫時不能見外人。」

「比爾先生，我和尼爾遜先生出生入死，還算是外人麼？」

「是的。」龍天亮也揷咀道：「王先生對尼爾遜先生一片誠意，依我看，還是讓他們見見面吧？」

「這個——」比爾皺起了眉頭，半晌才點了點頭，道：「好吧。」

三人離開了醫院替比爾設立的臨時辦事處，向私家病房走去。

在「政府醫院」中，那些「私家病房」陳設華麗，設備一流，絕不比任何私家醫院的頭等病房遜色。

三人來到有兩個穿着「護衛隊」制服的大漢守衛的門前，停了下來。

那兩個守衛自然認得比爾，其中一個還替他打開了房門。

病榻上，躺着尼爾遜！

尼爾遜雙眼微閉，呼吸均勻，三人走近床去時，他一點都沒有發覺。

王小克俯視尼爾遜，沒有說話。

就在這個時候，尼爾遜睜開了眼睛，他一見王小克，雙眉一揚，右手緩緩地抬了起來，似乎想跟王小克握手一樣。

然而，他週身乏力，很快地，把手放了下來。

王小克急忙握住他的手，柔聲道：「尼爾遜先生，你好好休息吧。」

尼爾遜望了比爾一眼，眼神中，充滿了怨毒。

王小克心下一懍，那不該是對「合夥人」的眼神！

尼爾遜那眼神一閃卽逝，又把雙眼閉了起來。

顯然地，經過急救後，尼爾遜已經逐漸地恢復了知覺，否則，他不會用那種眼神望住比爾。

「好了，我們走吧，」比爾道：「讓他好好地休息一會。」

王小克把尼爾遜的手放下來，打算轉身離去，不料尼爾遜忽然大力地抓住王小克的手，支持着要坐直起身，道：「救……救我！」

王小克料不到尼爾遜會突然之間吐出這樣的一句話來，不由嚇了一跳。

「救我！」尼爾遜再叫了一聲，頹然躺下床去，閉起了眼睛，大力地喘着氣。

「他的神經仍然有點不正常。」比爾擦了擦鼻子，又催促王、龍兩人，說道：「咱們走吧。」

王小克望望床上的尼爾遜，他心底下明白，尼爾遜的神經雖然還未恢復正常，可是他剛才那句話，卻是發自心底下的呼聲！

——尼爾遜為甚麼要自己救他？難道說他又遭遇了甚麼危險？

離開病院的時候，王小克思潮起伏，他想：尼爾遜在「政府醫院」之中，絕不接見外人，門口又有護衛隊的隊員守衛，還會有甚麼危險？

當他想到尼爾遜用那種怨毒的眼光望住比爾的時候，腦中念頭突然一閃。

為甚麼尼爾遜會用那種眼光望比爾？莫非要加害他的，正是比爾？

有這個可能嗎？

有這「經一事長一智」，王小克經過這一段日子來的經驗，已經懂得由各個角度來看事物了！

卽使比爾將會加害尼爾遜，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王小克只是猜忖不到，如果比爾要加害尼爾遜的話，他究竟是為了甚麼？

尼爾遜是比爾手中的一隻王牌，如果尼爾遜的「回憶錄」一出版，必然哄動全世界，銷路將會比任何自傳、暢銷書更厲害！

換言之，尼爾遜是比爾的一條大財路！

在這種情形之下，比爾只有千方百計保護尼爾遜的安全，並且把他的腦病醫好的理由，絕對沒有加害他的存心企圖！

王小克隱隱覺得整樁事有點蹊蹺，但究竟是甚麼，一時間卻不知道。

比爾和王、龍兩人道了聲再見，回他的臨時辦公室去了。

王小克望着他的背影，嘆了一口氣。

「為甚麼嘆氣？」龍天亮詫異地問。

「我覺得這個比爾先生有點邪門，」王小克問：「龍兄，他眞的是出版社的老板？」

「不錯，」龍天亮道：「經常有信件和電報從A國寄來給他。」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這樣說來，他的身份是無可置疑的了。」

「唔。」

「龍兄，剛才尼爾遜的那句話，你聽到了？」王小克又問。

「是的，」龍天亮道：「不過，他在復原時期，經常胡言亂語，也當不得眞。」

「哦。」王小克詫異地問：「尼爾遜先生經常胡言亂語嗎？」

「是的。」

「他——他怎樣胡言亂語？」

「他有時會喃喃自語地說『我不是尼爾遜，我是狄克，』有時會叫一個女人的名字，那女人叫『安娜』，後來，在他的言語中，聽出『安娜』原來是他的妻子，可是我們都知道，前任A國總統夫人是叫『麥莎蒂』。」

王小克皺起了眉頭。

「他還說些甚麼？」

龍天亮仰首想了一想，道：「他有一次在施手術前，大叫大嚷，說甚麼比爾出賣了他，要他做替死鬼！」

王小克本來緩緩地向前走着，一聽到龍天亮這樣說時，忽然站定了腳步。

「怎樣了？」

「龍兄，我們都中計了！」

「中計？」

「是的，」王小克眼中射出一種異樣的光芒：「全世界的人都中計了！」

龍天亮呆呆地望着王小克，不明他話中的意思。

「龍兄，比爾要殺尼爾遜，不，他根本不是尼爾遜，他不是！」

龍天亮越聽越摸不着頭腦。

「來！咱們快去救人！」

王小克拉着龍天亮，轉身向尼爾遜的病院跑了過去。

不一會，已經來到病房前，守衛認得龍天亮，但仍然擋在門口。

「龍兄，告訴他我們要進去。」

龍天亮向守衛笑了笑，道：「我們只是想進去瞧瞧尼爾遜先生而已。」

「不，」守衛搖着頭，道：「比爾先生不准任何人進去。」

「比爾先生現在就在房內？」

「是的。」

王小克心下一凜道：「糟了，龍兄，咱們要阻止他！」

「是的，」龍天亮也覺得比爾剛離開又來尼爾遜的房中有點異常，向守衛道：「我是尼爾遜先生的醫生，我有權進去！」

守衛見龍天亮扳起了臉孔，並且拿出特別證件，只得退過一旁。

兩人打開房門，踏進房去時，俯身站在尼爾遜病榻旁的比爾急忙站直起身。

在比爾的手中，有一枝針筒。

顯然地，比爾正在替尼爾遜注射！

「比爾先生！」龍天亮一個箭步竄上前去，劈手搶過他手中的針筒。

然後，他轉頭向床上的尼爾遜望去，只見他雙目緊閉，胸口沒有起伏了！

「你——」龍天亮嗅一嗅針尖藥液的味道，訝異地望住比爾。

比爾臉色大變，一個轉身便向外逃去，不料王小克早料到他有此一着，把脚一伸，比爾立時仆倒下地。

由於他去勢太猛，因此，他這一摔也摔得很重。

王小克上前把他扶了起來，見他頭破血流，咀角鮮血涔涔淌了下來，道：「比爾先生，看來你要看看醫生了。」

龍天亮已替床上的尼爾遜檢查完畢，這時站了起身，黯然道：「他死了。」

王小克嘆了口氣，喃喃地道：「我們還是來遲了一步。」

× × ×

「小鬼子，原來那個尼爾遜眞的不是總統？」小辣椒問。

「不錯，」王小克點着頭，道：「他只是一個替身，一個傀儡，眞的尼爾遜仍然在國內，準備替比爾寫他的回憶錄。」

「為甚麼比爾要假造一個尼爾遜出來？」坐在一旁的龍天亮問。

「那是為了引開視綫，掩人耳目，」王小克道：「我猜A國的財閥們眞的正在設法阻止尼爾遜的『回憶錄』的出版。」

他頓一頓，又道：「比爾這條計很毒，他把狄克的容貌改成像尼爾遜一樣，叫他逃亡出國，但卻透露出他行蹤的秘密，希望狄克被殺，狄克被殺之後，大財閥們自然放了心，而尼爾遜也可以淸淸靜靜，平平安安地替他撰寫回憶錄了！」

「這個比爾眞壞！」

王小克苦笑一下，道：「比爾卻想不到馮大虎這樣忠於僱主，而且會碰上了我，三番四次救了狄克的性命，於是他急了，只得親自出來加害狄克。」

「我知道了，難怪他故意開記者招待會，讓全世界的人以為這個狄克便是尼爾遜，當狄克死後，『回憶錄』的價值就更高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其實我早就懷疑這個尼爾遜是冒認的了，因為他的談吐舉止，都不像是一國之尊，還有，尼爾遜年紀已老，但他逃亡時，卻有年輕人的氣力，可見平日的行動，全是做作出來的。」

「小鬼子，你猜狄克知不知道比爾叫他做替死鬼？」小辣椒問。

「他最初也許不知道，後來知道了，所以叫我救他。」王小克答。

龍天亮嘆了一口氣，說道：「唉！比爾是個攬文化事業的人，想不到，竟會做出這種事來。」

「他是A國人！」白小妹道：「我聽人說過，A國人是世界上最壞的，有一本書就叫『醜陋的A國人』，還是暢銷書哩！」

「不過，比爾也得到應得的報酬，」龍天亮道：「他被控非法使用毒藥謀殺罪，後天就要開庭了！」

「我們一定要到法庭去旁聽。」小辣椒叫道。

「你聽得懂英文對白嗎？」

「龍先生可以替我們翻譯的，」小辣椒親熱地握住龍天亮的手，說道：「對不對？龍先生？」

龍天亮笑着點點頭，道：「是的，那天我也會去，我想看看本市的法官會不會秉公審判此案。判他死刑。」

四人互相望了一眼，苦笑着…… （完）

一月完中篇俠情故事

曹若冰·文
盧令·圖

仁心書生 (一)

四奇拚功死 書生絕藝成

夜，天空一片昏黑，西北風呼號，大雪紛飛！

凌晨，大雪已止，西北風也已停住呼號，但是天空仍然昏沉沉的，灰濛濛的！

看情形，眼前風雪的靜止，只是間歇的時刻，風將會再起，雪也將會再繼續飄落！

黃山，蓮花峯頂上像是鋪上了一層厚厚的，白皚皚的雪毯；雪毯上靜靜地坐着四個人。

四個人，分東西南北各佔一方的闔目盤膝趺坐着；東方是一位臉孔白凈的中年儒生，西方是一位滿臉虬鬚糾結的黃衣老者，南方是一位儀容氣質高華的中年美婦人，北方是一位身材偉岸，穿着錦袍，威儀懾人年約花甲的老者。

這四個人看起來，年紀最大的不過六十左右，其實他們的眞實年紀要比他們的外貌大了許多，最小的年紀也已超過七十以上。

他們都是當代武林中的絕頂高手，人稱「武林四奇」的「東劍」祁心鷗，「西刀」車長風，「南指」司空艷，「北掌」霍萬蒼四大奇人！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坐在北面的「北掌」霍萬蒼倏然睜開雙目，精芒電射地一瞥「東劍，西刀，南指」三人，輕咳了一聲，說道：「三位，記得今天我們是第幾次聚會了麼？」

「東劍，西刀，南指」三人同時緩緩睜開眼睛，互望了一眼。

祁心鷗淡淡地說道：「第三次，怎麼樣？」

霍萬蒼道：「我忽然想起應該提醒三位一件事。」

車長風問道：「什麼事？」

霍萬蒼雙目閃動地道：「俗話說得好，『事不過三』，我們這五年一次的聚會，應該到此為止，作一個澈底的解決！」

司空艷神色冷凝地道：「不錯，這種老是不分高下的聚會，我早就不耐煩！」

車長風道：「那麼這一次，我們就來個不倒不散，各位意下如何？」

「好主意！」霍萬蒼點頭道：「但是最後總該有個不倒的！」

車長風道：「那個最後不倒的，他就是今後天下武林第一高手！」

祁心鷗道：「但是我們如何拚搏高下呢？」

車長風道：「我們四人分成兩組對搏，一組先搏倒一人，然後再由兩個不倒的勝者對搏；直到搏倒對方為止，如此，這五年一次的聚會就澈底的解決，不會有第四次了！」

祁心鷗雙眉微皺了皺道：「這只是個辦法，但並不是個高明完美的好辦法！」

車長風目光一凝，說道：「聽你這口氣，你必定是另有什麼高明完美的好辦法了？」

「沒有。」祁心鷗搖頭道：「六過，我們四個人不妨多用點腦筋多想想，我相信一定會能想出一個比較高明完美的好辦法的！」

司空艷點頭道：「這話有道理，我們大家就多用點腦筋，多想想再說好了！」

於是，這武林四大奇人，立刻全都默默地又闔起了雙目，用腦筋，想辦法！

盞茶辰光過後，「北掌」霍萬蒼再次緩緩睜開眼睛，光如寒電地一掃三人，說道：「三位，我又想到一個好辦法了！」

三人聞聲，立又各自睜開雙目，六道目光全都凝視地望着霍萬蒼。

霍萬蒼習慣地輕咳一聲，說道：「從現在起，我們四個人就這樣盤膝趺坐不言不動，看誰的內功最深，實力最强，最後沒有餓死不倒之人，就是天下武林第一高手，三位認為如何？」

車長風望着祁心鷗問道：「你意下怎樣？」

祁心鷗微一沉吟道：「這是個比較可行的辦法，你呢？」

車長風道：「我覺得比分成兩組對搏的辦法好些！」

祁心鷗笑了笑，望着司空艷問道：「妳有什麼意見沒有？」

司空艷搖頭道：「我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要你們三位認可，我就沒有意見！」

車長風道：「好了，我們就這樣一言為定！」

語聲一落又起，說道：「誰要是不守這個約定，我們就三個對付他一個！」

霍萬蒼和祁心鷗，司空艷三人都沒有說話，不說話也就是表示同意認可車長風的意思！

於是，四個人又都闔起了雙目，宛如四尊木像般地盤膝趺坐着，開始了這一場別開生面的，定力，內力，熬餓的天下武林第一高手之爭！

× ×

十天後的黎明時分。

一個身材頎長的人影，步履蹣跚地爬上了蓮花峯的絕頂。

這時，武林四大奇人都倒下去，躺在地上，只是四人所躺的地方已不是他們原來盤膝趺坐的地方！而且四人的嘴角都掛着血漬，有的咽喉間還有血洞！

血，都已經凝結了，變成了紫黑色，顯然四人都已經死了好久了！

看這情形，他們四人必是沒有遵守他們自己的約定，動手拚搏過了，所以才會落得這麼個「四敗俱亡」，無一獨活成為天下武林第一高手的局面！

但是，他們四人中是誰先不遵守約定，誰先出手，誰死在誰的手下的呢？這就只有他們四人自己知道了！

爬上蓮花峯絕頂的那身材頎長的人影，是個二十上下年紀的青衫書生，臉容蒼白，神色憂悒中帶着疲憊之色，身上的一件青衫污泥斑斑，樣子很狼狽！

青衫書生神情淡漠地看了四人的屍首一眼，臉上雖然閃過一絲錯愕訝異之色，但只是一閃即逝，隨即恢復了平靜，漠然無動於衷的默默地走到懸崖邊站立着，自言自語地說道：「這是最好的地方了，只要往下一跳，便什麼都解決了，再也沒有任何煩惱了！」

驀地，他身後响起一個微弱的聲音，喊道：「喂！少年人！你過來一下！」

青衫書生緩緩回轉過身子循聲望去。

他看見了，這微弱的聲音是發自六七丈遠處地上的一位中年美婦人之口，他略微猶豫了一下之後，便緩步走了過去，俯身問道：「妳是在叫我嗎？」

中年美婦人司空艷點了點頭，問道：「少年人，你是幹什麼的？」

青衫書生搖頭道：「我是個幹什麼的妳就別問了，還是先說妳自己叫我幹什麼吧？」

司空艷道：「我想請你帮忙替我送個信。」

青衫書生一怔！道：「送信？」

「你不願意麼？」

「很抱歉，我實在無法帮妳個忙！」

「為什麼？」

「因為……」青衫書生忽然搖了搖頭，道：「算了，我不想說什麼原因了，妳也別多問了！」

司空艷忽然輕嘆了口氣，道：「少年人，我就要死了！」

青衫書生點頭，說道：「這個我看得出來。」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請你帮忙替我送信嗎？」

「這我怎麼知道。」

「因為我死不甘心！」

青衫書生實在是個怪人，一聽這話，竟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司空艷不由一怔！皺眉問道：「你笑什麼？」

「我笑妳為什麼死不甘心？」

「因為我是被人謀害，自然要死不甘心！」

「是什麼人謀害妳的？」

「你看見另外三個屍首麼？」

「看見了。」

「就是他們謀害的！」

「這就奇怪了？」

「怎麼奇怪了？」

「妳說是他們謀害妳的，怎麼他們三個反而先斷了氣，死了，而妳却還沒有斷氣？」

「我就是因為死不甘心，所以才沒有斷氣！」

「哦！……這眞是可惜！」

「可惜什麼？」

「可惜人死的事情不能交換代替，要不然，我們倒可以交換一下！」

司空艷不禁睜大起失神的雙目，詫異地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這話的意思妳不懂麼？」青衫書生淡然一笑道：「我是說要是能夠交換代替的話，我可以拿我這條命換回妳的命，讓妳活下去，這樣妳就用不着死不甘心！」

「妳願意死？」

「要不然我就不會在這四九寒天，費盡力氣跑到這人跡罕到的峯頂上來了！」

「這麼說，你是來尋死的了？」

「所以我才說無法帮妳的忙，替妳送信！」

「你還很年輕，正如旭日之剛升，為什麼竟然看不開，要尋死？」

「因為……」忽然搖搖頭道：「算了

，說出來徒增煩意！」

司空艷心中意念飛轉了轉，道：「少年人，你可是遇上了什麼極大的困難，不能解決的事情了？」

青衫書生沒有搖頭否認，也沒有開口說話。

司空艷忽然悠悠地輕吁了口氣，說道：「少年人，世間有許多事情雖然往往會逼得人要以死來解脫一切，但是，有一點你應該明白……」

「明白什麼？」

「人力定可勝天，毅力可以戰勝一切困難，死，並不是解決事情的好辦法，只是逃避現實壓力最愚蠢的懦夫行爲！」

「這……」青衫書生微微遲疑了一下，接着說道：「妳這話，雖然有點道理，可是，……」

司空艷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梅天威。」

「好名字，梅天威，你可有勇氣面對現實，做一個男子漢大丈夫，用你的生命力量，去解決你遇上的困難？改變你今後的命運？」

梅天威精神振了振，隨即搖搖頭道：「這不可能，也辦不到的！」

司空艷正容說道：「梅天威，你應該有信心，也應該相信我！」

梅天威道：「我實在很願意相信妳，可是……」

語聲一頓，倏然搖了搖道：「算了，妳已經快要死了，何必……」

司空艷截口道：「我問你，你有沒有勇氣？」

「什麼勇氣？」

「活下去的勇氣！」

梅天威雙眉微微一皺，道：「妳還是想要我替妳送信？」

司空艷道：「另外還有原因。」

梅天威道：「還有什麼原因？」

司空艷道：「因爲你年紀很輕，人品又很俊逸，我不忍心看着你尋死不攔阻你，不救你！」

梅天威道：「謝謝妳的好心！」

司空艷道：「不必謝我，只要你肯相信我，我可以使你改變命運，使你有力量解決你的困難，成爲天下武林第一人！」

梅天威雙目倏然大睜地道：「妳可以使我成爲天下武林第一人？」

「嗯！你願意麼？」

「這麼說，妳是武林中人了？」

「不錯。」

梅天威凝目道：「我請問，妳是當今武林中那一位？」

司空艷沒有立刻說出自己的名號，緩緩抬起一隻手，由懷內取出一本小冊子，說道：「你看看這個就知道了！」

小冊子的封面上寫着「玄玉秘笈」四個大字。

「呵……」梅天威雙目不由一直，道：「『玄玉秘笈』乃是武林四大奇人中『南指』的東西，妳……怎麼會在妳身上……」

司空艷微微一笑道：「看來你還不算孤陋寡聞！」

梅天威道：「這東西妳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

司空艷道：「傻瓜，我就是『南指』司空艷！」

梅天威怔了怔！說道：「妳就是司空艷？」

「嗯。」司空艷點頭道：「現在你願意相信我聽我的話麼？」

「聽妳話便怎麼樣？」

「我想把這本秘笈送給你。」

「對不起，我不能要，我又不是妳的門人，又不是妳弟子……」

「如果你願意，我可以收你……」

梅天威搖頭道：「不！我不願意！」

司空艷臉色一變！道：「梅天威，你太不識抬舉了！」

「我就是這麼個人！」

司空艷雙眉倏然一揚，說道：「小子，要不是在這種情形下，你知道我會怎麼做嗎？」

梅天威淡淡地道：「妳會又氣又怒的殺了我，對不對？」

司空艷冷冷地道：「不錯，你應該明白，我雖然已經快死了，但是目前仍有力量可以殺了你！」

說着，緩緩抬起了一隻手掌。

梅天威忽然哈哈一聲大笑道：「反正我是要尋死的，妳殺我是死，不殺我也是死，橫豎是死，怎麼死都是一樣！」

雙目一閉，道：「妳動手吧！」

司空艷倏地廢然一嘆，抬起的手掌却落了下去。

梅天威睜開眼睛道：「妳爲什麼不動手？」

司空艷道：「因爲你是我惟一的希望，殺了你我就沒有一點報仇的希望了！」

梅天威道：「妳別妄想了，別說我不會武功，就是會武功，也不會得替妳報仇的！」

司空艷笑道：「我雖然說你是我惟一的報仇希望，並不是要你替我報仇！」

梅天威道：「妳這話我不懂！」

司空艷微微一笑，說道：「我知道你不懂……」

語聲一落又起，說道：「只要你替我送個信就行！」

梅天威道：「我不幹！」

司空艷眉鋒微皺了皺，道：「我已經快要死了，對一個臨死的人的請求，你忍心拒絕麼？」

梅天威淡淡地一哂，道：「這並不是我忍心，妳應該明白，我也是個就要死的人了！」

司空艷默默想了想，道：「梅天威，我們談談條件，可以麼？」

「妳說說看。」

「只要你替我送個信，我就把這本『玄玉秘笈』送給你，如何？」

梅天威目光瞥視了「玄玉秘笈」一眼，沉思了刹那，說道：「這條件，似乎可以，……」

語聲一頓，問道：「妳要我送個什麼信？」

司空艷頓時臉露喜容地道：「你答應了？」

梅天威點頭道：「我要是不答應，就不會得問妳送什麼信了！」

司空艷笑道：「現在這本秘笈是你的了，你把它收起來吧！」

說着，抬手把「玄玉秘笈」遞給梅天威。

梅天威伸手接過秘笈，收入懷內放好，道：「送什麼信？妳說吧！」

「別忙。」司空艷笑了笑，說道：「我還有另外的好處給你呢！」

梅天威搖頭：「俗語說得好『無功不受祿』，收妳這本秘笈，替妳送個信，已經很夠了，再有好處，我也不會接受！」

司空艷眉頭一皺，道：「你這人的脾氣怎地這麼執拗？」

梅天威道：「我從小就這樣！」

司空艷眨了眨眼睛道：「這樣好不好，我把另外的好處說給你聽聽，接不接受由你自己決定，如何？」

「好吧，妳說吧！」

司空艷緩緩輕吁了口氣，道：「你知道那三個屍首是什麼人麼？」

梅天威搖頭道：「他們是什麼人與我有什麼關係！」

「你不想知道？」

「他們死都已經死了，知道不知道還不都是一樣！」

「你眞是個怪人！」

「我生性如此。」

「他們就是和我同被武林人稱爲『武林四奇』！」

梅天威雙目大睜地道：「呵！他們就是東劍，西刀，北掌？」

司空艷道：「不錯，自今而後，武林中不會再有『武林四奇』這個名號了！」

梅天威忽然揚聲大笑道：「眞想不到，你們『武林四奇』竟然全都死在這裏了，這消息，若是傳出江湖，豈不立刻震驚天下！」

司空艷道：「他們三個每人的身上都有一本武功秘笈。」

梅天威道：「這就是你所言另外要給我的好處？」

司空艷道：「不錯，你可以將他們三人的武學秘笈全都取去！」

梅天威搖頭道：「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他們雖然死了，我也不能取他們的東西！」

「腐論！」司空艷不禁氣憤地尖聲說道：「你眞是個不知死活好歹的混球！書呆子！」

梅天威雙眉一揚，道：「妳再要口不擇言，說話不客氣，可別怪我毀諾把妳的秘笈還給妳了！」

司空艷忽然嘆了口氣，道：「你這人，我眞拿你沒有辦法……」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但是我還是希望你，也是求你取去他們三人的武學秘笈！」

梅天威搖頭道：「我實在奇怪不懂妳的用心，爲什麼定要我做這種不應該做的事！」

司空艷道：「說良心話，這是爲了我自己！」

梅天威眨眨眼睛道：「妳這話的意思我還是不懂！」

司空艷笑了笑，道：「你不是已經答應替我送信麼？」

梅天威點頭道：「不錯，我答應了的事情，從不食言，一定替妳把信送到！」

司空艷道：「但是你要是不取他們三人的武學秘笈，你就絕無法把信送到！」

「爲什麼？」

「因爲你會出不了黃山，就算你能僥倖出了黃山，也將會死於半途之中！」

「這又是爲什麼？」

司空艷道：「因爲會有人攔截你，取你的性命！」

梅天威皺皺眉道：「這倒是件十分龐煩的事！」

司空艷道：「所以你只有依我的話，取去他們三人的武學秘笈！」

梅天威雙眉深皺地道：「依妳的話又有什麼用，那些秘笈上的武學，又不是十天半月就能學得會的！」

司空艷道：「你天賦根骨都是練武的上乘之選，只要你肯專心下苦功，我相信你半年之內定有大成！」

「妳的意思可是說半年之後再去替妳送信也不遲？」

「就是一年以後也沒有關係，只要你一定把信送到就行了！」

「可是我仍然覺得不應該隨便取別人的東西！」

「你別迂腐了，我要你取他們的武學秘笈，也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可是也替他們每人送個信？」

「不是。」司空艷搖頭道：「人死入土爲安，我要你埋葬他們作爲取得他們三人武學秘笈的條件！」

梅天威默然想了想，點頭道：「這倒可以！」

司空艷道：「你取了武學秘笈，埋葬了他們之後，可就在黃山中找一處秘密的地方，習練秘笈上的武功，功成之日再去替我送信！」

梅天威道：「看情形，我大概是別無選擇了！」

司空艷道：「除非你要做個食言背信的小人！」

梅天威忽然輕聲一嘆道：「我覺得這是個圈套。」

司空艷一怔！說道：「什麼圈套，我是一個垂死之人，難道還會對你用什麼圈套？」

梅天威道：「這情形很明顯，我原是個尋死之人，但是現在却一步登天，半年以後便成爲一個武林高手，飲水思源，這都是承妳所賜，以後回想起來，我能不替妳報仇嗎？」

司空艷笑道：「這是你的想法，但是我所希望的，只是你能完成送信的任務而已！」

語聲一頓，又道：「你一定不會使我失望吧？」

梅天威正容說道：「妳放心好了，受人點滴之恩，必當湧泉以報！……現在妳該說送什麼信？送到什麼地方了？」

司空艷道：「南海『玄玉宮』，告訴我門下掌門弟子，也就是我的義女，就說我是被霍萬蒼害死的！」

「還有別的話沒有？」

「沒有了。」

梅天威點了點頭，道：「我記下了，妳放心吧！」

語聲一頓，問道：「妳大概還能活多久？」

司空艷道：「你問這幹什麼？」

梅天威道：「我想在離開這裏以前也把妳埋掉！」

司空艷明白了梅天威的心意，緩緩說道：「現在我心中已經無牽無掛，頂多還能活十二個時辰！」

梅天威道：「好吧，我就等妳十二時辰。」

「不必了。」司空艷悠悠地輕吁了口氣，道：「梅天威，你在我身旁坐下來，好麼？」

梅天威道：「做什麼？」

司空艷道：「趁着我眞氣未散，我想把我體內殘餘的功力傳給你！」

「這……」梅天威搖頭道：「我不能接受！」

司空艷道：「梅天威，你應該明白，反正，我已經就要死了，留着這點功力也毫無用處，但是對你習練秘笈上的武功，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你又何必拒絕呢？而且……」

語聲微頓了頓，又道：「你練成我們四奇的絕藝以後，沒有深厚的功力相輔，你仍將無法替我把信送到，完成我的心願的！坐下來吧，別再固執了！」

梅天威道：「不！妳說的雖然是事實，我仍然不能接妳這等重大的恩惠！」

司空艷眨眨眼睛道：「你如果認爲這是重大的恩惠，日後你不妨多照顧我們門下弟子，或是指點她們一點武學，算作報答我好了！」

梅天威想想，覺得這倒也是個辦法，於是便點頭說道：「好吧，妳既這麼說，我依你就是。」

司空艷的臉上泛起了歡欣的笑意：「那你快坐下來吧！」

梅天威沒再說話，依言在司空艷身旁盤膝坐下。

司空艷立刻深吸一口氣，提聚起一身功力，抬起一隻手掌按在梅天威的背後「靈台」穴上。

梅天威只覺司空艷手掌按着的部位微微一震！一股熱流緩緩傳入體內，循着氣血游走全身。

盞茶辰光過後，梅天威覺得那股熱流消失了，司空艷按在他「靈台」穴上的手掌也落了下去。

梅天威轉臉望去，觸目所見，他心中不由驀地大吃了一驚！

原來就在這麼盞茶的工夫，司空艷竟然變成了一個頭髮灰白，滿臉皺紋的老太婆，而且臉色煞白，雙目閉闔，已經無聲無息的死了！

司空艷雖然已經死了，臉孔雖然滿是皺紋一片煞白沒有血色，但是神情却很安詳，嘴角且還掛着淺淺的笑意。

梅天威緩緩深吁了口氣，站起身子，只覺得體內眞力充沛無比，他心裏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於是，他朝司空艷的遺體躬拜了三拜，神色肅穆地說道：「老人家，我雖然不是您的弟子，但是您對我有傳功之恩，您放心的安息吧，您的心願我一定會替您完成，此生決不會忘記您的成全之德的！」

於是，梅天威挖了個坑，埋葬了「四奇」，帶着「四奇」的武學秘笈離開了蓮花峯，找到了一處極其隱秘的山洞，開始專心研練武學。

渴飲山泉，飢食野菓……

× × ×

六個月後。

由於梅天威乃是天賦奇才，也由於他專心研練，已將「四奇」秘笈上的武學全部熟記胸中，更由於司空艷臨死前那份殘餘的功力之助，使他在習練上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進境特別神速！

因此，他六個月專心埋首研練的結果，功力已練到一掠數丈，能凌空活捉飛鳥，徒手力搏虎豹之境！

於是，他收藏起「四奇」秘笈，用石塊封起了山洞，走向蓮花峯頂，拜別了「四奇」的墳墓以後，緩步往山下走去。

梅天威剛走到山下，一個身形高大的錦衣大漢突然攔住他的去路，喝道：「站住！」

梅天威眉鋒微微一皺，停步問道：「做什麼？」

錦衣大漢冷冷地一哼，道：「我有話問你！」

「什麼話？」

「你是從山上下來的？」

「不錯，怎麼樣？」

「我怎麼沒有看見你上去？」

「我上去的時候，你閣下大概還不在這兒。」

「你什麼時候上去的？」

「很久了。」

「多久？」

「半年以前。」

錦衣大漢怔了怔！說道：「你這是眞話？」

梅天威道：「你我素不相識，我沒有騙你的必要，對不對？」

錦衣大漢點了點頭，眨眨眼睛問道：「你在山上看見四個人沒有？」

「可是一個女的，三個男的？」

「不錯，他們四位，現在都還在山上麼？」

「都還在。」

「都還好麼？」

「不好。」

「怎麼不好？」

「都死了！」

錦衣大漢神情不由愕然一呆！目光灼灼地問道：「他們怎麼死的？」

梅天威冷冷地說道：「你問這些幹什麼？」

「是我問你，不准你問我！」

「閣下說話好衝！」

「少廢話，答我問話！」

「我要是不高興答呢？」

錦衣大漢雙目倏地一瞪，精光電射地揚了揚右掌，神態凶惡凛人心顫地嘿嘿一笑，沉聲說道：「我會一掌活劈了你！」

梅天威忽然揚聲哈哈一笑，道：「你的手掌又不是把鋼刀，我不信你能活劈得了我。」

錦衣大漢冷冷地道：「我的手掌雖然不是把鋼刀，但是却比鋼刀還要厲害！」

梅天威搖頭道：「我不信！」

「你可是要試試？」

「試試又有何妨！」

錦衣大漢嘿嘿一笑，目射殺機的緩緩揚起了右掌！

梅天威這是生平第一次和人對敵，連忙暗暗運聚功力，凝神以待。

突然，錦衣大漢臉上飛閃過一絲猶疑之色，揚起的一隻右掌竟緩緩垂了下去，說道：「我勸你還是答我所問，告訴我實情的好！」

梅天威冷冷地道：「對不起，我無可奉告！」

錦衣大漢怒聲道：「小子，你眞要不識好歹，敬酒不吃吃罰酒麼？」

梅天威臉色倏地一沉，道：「你大概是霍萬蒼門下弟子吧？」

錦衣大漢心中微微一震！道：「不錯，你最好把實情告訴我！」

梅天威道：「我倒是很想把實情告訴你，可惜我也不知道！」

錦衣大漢道：「小子！這話你以爲我會相信？」

梅天威淡淡地道：「我說的是實話，相不相信那就是你的事了！」

錦衣大漢雙目倏又飛閃過一絲殺機，道：「小子！你……」

梅天威雙眉陡地一軒，沉聲截口道：「住口！你最好別攔着我，嚕嗦個沒完，我不想隨便出手殺人，你也最好別逼我殺你！」

錦衣大漢突然哈哈一聲大笑道：「小子，你好大的口氣，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功力，接掌！」

話落，倏地揚掌，朝梅天威拍出了一掌！

梅天威一聲冷笑，脚下跨前一步，挺掌迎了上去！

「砰！」

錦衣大漢身軀一震！不禁後退了三步，梅天威身形却岳立未動。

錦衣大漢的臉上立刻變了色，駭異地睜大着雙目，驚聲道：「你是什麼人？怎麼會本堡絕學？」

梅天威道：「你怎能斷定我這一掌是你們堡中絕學？」

錦衣大漢道：「你用的乃是本堡『風雷掌』！」

梅天威搖頭道：「你錯了，我這不是『風雷掌』！」

錦衣大漢道：「明明是『風雷掌』，還說我錯了，那麼我問你，你這是什麼掌？怎麼和本堡的『風雷掌』招式相同？」

梅天威微微一笑道：「你既是武林中人，就應該明白，天下武學，萬流同源，我這掌名『浪濤掌』！」

錦衣大漢一怔！道：「浪濤掌？我怎麼從來沒有聽說過？」

梅天威笑笑道：「你現在不是已經聽說了嗎！」

錦衣大漢眨了眨眼睛，道：「你叫什麼名字？」

梅天威道：「我叫梅天威。好了，你讓開路吧！」

話落身形一閃，騰身掠空而去，接連兩個起落，便已掠出了十多丈以外。

錦衣大漢沒有想到梅天威的輕功如此高明，神情呆了呆，本想要追的，但自知輕功差得太遠，絕對追不上，追也是白追，遂乃作罷！

× × ×

這是個小鎮。

梅天威來到鎮上，買了一套內衣褲和一件儒衫換上後，又去整理了一下儀容。

整理過儀容後，梅天威完全變了個人，相貌俊逸，容光煥發，儼然是個濁世佳公子。

走過一家酒樓門外，陣陣撲鼻的酒香、肉香，刺激得梅天威飢腸轆轆，饞涎欲滴！

這也難怪，俗話雖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句，可是梅天威已經有六個月不知肉味，沒有吃過烟火食了！

他摸摸懷內，銀子雖已所賸無幾，但是吃喝兩頓酒飯還够。

於是，他走進了酒樓，點了酒菜，獨自吃喝起來。

他吃喝間，耳邊忽然隱隱聽到隣座上兩個年約五旬上下，一個身穿灰衣，一個身穿黑衣，江湖人的打扮的老者，在低聲談說着「武林四奇」的事情。

梅天威雖然親手埋葬了「四奇」的屍體，雖然得到了「四奇」的武學秘笈，而且已經練成了「四奇」的絕學，但是，他只聽人談說過「四奇」之名，對於「四奇」的事蹟，他就知道得太少了！

因此，他心中不由立刻一動，連忙凝神靜聽。

只聽灰衣老者說道：「高兄，四奇論武較技，至今還無消息，只怕已經同歸於盡了！」

黑衣老者道：「四奇如果眞已同歸於盡，問題可就嚴重了！」

灰衣老者道：「爲什麼？」

黑衣老者道：「你發現沒有，最近一二個月來，四奇門下弟子，已有不少人到了此地了！」

灰衣老者點頭道：「我早發現了，不過，我實在覺得奇怪不解，假如四奇這次較技論武是在黃山上的話，這麼久沒有消息，他們爲什麼不上去看看，却守在這山下打轉作甚！」

黑衣老者微微一笑道：「這你就不知道了，據說四奇門規全都極嚴，四奇在上山論武較技之前，會嚴諭門下弟子，不管任何人，非奉信號召喚，絕對不准上山去，否則就以違背師命門規處置！」

「哦！這就難怪了！」灰衣老者道：「適才你說問題就嚴重了，究竟是怎麼回事？」

黑衣老者道：「四奇如眞全都死了，他們的門下弟子，必然彼此懷疑仇視，因而發生拚鬥！江湖上也必然會有許多人被捲入他們的是非中，說不定會掀起一個江湖大亂的局面，你想想看，如此一來，問題豈不是就嚴重了嗎？」

灰衣老者雙眉微皺地點頭道：「這倒實在是個十分麻煩的問題！」

語聲一頓，又問道：「依你看，四奇門下弟子，如果拚鬥起來，以那一方面最强？」

黑衣老者道：「四奇武功雖然各有所長，東劍，西刀，北掌三方面的實力均在

伯仲之間，很難判料，却以南指這一支最弱！」

灰衣老者道：「何以見得？」

黑衣老者道：「因爲南指門下都是女流，在收徒方面又向來取材甚嚴，非稟賦容貌聰明美好者不收，所以收徒不多，門下弟子很少，與東劍等三方面的實力相比，差了甚多！」

梅天威聽到這裏，心中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也就是南指垂死之前要拚命成全他的心意！

南指顯然自知門下弟子實力薄弱，絕難抵得過東劍等三支的實力，所以才拚命成全他梅天威，想藉他梅天威的力量保全南指一脈！

南指可眞是：「用心良苦」矣！

他心中一明白了這件事，就立刻決定儘快趕往南海「玄玉宮」去，將死訊送到，並盡力保全南指一脈，以報答南指成全自己的良苦用心！

×　　×

梅天威付過酒錢，出了小鎭，往南走去。

走着，走着，天色已是黃昏時分。

忽然之間，梅天威想到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他身上已經只賸下頂多可以買饅頭充飢三四天的錢，而此去南海「玄玉宮」，起碼要走半個月的路程，雖然夜晚可以找荒寺破廟畧息，不必化住店的錢，但是，三四天以後呢？不吃飯怎麼行？

他想到這個問題，頓時不由雙眉緊皺地停步在路邊坐了下來，沉思地自言自語說道：「這便怎麼辦？怎麼辦？……」

他自語剛落，身後突然響起了一個甜美的聲音，說道：「相公，什麼事怎麼辦呀？……」

梅天威心頭倏地一驚！連忙回首望過去。

黃昏夕照中，身後三丈開外的樹林邊，站立着一位白衣少女和兩名青衣女婢。

梅天威怔了怔！問道：「姑娘是什麼時候來的？」

白衣少女道：「比你早了片刻。」說着，和兩名青衣婢女，輕盈嬝娜的走了過來。

梅天威眨了眨星目道：「剛才我怎麼沒有看見妳們三位？」

白衣少女道：「因爲你一邊走路，一邊想着心思，毫不注意，自然不會看見我們了！」

說話間，白衣少女已經輕盈地走到梅天威身旁五尺之處停步站立。

梅天威雙目不由倏地一亮，望着白衣少女呆住了！

這白衣少女生得好美：黛眉美目，瑤鼻檀口，膚如凝脂，玉骨冰肌，穿着一身白衣，更襯托出她清麗若仙，美絕塵寰！

白衣少女對梅天威這種呆望着她失態的神情，似乎毫不介意地朝梅天威微微一笑，道：「相公，你有什麼困難麼？」

梅天威暗暗吸了口氣，站起身子，搖頭道：「在下沒有什麼困難！」

白衣少女道：「那麼你剛才在想着什麼心思，又什麼怎麼辦呢？」

「這個……」

「怎麼樣？」

梅天威搖了搖頭，雖然沒有說話。的確，這種缺少盤川的話，他怎麼好意思對一個姑娘家說？

白衣少女眨動了一下美目，道：「請問相公貴姓大名？」

「在下名叫梅天威。」

「梅相公，你有什麼困難的事情，你只管說出來好了，我也許能帮助你一點小忙！」

「謝謝姑娘的好心，我實在沒有什麼困難事情！」

白衣少女嫣然笑了笑，道：「既然實在沒有，那就算了。」

語聲一頓，問道：「相公要去什麼地方？」

梅天威道：「南海。」

白衣少女高興地道：「那眞好極了，我們可以同路一起走了。」

梅天威目光一凝道：「姑娘也要去南海？」

「是啊！」白衣少女點頭道：「相公要去南海什麼地方？」

「姑娘呢？」

「玄玉宮，你聽說過麼？」

梅天威心中忽然微微一動，問道：「姑娘貴姓？」

白衣少女說道：「我姓祁，名字叫玉珊。」

「姑娘是『玄玉宮』弟子？」

「不是。」祁玉珊搖搖頭說道：「司空秀儀和我是很要好，情同姊妹一樣的朋友。」

「哦！……」梅天威沉思地道：「司空秀儀可是司空艷的女兒？」

「是啊。」祁玉珊眨眨美目問道：「相公認識司空阿姨？」

梅天威點了點頭道：「姑娘的府上是那裏？」

祁玉珊說道：「東海，東劍，就是我爹。」

梅天威雙目不由異采一閃，道：「姑娘原來是東劍的千金，請恕在下，不知失敬！」

「眞酸！」祁玉珊嫣然一笑道：「相公可是也要去『玄玉宮』麼？」

梅威天點頭道：「我正是要去『玄玉宮』。」

祁玉珊道：「相公去『玄玉宮』要找誰？」

「司空秀儀。」

「啊！相公和司空秀儀姊姊，也是朋友？」

「不是，我和她從未見過。」

「那麼相公找她有什麼事？」

「受人之托，有話要告訴她。」

「相公是受誰之托？」

「姑娘原諒。」

「不便說麼？」

「待見了司空秀儀以後，姑娘就明白了。」

突然，梅天威雙眉微微一皺，接着又道：「姑娘，那邊過來四個人，我不想和他們朝面！」

話落，身形一閃，奇快絕倫地掠進了樹林。

祁玉珊美目中異采不由一閃，一名婢女低聲說道：「姑娘，他好高明的輕功身法！」

祁玉珊微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這時，黃昏已逝，夜幕漸張，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

祁玉珊抬眼望去，四個錦衣大漢疾奔而來，只一轉眼工夫便已從面前走過，往南而去。

那四個錦衣大漢去遠了，梅天威才從樹林內現身走了出來。

祁玉珊美目眨動地問道：「他們可是在追你？」

梅天威淡淡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祁玉珊微微一怔！說道：「這話怎麼說？」

梅天威道：「因爲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在追我的？」

「你和他們有仇麼？」

「不但無仇無怨，而且根本不認識他們！」

「那你爲何要躲避他們，不敢和他們朝面？」

「因爲他們可能認識我。」

「你怕他們？」

「我的確是怕他們。」梅天威微微一笑道：「不過，我是怕他們逼我殺他們，而我却又不願意隨便殺人，所以就只好躲開他們了！」

祁玉珊眨了眨美目道：「你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嗎？」

梅天威道：「姑娘這是考我？」

「就算是吧。」

「他們是『北掌』門下的弟子，對不對？」

祁玉珊微微點了點頭，話鋒忽地一轉，凝目問道：「梅相公，你的武功，很高麼？」

梅天威道：「以姑娘看呢？」

祁玉珊道：「看你剛才閃身進入樹林的輕功身法，好像很高很高！」

梅天威微笑道：「如此，姑娘何必要問。」

祁玉珊笑了笑，道：「相公師承當今武林那一派門下，能賜告麼？」

梅天威道：「我無門無派。」

「那麼令師一定是一位武林隱世奇人了？」

「我也沒有師父。」

「這麼說，相公的武功必是家學淵源了？」

「也不是。」

祁玉珊黛眉不由一皺，道：「相公的武功難道是自己練成的？」

梅天威道：「不錯，正是我自己練成的！」

祁玉珊美目一凝，懷疑地道：「這話確實？……」

梅天威道：「絕對確實，至於我是怎麼練成的，日後姑娘自然會明白的！」

祁玉珊問道：「相公何不現在就告訴我呢？」

「姑娘原諒，目前我實在有不便說明的苦衷！」

祁玉珊美目深深凝注了梅天威一眼，說道：「相公既然有苦衷不便說，那就算了。」

語聲微頓了頓，說道：「往前二十里有一座鎭店，我們脚下加快一點，到前面鎭上落店歇宿吧！」

梅天威淡淡地道：「姑娘請，我們『玄玉宮』再見吧。」

祁玉珊一怔！道：「相公不和我們一起同行？」

梅天威搖頭道：「不！我們還是各走各的好。」

「爲什麼？」

「不爲什麼，我只是覺得獨自一個人走路比較方便些。」

「我們一起走有什麼不方便？」

「姑娘應該明白，男女授受不親的俗語。」

「我一個姑娘家都不在乎，你在乎的什麼？」

「姑娘雖然不在乎，但是，我却不能不……」

祁玉珊接口道：「你在乎什麼，一個大男人，七尺昂藏軀，難道還怕我們吃了不成？」

梅天威雙眉微微一揚，道：「姑娘錯會意思了，我不是在乎這個，而是……」

「而是什麼？」

「而是……」梅天威神情有點尷尬囁嚅地道：「不瞞姑娘說，我囊中羞澀，連我自己的吃喝都……」

祁玉珊忽然格格一笑，道：「就是爲了這個，沒有別的原因？」

梅天威搖頭道：「沒有，我正爲這個心煩，先前我自言自語的『我該怎麼辦？』也就是爲的這件事！」

祁玉珊嫣然甜美地一笑道：「只要沒有別的原因，那你就只管放心好了，一路上吃喝宿住全部由我負責，如此你該沒有什麼好說了吧！」

梅天威雙眉微皺地道：「姑娘旣這麼說，我是應該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可是……可是……」

祁玉珊嬌嗔地道：「你還可是的什麼？算了，別廢話了，走吧！」

梅天威倏然正容說道：「不！姑娘，我必須先把話說清楚！」

祁玉珊無可奈何地道：「好吧，你說吧！」

梅天威道：「姑娘的好心我非常感激，但是我這個人，向來喜歡恩怨分明，不願意欠人的人情，所以……」

祁玉珊道：「所以怎樣？」

梅天威深深吸了口氣，誠摯地說道：「我和姑娘同行，吃喝所有的一切化費，都算是我暫時借姑娘的，日後我再奉還姑娘！」

祁玉珊道：「一定要如此？」

梅天威正容點頭道：「不錯，一定非如此不可！」

祁玉珊深望了梅天威一眼，說道：「好吧，我依你就是，現在我們該可以走了吧？」

梅天威含笑地點了點頭。

於是，四人脚下有如行雲流水般地向前走去。

（未完）

遊俠傳奇故事

大江南北

朱羽·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剛持銀票往錢莊，擬查詢發票者是誰，詎知錢莊中人堅不吐露，呂剛只好快快退出，路遇雷金山，願與他再往錢莊查問，不料甫進錢莊，便爲三槍手持槍要脅，帶進內堂，錢莊老板方四海自認是發票人，目的是要求呂剛放他一馬，因他懷疑賈炳和請呂剛到來，要對付的人就是他，呂剛向他質疑，方四海無言以對，其子突插口說他們此舉絕沒傷害呂剛之意——

神鬼莫測功　詭譎奸險謀

呂剛冷冷問：「爲甚麼呢？」

少東道：「因爲我們想借重呂先生。」

「哦？……」

方四海立刻接下去說：「對！鼓不敲不響，話不說不明，我們的確有借重之處。」

呂剛不動聲色地問：「我有可供驅使之處嗎？」

「呂先生如此說，那就太客氣了。」

方四海身子前傾，壓低了聲音：「有一句古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我明白，」呂剛仍然聲色不露。「你是要我掉轉槍口，去對付賈炳和？」

「不錯，」少東又接上了話頭。「這口氣不出，實在寢食難安，關於價錢，隨呂先生開口。」

依照呂剛的性子，他立刻就會說出「你們父子倆看錯人啦！」可是他耐住了性子。因爲他認淸楚了環境，現在不是該使性子，顯露英雄本色的時候。

他很快地站起來，以極爲認眞的態度說：「讓我好好地考慮一下，明天早上在臨江樓給你們回話。」

「不！」方四海用力地搖了一下頭。「呂先生是個爽快的人，我也不喜歡拖泥帶水，行與不行，現在就請回答。」

呂剛眞想發火了。

他再一次忍住，緩慢而冷靜地說：「方老板！照目前的情勢看，我如果不接受，恐怕就不能活着出去，你又何必硬要一句也許永不能實現的諾言？」

方四海似乎不願意情勢太過緊張，臉上重又出現了笑容，語氣也緩和了一些：「我們早就打聽過了呂先生的爲人，要嘛不答應，只一點頭，就絕不會失信……」

「問題是我是否能作得到，」呂剛的回答也很緩和，「賈炳和的實力你們也非常淸楚……」

少東又接上了話頭：「呂先生太自謙了，只要你答應，十個賈炳和也死定了。」

呂剛的臉色變了，他實在已忍不住：「你們好像是硬逼鴨子上架。」

「沒那個意思，」方四海還在笑，然而語氣却嚴峻了許多：「被逼迫的是我們，賈炳和的財勢，以及你的槍，逼得我們差點透不過氣來。」

突然，隔壁響起了雷金山的聲音：「方老板！請你聽淸楚：那兩個笨瓜已經被我制服了，我手上的槍子瞄準了你的腦袋。別以爲我是唬人，現在先讓你瞧瞧，瞪大眼睛，盯着茶几上宋代的古瓷瓶……」

砰然一聲巨响，几上那隻宋瓷古瓶從頸部以上裂成粉碎，槍彈穿過桃心的板壁並不難，難在憑記憶和估計射擊，記憶的部位一絲也不能差，估計也要絕對準確，這眞是太難，太難了。

這一招精彩的表演非但使他父子心胆俱裂，連呂剛也不禁暗暗咋舌。他突然發覺：環繞在他四週的對手，雷金山才是最難對付的勁敵。

「方老板！」雷金山又開腔了：「是你教那個傢伙自己將槍扔掉呢？還是要我一槍打斷他的手？……」

方四海趕緊揮手示意，那大漢也連忙丟掉了手裏的槍。呂剛始終很鎭定地坐在那兒，好像一個局外人。照說他應該將外面的情況通知雷金山，但他並沒有那樣作。

其實，不用他通知，雷金山也能了解外面的情況。

那間小門呼地一聲盪開，首先出現的是那兩個大漢，他們相互擁抱着，怪模怪樣地走了出來。

雷金山相繼出現，他手上並沒有槍。當然，他能在一眨眼之間拔出槍。他雙臂環抱胸前，依靠在門框上，冷冷地說：「我不喜歡在槍口下談買賣，我的朋友當然也不喜歡的。現在你們可以慢慢地談了。」

呂剛眞想不透雷金山是用甚麼手法制服那兩個大漢。總之，從現在起，他對雷金山的估計已經加重份量。

方少東顯然是個很機警的年輕人，他忙陪着笑臉說：「請坐！請坐！二位猶如天兵神將，只要二位肯幫忙，家父也能揚眉吐氣了。」

雷金山的口氣仍然冰冷：「請你們跟呂先生談，我從來不跟同行合作幹一樁買賣。」

呂剛一直在思索雷金山心中在打甚麼主意，他找上門來威脅，他挑起自己和「南興社」之間的誤會，他的態度忽冷忽熱，若即若離，他的表現又是那樣神奇……」

呂剛當然不能一直沉默下去，他輕緩地開口：「二位！我這位朋友的槍法你們認爲怎麼樣？」

「太神奇！太精彩！」父子同聲讚佩。

「那麼，你們應該找他。」

「不！二位都要幫忙。」

呂剛緩緩地搖着頭：「就算你出一百萬，一千萬，我也不能接這樁買賣。」

「爲什麼？」方四海問。

「各行有各行的規矩，賈炳和化錢請我來，我再接受別人的金錢去殺他，江湖上還有甚麼道義可言？」

「那麼……？」父子二人同時將目光瞟向雷金山。

雷金山立刻開了口：「對不住！這樁買賣我也不能接。我那位孟老板跟賈炳和正有爭執，如果我殺了賈炳和，孟老板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方家父子立刻傻了眼。

呂剛將鈔票取出來放在茶几上，很客氣說：「方老板，這張鈔票我不能收，至於方才你所說的話，我和我的朋友保證不會外洩。我們該走了，請忘掉這件事，我們就好像從來沒有見過。」

雷金山冲着那三個大漢說：「朋友！今天多多得罪啦！有機會，我一定奉請三位一杯水酒。」

方四海知道挽留不住這兩個江湖豪客了，索性很大方地吩咐他的兒子：「送客！」

× × ×

呂剛和雷金山在大信錢莊門口分了手，他們並沒有互訂後會之期，因爲那是多餘的，他們顯然有一個共同的預感——不久他們必會碰上，而且還是狠狠的一「碰」。

呂剛暑感困乏，一場戰鬥就在眼前，他必須儲備精力，因此，他立刻趕回大江旅館。想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前一刻先睡一個舒暢的覺。一進房門，他就立刻發現這個願望恐怕很難達到了。

銀紅在外面那間屋子等他，看她吸烟的悠閒的勁兒，看她臉上那股子詭譎的笑容，似乎抓住了呂剛的小辮子。

「雙口萬兒！」她的聲音甜甜，膩膩的：「你很忙啊！」

「當然忙，」呂剛心裏頭在敲鼓，辭色間却很冷靜。「從來就沒有遇上過這種迷糊陣仗，就算我不識字，也得去摸摸人家招牌呀！」

「哼！」銀紅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雙口萬兒！蓋老四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又有一樁麻煩找到你頭上來啦！」

「甚麼麻煩？」呂剛仍然沉得住氣。

「小麻雀爲你帶來的麻煩。」

「小麻雀！」呂剛委實吃了一驚，不過這種驚色也可以看成詫異迷惑的表情。

「她也進了『南興社』了。」

呂剛當然不能咬定他不認識小麻雀這個人，而且他極欲了解情況，只得繼續追問下去：「難道江長天還幹綁票的把戲？」

「是她自己送上門去的。」

呂剛立刻有了激烈的反應：「好，我去找江長天，看他到底打算如何處理這個人。」

「不必啦！」銀紅臉上那股子詭譎的笑容更見濃厚。「因爲當時找不到你，賈大爺只得代你作了主，他們兩人已經安然脫險，賈大爺派人護送他們到南京去了。」

所謂「護送」，不如說成「押解」，賈大爺爲他作了主！這顯然經過週密的安排，目的是要孤立呂剛，那麼……呂剛突然打了一個冷顫。

「雙口萬兒！」銀紅移到他身邊坐下，一隻手搭上了他的肩頭。「有我這樣的副手，你還怕甚麼事情幹不成？聽我的，像你我這樣的搭檔，只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對。」

「幾時走的？」

呂剛問得很平靜。

「走了不久，賈大爺還特別爲他們包了一艘電划子，放心，他們再也不會有甚麼麻煩和危險啦！」

「我還是要去見見江長天。」

「怎麼？你又要惹麻煩？」

「不！我要和他談一點別的事。」

「我認爲你最好不要去找他。」

「銀紅！」呂剛的神色並不嚴峻，而措辭却是很嚴厲：「妳一定要隨時注意妳的身份，妳只夠資格作一件事，你只能對我說一句話，也只有那一句話我才會聽你的。別的事妳最好少管。」

「呂剛！」銀紅絲毫沒發火，却相反地非常柔和。「你完全誤會了我的意思……你幹的甚麼行當你心裏有數，幹這行當的人一定要保持神秘，而你却到處亂跑，這不大好……」

呂剛笑笑，然後扭頭走了出去，根本就將她的話當成了耳邊風。

銀紅咬着牙，咀角處流露出一絲陰狠的笑意。

× × ×

龍鳳茶樓依江而建，二層木造樓房，外看有幾分簡陋，內看却尙有氣派。

樓下將近有五，六十副散座，樓上有整整二十間雅房。四面都是窗子，江風陣陣吹來，涼爽之極。

晌午過後，漸漸上座，眞個是熱鬧非凡。不過，樓上的雅房却很靜，二十間雅房只有右手邊最末一間才有客。

老往龍鳳茶樓跑的常客，都知道那間雅房是不管化多少錢都訂不到的特別房間。

那是偵緝隊長期包下來的，是他們的聚會所，是他們的辦案中心，據說也是他們的刑房，房間裏還有刑具哩！

房間裏有六張籐椅，三張茶几，這和其它雅房的陳設完全一樣。別的雅房門口只有一幅垂簾，這間雅房則是厚實的木板門。至於傳說中的所謂刑具，倒是一樣也沒有見着。

現在，這一間雅房裏坐了三個人：一個胖子，年紀大概四十出頭，名叫黃金嶽，他在本地是個出了名的人物，偵緝隊長不出名，那豈不是怪事？

另外兩個都很年輕，二十幾三十不到，當然都是黃金嶽的手下，一個名叫田銳，一個名叫鄭少秋，的確是兩把好手。

黃金嶽的貌相很和善，一點也不像是個吃公事飯的人，此刻他的眉頭鎖得很緊，似乎正被某一些煩惱困惑着。

田銳的長相眞够「銳」，目光如刀，滿臉剽悍，一看就知道是個幹行動的好手，他狠狠地吸着烟，三口兩口，一根烟捲兒就變成了烟蒂，然後他又接上另外一根。

鄭少秋的長相很斯文，一眼之下很難相信他幹的行業。他在靜靜地沉思，但是你却很難看出他是在靜靜地沉思。

「少秋！」黃金嶽開口了，一副南京腔調，重濁，低沉：「想出頭緒來了沒有？」

鄭少秋默默地搖了搖頭，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田銳一彈手指，烟蒂飛向窗外，拍拍手，開口說話，聲音像悶雷：「依我看，我們立刻動手抓人。」

「抓誰？」黃金嶽偏過頭去問。

「當然先抓呂剛。」

「憑甚麼？」

「隨便安一個罪名都不會寃枉他。」

「不妥。」黃金嶽的胖腦袋連連地搖擺。「我們辦案要先找好對象，這回目標針對賈炳和，先抓呂剛豈不是打草驚蛇？」

田銳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他轉頭望向鄭少秋，希望他的伙伴支援他的建議。

然而鄭少秋說出來的却是另一番道理：「賈炳和把持商會，交結幫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規規矩矩的買賣人。以我看，毛六那邊送來的消息大概不會錯。」

田銳却又唱了反調，他翹起大姆指和小指，作個烟槍的模樣：「少秋！若說賈炳和幹這個買賣簡直令人難信。生絲行業裏的鉅子，每年進出都有好幾十萬大洋，再說……」

鄭少秋很快地接了下去：「根據京滬方面傳來的說法，賈炳和這兩年作生絲買賣虧了不少。」

「少秋！」黃金嶽點頭表示同意：「你的看法很對，生絲買賣虧蝕，所以賈炳和才挺而走險。他很可能在黑貨行業裏插上了一脚。」

鄭少秋又作出另一方面的分析：「江長天一向是賈炳和的死黨，甚麼事都是由他出頭，這回賈炳和却打老遠請來了呂剛，這是一個反常的現象，還有，這兩年來，黑貨市場非常興旺，這幾天所有的活動都停止了，這又是一個反常的現象。由此可見，呂剛前來本地，與黑貨絕對有關。」

田銳不再提出反對意見了，他似乎聽得津津有味。

黃金嶽又下了一個結論：「黑貨圈子裏最近可能有一次大變動。」

「對！」鄭少秋說：「一定有一個大變動，而且這個大變動還是由賈炳和策劃的。隊長剛才的決定很對，我們不是用魚竿釣魚，是要用魚網撈魚……」

田銳終於找到話頭了：「少秋！這些情況完全是推想，判斷，並沒甚麼眞憑實據啊！」

「你說得對！」鄭少秋並不掩飾他的缺點之處。「我們好比瞎子摸象，並不能够了解眞實情況，最好能够想個辦法深入……」

黃金嶽突然問：「少秋！你可有呂剛的資料？」

「有。」鄭少秋點點頭，然而他的眉頭却皺了起來。

「他是大江南北最負盛名的殺手，而他在官府衙門裏從來就沒有留下過案底，也就是說，他的手法乾淨俐落，根本就沒有留下任何證據和綫索。不但是把好手，也是一把老手。」

黃金嶽又問：「他有沒有家眷？」

「有。妻子多病，幼兒還小……」

黃金嶽突然雙掌一擊，振聲說：「我有辦法。」

他不待兩人發問，就低聲細語地將他的辦法說了一遍。兩個人都聽得很出神，尤其是田銳眼睛瞪得很大，幾乎眨都沒有眨一下。

黃金嶽又作了一番叮嚀：「這張天羅地網一定不能有絲毫漏洞，不然那隻老狐狸就抓牠不住。」

× × ×

呂剛和岑嘯雲也在密商討議，情況似乎愈來愈撲朔迷離，壓力也愈來愈大，小麻雀已經被人弄飛了，如今只剩下岑嘯雲，萬一他再站不住脚，呂剛就將完全處於孤立的狀態中。

他們站在週遭無人的江邊，這裏很靜，宜於沉思，正因爲很靜，緊逼他們心頭的壓力就顯得更重也更大。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岑嘯雲才開了口：「有件事情，我一直不知道該不該告訴你。」

「岑叔！不管甚麼事，你都該告訴我。」

「那倒不一定，你知道的愈少，你的顧忌也少，行動起來才乾淨俐落……」

呂剛迫不及待地問：「是關於那一方面的事？」

「賈炳和方面的。」

「岑叔！有關他的事你一定要全部告訴我，對他多一分了解，我自己就增一分安全。岑叔！千萬別瞞。」

岑嘯雲點點頭，緩緩地說：「這些情況都是東一點，西一點湊起來的，可靠的程度雖沒有到達十成十，最少也有個七，八分……賈炳和作生絲買賣只不過是一個幌子。」

「哦！他還有別的行當？」

「這個。」岑嘯雲比了個烟槍的姿勢。

「眞的事？」呂剛顯得很吃驚，黑道上有各種五花八門的行當也有各式各樣的歹徒，唯有幹這門行業的人最可怕，他們的面孔和提煉出來的嗎啡一樣白，心却和鴉片膏子一樣黑。

「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如果沒有這種事，外頭就不會有這種傳言。」

「那麼，他和孟長發，就沒有衝突的必要了？」

「照說該是如此。」

「既然他和孟長發沒有衝突的必要，那麼，他要我殺的人就一定不是孟長發了。」

「那又是誰呢？」

「必定也是那條綫上的人。」

岑嘯雲沉吟着，半晌才說：「事到如今，只剩下一個辦法……」

「甚麼辦法？」

「立刻找賈炳和攤牌，要他說出槍靶子是誰。」

「他絕不會說。」

「那很簡單，咱們退錢，回武漢。」

但呂剛回說：「我不甘心。」

「呂剛！」岑嘯雲好言相勸：「留得靑山在，不怕沒柴燒，那三千塊大洋，又算得了甚麼？」

「我不是爲錢。」

岑嘯雲道：「爲甚麼？爲名聲？你還是那樣好勝……」

「岑叔！你完全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不甘心被人耍。我倒要看看賈炳和在耍甚麼花樣。他如果想用圈套套我的話，第一個挨槍子兒的一定是他。」

岑嘯雲以慈祥的目光望着他，微帶感嘆地說：「我一直把你當親生的孩子看待……」

「我知道，岑叔。」

「我從十三歲就流入江湖，三十多年一幌眼就過去了，我爲甚麼還在混？見過太多血腥醜惡的事情，我難道還會戀棧江湖？不是，都不是，」岑嘯雲的目眶濕潤，泫淚欲滴。「我是對你放心不下……」

「岑叔！我明白。」呂剛的頭垂了下去，

也許他是一個無可救藥的壞蛋，也許他是一個罪無可逭的歹徒，但他仍有赤子之心。

「呂剛！我總希望你能夠早日金盆洗手，擺脫這門罪惡的行業……」

「岑叔！我說過了，這是最後一次，從此以後……」

「我見過許多好樣的人，都是在最後的一次出毛病。」

「不！我不會。」呂剛的語氣非常堅定。

他轉頭望向江北的山巔，似乎他的遠景就藏在山巔上的白雲深處。「這麼多年來，我的名號，雖然是叮噹響亮，卻還不曾一票買賣賺過三千塊大洋的。三千塊，眞不是一個小數目，我決定到鄉下買一片農莊，我年輕，力壯，能幹莊稼活兒，我們要養一欄豬，一大羣鷄鴨，珮玲還要跟我生一大堆的娃兒……岑叔！你說……」

他的話突然卡在喉間，因爲當他說到忘情處，轉過身來望向岑嘯雲時，竟然發現岑嘯雲已然老淚縱橫。

「呂剛！」岑嘯雲以顫抖的聲音說：「那是一個夢，是許多江湖漢子所憧憬的夢，夢就是夢，永遠不會成爲事實。」

「岑叔！你說我辦不到？」呂剛的嗓門突然沙啞了。

「呂剛！你該聽過一句俗話——江湖一把傘，准吃不准攢。甚麼意思你明白嗎？錢來得容易去得也快，你想用血腥錢去買一片農莊，那是不可能的事。」

「可能。」呂剛的嗓門突然又變得壯粗而堅定。

「呂剛！」岑嘯雲搖頭喟嘆：「唉！你的性格就和你的名字一樣……」

「岑叔！你該相信我，我絕不同於一般江湖漢，我愛我的妻子，更愛我的孩子，我不習慣流浪生活，我也不貪圖享受。我有決心，也有毅力。我想要作到的事就一定能夠作到。」

「好！」岑嘯雲輕拍呂剛的肩膀，他明白甚麼時候該婉勸，甚麼時候該鼓勵。「我祝福你。」

「岑叔！還得麻煩你……」

「你說。」現在，岑嘯雲又不像一個慈祥的長者了，完全一副老江湖的漢樣。

「一定要想法子挖出銀紅那娘們的根。」

「我會立刻去打聽。」

「那幾個人既然問不出話，不如將他們放了，派人去踩踩他們的盤子，也許比拷問還管用。」

「我看那幾個傢伙一定是外來的，要不然，早就有人找上門來啦！」

「不管怎麼樣，那幾個人一定要盡快放掉，不然一定會惹麻煩……」

「別煩！也別急躁，」岑嘯雲輕撫着他的肩膊頭。「你只要一亂方寸，那可就糟了。」

「岑叔！我不會自亂方寸的。」

「去吧！」

呂剛走了。岑嘯雲凝視着他的背影，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岑嘯雲正要離去，卻發現有一個人向他走過來，而且那個人還冲着他笑，彷彿故友重逢似的。

那人就是黃金嶽，岑嘯雲自然不認識，他意識到有點不對勁，但他卻沒有慌亂，仍然很鎭靜地站在原處未動。

黃金嶽緩步到岑嘯雲的面前，以很客氣的態度向他打招呼：「岑先生！久違啦！」

對方一開口就叫出了他的萬兒，這使得岑嘯雲暗暗吃了一驚。但他表面上還是很鎭定：「對不住！恕我記性不好，你是……？」

「我姓黃，」黃金嶽的態度還是那麼和善。「大概有三年了吧！在漢口，我們在馬英豪家裏見過一面。」

提起馬英豪，岑嘯雲又是一驚。

老馬以前是個混混，後來修身養性，改邪歸正，幹上了漢口偵緝隊的探員。他和岑嘯雲很投緣，而且有許多案子也需要岑嘯雲幫個小忙，因而交往密切。眼前這個姓黃的既然和馬英豪有來往，十有九成和馬英豪是同行。身在客地，又接了買賣，偵緝隊的人找到頭上來，可不是一件好事。

「老了！老了！記性太差了啦！」岑嘯雲絲毫沒有露出驚色。「黃先生，一向在那兒得意？」

「談不上得意，還不是混碗飯吃。」黃金嶽一語帶過。「客地重逢，算是有緣，我們去喝幾盅，順便還要和岑先生談一點要緊事。」

岑嘯雲想推，但他知道推不脫，只得故作豪情狀：「好呀！我作東。」

「那裏話，當然是我作東。走！我們上杏花園。」

× × ×

福泰當舖關着門，呂剛用力敲，拚命擂，一扇小門終於開了。露出一個人頭，破口就罵：「你是瞎子嗎？門口貼着條子，寫明『淸理內部，暫停收當』，你難道沒有瞧見？」

呂剛用力一推，人已進了門口，一把抓住了那人的領口，沉聲說：「朋友！聽淸楚：我要見你們江老大，趕快帶路。」

那人雖然身體很壯，被呂剛全力頂在牆上卻動彈不得。那股神氣勁兒也消失了，結結巴巴地說：「誰……誰是江老大？我……我不認識啊！」

「別裝瘋賣傻，」呂剛手上的勁頭用得更大了。「事情嚴重得關係『南興社』的生死存亡，趕快帶路。」

「你用不着去見江老大，」旁邊有個人在搭腔。「有甚麼事你可以對我說。」

呂剛轉頭望去，發現說話的人是個貌相斯文的年輕小伙子，年紀如此輕，口氣如此大，當然有些來頭，於是一鬆手，放開了那個壯漢，沉聲問道：「你是誰？」

「『南興社』的管事老么。」

呂剛想必也聽說過老么舒文華的名號，頓時目光一亮，將對方從頭到脚打量了一番，脫口讚道：「名不虛傳，眞是一塊上駟之才，可惜你不能代替江老大說話。」

「朋友！」舒文華明明知道這個兇漢是誰，卻故意不叫出他的萬兒。「如果說你不懂幫會規矩，我可不相信，管事老么不能代表我們老大說話，誰才能？」

「舒老弟！」呂剛的語氣很客氣，卻有冷誚的意味。「不必一再介紹你在『南興社』的地位，我久仰得很了，這不是甚麼鷄毛蒜皮的小事，由你處理處理就行，我剛才就說過了，事關『南興社』的生死存亡，非跟江老大當面說淸楚不可。」

舒文華略爲沉思，就問道：「老兄貴姓？台甫？」

「呂剛。」

「請。」舒文華向門外一招手。

二人併肩無聲地在大街走着，似乎誰也不願意多說話，最後還是舒文華打破了沉默：「呂朋友！咱們老大的脾氣有些倔，你的話他未必聽得進，我看，你最好還是跟我談談。」

「要我跟你談，可以，但是你必須要先回答我一個問題。」

「好！」舒文華回答得很乾脆。

「你們有個兄弟在大江旅館被好幾個人圍毆，受傷很重。你說，這件事是不是我幹？」

舒文華很平靜地反問：「難道不是？」

「不是。」

「我相信。」舒文華幾乎未經考慮就提出了回答。

呂剛以驚詫的目光望着這一個年輕的小伙子，突然揚手在他肩頭上一拍：「冲着你這句話，咱們可以聊聊啦！走，找個地方坐坐。」

舒文華立刻帶路，來到一家茶樓，門口掛着「封爐暫歇」的牌子，椅子全部翻過來擱在桌子上，這家茶樓根本就不作買賣。舒文華卻帶着呂剛往內走，呂剛雖然暗中微感詫異，卻沒有多問。

來到後面一間雅座，立刻有人進來奉茶敬烟，呂剛這才恍然大悟，這裏一定是「南興社」的一個分支點。

「呂朋友！」舒文華先說出了開場白：「我發覺你這個人很爽朗，如果有甚麼話，不妨說個半字不留。」

「嗯！我首先要表明一點，賈炳和請我來，絕不是爲了對付『南興社』的。」

「如果是呢？」

「我不幹。」

「好！」舒文華頓時眉飛色舞地說：「就憑這一句話，我們之間的前嫌一筆勾銷。」

「另外，我想請貴社幫一個忙。」

舒文華很謹愼地問：「是關於那一方面的事？」

「我想了解銀紅這個女人的來歷。」

「好……」

「先別答應得那麼快，」呂剛一揚手，阻止舒文華說下去。「你必須要了解一個情況，銀紅是賈炳和請來的幫手。」

舒文華神情一愕，似是大大感到意外。

呂剛又補了一句：「而且還是一個得力的幫手。」

舒文華低下了頭，沒有說話。似沉思，似廻避。

「舒老么！」呂剛緩慢地說：「『南興社』不是下五門，是正大堂堂的幫會，我呂某人也不是鷄鳴狗盜之流，請貴社幫忙查出銀紅的來歷，完全憑着『江湖』二字。如果有利害衝突，或者貴社有顧忌，儘管拒絕，如蒙相助一臂，呂某人一定知恩在心。」

「好！」舒文華揚起了頭，爽快地說：「呂朋友說話好像大江的水，浩浩蕩蕩，涓滴不留，我也回你個刀切豆腐，乾淨俐落，這件事，我們一定給你查個水落石出，雲開月現。不過……有件事我想順便問一問。問由我問，呂朋友不一定要答。」

「舒老么！」呂剛投以嘉許的目光。「江湖朋友呂某人見得人多，還沒有見過你這樣豪爽的，問吧，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你爲甚麼派蓋老四前來敝社臥底。」

「賈炳和請我來此，早在三個多月前就已經在洽談，我當時覺得奇怪，『南興社』猛將如雲，何需求我？所以派蓋老四來，想了解情況，這件事對貴社的確有冒犯之處，但是動機絕無惡意。」

「紮子張是誰幹的？」

「據銀紅親口告訴我，是她幹的。」

「夠了！」舒文華站了起來。「江老大和呂朋友之間發生的一連串誤會，回想起來實在沒有必要。你先請回，擦黑光景，我會派一個機伶點的手下來給你回消息。」

「先謝。」呂剛連連拱手作別。

走在街上，呂剛感到無比的輕鬆。他知道，憑岑嘯雲在本地的這些老得掉了牙的舊關係，想要刨出銀紅的根，簡直是千難萬難。於是抱着試一試的心情去找江長天，卻料不到遇上了爽快乾脆，又有頭腦的舒老么，一切順利，而且順利得出乎意外。

回到大江旅館，發現銀紅不在，呂剛倒也落得淸靜，正好藉這個空檔睡個酣暢的午覺。

剛躺下，就有人敲門。

來人是個四十多歲的婦人，手裏提着一籃杏子，擱下就走。

呂剛大惑不解，連忙喚住她：「喂！這是送給誰的？」

「這不是三十二號房麼？」那婦人還抬起頭來看看門框上的房號。「一個客人教我送來的。」

「客人！甚麼客人？」

「當然是付錢買這籃杏子的客人，他教我送到這裏來。」

「是個甚麼樣的客人？」

「一個二十來歲的大姑娘，挺標緻的。」那中年婦人曖昧地笑着說：「是誰，你還不明白麼？」

呂剛不但不明白，反而糊塗了。但他卻沒有說破，也回以曖昧的一笑立刻關上了房門。

呂剛隨手取了一枚杏子，很脆，一分兩開，他可不敢往咀裏放，誰也想不到這籃杏子到底有什麼花樣。

又一枚杏子到了他的手裏，手指頭兒還沒用力，杏子就分成了兩半。這枚杏子可怪着哩！當中沒核兒，卻有一個小紙團。

展開，紙團上寫着娟秀的字：

「上燈後請來玉仙班一遊。青杏老五」

又是一團霧，又是一道謎。

青杏老五送來一籃青杏，很够味兒，只不過這股味兒就像那籃青杏一樣，酸酸澀澀的，一進口就讓人嗞牙裂咀。

× × ×

仍舊是那間香料舖，仍舊是那間小屋，仍舊是那兩個人——賈炳和，銀紅。

銀紅仍是那股勁兒——狠狠地吸着烟，三口兩口，就去了大半截。看她抽烟的勁頭，顯然心情很煩躁。

賈炳和則在喝茶，也可以說是在聞茶，茶盅捧在手裏，一直在用鼻子嗅香味，根本就沒有去喝上一滴半點，看樣子他的心頭也很不寧靜。

「銀紅！」賈炳和終於開口了：「這盤棋是妳佈的局，妳可得一着一着地走下去。」

「誰說我不走啦？」銀紅手指一彈，烟蒂飛得老遠。「棋子兒捏在我手裏，我只是來問問你，這一着棋兒該下在甚麼地方？」

「唉！」賈炳和輕嘆了一聲。「我可不是埋怨你，你對雙口萬兒的估計，多少有點兒錯誤。」

「賈大爺！」銀紅尖聲尖氣地說：「雙口萬兒在我手掌心裏，我諒他也翻不出去。我担心的是地方上有沒有絆脚石。」

「哼！誰敢！」

「賈大爺！你也別盡說大話，連你平日養着的江長天也在這節骨眼上跟你蹭輪子啦！」

「那種人物只不過使使性子，要要面子而已，還絆不了咱們的脚。」

「你大概忘了一個人。」

「誰？」

「黃金嶽。」

「銀紅！」賈炳和得意地說：「你以爲我是二百五？不懂規矩？不通行情？一年三節，偵緝隊的孝敬可不是小數目。前幾個月，黃金嶽討媳婦，我還送了一個大紅包哩！」

「賈大爺！」銀紅奚落地說：「就這樣你就以爲偵緝隊那邊擺得平，那可就錯了。隊上想必也有你眼綫，最好多打聽打聽，不然絆脚石突然出現在脚下，那可受不了。」

賈炳和的神色不由一變，壓低了聲問道：「銀紅！妳可是聽到了甚麼風聲？」

「風聲倒沒有，只不過聽人家傳說，黃金獄不是一個狗皮倒灶的人，你那點錢恐怕還擺不平他。」

賈炳和不由得皺起了眉頭，他正要說甚麼突然有一個粗壯的漢子未經敲門就衝了進來。

瞧他的神色就知道一定發生了甚麼急事，而且是趕着來向賈炳和報告的，但是，當他看到銀紅在座時，雖然張大了咀吧，卻一句話也沒有說。

銀紅很識趣地站起來，向賈炳和告辭：「我要回旅舘去歇歇，還有一些問題等到晚上再來跟你談吧！」

她裝着若無其事地走了出來，從她的臉色就可以看出她心裏是很不痛快的，因爲賈炳和還有一些秘密沒有讓她知道。

她急步走出香料舖的大門，可是她一隻脚才跨過門檻時，又連忙縮了回來，似乎發現不願碰面的人。

她走向一個伙計，詢問他香料舖的後門，然後悄悄地溜了出來，不幸得很，她愈是不願見到的人卻偏偏讓她碰着了。

那不是一個人，而是三個，他們潛伏在後巷的轉角處，突然出現在銀紅的面前。

銀紅不禁大吃一驚，但她表面上卻非常鎮定，她停下來，默默無聲地站着。雖然對方那六道目光非常兇悍而她卻不去廻避，面上也沒有流露恐懼之色。

這三個壯漢都沒有超過二十五歲。銀紅不怕老江湖，就怕這種不畏虎狼的初生之犢。

「銀紅姑娘！久違啦！」一個貌相較爲斯文的年輕人開口說了話，他似乎是這三個壯漢中的首領。

「嗯！久違了。」銀紅的反應很冷漠。

「禿二爺已到埠上來了。」

「他來了干我甚麼事？」銀紅的態度很强硬。

「多少有那麼一點相干，他想請妳過去坐坐。」

「在那兒？」

「妳去了自然會知道。」

「對不起，我沒有空。」銀紅說完話之後，就想奪路而逃。

可是那三個壯漢卻飛快地閃動身子將銀紅給圍住了。先前那個說話的人又開口說：「銀紅！咱們是奉了禿二爺之命來接你，請吧！」

銀紅可不是省油燈，臉色一沉冷冷地說：「你們可知道我現在是爲誰辦事？賈炳和賈大爺，你們若是冒犯了他，誰也別想看到明朝的太陽。回去告訴你們的禿二爺吧，憑他的份量，還是少惹賈大爺爲妙。」

「銀紅！妳可要聽清楚，我只說最後一遍——禿二爺請你去一趟。」

「對不住！我沒有空。」銀紅的態度還是那麼强硬，似乎估定了這三個粗壯的大漢不可能把她怎麼樣。

領頭的那個果眞不再多說話，只是輕輕一擺頭。另外兩個立刻欺身而上，看形勢，顯然是想挾持銀紅了。

銀紅心頭是發慌的，表面上卻是非常鎮定，當那兩個壯漢一左一右地勾住了她的胳臂，她都沒有動一下。

「乖乖地走。」領頭那個輕輕地說：「聽說妳十五歲那年就成了禿二爺的人，那晚你不是很乖麼？就是那個樣，準沒錯。」

「何老三！」銀紅冷冷地回話：「你既然知道禿二爺對我霸王硬上弓那椿事，就該了解我的脾氣。說不去我就是不去，即使你要殺我，我還是那句話——沒工夫。」

何老三冷森森地說：「銀紅！妳以爲我不敢殺妳？嘆！妳可知道禿二爺交代了甚麼？他說，如果帶不回去人，就將屍首帶回去。」

「我知李二禿子恨我入骨，這句話也許眞是他說的。」銀紅滿面孔不在乎的神色。「你既然是奉命行事，爲甚麼還不動手？」

「銀紅！」何老三突然奸笑起來。「妳可眞是摸透了我，像妳這樣嬌滴滴的大美人，我怎麼忍心下手啊！走吧！再捱下去，禿二爺可要不耐煩啦！」

「不去。」銀紅一擺頭，將目光望向別處，她似乎已經豁上了。

「帶走。」何老三向他的手下沉聲下令。

銀紅立刻威脅：「你不怕我喊叫？」

「敢叫就敲昏她，」何老三再也不和銀紅打商量了。「你們兩個先將她看住，我到巷口去叫車。」

拐角處突然出現了一個人雙手環抱胸前，咀角刁着烟捲兒，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嬉皮笑臉地說：「嘍！靑天白日，朗朗乾坤，你們三個怎麼幹起綁票的把戲啦？也不怕王法麼？」

這個人是雷金山，說也奇怪，他總是突然在這裏出現，在那邊現身。在他出現的時候，那地方也總會有些是是非非。

銀紅雖然沒有見過他，但是對于他的描述卻聽得太多。她心中暗暗高興，因爲雷金山是她的救星，但她也暗暗担憂，雷金山雖然年紀輕，卻是老江湖，他絕不會無緣無故帮別人的忙。

何老三剛剛要轉身離去，雷金山又正好出現在他的左後方，來人是個甚麼樣兒，他連看都沒有看一眼，就沉聲說：「朋友！少管閒事，裝着甚麼都沒看見，快些走過去。不然，今天的晚飯就要到閻王爺那兒去吃。」

「哼！」雷金山冷笑了一聲。「何老三！你竟然敢在我的面前說這種話，胆子愈混愈大啦！」

何老三一聽來人叫出了他的萬兒，這才大吃一驚，急旋回身，看清了對方，不禁結結巴巴地說：「啊……啊……是雷爺，眞……眞是幸會呀……」

「少嚕囌！」雷金山向另外兩個壯漢一指：「趕快敎你的人鬆手。」

「雷爺！這位姑娘，是我們禿二爺的老相好……」

「何老三！」雷金山冷峻地說：「你若不敎你的手下將他們的髒手趕快鬆開，我就用槍子兒射穿他們的手腕。」

根本就不需何老三發出命令，那兩個壯漢就連忙鬆開了手。

何老三苦着臉，艱澀着聲說：「雷爺！你敎我回去如何交代呢？禿二爺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

「聽着！」雷金山寒着臉，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回去告訴李二禿子，就說這件閒事是我管的，若是不服氣，儘管來找我。還有，這位姑娘住在大江旅舘三十二號房，是有事談談也好。是想敘敘舊情也好。他可以大大方方地去找，犯不着偷鷄摸狗般在後巷裏綁人。何老三！趁你的狗腿沒有挨槍子兒以前趕快滾。」

何老三只有乖乖聽命的份兒，雖然他們三個人身上有傢伙，可是誰也不敢掏出來。

銀紅在雷金山出現之後，一直很冷靜，她了解雷金山出現絕非偶然，她更明白雷金山方才洩漏她的「窰」也絕非無心。

總之，她認爲雷金山比起呂剛要難以應付得多。

「沒事啦！」雷金山拍拍手。「妳可以走啦！」

銀紅皺着雙眉，焦急地說道：「事兒更大啦！」

雷金山詫異地問：「這話怎麼說？」

「你告訴何老三，說我住在大江旅舘三十二號房，李二禿子不去找我的麻煩才怪。」

雷金山輕鬆地說：「那有甚麼好怕？有雙口萬兒在，李二禿子又算得了甚麼？」

「可是……」

「姑娘，我倒想請敎妳一個問題。」

「別那麼客氣，是……？」

「姑娘雖然是女流之輩，若是對付何老三那種有勇無謀的粗漢，還不至於完全沒轍兒，方才怎麼那樣老老實實地讓他們挾持住呢？」

「雷爺！你認爲我有本事，對付三個大男子？」

「綽綽有餘。」

「你眞是太看得起我了，論唱曲兒，我還眞有點能耐，論侍候男人，我也有點獨門功夫，倘若硬碰硬，拳打脚踢，我怎行啊？」

雷金山突然發出一聲冷笑：「嘿嘿！我姓雷的是在江北混的，那邊的事情可瞞不住我！淮河裏有好幾百條運鹽船，那一個不在妳的裙下低低頭？憑甚麼？難道就憑妳唱曲兒的本事和侍候男人的獨門功夫？姑娘！眞人面前不說假，江淮帮好漢也不少，只冒出了妳這樣一個脚色，可不簡單哩！」

銀紅似乎沒有料到雷金山會摸透了她的底，心頭那份驚異，簡直就無法形容。但她表面卻十分鎮定，冷冷地說：「雷金山！你比傳說中的更厲害，更刁鑽，更狡猾，說吧！你出面救我，又故意洩的『窰口』，現在又抖出我的底細，到底是爲了甚麼？」

雷金山只笑而不答，那是一股洋洋得意的笑。

「別跟我笑，據我所知，你的綽號不叫笑面虎。」

「姑娘！」雷金山向前走了幾步，靠她近近的，壓低了嗓門說：「別以爲我有甚麼惡意，也別拿我當好人辦……我只是想告訴妳一件事，有一個人千方百計想刨出妳的根，挖出妳的底。」

「誰？」

「呂剛。」

「哦！」銀紅微微一楞，又沉住氣地說：「那你爲甚麼不將我的底細去告訴他？」

「犯不着。我既不想出賣妳，也不想討好他。」

「煩惱皆因强出頭——冒出來的腦袋必定先挨槍。你倒很識時務。」

「嘿嘿！」又是一聲刺人耳鼓的乾笑。「我守口如瓶，不洩妳的底，妳總得給我點甜頭啊！」

「甜頭！」銀紅忽然咯咯嬌笑起來。「我這兒的甜頭可多哩！你要那一種？冰糖蒸桂花？蓮子煨紅棗？還是紅糖燉薑汁？……」

雷金山道：「姑娘別跟我打哈哈，只想請敎一件事。」

「別那麼客氣。」

「呂剛到底要做誰？」

銀紅那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轉了幾轉，才緩慢地說：「這個問題我還是不要回答的好，因爲我說出來你也不會信。」

「我會信。」

「我那就回答——呂剛要做誰，我壓根兒不知道。」

「嘿嘿！姑娘眞的讓我嚐了甜頭，可惜是一道紅糖燉薑汁，甜中還帶辣。」

說到這裏，雷金山的臉色一沉。「姑娘！妳的手指向那兒指，呂剛的槍子兒向那兒放，妳會不知道？」

「早晚會知道，不過眼面前眞還不知。」

「那麼，我再問一句：妳跟賈炳和是怎麼搭上關係的？」

「緣份。」

「緣份！」雷金山聳肩一笑：「哈哈！姑娘回答得眞妙！妳可知道賈大爺作的是甚麼買賣？」

「生絲。」

「生絲從來不走淮河。」

「你是說，賈大爺的生絲不走淮河，我倆根本沒有機會遇上，是不是？」

「正是這個意思。」

銀紅沉下臉來說：「雷金山！我倆現在不在磨房，犯不上繞圈子，有話不妨直說。」

「淮河裏的船只運兩樣東西，一樣白，一樣黑。」

「白的是甚麼？黑的又是甚麼？」

「白的是鹽，黑的是膏子。」

「膏子？」

「鴉片烟。」雷金山把這三個字說得格外重。「姑娘是行家，何必反穿皮襖裝老羊？」

銀紅的態度很鎮定，措辭非常嚴厲：「雷金山！江湖上有兩大忌諱：不干自己的事不插手，不打探別人的秘密。像你這種老手，怎麼也會犯忌？」

「嘿嘿！」雷金山乾笑了一聲。「咱們幹槍手這一行也有忌諱，你可知道？」

「還不會聽說過，但倒想討敎。」

「咱們這一行人，甚麼人的買賣都接，就是不接鴉片販子的買賣。」

銀紅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一時說不上話來。

雷金山裝作沒看見似的，側過了身子，接着說：「姑娘！我可是一片好心，倘若賈老板眞是幹那個的，趁早打發呂剛走回頭路，萬一到時露了相，頭一個挨槍的必定是賈炳和，化三千塊大洋請一個槍手來殺自己，可就成了千古奇聞啦！」

銀紅突然放聲大笑起來。

雷金山幾乎已認定她這種反常的大笑是一個訊號，立刻貼牆而立，目光機警地四下搜索，但他並沒有發現任何異狀。

銀紅笑够了，這才開口說話：「雷金山！我終於想通了。你暗中挨人，嫁禍呂剛，挑起呂剛和江長天之間的爭鬥。現在你又出言恐嚇，都只爲了個原因——你怕呂剛，希望他早些離開。」

雷金山冷冷地說：「我是怕他。」

「你承認了。」

「我怕他，並不丟人。每一個槍手都會怕另一個槍手。」雷金山的語氣突然柔和了許多：「銀紅姑娘！我無意跟妳過不去，更無意打探任何人的秘密。有我在中間，妳雖未必怕，卻也不太舒服。妳如果回答我兩個問題，我一定站得遠遠的。」

「好，希望我答得出。」

雷金山道：「第一，賈炳和是不是想要除掉孟長發？」

銀紅想了一想，才委婉地說：「雖然到目前爲止，我還不知道賈大爺究竟要除去誰，但我敢說絕不是你的孟老板。」

「第二，是誰在臨江樓上打我的黑槍？」

「雷金山！你太看得起我了，你以爲我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嗎？錯了，這一個問題我就答不上來。」

「那麼，請妳快帮我想一想吧。」

「你先想想看，你活着，對誰最不利？」

「對每一個人。」

銀紅笑着說：「你是那樣令人憎厭嗎？」

雷金山大言不慚地說：「他們不是憎厭我的人，而是我手中的槍。」

「你的手中有槍？」銀紅瞪大了眼睛，像是在開玩笑，也像是很認眞。

「當然有。」雷金山環抱胸前的雙手突地左右一分，右手果然有一支槍，那支槍發出一聲怒吼。

在轉角處，有一個人倒了下來。

那個人手裏也有一支槍，只是那支槍沒有比雷金山手裏的槍射得快。

銀紅滿臉驚愕之色。是驚異雷金山的槍法？還是驚異有人行刺？或者兩者皆有？到底爲啥？只有她自己心裏有數。

雷金山冷冷地說：「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這個人手裏有槍，槍上紅槽，到底是要殺妳？還是殺我？」

「如果他想殺人，那人一定是你。」

「何以見得？」

「因爲你喜歡管閒事，容易得罪人。」

「妳只說對了一半，這個人的確想殺我，但是他在殺我之後，一定還要殺妳。」

「除非他事先告訴過你，不然你怎麼說得如此肯定？」

「因爲我認識這個人。」

「他是誰？」

「他有個渾名叫螺絲老六，幹的是我這一行。幹槍手的打別人黑槍，是件丟人的事，他絕不希望別人傳揚出去。」

「那麼，殺我是爲了滅口。殺你又是爲了啥？」

「拔去一根眼中釘。」

「你可知道是誰教他來的？」銀紅問這些問題，絕不是爲了好奇，而是想多了解一些情況。

「我當然要去查，」雷金山已不打算在這兒停留下去。「咱們倆的談話只有在此打住，待會兒有空，我還要跟妳聊聊。」

「最好別浪費精神，聊也聊不出個名堂……」她的話還沒有說完，雷金山已經去遠了。

銀紅並沒有立刻離去，低頭沉吟，似乎在想一件事情，而且想得很出神，連買炳和緩步走到她面前，她都沒有覺察。

買炳和並沒有提起雷金山，更沒有提起躺在地上的死者，一開口就說：「李二禿子跑到這兒來幹甚麼？」

銀紅雙手一攤，聳聳肩，算是作了答覆。

「妳應該去見見他。」

「李二禿子？」

「嗯！」

「犯得着在這種人身上化精神？」

「銀紅！」買炳和很嚴肅地說：「別瞧不起小人物，他們最能壞大事。李二禿子帶了班底來一定有原因，妳一定要去挖挖他的底。」

「好！我去，可是上那兒找啊？」

「妳只要待在旅館裏不動，他就會再來找妳。」

「好……」銀紅指指地上的屍首。「這是你安排的？」

「不錯。」買炳和點點頭，臉上還露出得意的笑容。

「對付雷金山這種一等一的高手，用這種蹩腳貨色怎麼行？」

「哼！阿六手上拿的是支空槍。」

「買大爺！你又在耍甚麼花招？」

「哼！」買炳和雙眼看天，一副君臨天下，目中無人的神態。「先給雷金山扣上一頂殺人的帽子，日後才能抓住他的辮子。」

銀紅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噤：「你是存心要螺絲阿六送死的？」

「好啦！」買炳和不耐煩地揮手。「妳去！記住，李二禿子那兒一定要去，多灌迷湯，少瞪眼，這不是使性子的時候。」

銀紅笑了，雖有點勉强，仍是很嬌，很媚：「我的買大爺！你的吩咐我敢不聽嗎？……這兒該怎麼收拾？」

「嘿嘿！我早就安排好啦！」

× × ×

買炳和算得眞準，銀紅剛要走近大江旅館，橫巷中就竄出一個人來攔住了她的去路，那個人是何老三。

銀紅佯怒叱斥：「怎麼？你還要在大街上再來一次綁票擄人的把戲？」

「姑奶奶！別這麼說好不好？」何老三的態度大變。「我是來跟妳打商量的，若是請妳不到，禿二爺一發脾氣，我脖子上的吃飯傢伙還保得住嗎？」

「不去。」銀紅還得裝一裝。

「姑奶奶！禿二爺的脾氣妳又不是不知道，犯得着嗎？人家姓雷的要槍桿，玩兒命，妳呢？姑奶奶！妳就走一趟，說實話，禿二爺半點惡意也沒有。」

「好！」銀紅趁機會落篷收帆：「看在你的份上，我走一趟，日後別忘了你姑奶奶的大恩大德。」

「永世不忘，永世不忘……」何老三說着一招手，二輛黃包車立刻拉到面前。

銀紅既然決定去會李二禿子，當然不會再忸忸捏捏，大大方方地坐上了黃包車。

她沉靜地坐在車裏，根本就不去注意車子拉往甚麼方向，心裏只是不停地盤算着如何去對付那個將要會面的人。

當她發現市聲滅杳，滿眼綠色時，這才發現黃包車是拉向郊外。

經過一段崎嶇不平的碎石子路，黃包車終於停下。他們下了車，何老三付了車資，並叫車伕將車子拉到不遠處的竹林等候。

銀紅多少有點兒緊張，現在她總算輕鬆了一些。何老三留下車子那證明還會讓她回去。

何老三在前領路，又通過一條羊腸小徑，來到一座茅屋之前。

「哈哈！」茅屋內响起一陣爆笑，一個頂光禿，身裁高大，年約四十多歲的人走了出來。「銀紅！妳可是愈來愈標緻啦！」

銀紅最會察言觀色，一照面她就知道李二禿子此番前來必是有求於她，於是一開口就非常冷淡。「二爺！我們分道揚鑣已經三年多了，一向都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今天又來找我幹啥？」

這句話很嗆人，以他們兩人的關係來說，實在教李二禿子受不了，但是他連臉色都沒有變一下，而且還滿咀哈哈：「銀紅！幹啥呀？想看看妳也不行麼？來，屋裏坐，慢慢聊！慢慢聊！」

銀紅冷冷地一擺頭：「我不進去。」

「曖！」李二禿子還是滿面笑容。「茅草房子，實在招待不起妳這位貴客，妳就將就點吧！」

「禿二爺！」銀紅仍是冷言冷語的，她似乎已經看透了李二禿子的心，他愈熱，她反而愈冷：「說句良心話，就憑你的招牌想請我，我還未必來。今兒個我是怕何老三交不了差，才跑這一趟。有甚麼話就在這兒說，最好長話短叙。」

「好！長話短叙。」李二禿子臉上的笑容突然一掃而空，而且一開口就有石破天驚之勢：「買炳和給妳多少錢？」

這一問，倒把銀紅問住了。幸好是有備而來，回答還算俏利，道：「禿二爺！你可問得眞稀罕。你養過我，我值多少錢，你還不知道麼？」

「銀紅！別跟我打哈哈。」李二禿子沉着臉，冷聲道：「聽說買炳和一出手就給了妳三千塊大洋。」

「喲！我可眞值錢呢！」

「有人出妳這個數。」李二禿子大指小指一翹，比了一比。

「六千！」銀紅伸伸舌頭，一臉俏皮像。「嚇死我了，這麼大筆數目，我可要跟他當一輩子奴才啦！」

「不！」李二禿子明明知道銀紅在裝瘋賣傻，還是一本正經的。「他別無所求，只要妳說三句話。」

「噢！」銀紅舌頭更長了。「一句話，兩千塊大洋，是甚麼話呀？」

「銀紅！够了，再裝下去也沒有甚麼勁兒。說句老實話，江湖道不是女人混的地方，妳能够混到這種局面可眞不容易。江湖道上的高人不是要混得開，而是要收得好。銀紅！妳老大不小的，也該爲將來想想，六千塊大洋是筆好嫁粧。」

「禿二爺！」銀紅的臉色也正經起來，因爲她還肩負着買炳和交付的使命。「難爲你這樣好心。那位化錢的大爺要的三句話，未必能够從我口裏說出來……」

「銀紅！別推托，你是個爽快人，這三句話藏在妳肚子裏，只要妳一張咀，就行了。」

「好！你挑我發筆橫財，我可不能不識抬舉。不過，我想先知道那位化錢大爺是誰？」

李二禿子一口回絕：「這沒有必要。」

「有必要。」銀紅堅持。

「爲甚麼？」

「我不是隨便收錢的人。」

「就這麼一個要求？」

「還有。他要那三句話必須先說出來，我能全部答，或者只能答其中一兩句，我心裏先有個底。」

李二禿子着實想一想，才回答道：「銀紅！妳的脾氣我清楚，妳的能耐我也了解。這三句話妳一定答得出，化錢的人是誰，又何必去管？」

「禿二爺！你既然了解我的脾氣，就不用給我打折扣，如果我的要求辦不到，那就棉花店失火——免談（彈）。」

「這個底我可以揭開，不過妳要先想想後果。」

「甚麼後果？」

「底一揭開，妳除了接錢回話之外別無二途。」

「如果他要的三句話我回不出來呢？」

「一個字——死。」

「哼！」銀紅的臉色變了，情勢如此，她不得不變。「這那裏是談買賣，簡直是……禿二爺！恐怕那位化錢的大爺是你吧！玩的手法正是你的老把戲，霸王硬上弓嘛！」

「嘿嘿！」李二禿子有些窘，只得以一聲乾笑來掩飾。「銀紅！別提！別提！……呃！我們現在談正事要緊。」

「我一見面就說過了，長話短叙，拉拉扯扯沒個完，我可受不了。大江旅館三十二號房，你可以隨便派人來找我。」

「別走！別走！」李二禿子像老鷹撲小鷄似的張開兩臂攔住了她的去路。「三十二號房裏還住着一個綽號叫作拚命三郎的呂剛，他成了妳的保駕神童，誰還敢去找妳呀！」

銀紅凝視着李二禿子，慢吞吞地說：「不是猛龍不過江，你眞有點善者不來，來者不善的味道。」

「何以見得？」

「你雖是初來乍到，却已經將我的來龍去脈摸得一清二楚了。」

「嘿嘿！這叫入鄉隨俗，入境問禁，說正格的，咱們總算有過交情，我腦門頂上有幾根髮渣子妳是淸楚，犯得着跟買炳和那種人打交道？」

「買賣。」雖僅兩字，却擲地有聲。

「我這兒也是買賣。」

「人家作買賣乾淨俐落。」

「難道我就拖泥帶水？」

「不太乾脆。」

「好！」李二禿子光禿禿的腦門頂也泛出紅色，顯然已經中了銀紅的激將法。「乾脆就乾脆，從現在起，你有問，我必答。」

「那位願意化六千塊大洋買我三句話的是不是你？」

「嘿嘿！你可眞厲害，蚊子打妳眼前飛過，妳一定能分出公母，嘿嘿！是我，是我！」

「可眞教人想不到，一開口就是大洋六千，看樣子是發了一筆橫財。」

「這是那裏話，憑我們的舊交情，送妳六千大洋又怎麼樣？何況還要妳帮忙？」

「這筆錢我很想賺，這個忙我也打算帮，不過你要一五一十地從實說來。」

「在江湖上混的人，講究的是義氣二字，可是，一旦沾上這個，」李二禿子的大姆指跟小指兩頭一翹，作了一個烟槍的姿勢。「那就甚麼都不管了。我是這樣，別人也是這樣。」

「哦——」銀紅不待他說完，就接上了話頭：「難怪你一開口就是六千塊大洋，原來你現在是膏子舖的大掌櫃……我只是有些不明白，這和買大爺有甚麼相干。」

「天啦！」李二禿子驚訝地嚷了起來：「我的大妹子！妳是給我裝迷糊呢？還是眞不知道？買炳和在這一行當中，還大吞大吐哩！」

「當眞！」銀紅那份驚訝怎麼看都不像是裝出來的。

「妳瞧！」李二禿子得意極了。「妳還說人家作買賣乾脆，連他幹的是甚麼行當，妳都不知道。告訴妳，明兒晚上我就有一票貨要交給他。」

「明兒晚上？」

「嗯！」李二禿子點點頭，神色隨之一正：「我找妳就是爲了這樁事。」

「你們作你們的買賣，找我幹甚麼？」

「聽我說呀！我跟買炳和雖有過幾次來往，都是小鼻子，小眼的，一趟最多也不過三，五萬大洋，這回他來了個獅子大開口，害得我忙了兩個來月。我突發現這筆買賣有問題。」

「有甚麼問題？」

「一來嘛！京燕一帶的盤口上，一時吸不進那麼多，粮商囤粮，油商囤油，幹咱們這一行的可不作興囤膏子的，都是這隻手進，那隻手出。買炳和要這麼多貨，豈不是有些怪？」

「唔！」銀紅漫應了一聲，靜待下文。

「他以往都是付我大信錢莊的票子，這回就講好了用大信錢莊的票子付貨欵。後來一打聽，才知道他欠下了大信錢莊十多萬塊大洋，早就不來往了。」

「還有甚麼怪事？」

「在這個節骨眼上，他又請來了拚命三郎呂剛，銀紅！妳說我會怎麼想？」

「你一定以爲買炳和請呂剛來是爲了對付你，到時候拿貨不給錢，還要將你做掉，對不對？」

「沒錯。」

「拿錢來。」銀紅伸出了手。

「錢！」

「六千塊大洋呀！那三句話看來是沒有問題了。」

「哈哈！銀紅！我還能少了妳的錢？」李二禿子壓低了嗓門：「妳只要給我三句話，多一個字都不要。」

「問吧！」銀紅的神態十分輕鬆。

李二禿子道：「買炳和找呂剛來到底是要對付誰？」

（未完）

一棒喝武林

疑是瑤台貶塵凡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史秀龍慨贈千金給予母大虫，但要她與公羊伯遠離濟南府半月，那晚梅映雪到他房中，叩謝他為她父親料理後事，並說要跟他為婢，史秀龍婉言拒絕，復贈萬金，作為梅映雪訪母之用，當他疲倦地欲上床大睡之際，突又有人敲門，史秀龍開門一看，不禁詫異萬分，原來深宵來訪的客人竟是大理國第一高手段鴻興，他說有事要和史秀龍一談，史秀龍便跟隨他至一無人村落，因好奇心起，不待段鴻興開口，搶先問他乘坐無底轎原因，段鴻興不顧作答，史秀龍責他苛虐抬轎少女，段鴻興不禁大笑起來——

段鴻興笑了一陣後，笑容漸漸收歛，換上一副冷酷的表情，道：「小子，本洞主的事你少管，否則只怕八月中秋不到，你的小命就先沒了！」

史秀龍心頭微震訝然道：「你說甚麼？」

段鴻興嘿嘿沉笑道：「「八月中秋，你小子有個約會，不是麼？」

史秀龍驚問道：「是誰告訴你的？」

段鴻興笑道：「公羊伯！」

史秀龍道：「可是，他怎麼知道的呢？」

段鴻興道：「你小子莫太小覷了公羊伯，他外表雖然窩囊，可是人却精明如鬼，你的事情是瞞不過他的。」

史秀龍聳聳肩道：「看樣子，中秋之夜，小可將無法與月姑成就好事了。」

段鴻興笑道：「不然！」

史秀龍苦笑道：「知道這件事的人已經不少，小可預料那天晚上將有大煞風景的場面出現。」

段鴻興道：「只要你肯接受本洞主的保護，本洞主保證可使你如願以償。」

史秀龍微訝道：「接受你的保護？」

段鴻興頷首道：「正是！」

史秀龍道：「老洞主為何要保護小可？」

段鴻興道：「你是個優秀的青年，本洞主不忍見你慘死在她劍下。」

史秀龍噗哧一笑道：「老洞主有這俠義心腸，令小可十分感佩。」

段鴻興聽出他語帶諷刺，臉色一沉道：「你不相信是不是？」

史秀龍笑道：「不錯，公羊伯曾經告訴小可，老洞主此番進入中原，乃是慕『月姑』之名而來，意欲一親芳澤……」

段鴻興笑了笑道：「這也是本洞主的目的之一，你小子如愛惜性命，就不應與本洞主爭風吃醋。」

史秀龍道：「小可當然愛惜性命，但很抱歉不能接受老洞主的保護。」

段鴻興道：「為甚麼？」

史秀龍道：「因為小可已把命賣給了某一位人士，且已收下了他的金錢，說得明白一些，小可這條命已是別人的，不能作主了。」

段鴻興道：「你說的是十二飛鈸酈羽？」

史秀龍一呆，接着嘆道：「唉，看樣子，老洞主甚麼都知道了，一點不錯，正是他！」

段鴻興不屑地道：「十二飛鈸酈羽算甚麼東西，本洞主自會收拾他的！」

史秀龍道：「老洞主要怎麼對付十二飛鈸酈羽，小可不管。」

段鴻興道：「要是本洞主殺了酈羽，你可願聽命於本洞主？」

史秀龍道：「十二飛鈸酈羽乃是北五省的綠林總瓢把子，麾下高手如雲，你只殺死他一人是沒用的。」

段鴻興問道：「眼下有幾個人埋伏在安福客棧？」

史秀龍搖頭道：「對不起，未便奉告！」

段鴻興怒道：「為甚麼？」

史秀龍道：「食人之祿，忠人之事。」

段鴻興冷笑道：「小子，你招子放亮一點，十二飛鈸酈羽雖然小有名氣，可是憑他那幾手功夫，要想擒獲『月姑』不啻是痴人說夢，普天之下，只有本洞主能够制服『月姑』！」

史秀龍道：「小可也不以為『十二飛鈸酈羽』力足擊敗『月姑』，可是小可既已把命賣給了他，就不應吃裏爬外，這是小可做人的態度。」

段鴻興道：「你寧可死在『月姑』的劍下，也不願違約背信？」

史秀龍點頭道：「不錯。」

段鴻興突然縱聲大笑道：「好！好志氣！史秀龍，你真是個寧折不彎的血性青年，不過今夜你只怕已回不了濟南府了！」

史秀龍道：「老洞主想留下小可麼？」

段鴻興道：「正是！」

史秀龍掄動一下鐵棒，道：「這得要問問我手中這條鐵棒肯不肯！」

段鴻興目光一盛，冷笑道：「何物小子，你也配與本洞主動手不成？」

史秀龍岸然道：「我自知非你敵手，但對於打架，我向來是打死不退的！」

段鴻興道：「傻小子，別跟本洞主要脾氣，你只要跟本洞主留在這高家屯，一等『月姑』現身之後——」

史秀龍截口道：「辦不到！」

段鴻興臉色變得很難看，冷冷的注視他半晌，才開聲道：「大娃娃！」

大娃娃上前一福道：「小婢在。」

段鴻興道：「把那敬酒不吃要吃罰酒的小子給我拿下來！」

大娃娃應了一聲，轉身面對史秀龍，挺眉一笑道：「請接招！」

「招」字甫落，人竟似會縮地術一般，倏忽已欺近史秀龍跟前，一掌抓出！

史秀龍疾忙斜身掠開，大喝一聲，道：「等一下！」

大娃娃正要向前追擊，聞言剎住身勢，吃吃嬌笑道：「怎麼呢？」

史秀龍繃着面孔道：「我史秀龍不與女鬥，妳站開去吧！」

大娃娃笑道：「你要跟我們老洞主打？」

史秀龍道：「正是！」

大娃娃道：「那也得先讓我掂一掂看！」

說着，又一掌攻出！

史秀龍扔掉鐵棒，吐掌迎拍上去，喝道：「好，就跟妳走幾招試試！」

誰知掌勢甫發，眼前的大娃娃突然一閃而沒，就好像突然化為一團輕烟，被風吹散了似的！

史秀龍心中一驚，暗叫一聲「好快的身法！」疾忙上身前傾，右腳倒抬而起！

「拍！」

踢中她了？

不，右腳反被她一把扣住了！

史秀龍大吃一驚，正想用力抽回，忽覺身子已離地而起，在空中飛轉起來！

原來，大娃娃的身手竟然高得出奇，當史秀龍一掌拍出時，她已轉到史秀龍身後，而當史秀龍抬腳後踢時，她正好一把扣個正着，然後迅速將他整個人舉上空中，像舞銅人似的揮舞起來。

史秀龍自出道以來，這是第二次碰上厲害人物，第一次碰上的是「五通神言公臣」，那次雖然落敗，畢竟還跟他打了四五十招，而今天竟然一出手就落敗，而且是敗在一個身份微賤的「女轎夫」手下，這使他又震驚又傷心，剎時心灰意冷，恨不得趕快死掉的好。

可是，此刻的他，已是身不由己，身子在空中打轉，想反抗一下都辦不到了。

大娃娃足足把他舞掄了十幾匝，才鬆手將他擲出數丈，吃吃笑道：「够了吧？」

史秀龍身子落地，迅即跳起，雙掌一錯，便待上前拚命——

段鴻興大笑道：「史秀龍，你還好意思再打？」

史秀龍一聽此言，登時洩了氣，垂下雙手，悻悻地道：「我史秀龍技不如人，怪不得誰，但你要我的命可以，要想迫我就範，可辦不到！」

段鴻興哈哈笑道：「你不肯就範也沒關係，反正你只不過是個魚餌，本洞主只要將你拘留此地，即可達到目的！」

史秀龍轉身撒腿便跑！

段鴻興大笑一聲，振臂隔空一指點出，喝道：「躺下！」

史秀龍只覺背部一麻，全身頓時僵硬，砰然仆跌於地，動彈不得了！

段鴻興說道：「大娃娃，將那小子帶入屋裏去！」

大娃娃走過去，俯身正要抱起史秀龍之際，驀聞一陣銳厲的暗器破空之聲，自對面颼然襲至——

段鴻興急叫道：「快躲！」

大娃娃反應極快，立即就地倒下，往旁滾開。

就在她身子倒下的次一瞬間，只聽「颼！」的一聲，一隻圓如碟子而閃閃發亮的東西，自她頭上飛過！

它，是一面飛鈸！

一面其薄如刀的飛鈸！

段鴻興「哼！」的冷笑一聲，縱前一大步，右掌疾探，駢伸食中二指，竟將其疾如電的飛鈸一下夾住，然後雙目一抬，向飛鈸來處望去，嘿嘿冷笑道：「酈羽，你來得正好，本洞主正想跟你談談！」

黑暗中，人影幢幢出現，一共是五個人！

這五人都是上了年紀的人物，一個作商賈打扮，一個作老叫化打扮，一個作相士打扮、一個作園丁打扮，另一個則是本來面目——五雷神汪焦雲！

顯然，這五人之中，一個正是「十二飛鈸酈羽」，餘三人是「黑蛟神項若廷」、「二郎神楊南遊」、「五通神言公臣」！

他們五人以一字排開的陣式走過來，在相距兩丈之處一齊停住腳步，當中那個作商賈打扮的人一抱拳道：「尊駕莫非是大理國第一高人段洞主鴻興？」

段鴻興點點頭，微笑道：「你就是北五省總瓢把子『十二飛鈸酈羽』？」

作商賈打扮之人，正是十二飛鈸酈羽，他也點點頭答道：「正是酈某！」

段鴻興道：「本洞主正想找你談談，你能不能把史秀龍讓給我？」

十二飛鈸酈羽冷冷地道：「段洞主要他何為？」

段鴻興道：「他是『月姑』約期相見之人，而本洞主正要見見『月姑』。」

十二飛鈸酈羽道：「見『月姑』，為的何事？」

段鴻興道：「本洞主久聞她麗質天生，艷冠羣芳，而且生性淫蕩，視男人如玩物，故本洞主意欲與她見識一番，看她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十二飛鈸酈羽道：「段洞主遠居異域，對『月姑』難免有此綺念遐思，只可惜今番來得不是時候。」

段鴻興道：「本洞主尋找『月姑』已有兩年，一直緣慳一面，今番難得偵知其與史秀龍約會之期，是專程趕來濟南，怎說來得不是時候呢？」

十二飛鈸酈羽道：「因為『月姑』已是酈某志在必得之人！」

段鴻興沉笑一聲道：「你是她甚麼人？」

十二飛鈸酈羽道：「酈某與她不沾親帶故，此番找她，乃是為報殺子及毀寨之仇！」

段鴻興道：「那簡單，本洞主逮住她時，順便替你報仇就是了。」

十二飛鈸酈羽冷哂道：「謝了，酈某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尚不必借重於段洞主！」

段鴻興不悅道：「這是本洞主的好意，你

若是不接受，豈非太不識好歹！」

十二飛鈸鄺羽冷冷一笑道：「鄺某今夜所能奉勸於段洞主的是：段洞主成名不易，最好莫爲個淫婦而將一生英名斷送於中原武林！」

段鴻興面上泛起帶着殺氣的笑容，緩緩說道：「鄺羽，你在北五省綠林道上是個响鐺鐺的人物，可是在本洞主的眼光中不過是個三脚貓，本洞主給你臉你不要，實在太不智了！」

十二飛鈸鄺羽目光一寒，道：「看來段洞主要定了史秀龍，是麼？」

段鴻興點頭道：「不錯！」

十二飛鈸鄺羽道：「既然如此，你我只好在手底下見個眞章了。」

說畢，走上三步，雙手一抱拳，擺出挑戰的姿態。

段鴻興「哼哼」獰笑兩聲，也走上三步，說道：「你如自信力足與本洞主一搏，動手便是！」

十二飛鈸鄺羽不再開腔，隨卽錯掌游步，於接近到可以攻擊的距離時，突地右掌一豎，喝道：「接掌！」

也沒見他推掌，却已有一股掌風，翻湧而出！

他是北五省綠林總瓢把子，一身內外功夫，可說已練到出神入化之境，此刻發出的一掌，是他的成名絕藝之一，名曰「七步斷魂掌」，七步之內，可以隨心所欲的發出凌厲絕倫的掌風，制人於死命，可說比他的「十二飛鈸」更具威力！

段鴻興見他出掌，微微一笑，身形略略一挫，高舉右掌相迎。

雙掌遙遙一對，立聞「波！」的一聲輕爆，原是平靜的空間突然勁風四射，登時吹得五雷神汪焦雲四人和兩個女轎伕衣袂飄揚，均有立足不穩之感！

而十二飛鈸鄺羽和段鴻興則僅各自略退半步，沒有分出强弱。

十二飛鈸鄺羽面上露出一絲微笑！

段鴻興的面上也露出微笑！

似乎，兩人對了一掌之後，彼此心裏都已有數，都有信心獲勝似的。

靜靜對峙了一會，十二飛鈸鄺羽再次率先發動，平胸一掌推出，喝道：「再接這一掌試試！」

這次，他使出了十成功力，掌式一出，一股比剛才更强猛數倍的掌風，勢如滔天怒濤，直向段鴻興疾捲過去！

段鴻興笑道：「只怕還不够呢！」

話聲中，亦揚掌拍出。

兩股掌風懸空一接，又發出一聲悶雷也似的風爆，剎那間場地上沙飛石走，站在數丈的五雷神汪焦雲四人和二女都站立不住而往後倒退了一步！

十二飛鈸鄺羽也倒退了一步。

段鴻興則身子只幌了兩下，脚步却未曾移動，他哈哈大笑道：「你看，還差一些呢！」

十二飛鈸鄺羽面色一變，精眸連續閃動了幾下，突然打出一個手勢道：「兄弟們，照計劃行事！」

黑蛟神項若廷、二郎神楊南遊、五通神言公臣、五雷神汪焦雲聞言之下，立時身形一騰，一齊向大娃娃和二娃娃撲去！

原來，他們的「計劃」顯然是由十二飛鈸鄺羽一人對付段鴻興，由四神聯手攻擊二女，意欲先將二女擒服，以之牽制段鴻興。

這可能是最正確的戰略，因爲他們都知道段鴻興乃是當今武林的蓋世高手，要想擊敗他是不可能，唯一之策卽是先制服他的兩個女轎伕，然後五人聯手攻擊他，這才有獲勝之望。

而段鴻興一見四神撲向二女，非但不着急，反而又哈哈大笑道：「大娃娃二娃娃，妳們一再吵着要吃『四神湯』，如今機會來啦！」

那知眼看混戰將起之際，驀聽得附近黑暗中傳來一聲沉喝：「住手！」

這一聲沉喝，好比天上打下的一道悶雷，頓時震得四神與二女耳鼓發鳴，雙方不覺一齊收住了勢子，轉頭循聲望去。

喝聲，來自右方一棟民房之側。

當大家的視綫投向那棟民房之時，已看見一條黑影自屋角轉出來。

段鴻興似已知道對方是誰，一聽到喝聲，就大笑着道：「老朋友，你豈可違約背信？」

來人竟是公羊伯，他身形幌閃之間，已站在衆人面前，面含和氣笑容道：「誰說我老人家違約背信？」

也許身邊沒有跟着母大蟲，他的窩囊相已一掃而光，還隱隱透出一代大宗師的氣派！

段鴻興笑道：「晚間，你不是說曾接受了史秀龍一千兩銀子，答應不再入城干擾麼？」

公羊伯嘻嘻一笑道：「老段，你睜開眼睛瞧瞧，這兒可是濟南府？」

段鴻興微微一楞道：「哦，不錯，此處是濟南府外的高家屯……」

公羊伯接口道：「其次，答允離開濟南府的是拙荆而不是我！」

段鴻興皺起眉頭道：「你來何爲？」

公羊伯道：「做個和事佬。」

段鴻興道：「胡鬧，本洞主要收拾他們五人，乃是輕而易舉之事。」

公羊伯笑道：「不錯，但你老段的目的到底是要收拾他們五人，抑是欲見『月姑』？」

段鴻興道：「當然是要見『月姑』！」

公羊伯道：「要見『月姑』，就不能收拾他們五人。」

段鴻興問道：「這話怎麼講？」

公羊伯道：「人家鄺大當家的買下史秀龍的命，在安福客棧設下的陷阱，是最高明的陷阱，以之引誘『月姑』前去八成不會落空，而你呢？你把史秀龍刦持到此，就認爲『月姑』會來此自投羅網麼？」

段鴻興眨眨眼道：「你認爲她不會來？」

公羊伯點頭道：「是的。」

段鴻興說道：「據說，她在看中一個青年而對他下了『月姑情簡』之後，是從來未爽約過的。」

公羊伯冷笑道：「如果她知道你在等候她，她只好爽約一次了。」

段鴻興聽了點點頭，似已同意他的看法，嘆道：「這話倒是有點道理，當今天下，她最忌憚的大概只有你我二人和那個『縫窮婆』了，如果她獲悉本洞主在此地等她，她一定不敢來，但她怎會知道本洞主在此等她呢？」

公羊伯道：「她一定會知道！」

段鴻興一指十二飛鈸鄺羽道：「他們在安福客棧埋伏，她難道就不知？」

公羊伯道：「她也一定會知道，但她也一定會準時赴約，因爲對手不一樣。」

段鴻興笑了，道：「有道理，可是本洞主却已打定主意非要跟她睡一覺不可，這怎麼辦呢？」

公羊伯笑道：「所以，我老人家才想來調停一下……」

他說到這裏，轉對十二飛鈸鄺羽道：「鄺大當家的，你擒拿『月姑』，目的在爲子報仇，是麼？」

十二飛鈸鄺羽點了點頭道：「不錯，殺子之仇，非報不可！」

公羊伯道：「你逮住她之後，便要殺她，是麼？」

十二飛鈸鄺羽又點點頭。

公羊伯道：「那麼，在你殺她之前，先讓段洞主滿足慾望如何？」

十二飛鈸鄺羽沉吟道：「這個……」

公羊伯道：「這個對你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因爲到時候段洞主一定會助你一臂之力，有他帮忙，『月姑』必擒。」

十二飛鈸鄺羽沉思有頃，抬目注視段洞主問道：「段洞主當眞只想跟她睡覺而已麼？」

段鴻興道：「不錯，這是本洞主的嗜好，喜歡跟天下最淫蕩的女人共宿。」

十二飛鈸鄺羽又很鄭重的問道：「沒有別的目的？」

段鴻興道：「沒有。」

十二飛鈸鄺羽又想了一下，回對公羊伯說道：「要是段洞主肯保證沒有別的目的，而且不傷害她的性命，鄺某便可答應。」

公羊伯道：「你要我老人家做見證人？」

十二飛鈸鄺羽點頭道：「正是。」

公羊伯轉望段鴻興問道：「老段，你肯保證對『月姑』不作別要求及傷害她的性命？」

段鴻興道：「可以。」

公羊伯笑道：「那好，你們今夜無須再爲爭奪史秀龍而拚命，到了中秋之夜，但能逮住『月姑』，一方滿足其慾念，一方爲子報仇，各得其樂就是了。」

段鴻興一指史秀龍道：「那麼，這小子就放他回城去了？」

公羊伯點頭道：「當然。」

段鴻興道：「而本洞主是否也要住入安福客棧？」

公羊伯道：「隨你的便，要是你打算住入，就得略事改變面貌，並不得乘那頂小紅轎，否則徒然打草驚蛇而已。」

段鴻興點點頭，移步向史秀龍走過去，要替史秀龍解開穴道。

公羊伯道：「他的穴道讓我老人家來解，你們都離開吧。」

段鴻興停步道：「爲甚麼？」

公羊伯笑道：「這小子的脾氣很對我的胃口，我要跟他促膝談心一番。」

轉對十二飛鈸鄺羽道：「鄺大當家的信任得過我老人家否？」

十二飛鈸鄺羽頷首道：「尊駕乃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一言一行足爲世人楷模，鄺某豈敢猜疑，但請問尊駕何時放他返回安福客棧？」

公羊伯道：「天亮之時，卽遣其回去。」

十二飛鈸鄺羽抱拳道：「既如此，鄺某告辭。」

轉向黑蛟神項若廷四人一招手，五人卽轉身奔向濟南府，轉眼間，已消失在黑茫茫的夜色下。

公羊伯目送他們遠去之後，乃回對段鴻興道：「老段，你也去吧。」

段鴻興笑道：「咱們已幾年沒見面，此番難得碰頭，何不好好聊一聊？」

公羊伯道：「話不投機半句多，你不是我老人家聊天的對象。」

段鴻興說道：「不聊天，那就切磋幾招如何？」

公羊伯搖頭道：「沒意思，你我前前後後已切磋過十幾次，彼此心裏明白，何必再浪費力氣！」

段鴻興一笑，說道：「最近可會見過『縫窮婆』？」

公羊伯道：「沒有，有一年多沒有見到她了。」

段鴻興道：「這幾年的中原武林，可有厲害的人物崛起？」

公羊伯道：「只崛起一個『石郎』，據說身手頗有可觀，可惜是個邪派人物。」

段鴻興道：「是怎樣的人物？」

公羊伯道：「與『月姑』恰成一對，他專殺女人，聽說已有上百個女子遇害了。」

段鴻興道：「那是個採花淫賊嘛！」

公羊伯道：「是的，但身手高得出奇，與一般採花淫賊大不相同。」

段鴻興道：「沒有人能制服他麼？」

公羊伯道：「至少有三個人能制服他，一個是你，一個是我，一個是縫窮婆，只可惜他和『月姑』一樣，不喜歡與咱們碰頭！」

段鴻興道：「本洞主對下三濫的人物沒興趣——大娃娃二娃娃，咱們走吧！」

乘上無底轎，逕自走了。

公羊伯於是過去拍開了史秀龍的穴道，笑瞇瞇道：「小老弟，你的一千兩銀子花得不寃吧？」

史秀龍調息了一下，覺得全身血氣業已暢通，乃卽站起拱手道：「多謝您老相救，小可沒齒不忘——不，在未來的九天之內，小可是不會忘記的。」

公羊伯笑了笑道：「九天之後，你就忘了不成？」

史秀龍道：「九天之後，小可就要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想報答也辦不到啊！」

公羊伯道：「我老人家早就說過你不會死，你怎會老是不聽話！」

史秀龍噗哧一笑道：「如果小可聽您老的話就不會死，那倒容易了。」

公羊伯四下望了望，說道：「走，咱們找個地方去談一談。」

史秀龍拾回鐵棒，隨着公羊伯走出高家屯，老少倆行到一處空曠的野地上，席地坐下。

公羊伯道：「在這種空曠的地方說話，有個好處，不怕有人掩近偷聽。」

史秀龍一聽就知他有重要的話要說，當下正襟危坐，問道：「老前輩有何教誨？」

公羊伯道：「首先你告訴我，你可知道『月姑』此次爲何看中你？」

史秀龍搖頭道：「小可不知。」

公羊伯道：「月姑這個女人有個怪癖，她看中的男人，都是相貌英俊，品行優良的青年，每次與約會的青年纏綿一夜之後，次日一早卽予殺害，因此我想，她以前可能遭受到某種刺激，因此患了這種殺人狂。」

史秀龍道：「會不會是她受騙失身，因此而恨透了天下的男人？」

公羊伯點點頭道：「可能是如此。」

史秀龍道：「而那個叫『石郎』的傢伙，也可能曾被心愛的女人所遺棄，因此恨透了天下的女人。」

公羊伯道：「不錯，可知情孽之爲害，至大且深，不過像『月姑』和『石郎』這樣性情偏激的男女，世上畢竟尚不多見。」

史秀龍道：「有他們兩個，已經很够瞧的了。」

公羊伯道：「希望他們有一天彼此相約，弄個兩敗俱傷才叫高興。」

史秀龍笑道：「老前輩今夜要跟小可談的，不是這些吧？」

公羊伯道：「當然不是……」

他收斂笑容，換上一副凝重的神色道：「你認爲十二飛鈸鄺羽要擒『月姑』，眞是欲爲其子報仇？」

史秀龍心頭一震，瞠目結舌道：「難道不是？」

公羊伯微笑道：「爲子報仇，只怕是次一目的而已！」

史秀龍驚問道：「那麼，他要擒拿『月姑』的主要目的是甚麼？」

公羊伯搖頭道：「我老人家尚未查探出來，僅知要向『月姑』取回一物，那一定是一件非常珍貴或者非常重要的東西！」

他話聲一頓，接着又道：「而那個老怪物段鴻輿，要找『月姑』，其目的也相同，所謂要跟『月姑』睡覺，全是他媽的胡扯蛋！」

史秀龍不勝驚愕道：「原來如此，那麼那次『月姑』殺死鄺家盛挑翻九龍崗……」

公羊伯道：「大概就在那一天，月姑從鄺家盛手中奪到了那一件非常珍貴或非常重要的東西，而那件東西，必與鄺羽及段鴻輿有切身的關係。」

史秀龍道：「段鴻輿原是大理國之人，怎會與『那件東西』有關係呢？」

公羊伯道：「段鴻輿雖然素行不良，却非貪婪之輩，那件東西若然與他無關係，他絕不會遠迢迢的趕入中原來爭取，故可斷定那件東西必然與他有關。」

史秀龍道：「可是與小可却無一丁點兒的關係，月姑為何要將小可扯進去？」

公羊伯笑道：「月姑約你相見，是兩碼子事，與她奪得的那件東西無關。」

史秀龍道：「老前輩認為她一定會在中秋之夜現身與小可相會？」

公羊伯道：「是的。」

史秀龍道：「那時晚輩該怎麼應付？」

公羊伯道：「如果你不想死在她的劍下，我老人家教你幾招功夫，屆時如能派上用場，也許可避過刦數。」

史秀龍大喜道：「好的，您老肯傳授小可功夫，必能救得小可一命！」

公羊伯笑了笑道：「也許可以，『必能』兩字却靠不住，要知『月姑』乃是身懷奇藝的女人，你絕不可能因學了我老人家的幾招功夫就『必能』逃過她的魔手，只不過多學幾招功夫就多幾分自保的能力而已。」

他停頓一下，繼道：「我想教你的，是幾招取巧的功夫，也可以說是出奇制勝的招術，現在我先施展出來給你瞧……」

× × ×

史秀龍在天亮的時候，回到濟南府安福客棧，由於折騰了一夜，覺得很疲困，乃倒頭便睡。

一覺睡到午後，才醒了過來。

他在客棧中吃過飯，想起要送梅映雪一萬兩銀子的事，便往梅映雪的房間走去，剛走到房外廊上，只見一個店小二正自梅映雪的房內走出，手上捧着一個茶盤，他乃住足問道：「小二，那位梅姑娘可在房中？」

店小二一見是他，立刻堆出笑容道：「梅姑娘剛剛出去了，小的正在打掃她房間呢。」

史秀龍探頭一望，見房中果然沒人，便又問道：「她去了何處？」

店小二道：「她說要出去尋找其母，大概掌燈的時候就會回來。」

史秀龍發現房中壁上懸掛着一個月琴，又隨口問道：「那月琴是她的東西？」

店小二道：「是的，據說她的歌唱得很好哩。」

史秀龍點點頭，道：「她回來的時候，告訴她我要見她。」

店小二道：「好的，好的。」

史秀龍掏出一些碎銀塞入他的手裏，低聲道：「還有，這幾天如有孤身女子住入貴棧，就來通知我一聲！」

店小二一面稱謝，一面連連哈腰道：「是的，是的，小的一定會通知史大爺，還有甚麼吩咐麼？」

史秀龍道：「沒有了。」

他返回房中，帶了五百兩銀子，往賭場去上。

他去的賭場，是濟南府最大的一家，聚賭者均是城中巨富，一場賭博下來，輸贏往往有數千兩之多，上次他就曾贏了兩千多兩銀子。

但是，贏錢並未帶給他快慰，他倒反希望輸，輸得愈多愈痛快。

這一天，當賭到掌燈之時，他又意外的大獲全勝，又贏了三千兩！

回到客棧，店小二來告，梅映雪已回客棧，他即來到梅映雪的房間，說明要她的名義提一萬兩銀子存入錢莊之事。

梅映雪搖了搖頭，說道：「恩公好意，難女心領……」

史秀龍頗感意外道：「妳不接受？」

梅映雪苦笑道：「難女沒有接受的理由，除非恩公願意買難女為婢。」

史秀龍喟然道：「小可是實實在在的想帮助妳，並無別的意思呀！」

梅映雪道：「難女明白，但是，一萬兩銀子不是一個小數目，非親非故，難女實是不敢接受。」

史秀龍道：「妳現在舉目無親，要是沒有銀子，往後如何過日子？」

梅映雪道：「天無絕人之路，船到橋頭自然直，難女不信會成餓殍。」

史秀龍道：「店小二說妳出去尋找令堂，可有一些眉目？」

梅映雪搖首道：「還沒有，但難女相信總有一天會找到的。」

史秀龍道：「萬一找不到呢？」

梅映雪默默不語。

史秀龍嘆了口氣道：「我看妳還是接受我的資助，我難得有機會帮助人，這一次——」

梅映雪揷口道：「恩公對難女的帮助，已經太多了。」

史秀龍又問道：「妳現在還剩下了多少銀子？」

梅映雪道：「恩公賜贈的一百兩銀子，足够難女在此住上兩三個月……」

史秀龍道：「如果妳不敢收下一萬兩銀子，減半收下五千兩如何？」

梅映雪搖搖頭。

史秀龍道：「一千兩？」

梅映雪苦然一笑道：「恩公不必如此，難女眞需要時，再向你開口就是了。」

史秀龍道：「錯過今天，只怕再沒有機會了！」

梅映雪道：「恩公這話是甚麼意思？」

史秀龍搖頭不答，轉身走出去。

回到自己的房間，一個店小二隨後跟入，含笑道：「史大爺，小的向您報告個消息。」

這個店小二，可不是史秀龍早上叮囑「如有孤身女子住入貴棧，就來通知我一聲」的那一個，而是自稱為「十二飛鈸鄺羽」的入室弟子如今冒充為「店小二」的「九飛鈸辛烈」！

史秀龍淡淡的問道：「你有甚麼消息要告訴我？」

九飛鈸辛烈微笑說道：「你曾叮囑店小二說，如有孤身女子入棧投宿，即來通知你，是麼？」

史秀龍點頭道：「不錯，怎麼樣？」

九飛鈸辛烈道：「你認為如有孤身女子入棧，即可能是『月姑』？」

史秀龍道：「是啊。」

九飛鈸辛烈笑笑道：「我們也在留意這件事，一刻時之前，有位自稱是上京師與夫相會的王少奶奶住進來了！」

史秀龍注目問道：「她住幾號房間？」

九飛鈸辛烈道：「五號上房，就在你右邊

的第三間，我是剛從她房間來的。」

史秀龍心動道：「她一個人？」

九飛鈸辛烈道：「還有兩個婢子，一個老蒼頭，他們分住另外兩間上房。」

史秀龍道：「有何可疑之處？」

九飛鈸辛烈道：「方才我去侍候她們主僕，順便探她口氣，她表示要過了中秋再走。」

史秀龍道：「這倒奇怪。」

九飛鈸辛烈道：「正是，她一個婦道人家只帶着一僕二婢出遠門已是罕有，而既然要上京師與夫相會，應是巴不得趕快到達，那有要在此過中秋再走之理！」

史秀龍道：「月姑以前約會男人，可曾有過帶着僕婢一起赴約？」

九飛鈸辛烈道：「沒聽說過，不過今番情形不同，她可能已知我們在此埋伏，故帶着僕婢一起來，使人不致對她起疑。」

史秀龍點點頭道：「有道理……」

九飛鈸辛烈道：「家師要我轉告你一聲，要是她有跟你接近的跡象，即表示她八成就是『月姑』，你可跟她虛與委蛇，但絕不可透露我們在此埋伏之事。」

史秀龍道：「這個當然。」

九飛鈸辛烈道：「我現在化名為『李祿』，你如有事欲與家師連絡可叫我來就是了。」

史秀龍點頭道：「好的，那段鴻輿有無踪跡？」

九飛鈸辛烈道：「沒有，他尚未現身，也許他並不打算易容投入客棧。」

史秀龍道：「我如在中秋之前得悉『月姑』是哪一個，你們要不要提前採取行動？」

九飛鈸辛烈道：「當然。」

說完這話，他就退了出去。

史秀龍關好房門，解衣上床就寢。

他當然無法立刻進入夢鄉，他的腦中盤繞着太多的問題，想到那個住在五號上房的王少奶奶——她會不會是月姑？想到段鴻輿——他為何尚不現身？

此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問題，都刺激着他的神經，使他無法入睡。

約莫躺了一個多時辰，聽得遠處城上傳來初更的鼓响，他的神智才暫進入朦朧。

就在這時———

「有賊，有賊！」

驀然，五號上房响起了女人的驚叫！

史秀龍一驚而醒，立即跳下床，也來不及穿上外衣和鞋子，提起鐵棒開門奔出。

「強盜殺人，救命哪！」

呼救聲，又自五號上房傳出！

史秀龍一個箭步跳過去，抬脚「砰！」的一下踢開五號上房的門，直衝進去。

一衝入房中，正瞥見有個蒙面人正在越窗逃出，他大喝一聲「站住！」頓足飛撲過去。

那蒙面人雙足在窗上一頓，瞬即翻上屋頂而去。

史秀龍飛出窗外，再一騰身縱上屋頂，只見那蒙面人已越過一棟客房，正向後花園掠去，看其身法速度，似非泛泛之輩。

他跟着越過屋脊，飛入後花園時，但見花園中一片寧靜，竟已失去蒙面人的踪影！

——咦，躲在哪裏去了？

他正想澈底搜索一下，忽然，有人在他身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低聲道：「你回去，『胡老四』巳追下去了！」

他吃了一驚，掉頭一看，發現站在身後的人正是作相士打扮的「五通神言公臣」，不禁愕然道：「來人是誰？」

五通神言公臣搖頭道：「不知道，不過既有『胡老四』追下去，當不難追上對方弄個明白，你還是快回去吧！」

史秀龍巳知「胡老四」即是「二郎神楊南遊」，心想有他追下去，必能逮住那蒙面人，當即聽從「五通神言公臣」之言，轉回客棧而去。

回到客棧裏面，只見那王少奶奶的房門口巳圍滿了一羣人，正在議論紛紛，人人面有悸色。

那些人，都是住客和店小二，十二飛鈸鄺羽等人，沒一個現身。

一個店小二看見史秀龍携棒回來，急急的問道：「史大爺，是您追上去的麼？」

史秀龍點頭道：「是的。」

店小二道：「抓着了沒有？」

史秀龍搖頭道：「沒有，他很滑溜，一下就逃得沒影沒踪了。」

店小二道：「可看清他是誰？」

史秀龍道：「是個蒙面人。」

店小二吃驚道：「哦，是蒙面人？」

史秀龍排衆走入王少奶奶的房間，只見那王少奶奶正垂首坐在床沿輕輕飲泣，兩個婢女在一旁勸慰，還有一個老蒼頭則站在另一邊搓手嘆息。

那王少奶奶，果然是個容貌絕麗的女人！容貌，皮膚，身裁，都是上乘之質，以「風華絕代」四個字來形容她，是再恰當也沒有了！

史秀龍心頭怦然一跳，暗忖道：「月姑！這女人莫非眞是月姑？」

這時，那老蒼頭看見史秀龍入房，便向那王少奶奶說道：「少夫人，方才可是這位壯士

下期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危險人物」

馬雲著

他們是不折不扣的危險人物，各國政府提起這班人就頭痛，雖然他們的處境值得同情，無奈他們不擇手段，到處殘殺、刦機。三俠正乘搭一架航機前往旅遊之際，那架飛機突然被刦，結果你猜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

這是鐵枴俠盜故事繼「佛國尋兇」之後刋出一篇令你驚心動魄的故事，下期刋出，敬請留意！

嚇走那賊子的？」

那王少奶奶抬臉看了史秀龍一眼，微微一點螓首，旋又垂下頭去，狀甚羞澀。

老蒼頭立刻向史秀龍拱手稱謝道：「多謝壯士搭救，方才若不是壯士及時趕到，我家少奶奶只怕要遭那歹徒的毒手了。」

史秀龍道：「老人家不必客氣，你家這位少奶奶沒有受到傷害吧？」

老蒼頭道：「還好沒有。」

史秀龍道：「有沒有被搶走財物？」

老蒼頭道：「沒有，我家少奶奶說，那歹徒正要動手搶的時候，壯士正好衝進來，將他嚇跑了。」

史秀龍一面問話，一面暗暗打量那王少奶奶，愈看愈覺得她美得出奇，心裏不禁有些癢癢然，心想她如是月姑，那麼能與她繾綣一夜，死亦值得矣！

但是，心中儘管懷疑，却不敢形諸於色，當下點點頭道：「沒有最好，以後可要小心門戶，打擾了。」

說畢，轉身欲出。

老蒼頭忙道：「壯士慢走，老漢還沒有請教壯士的貴姓大名呢。」

史秀龍道：「敝姓史，賤名秀龍，住三號上房。」

老蒼頭拱手道：「幸會幸會，明天老漢當過去拜謝相救之恩。」

史秀龍一笑道：「小事情，不必了。」

說着，移步跨了出去。

圍觀衆人見事巳過去，也就散開，各自回房去了。

史秀龍回到自己房中，只見那化裝爲店小二的「九飛鉞辛烈」又坐在床沿，對此他並不感意外，放下鐵棒淡淡道：「你覺得如何？」

九飛鉞辛烈低聲道：「我正要問你呢，你看她是不是月姑？」

史秀龍道：「我還不敢肯定……」

九飛鉞辛烈道：「你不以爲那個『賊子』來得太奇怪？通常强盜，是不會進入客棧搶刧的！」

史秀龍道：「你認爲是她串通的？」

九飛鉞辛烈點頭道：「是的，目的在藉此結識你，跟你接近！」

史秀龍微笑道：「但願如此，她是個很漂亮的女人，能有機會與她睡一覺，可謂艷福不淺！」

九飛鉞辛烈冷笑道：「你不怕死？」

史秀龍聳聳肩道：「願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啊！」

九飛鉞辛烈臉色一正，說道：「咱們談正經事，今後她若藉機會與你接近，你可不能拒絕！」

史秀龍笑道：「這個不用你們吩咐，那樣漂亮的女人，就是打死我也不會拒絕。」

九飛鉞辛烈站了起來，道：「好了，在中秋之前，她大概不會採取行動，你睡覺吧。」

史秀龍道：「胡老四回來沒有？」

九飛鉞辛烈搖搖頭，開門閃了出去。

史秀龍關好房門，正要上床躺下，忽見床左那座衣櫥的門「依！」的一响，被人自裏面推開，有個人自衣櫥裏跨出來！

那人，赫然竟是段鴻興！

史秀龍呆了呆道：「段洞主幾時進來？」

段鴻興含笑輕聲道：「比剛剛出去的那個店小二只早了一步——他不是眞正的店小二吧？」

史秀龍道：「他是『十二飛鉞酈羽』的徒弟，叫『九飛鉞辛烈』……」

段鴻興輕噓一聲道：「你說話的聲音輕一些，本洞主不想被人發覺巳到此地。」

史秀龍依然壓低聲音道：「距中秋尙有幾天，洞主今來何爲？」

段鴻興道：「來跟你商量一件事。」

史秀龍道：「何事？」

段鴻興道：「本洞主想來想去，覺得『月姑』這個女人死了太可惜，故本洞主希望能帶她回大理……」

史秀龍道：「帶她回大理幹麽？」

段鴻興道：「做妻子。」

史秀龍啞笑道：「洞主不怕她半夜裏刺你一劍？」

段鴻興道：「不怕，本洞主自有迫她就範之策。」

史秀龍道：「十二飛鉞酈羽只怕不會答應吧？」

段鴻興道：「所以，本洞主要跟你商量商量——你想不想自己成爲高手？」

史秀龍道：「說明白一些。」

段鴻興道：「本洞主贈送你一部武功秘譜，你則替本洞主制服『月姑』，怎麽樣？」

史秀龍道：「洞主是說，小可看了那一部武功秘譜之後，就能在幾天之內練成足以制服『月姑』的武功？」

段鴻興搖頭道：「不是，如果你答應，本洞主另外給你一件制服她的東西。」

史秀龍問道：「甚麽東西？」

段鴻興說道：「你答應了，本洞主再告訴你。」

史秀龍考慮了一下，搖頭道：「對不起，小可不能答應你！」

段鴻興道：「爲甚麽？」

史秀龍道：「因爲，小可不喜歡有暗盤交易。」

段鴻興道：「不要傻，你接受了本洞主的條件，不但可以逃過『月姑』的月下劍，而且可使你在三五年之後成爲傑出的武林高手。」

史秀龍笑吟道：「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段鴻興不悅道：「小子，你太固執了。」

史秀龍又笑笑道：「人總不能樣樣都差的，小可的武功很差，品行可不能差啊！」

段鴻興譏誚道：「命如不保，品行再高尙又有何用？」

史秀龍笑笑道：「閻王爺見到了小可，一定會翹起大拇指說：『史秀龍，你小子硬是要得』！」

段鴻興道：「你不考慮？」

史秀龍道：「小可考慮過了。」

段鴻興臉色一沉道：「好，你別後悔！」

說完這話，他就走去打開房門，走了。

史秀龍跟去關上房門，即上床睡覺。

× × ×

次日，他睡到日上三竿才醒來。

吃過了店小二送來的早膳，他正盤算如何打發這一天，那個化名爲「李祿」的「九飛鉞辛烈」領着那王少奶奶的老僕入房來了。

九飛鉞辛烈哈腰笑道：「史大爺，這位老管家要小的帶他來見您呢。」

史秀龍向那老蒼頭拱手，說道：「老人家請坐。」

老蒼頭還禮不迭道：「謝謝，謝謝，打擾史壯士了。」

說着，在房中坐下來。

史秀龍問道：「老人家過訪，不悉有何賜教？」

老蒼頭拱手道：「不敢，老奴是奉家少奶奶之命，特來謝史壯士救命之恩的。」

史秀龍道：「些許小事，何足掛齒，請回覆貴少奶奶，不必客氣了。」

老蒼頭道：「不然，昨夜設非史壯士及時入房，家少奶奶恐巳遭不測了，此恩如同再造，豈能不謝，家少奶奶巳囑老奴今天中午就在客棧中備置一桌酒席以對史壯士聊表謝意。」

史秀龍謙遜道：「不不，小可只不過將那賊子驚退而巳，此事任何人均可辦到，小可不敢居功。」

老蒼頭道：「史壯士務必賞臉，否則家少奶奶將親自前來相請。」

史秀龍其實無意推辭，當下假裝勉爲其難的點頭道：「好吧，恭敬不如從命，請回覆貴少奶奶，今天中午小可當去叨擾。」

老蒼頭大喜，起身連連拱手道：「謝謝，謝謝，那麽老奴先行告退，到時再來相請。」

言畢，辭退出房而去。

九飛鉞辛烈沒有跟出，他等老蒼頭走了後，才向史秀龍輕笑道：「怎麽樣？」

史秀龍微笑道：「看來不錯。」

九飛鉞辛烈道：「方才你表現得太規矩，今天中午與那『王少奶奶』飲酒時，可要放肆一些。」

史秀龍笑笑道：「這個不勞吩咐，玩女人小可自信不比人差的。」

九飛鉞辛烈道：「我還告訴你一件事，我們『胡老四』完了。」

史秀龍一驚道：「他怎麽呢？」

九飛鉞辛烈面呈凝重道：「死了！我們在西城門外發現了他的屍體！」

史秀龍駭然道：「是被昨夜那人殺死？」

九飛鉞辛烈點頭道：「那是毫無疑問的，由此可知，那廝絕非一般賊子，而是身手十分高强的人物，否則我們那位『二郎神楊南遊』也不會慘遭殺害了！」

史秀龍道：「可知那蒙面人是誰？」

九飛鉞辛烈搖頭道：「不知道，不過想必是她的部下之一。」

史秀龍道：「你所謂的她，就是她麽？」

說着，指指隔壁的客房。

九飛鉞辛烈點點頭道：「不錯！」

史秀龍說道：「你們已經肯定她即是『月姑』？」

（未完）

警世短篇

莫貪花酒誤華年

金華

諺語有云：「浪子回頭金不換。」此語誠然。浪子者，指沉迷嫖、賭、飲、蕩、吹之徒，凡此毒害，皆可致人於沉淪，而不能自拔，果能覺悟回頭，誠金不換也。夜雨秋燈錄，以金不換爲人姓名者，叙述浪子，翻然覺悟，故事演變曲折，寓意譏刺，可資諷世。特簡述之，藉警痴迷，俾早日脫離苦海，登彼覺岸也。

蜀有富家子，姓金，名不換。美於姿容，風流倜儻，恨不生與潘岳同時，跨其丰采也，金氏家財，雄於一邑，年方二十，久慕江南風土之美、金粉之麗、山川之秀、物產之饒，遂挾鉅資，前赴江南，藉營陶公之業。已抵維揚，目覩煙花勝地，旖旎風光，眞是撩人欲醉。

一日，行經綠柳街頭，忽有一枚櫻桃落於肩上，舉頭而望，樓上珠簾繡閣，一美女憑欄顧盼，微笑回眸，與金四目交投，含情脈脈，金不意相逢，神爲之奪矣。訪之隣家，知爲娼樓第十三女素嬌也。金乃進院登樓，素嬌倒屣相迎，隨引入巳之繡闥；其中茶鐺琴臺，古鼎爐香，有如仙境。素嬌殷勤欵待，金乃意亂情迷。未幾開筵，酒肴精美；時有雛姬四五，或素之姊，或素之妹，互相侑觴，美人醇酒，何樂如之。酒闌人靜，相擁入帷；素出十洲春册，按圖行樂，魂更銷矣。

金生樂享溫柔，無心作營商之計，於是假館素家，日夕觀花醉月。久之，所携之資，忽已耗盡，素憂之。金曰：「卿何憂也？吾家雖不及鄧尉、石崇，然亦爲西蜀富室。我以貿易爲消閒耳。吾可即歸，取鉅金重來。」素涕泣曰：「妾已委身事郎，誓不再作章臺柳；但恐瓜期屆，而君渺無音訊，奈何？」生誓以天日。素曰：「劍欲合，鏡欲圓，請留一信物，以當左券。」生笑曰：「小生囊橐，盡入卿家，更有何長物可贈！」素曰：「請鑿一齒，以昭踐齒之約。」金生怯痛，素即嬌啼曰：「郎非眞愛妾者。」指郎有薄倖之行。金生恐拂其意，即忍痛拔一齒與之。素轉悲爲喜，含笑取齒藏於粧臺，治觴餞行，諄諄以婚事爲訂。臨別悲啼，金之衣袖盡爲素之淚珠濕透，金亦不禁飲泣，舟子催之再四，始依依而別。

金抵家，取資往迎佳麗，預計絲牽瑞幕，極備豪華。將行，摯友勸戒之曰：「錢樹子，多不義，所戀者，爲金君之錢，非潘安之貌也。」金不信，即買舟而往，從巴峽而下，川流急湍，忽見緩和之態，沿途山光水色，倍覺怡人，匝月則抵維揚。甫登岸，驟憶友言，未卜素嬌是否誠意，遂寓客館，穿破衣履，携筐持竿佯作乞丐，逕至素家。金至，素方坐大賈懷中，持爵勸飲，驀見生，若不識，呼嫗驅逐。金哀呼曰：「請勿毆打，吾金不換也。」嫗問曰：「何一貧至此？」以途中遇刧對，素嬌叱曰：「君今至此，尙欲何爲？」金曰：「來踐卿約。」素笑曰：「我生長金玉錦繡中，三日兩病，豈能爲乞人婦耶！請君休矣，無作妄想。」生哭曰：「明知婚嫁事難，但不久塡溝壑、乞卿垂憐，賜我殮身之費耳。」素冷笑曰：「那有勾闌門，化作施棺局。」生又蹙額曰：「小生兩日無一飽，腸若雷鳴，懇賜一飯，俾爲飽鬼，瞑目也。」素不應，嫗意若憐，以賸飯殘羹與之，生且請曰：「約既毁，小生一齒，尙希見還。」素命嫗捧巨篋出，中貯如貝牙齒十餘枚。生大怒，拂袖而去。

翌日，金命工人，盡扛所携衣物，至素家門首，縱火焚之；其中繡裳珠履不計外，另有沉香牀，價值數千金，亦焚於火堆中，一時烈燄騰空，香聞十里。素知之痛不欲生，乃懸樑而盡。

憶陳白沙先生有詩云：世間花酒總爲先，花酒原來枉費錢。酒醉狂歌還有醒，花迷撩亂不知天。魚因吞餌投江岸，蝶爲尋花到野川。寄語江門諸弟子，莫貪花酒誤青年。

新派武俠長篇

古龍·文
盧令·圖

生魂引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管寧把得自公孫右足屍身上的一串青錢取出，交給公孫左足，詎知公孫左足並沒據為己有，反而送給幾為這串青錢而拚命的木珠大師和武當四雁，後經驗明，這串青錢竟是贋品，木珠大師與武當四雁相繼離去之後，公孫左足把這一串青錢的來歷，向管寧說出，同時也向管寧詢問了四明山莊的情形，管寧正欲向公孫左足探問那失去記憶的白袍書生身世之際，驀聞喝聲傳來，未幾，那失去記憶的白袍書生已飛躍而來，一見管寧，便拉着他要他查出他是誰，而公孫左足突向他大罵，邊罵邊向他猛攻——

一番生死刦　萬古不移情

公孫左足連聲怒罵，連聲冷笑，手中鐵拐，更如狂飆般向白袍書生擊下，不但招招快如閃電，招招狠辣無情，而且有攻無守，盡是進手招式，果然是一副拚命的樣子，已將自己生死置之度外。

剎那之間，林中樹葉，被他的鐵拐掌風，激得有如漫天花雨，飄飄而落。

那白袍書生卻仍然滿心茫然，他搜遍記憶，也想不起自己以前究竟是做過什麼事，是以公孫左足罵他的話，他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過沒有，「血腥……血腥……」他心中暗地思忖，「難道那些屍身是被我殺的。」身形飄飄，帶着管寧，從容地閃避這公孫左足的招式，卻未還手！

公孫左足冷笑一聲，「力劈華嶽」，「石破天驚」，「五丁開山」，一連三招，招風如飆，當眞有開山劈石之勢。

「君山雙殘」雖以軟功稱譽天下，但他此刻使出的，卻全是極為霸道的招式，一面連連冷笑，他見這白袍書生只守不攻，心中越發認定他做了虧心之事，是以不敢還手。

管寧身不由主，隨着這白袍書生的身形轉來轉去，只覺自己身軀四側強風如刀，掌風拐影，不斷地擦身而過，只要自己身軀稍為偏差一點，立時便是骨碎魂飛之禍。

他雖非懦夫，但此刻也不禁嚇得遍身冷汗涔涔而落，心中尋思道：「難道這公孫左足竟誤認這白袍書生便是四明山莊中慘案兇手？」

目光抬處，只見公孫左足口眦欲裂，勢如瘋虎，不由心頭一凜，高喝道：「老前輩，請住手，且聽小可解釋……」

公孫左足冷笑一聲，刷地一招，竟向管寧當頭打來，口中大喝道：「你還有什麼話說，哼哼，我只當你是個正直的少年，卻想不到你竟也是個滿口謊言的無恥匹夫。」他悲憤怨毒之下，竟不給一個說話的機會。

管寧只覺耳旁風聲如嘯，眼看這一招勢挾千鈞的鐵拐，已將擊在自己頭上，心中暗嘆一聲，還來不及再轉第二個念頭，只覺自己臂膀一緊，腳下一溜，身軀又不由自主地錯開一些，這支眼看已將擊在他身上的鐵拐，便又堪堪落空。

直到此刻，他還弄不清這公孫左足怎會向自己也施出煞手，微一定神，大喝道：「公孫前輩，此事定必有些誤會，待小可——」

那知公孫左足此刻悲憤塡膺，根本不給他說話的機會，大喝道：「我公孫左足有生以來，還從未被人愚弄，想不到今日陰溝裏翻船，竟栽在你這小子手上。」他身為一派宗主，以他的身份，本不應該說出這種江湖市井之徒的話來，但此刻他已認定四明山莊中的兇手之事，普天之下，除了這白袍書生之外，再無第二人能夠做到，又認定管寧定必是這白袍書生的黨羽，方才對自己說的話，不過是來愚弄自己，讓自己始終無法查出誰是眞兇，因此心中不禁將管寧恨入切骨。

這恨痛之心，激發了他少時落邊草莽的粗豪之氣，此刻大聲喝罵，罵的語聲，雖快如爆豆，但這句話的工夫，卻又已排山倒海般攻出七招，只可惜這白袍書生身法奇詭快迅，有如鬼魅，拐勢雖狠雖激，卻也無法將之奈何。

白袍書生身形閃動，心裏根本毋庸去為自己的安危担心，只是順理成章地去閃避這些招勢，有如水到渠成，絲毫沒有勉強之意。

他茫然地望着眼前這有如瘋狂一般的跛足丐者，忍不住皺眉問道：「你這是幹甚麼？」

公孫左足牙關緊咬，手中鐵拐所施展出的招式，雖仍如狂風驟雨，呼嘯不絕，胸膛起伏，卻已遠較先前急遽。

這以輕柔之功名滿天下的丐帮帮主，此刻不但將自己一生武功的精華都棄之不用，而且也摒棄了一切武學的規範，招式大開大闔，大砍大劈，非但不留退步，而且不留餘力，這數十招一過，他眞氣便難免生出不續之感。

管寧心中正自尋思，該如何才能阻止他的攻勢，那知這丐帮奇人竟突然大喝一聲，後掠五步，漫天拐影風聲，亦為之盡消。

白袍書生雙眉一展，飄忽閃動的身形，他倏然停頓下來，靜如山嶽般挺立着，生像是他站在那裏從來沒有移動着似的，這一動一靜間的變化，當眞是武學中的精華，管寧雖不甚瞭解，心中亦不禁不勝企慕地暗嘆一聲，然後才發覺自己的身形也突然停頓下來，幾片枝葉，飄飄從林梢落下，幾點砂石，靜靜落到地上，然後這林間又歸於靜寂。

卻見公孫左足鐵拐一頓，在這已歸於靜寂的樹林中，又發出砰地一響，白袍書生又自茫然地望了他一眼，緩緩問道：「你到底是幹甚麼？」

公孫左足本來微垂的眼簾，此刻突然一開，數十招一過，他已自知自己縱然拚盡全力，卻也無法奈何人家，自己死不足惜，但自己一死，這件秘密豈非永無揭穿的一日。

因之他垂下眼簾，一來是強自按捺着心中的悲憤，再者卻是調息着體內將要潰散的眞氣，此刻雙目一張，便冷冷說道：「你到底是幹甚麼？」

白袍書生為之一愕，卻聽公孫左足冷冷接道：「你明知我已揭穿你的秘密，還站在那裏？哼哼，若我是你的話，便該將我一刀殺死，幹甚麼你武功雖高，難道高得過天下武林？」

白袍書生仍是滿面茫然，管寧卻已盡知他言下之意，忍不住脫口道：「公孫前輩，四明山莊中的兇殺之事，小可雖未親眼目睹，但卻可判定另有他人所為，老前輩如若這般武斷，豈非要教眞兇訕笑？」

公孫左足雙目一凜，突地仰天狂笑起來，笑聲之中，盡是凄厲悲憤之意，一面伸出他那一隻乾枯黝黑的手指，指着白袍書生狂笑道：「普天之下，除了你之外，還有誰能將『四明紅袍』，『君山雙殘』，『羅浮彩衣』，『終南烏衫』，一齊殺死，普天之下，除了你自己之外，還有誰能讓你受傷——」他厲慘地大笑三聲，又道：「此次四明紅袍飛束而邀我弟兄和烏衫獨行，羅浮彩衣這些老不死出山來，說是不但眞的『如意青錢』已有着落，而且還要商量另一件事情，我就在奇怪，為甚麼這其中竟少了黃冠老兒，翠袖夫人這些人，尤其是四明紅袍夫婦和這兩人本最要好，這種要事卻為甚麼偏偏不找他們。」

他語聲微頓，像是又在強忍着心中的悲憤，瞑目半晌，方自狂笑道：「現在我才想起，這紅袍小子原來還沒有忘記十五年前在泰山絕頂和我們幾個結下的一點怨毒，竟是和你勾結好了，想把我們全都誘到這裏來，佈下陷阱，想將我們一網打盡——哈哈，那裏有甚麼『如意青錢』，那裏有甚麼機密大事，人道『四明紅袍』最是狡詐，先前我看他夫婦兩人一副風神俊朗的樣子，還不相信，直到此刻——哈哈，只是他兩人雖然奸狡，卻還比不上你的兇狠，他們也萬萬不會想到，你竟連他們兩人也一齊殺死！」

他連聲狂笑，連聲怒罵，祇聽得管寧心中亦不禁為之所動。

「難道此事果眞如此？」

轉目望去，祇見那白袍書生目光低垂，滿面茫然地喃喃自語道：「難道眞是我幹的？我是誰？……難道眞是我幹的？……」

公孫左足雙眉一軒，仰天厲嘯，接道：「公孫老二呀公孫老二，我叫你不要輕信人言，你偏偏不聽。」手指一偏，指向地上那串青錢：「偏偏要帶這串東西趕到這兒來，好好，現在，你總該知道了吧，想那『四明紅袍』如果眞的知道了『如意青錢』的下落，又怎會告訴你。」

他低聲嘆息一下，目光突又轉向白袍書生，狂笑道：「你武功雖然高絕，心計雖然狠辣，卻忘了世上還有比你更強的東西，那就是天理，那就是報應，今日我公孫左足既敢揭穿你的鬼計，便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你若是聰明的，乘早將我殺死，否則我就要揚言天下，說出你的惡行，你不但做出這等兇惡之事，還要利用個年青小子將罪名推到『四川豹囊』的身上。」目光一轉，轉向管寧，又道：「你若是以為你帮這惡魔做下移禍之事，這惡魔便會多謝於你，那你就大大的錯了，有朝一日，哼哼，你也難免要死在他的掌下。」

管寧失神地佇立着，這公孫左足所說的話，聽來確是合情合理，他方才親眼看到「武當四雁」，「羅浮彩衣」，以及「少林木珠」和這「公孫左足」的身手，知道這流人俱都是當今武林中的頂尖人物，而此刻他再以這白袍書生的武功和他們一比，便算得他們的武功雖高，但在這白袍書生面前，便有如螢火之與皓月一樣，相去實不可以道里計。

是以一時之間，他心中不禁疑雲大起，又是許多新的問題，在他心中說出：「這白袍書生雖然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但武功仍是如此之高，看來也祇有他能將那些人一一擊死，而他自身所受的傷，自然是在和別人交手時不愼被擊的，這傷勢使他喪失了記憶，因此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這些人究竟是否被他所殺。」

一念至此，他不禁暗道：「那麼……難道他便是兇手，但是……」他腦海中又掠起在六角亭中所見的那怪客，以及那突然而來的暗器：「但是，那兩人和那些暗器卻又該如何解釋呢？這公孫左足雖然以為這些事都是我憑空揑造出來的，但我知道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呀！」

目光抬處，只見公孫左足和白袍書生四目相對，公孫左足面上固然是激動難安，目光中像是要噴出火來，白袍書生面上，亦是陰晴不定。

他心裏似乎也在尋思着這公孫左足所說之話的正確性。

「這些話是眞的嗎？難道我眞的做下那種事，無論此事的眞假，這跛足乞丐雖然說了出來，便一定會揚言天下，找人對付我，那麼，……我該一掌將他劈死嗎？但是……我究竟是誰呢？」

管寧呆呆地楞了半晌，突地轉身奔上山去，他想將那些落在地上的暗器，拾起一些，讓公孫左足看看，這些暗器究竟是誰的。

這些暗器如是眞的屬於峨嵋豹囊，那麼此事便可窺出一分端倪。

公孫左足，白袍書生兩人，四目相對，目光瞬都未瞬一下，像是根本沒有看到他的離去似的。

他急步而奔，越奔越快，只望自己能在這兩人有所擧動前趕回來，而他亦得知這兩人的心性其不可以常理衡量，因之他沒有解釋自己突然走開的原因，少年輕功雖然不佳，但終究是曾經習武之人，此刻雖然勞累不堪，但跑的仍然很快。

山路崎嶇，他漸漸開始喘息。

但是，前面四明山莊的獨木小橋，已隱隱在望，於是他更加快腳步。

到了絕壑上，他定下神來，讓自己急遽的喘息平息。

然後他小心地走過小橋。

林木，石屋，仍然是先前的樣子，地面的砂石上，還留着他凌亂的脚印。

但是……

除了砂石之外，地上便一無所存，他俯下身去，仔細察看着，地上那裏有先前那些暗器的影子。

他失望地仰天長嘆一聲，最後一點線索，此刻似乎又已斷去。

天上陰霾沉重，厚重的烏雲，將升起陽光一層層遮蓋起來。

他長嘆着，踱回橋畔，一滴雨，落在他臉上，他伸手拭去了，心中思潮如湧，幾乎忘記了，一滴雨之後，一定還有更多滴雨會隨之落下的，他縱然擦乾了這滴雨水，却會有更多滴雨水落在他身上。

等到他走過小橋的時候，他身上的雨滴，已多得連他自己都無法數淸了，山間的驟雨，隨着漫天的烏雲，傾盆落了下來。

冰涼的雨珠，沿着他的前額，流滿了他的臉，他希冀自己能爲之淸醒一下，是以他沒有放足狂奔。

但是他失望了，他心如亂絲，雨滴雖淸冷，却也不能整理他紊亂的思潮呀！

於是，他再狂奔，濕透了的衣衫，緊緊貼在他身上，他伸手一摸，那錦囊仍在懷中，不禁爲之暗嘆一聲，忖道：「這錦囊中的其他東西，是不是也像那串青錢一樣，也包含着一些秘密呢？」

轉過山彎，前面便是那片山林，那條山道，迷濛的烟雨，給這本已絕佳的山景，更添了幾分神秘而嫵媚的景色。

但他此刻却沒有心情來欣賞這些了，他匆忙地奔過去，轉目一望——

只見山林之中，那白袍書生正自失魂落魄地獨自佇立着，林梢洩下的雨水，將他白色的長袍，也打得完全濕透，而他却像是仍然沒有感覺似的，一面失神地望着遠方，一面喃喃地低語着：「難道眞的是我？……但是，我又是誰？……」

管寧嘆息一聲，目光一轉，不禁脫口道：「公孫前輩呢？」大步跑了過去，遙遠的山路上，烟雨濛瀧，那公孫左足已不知何時走了，不知走到那裏去了。

雨勢越來越大，但站在驟雨下的管寧和白袍書生，却仍然呆呆地佇立着，傾盆的大雨落在他們身上，他們生像是誰都沒有感覺似的。

尤其是管寧，面對着這白袍書生，他可能是曾經殺死許多人的兇手，也可能是全然無辜的，管寧問着自己？

「到底他是誰呢？我該對他怎麼？」

那知——

他心中正自思疑難決的時候，這白袍書生峙立如山的身形，突地搖了兩搖，接着便「砰」地一聲倒在地上。

等到管寧口中驚呼着箭步竄來的時候，滿地的泥濘，已將他純白的衣衫染成汚黃了。

這一個突生的變化，使得管寧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武功莫測的異人，怎地竟會無故地暈厥跌倒？

俯身望處，只見他雪白的面容，此刻竟黃如金紙，朗亮的雙目，和堅毅的咀唇一齊緊閉着，伸手一探，鼻息竟也出奇地微弱。

「難道那公孫左足臨去之際，以甚麼厲害的暗器將之擊中？」

但轉目望處，他身上却全然沒有一絲傷痕，只有緊閉的咀唇邊，緩緩流下一絲淡黃的唾沫，流到地上，和地上的雨水混合。

管寧呆呆地望着他，一時之間，心中又沒了主意，他本是錦衣玉食的富家公子，對於江湖上的仇殺之事，本是一竅不通，自然更無法判斷出他是爲了甚麼緣故而以致之。

他不禁長嘆一聲，俯身將這白袍書生從地上扶起，那知目光轉處，他竟又發現一件奇事，使得他不由自主驚呼一聲，手中已自扶起一半的白袍書生的身軀，也隨之又跌了下去。

雨落如注，將這白袍書生咀旁流下的唾沫，極快地冲散開去，混和着唾沫的雨水，流到管寧脚下，而那串「如意青錢」此刻便也在管寧脚邊，奇怪的是，這混合着唾沫的雨水一經流過，泛着青銅光采的金錢便立刻變得黝黑，就像是純銀的銀器沾着毒汁一樣。

管寧縱然江湖歷練再淺，此刻却也不禁爲之凜然一驚，暗忖道：「難道他中了毒，連他口中流出的唾沫，都含蘊着如此劇毒。」

須知普天之下，能使銀器泛黑的毒汁，自然極多，可是能使青銅都爲之變色的毒汁，却是少之又少，何況這白袍書生口中流出的唾沫，再混合了多量的雨水，而依然如此之毒，却端的是駭人聽聞的了。

「但是他是何時中毒的呢？」

管寧心中又不禁疑惑，俯首沉思良久，目光動處，心頭又不禁怦然一跳——

那張自青錢中取出，被山風吹得緊貼在山石上純色柔絹，此刻被雨水一打，上面竟出了四行字跡。遠遠望去，那字跡雖看不淸楚，但管寧却可判出必是先前所無，此刻心中一動，忍不住旋身取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着的竟是：

「如意青錢，九僞一眞，
僞者非僞，眞者非眞，
眞僞難辨，九一倒置，
世人多愚，我復愚之。」

十六個字跡蒼勁，非隸非草，非詩非偈的蠅頭小字！

這十六字一入管寧之目，他只覺心中轟然一聲，猛地一陣巨跳，雙手一緊，緊緊地抓住手中的柔絹，像是生怕它從自己手中失落。

因爲，他已從這一方上面沾滿了汚黃泥水的柔絹上，找出了一件在武林中已經隱藏了百十年的重大秘密，此刻他雖然還不能十分確切地明瞭這件秘密的眞象，但至少他已把握了開啓這件秘密的鑰匙。

於是他勉强對自己心中的激動之情，平復下去，反覆將絹上的字跡，又仔細地看了幾遍，傾盆的大雨淋在他身上，他也像是根本沒有感覺到，「九僞一眞……僞者非僞……九一倒

置，……」他一面反覆推敲着這幾句似詩非詩，似偈非偈的短句，一面暗自低吟道：「難道這串已被那麼多武林高手斷定是假的『如意青錢』，竟是眞的？難道這串青錢之中所藏的柔絹，上面便記載着百十年前那位名震天下的前輩一身超古邁今的武學秘技？」

一念至此，他心胸之間，不覺立刻又升起一陣難以抑制的激動，方才這半日之間，他眼看那麼多人爲着這「如意青錢」中所載的武學絕技，如痴如狂，就連少林寺長老，丐幫幫主這種地位身份的人物，爲着這串青錢，都不惜做出許多有失他們身份地位的事來，武當、少林，這兩派素來交好的門派，爲此亦不惜反臉成仇。

從公孫左足口中，他也知道自己眼見之事，不過是百十年來因着「如意青錢」而生的爭鬥其中之一而已，還有不知多少武林高手，爲着這串青錢喪失性命，也還有不知多少至親好友，爲着這串青錢彼此勾心鬥角，反目成仇，甚至自相殘殺而死，這小小一串青銅制錢在武林中的誘惑，實在比百萬家財，如花玉人還來得强烈。

而此刻，這串被千千萬萬個武林豪傑垂涎不已，夢寐以求的「如意青錢」，却正握在他手裏，他知道自己有了這串制錢，便可以學得一身足以傲視天下的武功，你若是一個淡泊而鎭靜的人，而此刻握有這串「如意青錢」的是你，那麼只怕你也無法不被這種心情激動，甚至比他此刻的激動還强烈吧？

良久良久，他突然想到自己身後還倒躺着一個中了劇毒的人，這人縱然不是他的朋友，他也不能將之棄而不顧。

於是他便將自己飛揚起的思潮，一下截斷，俯身拾起了脚邊的這串青錢，謹愼地用手中的這方柔絹包好，謹愼地放入懷中的錦囊裏，伸手一拭面上的雨水，轉身將地上的白袍書生橫身抱起，目光四轉，辨了辨方向，移步向山下走去。

他知道這一段山路是極其漫長的，而在這一夜中已經過了驚恐，悲哀，困惑——種種情感的折磨，以及疲勞、飢餓——種種肉體的困苦之後的管寧，面對着這一段漫長的山路，他本該會有些氣餒感覺，何況他懷中還抱着一個不知在何時受了劇毒，又不知在何時便會突然死去的人。

但奇怪的是，他此刻的脚步却絲毫沒有沉重之態，情感的激動與興奮，使得他將這一切情感與肉體的折磨，全都不再放在心上，只是飛快地在滂沱大雨下，積水的山道上奔行着，一面却仍在心中暗地思忖着那四句話。

「這四句話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第一句話的意義，是誰都能明瞭的，也是江湖中已有許多人知道的，那麼二句話——」他極快地將「僞者非僞，眞者非眞」。八個字又暗中默唸一遍。

於是便又忖道：「這當然是說被江湖中人認爲是假的『如意青錢』，其實却是眞的，是以他便又說『眞僞莫辨，九一倒置。』因爲眞的『如意青錢』其實一共有九串，而假的却只有一串而已。」

一念至此，他忍不住長嘆一聲，低喃道：「世上雖然多半是愚人，你又何苦如此來捉弄世人呢？」想到江湖上那些爲這串青錢喪生，最後却又將自己以生命換來的「如意青錢」拋棄的人，他的心中便不能自禁地泛起一陣憐憫的感覺，「世人多愚，我復愚人。」這是一種多麼奇怪而殘酷的意念，而又是一種多麼高傲而超然的意念呀。

他反覆吟咏着這其中不知包涵了多少譏嘲之意的八個字，他便似乎也瞭解到那位武林中的前輩異人，在擊敗了天下武林的所有高手後，突然覺得十丈紅塵不過是一個非常寂寞的地方，便因之避到深山中，甚至避到窮荒去時的感覺：「芸芸世人，爲什麼那麼愚蠢，我怎能將我這一身絕技，傳給這些愚蠢的人——」

管寧暗嘆一聲，喃喃自語：「這，大概就是這位前輩那時心中的感覺了，是以他便將自已的一生武學絕技，用明礬一類的藥水，寫了九份，封在九串特異的制錢裏，然而，又做份假的，唉——他那時大概早已知道自己生前所佈下的這個圈套，在自己死了之後，一定會有許多人愚昧入其彀的，因之他縱然不能親眼看到，却早已開始竊笑世人的貪婪與愚蠢。」

他又不能自禁地長嘆一聲，接着忖道：「那些人在得到一串『如意青錢』之後，爲什麼不去留意地察看一下其中的秘密，而只是亡命地去爭奪着，唉——活着的人，却仍不免要受死去的人的愚弄，這也難怪他自傲於自己的聰明，而訕笑世人的多愚了，只是——」

他思路微頓，仰首望天，雨勢已漸漸小了，灰黑的蒼穹，像巨人的灰目，無言地俯視着大地，就有如一個叡智的帝王俯視着自己的子民似地，其中那裏有半分輕蔑和訕笑的意味。

他又嘆息着接着忖道：「聰明的人和愚昧的人，在永恒的天地之間，又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你縱然是世上最聰明的人，但是，你又能得什麼，你難道能把你的驕傲與光榮帶到死中去，你若是常常自傲於自己的聰明，不也是和一個守財的富翁吝嗇地鎖着自己的金錢一樣嗎？」

在這瞬間，這本世故不深的青年，像是突然瞭解了許多他本未瞭解的事，他也瞭解到世上最最快樂，便是愚昧的人，因爲他毋庸忍受聰明人常會感覺到的寂寞，而他縱然常被人愚弄，但他也不會因之失去什麼，這正如愚弄別人的人其實也不會得到什麼一樣！

於是，他咀角便不禁泛起一陣淡淡的笑容，又自低語道：「這大概就是爲什麼有許多人會願意做一個愚人的理由吧！一個人活在世上，若是能够糊塗一些，不是最快樂的事嗎？」

此刻他心中的想法，直到許久以後，終於被一個睿智的才子用四個字說了出來，這四個字又直到許久以後，仍在人們口中流傳着。

這四個字，便是「難得糊塗」！

他忽而長嘆，忽而微笑，心中也正是百感交集，激動難安，甚至連這滂沱的大雨是在什麼時候停止的都不知道。

直到陡斜的山路變爲平坦，灰黯的雲層被風吹開，他抬起頭來，才知自己已經下了山。

山麓的柴扉內推門走出一個滿頭白髮的樵夫，驚異地望着他，心中暗自奇怪，在這下着大雨的日子裏，怎會還有從山上走下的遊人。

等到這樵夫驚異的目光看到管寧懷中的傷者的時候，管寧已筆直地向他走了過去，而這老於世故的樵子已根本毋庸管寧說話，便已猜出少年的這一身華服，但却狼狽不堪的少年的來意。

於是他乾咳一聲，迎上前去，問道：「你的朋友是否受了傷，快到我房裏去，還有，把你的濕衣服脫下來烤烤。」

管寧抬頭驚異的望了這老年樵子一眼，他所驚異的，是這老人說話用字的直率與簡單，對這自幼鼎食錦衣的少年來說，一個貧賤的樵夫直率地用「你」來稱呼他，確乎是件值得驚異的事。

可是，等到他的目光望到這樵夫赤紅而强健的筋骨，多皺而坦率的面容，他已不再驚異了。

因爲他知道多年來的山居生活，已使這老年的樵子與自然結合成一體，他既安於自己的

貧賤，便也不羨於別人的富貴，就像這座蒼鬱雄壯的四明山似的，對於任何一個接觸到他的人，他都一視同仁，因之他也根本不問管寧的來歷，更不理管寧的善惡，只要是自己力量所能夠幫助的人，他便會毫不考慮地幫助。

這份寬宏的胸襟，使得管寧對自己方才的想法生出一些慚愧的感覺。

他便也坦率地說道：「多謝老兄。」將一切虛僞的客套與不必要的解釋都免去了。

柴扉內的房屋自然是簡陋的，但是簡陋的房屋，常常也有着更多的潔淨與清靜，許久許久以前，一個充滿智慧的哲人，曾經說過：「有四個最壞的父親，却生出四個最好的兒子，而另四個最好的母親，却生出了四個最壞的女兒。」

這個哲人是個很會比喻的人，他這句話的含意，是說由簡陋生出的潔靜，由寂寞生出的理性，由折磨生出的經驗，失敗生出的成功，這是最壞的父親與最好的兒子。

而由成功生出的驕傲，由經驗生出的奸究，由富貴生出的侈淫，由親密生出的輕蔑，這却是最好的母親與最壞的女兒了。

驟雨過後，大地是清新而潮濕的，在這間潔淨的房間裏，管寧換去了身上的濕衣，坐在房間木床的對面，望着暈迷在床上的白衣書生，不禁又爲之呆呆地愕住了不知該如何是好。

那老年的樵夫雖然久居山麓，對山間的毒蟲蛇獸，都知之甚詳，但是他却也無法看出這白袍書生受的是什麼毒？何時受的毒來？

因之他也沉默地望着這發愕的少年，並沒有說一句無用的話，那知——

柴扉外面，突起響起一個輕脆嬌弱的聲音，大聲叫着說道：「這房子裏有人嗎？」

管寧心中一跳，因爲這聲音一入他之耳，他便知道說話的是誰了。

老年的樵夫目光一掃，緩緩說道：「有人，進來。」

語聲未了，門外便已閃入一條翠綠色人影，嬌軀一扭，秋波微轉，突地「噗嗤」一笑，伸出纖手指着管寧笑道：「你怎地在這裏？」

管寧知道果然不出自己所料，由門外嬌喚着走進來的，正是自稱爲「神劍」，又自稱爲「天人」的少女。

因之他便頭也不回，只是沉聲說道：「怎地你也來了。」對於自己心念中時常懷念的人，人們有時却偏偏壓抑自己的情感，這寧非是件極爲奇怪的人？

只聽這翠裝少女竟又「噗嗤」一笑，嬌笑着說道：「你來得，難道我就來不得嗎？」目光一轉，突地瞥見床上的白袍書生，驚喚出聲：「怎地他也在這裏。」倏然掠了過去，喃喃自語：「他武功那麼高，怎地也會受了傷。」

一陣淡淡的香氣，混合在門外吹進來的風裏，於是這陣清新而潮濕的微風中，也有了些淡淡的香氣。

管寧微微偏了偏頭，目光便接觸到她那裏在一身翠綠衣裳中的婀娜軀體，她的衣裳也有些潮濕了，因之她那婀娜的曲綫，便顯得份外的觸目。管寧不敢再望這觸目的軀體，將目光收起，於是，他便看到她嬌柔的粉臉，也看到了她面上這種驚異的表情。

那老年的樵夫緩緩站了起來，對於這三個奇怪的客人，他雖然難免好奇，却沒有追根問底，探究人家秘密的興趣。

因之，他緩緩走了出去，沉聲說道：「你們在這裏隨便歇息歇息，我去爲你們整治些吃的。」

翠裝少女和管寧一齊回轉頭，一齊對他感激的微笑一下，等到他們的目光在轉途中相遇的時候，他們面上的笑容却都隨着目光的凝結而凝結住了，他們彼此相視着，就像是這一生之中，他從未見過她，她也從未見過他似的。

但是，這陌生的一瞥中，又似乎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因之他的目光便凝結在她目光中，她的目光也凝結在他目光中，彼此都像是在尋找着這種感覺的由來，呀，你若想將這種目光用言語描述出來，那却該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呀。

終於，他的目光緩緩避開了，雖然她是個女子，應該避開目光的該是她，但是她却仍然凝注着，直到他的目光移開，她的眼簾，方自不安地貶動了一下，低聲問道：「你的朋友是怎麼受的傷？」

他緩緩搖了搖頭，他之所以移開自己的目光，那是因他發覺自己的心情又起了一陣動蕩，而他並不願意讓這份動蕩在自己心裏留下太多的痕跡，也爲了這個緣故，他此刻只是搖搖頭，沒有說話，因爲這份動蕩直到此刻還沒有平息。

這種矛盾而複雜的心情，是世間最最難以瞭解的情感，却也是世間最最容易瞭解的情感，她輕輕地皺了皺眉，接着道：「他的傷像是很重嘛。」

管寧垂下頭，却說出話來，他先沉聲說了句：「他中了毒！」然後便又將這中毒的人如何突然暈倒的情形，非常緩慢地說了出來。

在他說話的時候，她一面留意傾聽着，一面却俯身查看着這白袍書生的面容，他說完了話，她淡淡一笑，道：「他若是中了毒，那倒不要緊……」

管寧抬起目光，筆直地望向她，却見她又得意地笑了一笑，道：「不相信是不是？你知道我是誰嗎？」

管寧搖了搖頭，極爲簡單地說道：「不知道。」

這翠裝少女便輕輕嘆了口氣，像是對他的孤陋寡聞頗表惋惜，然後突又揚眉一笑，嬌聲說道：「你年紀還輕，看來只是個只會唸詩聯對的公子哥兒，當然不會知道我的事，可是——」她語聲一頓，說話的聲音突又高了起來，接着又道：「你若是到江湖中去打聽一下，『黃山翠袖』是誰？我相信沒有一個不知道。」

管寧雙目一張，脫口道：「你就是黃山翠袖？」這半月以來，他對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已知道了許多，他知道「羅浮彩衣，終南烏衫，武當藍襟……」這些赫赫一時的人物，都像是以衣裳之別來做標誌，他也曾從公孫左足口中，聽到過「黃山翠袖」四字，知道「黃山翠袖」，是和這些武林高手同負盛名人物，此刻他聽到這少女竟是黃山翠袖，自然難免有些驚異。

翠裝少女輕輕一笑，輕輕說道：「黃山翠袖是我的師父。」管寧凝視着她的神態，雖未笑出聲來，却不禁長長地「哦」了一聲，翠裝少女嬌靨嫣紅，先前那種盛氣凌人的樣子，此刻便消去不少，比起管寧初見她時，她揚起眉毛，挺起胸膛「神劍娘娘」的樣子，那自然更不可同日而語了。

那老年樵夫遠遠站在門外，看到方才大聲嬌喚着走進去的少女，此刻竟默然垂着頭，不禁暗中一笑，自語着道：「看來這小丫頭是對這年青人鍾情了。」因爲他老於世故，而老於世故的人常常會知道，當一個刁蠻的少女在一個人的面前突然變得溫馴的時候，那就表示她對這個人已是芳心默許了。

這間小小的茅屋本是依山而建，一大一小，一明一暗，雖然簡陋，却極牢固，由明間映入的天光，映在這滿頭白髮的老年樵子身上，此刻他正滿含喜悅之色地望着明間裏的一雙少年男女扮演着的一幕人間喜劇。

只見這翠裝少女垂首默然半晌，突地「嚶嚀」一聲，抬起頭來，嬌嗔着道：「你這人，總是不信我的話，就算我不能將你朋友中的毒解去，可是不出半個月，我一定替你找到一個能解毒的人。」

管寧暗中一笑，忖道：「我又何曾說你不能解去此毒，你倒不打自招了。」目光轉處，只見白袍書生的面容，此刻竟已全都轉成金色，不禁長嘆一聲，緩緩道：「只怕他再也難以挨過半個月了。」

翠裝少女輕輕一笑，道：「這個你不用着急，我自然有辦法。」伸手一掠鬢髮，轉身從懷中掏出一個精緻小巧的玉盒來，纖指輕輕一按玉盒的邊沿，玉盒中便突地跳出一粒碧綠的丹丸來，落到她其白如玉的手掌中。

管寧生長的鐘鳴鼎食之家，自幼見到的珍奇玩物，何止千百，却從未見過有如這玉盒一般精巧的東西，一時之間，望着這精緻的玉盒，不覺望得呆了，只聽這翠裝少女又自「噗嗤」一笑道：「你看什麼？」手腕一縮，將一雙春蔥欲折的手，隱入袖裏。

管寧不禁爲之面頰一紅，心中雖然委屈，却又不能分辯：「我不是看你的手。」翠裝少女轉身走到床前，含笑又道：「可惜你不是武林中人，不然你見着我手上的這粒丹丸，準會嚇上一跳——」腕肘一伸，纖掌突地電射而出，在這白袍書生下顎一拍一揑，巧妙地將掌心的丹丸倒入他的嘴裏，翠袖微拂，轉過身來，若無其事地接着又道：「告訴你，現在我給你這朋友吃下的就是名聞天下的黃山靈藥『翠袖護心丹』，這種藥要採集七十二種以上的靈藥才能練成，煉的時候又要耗去七個七十二天的時間，我師父煉它本來以爲可以解救普天之下的所有毒性的，那知煉好之後，才知道這種丹丸只能護心，對於解毒，却沒有什麼太大的效用，是以一共只煉一爐。」

管寧忍不住插口問道：「既不能解毒，爲什麼還能稱得上是名聞天下的靈藥呢？」

翠裝少女掩口一笑，道：「我說你笨，你眞是笨的可以，這丹丸雖然不解毒，但是只要有它，普天之下任何一種毒性便無法攻心，毒不攻心，中毒的人就不會死了。」她語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我師父以前一個最好的朋友在勾漏山中了『勾漏七鬼』老五，老七的『七毒神砂』，我師父雖然將他救了出來，又費了千方百計，找齊了七種解藥爲他療毒，可是等到解藥找齊的時候，他已經死了，我師父一怒之下，將勾漏七鬼殺死了一大半，可是人死不能復生，我師父雖然替他復了仇，心裏還是傷心的很——」管寧心中一動，忖道：「此人想必是那黃山翠袖的愛侶了。」

却聽這翠裝少女幽幽長嘆了一聲，輕輕坐到床側，接着又道：「從此之後，我師父便走遍天下，想煉製一種能解天下萬毒的靈藥，但是普天之下，毒物何止百種，每一種毒，都只有一種解藥，你若將一百種毒物合在一處，製成的毒自然是其毒無比，可是你要是將這一百種解藥合在一處製成的靈丹，却未必有什麼靈效，是以天下能施毒的人雖多，能解毒的人却少，而每一個以『毒』成名的武林高手，也只能解自己製成的毒性，若是他中了別人的毒藥暗器，一樣地也是束手無策，『四川』唐門的毒藥暗器，垂名武林將近兩百年，盛名一直不墜，也是因爲他們家裏的人所製成的毒藥暗器的解救方法，直到此刻爲止，天下還沒有一個知道！」

她一口氣說到這裏，話聲方自微微一頓，管寧暗嘆一聲，只覺這少女有時看來雖然天眞無知，但對江湖中事，却知道的不知要比自己多出若干倍，這些話從她口中說出，俱是管寧生平聞所未聞之事，只聽得他神弛意往，再也插不進一句話去。

翠裝少女稍爲歇息一下，便又接道：「我師父後來煉成了這『翠袖護心丹』，雖然因爲它不能解毒而灰心的很，可是武林中人知道了，却將這丹丸看成無價之寶，爲了此事，四川唐門，還特地派人送了一份厚禮到黃山來找師父，請師父不將這種靈藥的秘方流傳到江湖中去。」

管寧劍眉一軒，脫口問道：「你師父可曾答應了嗎？」

翠裝心女輕輕一笑，道：「我師父沒有答應，可也沒有拒絕，這『翠袖護心丹』的藥方却從此沒有流傳出去，因爲我師父自從她友死了之後，便心灰意冷，再也不願牽涉江湖中是是非非，何況我師父曾經告訴我，就算這藥方有人知道，可是也沒有人會花費這麼多的心機來煉，就算有人會煉，可是普天之下施用毒藥暗器的人也不會讓他平平安安地煉好，說不定又要在江湖中掀起一陣風浪，藥還未必煉得成，與其如此，還不如不將這藥方說出來的好，反而能夠免去許多麻煩。」

管寧緩緩點頭，心中雖覺她們所說的話不無道理，可是却也並不完全同意，沉吟半晌，忍不住又插口問道：「你說來說去，可是還是沒有將江湖中人將此藥視成至寶的原因說出來——」他與這少女本無深交，然而此刻說起話來，却像是多年老友似的，絲毫沒有虛僞客套，這雖與他自幼環境的薰陶而出的性格大不相同，但他說來却毫不勉强，就生像是他對這少女以這種方式說話，本是順理成章之事。

翠裝少女秋波一轉，含笑又道：「你到底不是武林中人，所以聽到現在還沒有聽出來，這『翠袖護心丹』雖然不能祛毒，却能護心，無論中了何派毒物的人，只要服下這一粒藥丸，那麼他所中之毒雖然未解，却也不會死。」

管寧又不禁插口問道：「若是他一年，兩年還是不能尋得解藥呢？」

翠裝少女一笑道：「他一年尋不到解藥，這『翠袖護心丹』便能使他一年不死，他十年尋不到解藥，這『翠袖護心丹』便能使他十年不死，他一生尋不到解藥，這『翠袖護心丹』便能使他一生不死，但若毒性不除，他全身骨骼肌膚，爲毒所侵，自然動彈不得，年代一久，他肌肉甚至會爲之盡腐也說不定，是以這『翠袖護心丹』雖然靈妙，但終究還是要尋得解藥，才是解毒的根本之計。」

管寧長嘆一聲，緩緩說道：「想不到，天下竟眞有這種靈妙的藥物，難怪是那麼珍貴的了。」

翠裝少女又自「噗嗤」笑道：「我跟你說這些話，可不是要你承我的情。」緩緩回轉身去，朝床上的白袍書生凝注半晌，突地一皺黛眉，接着又道：「不過，你這朋友所中的毒可眞厲害，直到此刻還沒有反應，眞奇怪……他是在什麼時候中的毒呢？」語聲未了，那老年樵夫突地門外輕咳一聲，緩步走進來，一面說道：「飯燒好了，你們吃不吃？」他說起話來永遠是這麼簡單，讓你縱然有心客套兩句也說不出來，何況管寧此刻早已腹飢如焚。

一餐既畢，管寧心念動處，忍不住又問道：「方才你與他本是一齊去追那暗中發出暗器的人，他何時中的毒，你本該知道的呀！」

翠裝少女放下手中竹筷，四顧一眼，那老年的樵夫又已遠遠坐到門外，吸起旱烟來了，此刻暮色已起，晚霞如夢，他坐在門外，面對着如黛青山，滿天彩霞，意興彷彿甚是悠閒，似乎根本沒有將這一雙青年男女的對話聽在耳裏。

她望着這悠閒的樵夫出了會兒神，突地回

過頭來，緩緩說道：「要是叫你和這老頭子一樣，在深山裏悠閒度過一生，你願不願意。」

管寧微微一楞，不知道她爲什麼突然說出這種話來，沉吟半晌，道：「此人與世無爭，淡泊名利，的確敎人羡慕的很，但是他能有今日的心境，只怕也不是一年、兩年，能够做到的事！」

翠裝少女輕輕一笑，垂下頭去，沉思半晌，落日的餘暉，映着她嬌美的笑靨，映着她一襲翠綠的衣衫，刹那之間，管寧突發覺這少女在刁蠻天眞之中，像是還有許多心事。

於是自己的思潮亦不禁隨之翻湧而起，暗自感嘆着世事之奇，確非人們能够預料得到的，昨日此刻，他還是個一無煩惱的遊山士子，正自滿懷興奮地走上四明山去尋覓詩中佳句，又怎會想得在這一日之間，自家竟會生出這麼巨大的變化，更不會想到此刻自己竟和一個素昧平生的絕色少女，像多年老友似的坐在這間低矮的茅屋裏一齊感嘆着人生的際遇了。

床上的白袍書生，呼吸突地由微弱變得粗重起來，但是落在沉思中的管寧與這翠裝少女，却根本全都沒有覺察到。

直到門外落日的餘暉黯淡了些，翠裝少女方自抬起頭來，輕輕一笑，道：「你方才問我什麼？」

這句話使管寧也從沉思中醒來，方待答話，那知這翠裝少女又「哦」了一聲，接着說道：「我想起來了，你是問我追那兩個偷放暗器的人，結果怎樣是不是，唉——我告訴你，那才眞是氣人呢，我一看到他們的人影，就追了下去，不是我在你面前自誇，我的輕功，在江湖中已可算是頂尖人物了——」管寧忍不住微微一笑，暗道這少女的確是心高氣傲之人，處處忘不了替自己誇讚兩句。

翠裝少女秋波一瞪，嬌嗔道：「你笑什麼？我告訴你，江湖中以輕功成名的人我已會過不少，可是就連『雲龍九現』鄷子甲那號人物，對我都要服低，不然爲什麼人家會叫我『凌無影』而不叫我本來的名字呢？」

管寧雖然與她交談許久，可是直到此刻才聽到她說出自己的名字，忍不住脫口道：「那麼你本來的名字是叫做什麼？」

翠裝少女面頰又微微一紅，低聲道：「我本來叫做凌影，他們不過在中間加了個『無』字而已。」

要知當時女子親口說出自己的名字，本是太不輕易之事，管寧脫口問出之後，心中已有些後悔，生怕這嬌縱的少女會突然給自己一個難堪，那知她竟如此柔順的說了出來，心神不禁爲之一蕩，目光抬處，却見她竟也在凝注着自己。

這一次兩人的目光相對，各各心中的感覺，已和方才大不相同。

更不相同的是，他們目光一觸，這翠裝少女凌影便立將秋波轉了開去，生像是管寧此刻的目光和方才有些不同似的，這種微妙的變化，你在生命中若是也有過一段溫馨的往事，那麼你不用我說，便也能瞭解得到的。

管寧却仍在呆呆地望着她，只見她微垂螓首，忽又一笑道：「我輕功雖……雖然不壞，可是在暗中偷放暗器的那兩條人影，輕功却更高，我自入江湖以來，幾乎沒有看過一人輕功更高過這兩人的，只是我明知未見追得上他們，心裏仍不服這口氣，咬緊牙關，拚命地追了上去。」

管寧暗中讚嘆一聲：這少女雖是女子，却有男子漢的豪氣，可是在男子漢的豪氣之中，却又不失其女子的嫵媚，這種女子，倒眞少見的很。

却見她語聲稍頓，便又接道：「我施出全力，又追了一段，雖然沒有追上，但距離却也沒有拉得太長，眼看前面絕壑深沉，似乎已到路的盡頭，呀……那時我心裏眞是高興，這下子他們可逃不掉了吧。」

管寧劍眉微皺，沉聲道：「他們兩人輕功既然比你更高，而且又比你人多，你雖然追上了，又當怎的。」

凌影輕輕一笑道：「那時我可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只想把他們追上，看看他們到底是誰？和我無冤無仇，爲什麼要用那麼惡毒的暗器來偷偷打我。

「那知這兩條人影看看已走到絕路，其中一人突地手臂一揮，揮出一段長索來，另一人飛快地接到手裏，又是一揮，這條軟軟的繩竟被揮得飛了出去，而另一人竟藉着這一揮之勢掠過了寬度達五丈的絕壑，身影方自站定，手腕一拉，便將這邊的一人也拉了過去，這兩人不但氣功，輕功都妙到毫巔，而且兩人配合的佳妙，更是令人嘆爲觀止，就在霎目之間，這兩人便都已掠過了絕壑。」

她一邊說着，還一面比着手式，說到這裏，手式一頓，長長嘆了口氣，方自接着說道：「我站在一旁呆呆地看着這種驚人的身手，幾乎連脚步都忘記動作了，那知——」

她話猶未了，肩頭突地被人輕輕拍了一下，她大驚之下，駭然回顧，却見那老年樵夫正自望着她沉聲笑道：「你話說的多了，可要喝些茶。」

凌影輕輕一笑，接過他手中的茶杯，望着這奇異的老人又自走出門外，半晌都沒有說出話來。

管寧却在暗中忖道：「她本來極爲自負自傲，可是却對這兩人的武功如此稱讚，看來這兩人的武功必定是極高的了。」心念一轉，又忖道：「那麼，難道這兩人便是那『峨嵋豹囊』，便是四明山莊中慘案的兇手？」

却見凌影俯首沉思半晌，淺淺呷了口杯中的茶，接着又道：「我看着他們的背影正在發呆，那知身後突地風聲微拂，一條白衣人影，電也似的從我身後掠到前面，掠到絕壑之邊，身形根本沒有停頓一下，雙臂微張，便自冲天而起，這一縱之勢，竟然高達三丈，我不禁爲之脫口叫了出來。

「只見他身形凌空之後，突然轉折一下，頭下脚上，竟像一根箭似的朝對岸掠去，唉——」她輕輕長嘆一聲，接道：「我方道前面那兩人的輕功已妙到不可思議，那知你這朋友的輕功更不知比他們高出多少倍，我望着他們的身影一個個在山蔭中消失，自知憑我自己絕定不能飛渡這片絕壑，便只好走了回來，那知我追人的時候根本沒有留意方向，退回來的時候，竟然迷了路。」

她稍爲變動一下坐的姿勢，又道：「我在深山裏兜了半天圈子，碰到大雨便又尋了個山洞躲了半天，等到雨停，我才找到正路下山，看到這裏有間茅——」

她正自娓娓而談，管寧正自凝神而聽，那知她語聲竟突地一頓，就像是一匹在紡機上的織着的紗布，突然被人切斷一樣！

管寧心中一震，抬目望去，只見她常帶笑容的面靨上，突然露出一種驚恐的表情，不安地深深呼着氣，一面喃喃自語：「這是怎麼回事……」突地長身而起，電也似地掠出門外。

管寧心中驚異交集，呆呆地愕了半晌，緩步走到門旁，却見她又驚鴻般地掠了回來，暮色之中，她面上的驚恐之色像是越發濃厚，一言不發的掠回房裏，拔起了頭上的一根銀簪，輕輕向方才那老年樵夫好心送給她的茶水中一探——

刹那之間，她手中的這根光亮的銀簪，竟

突地變爲烏黑。

管寧面容驟然而變，一個箭步，掠了過去，惶聲問道：「這杯茶裏有毒。」

凌影緩緩點了點頭，沉重地嘆氣一聲，頹然坐到床上。

管寧心中又急又驚，大喝道：「那老頭兒呢？」轉身撲到門口，門外夜色將臨，晚霞已消，那老年樵子方才坐着的竹椅，還在門旁，但是他的人，却不知走到那裏去了。

這一日之間，他雖已經過許多次兇殺之事，但却沒有一次比此刻更令他心亂的，惶急的撲到床邊，一把拉住她的肩，惶聲又道：「你中了毒？」

凌影又自緩緩頷首道：「我中了毒。」

管寧長嘆一聲，心中滿是自責自疚之意，不住頓足嘆道：「我眞該死，竟沒有看出這老四夫居然是個歹徒，唉……這該如何是好，這該如何是好……」

凌影凄然一笑，道：「這又怎麼怪得了你，我也做夢都未想到這個老頭子會在茶水下毒，唉——我們不但和他素無冤仇，甚至連他是誰我都不認識呀！」

管寧心神交急之中，突地心念一動，面上倏然泛出喜色，急聲道：「你趕快將那『翠袖護心丹』吃上一粒，然後我們再想辦法。」他方才聽了這「翠袖護心丹」的妙用，此刻想到此物，心中便自一定。

那知凌影却緩緩垂下頭去，生像沒有聽到他的話似的。嬌弱的身軀，緩緩向椅後倒下，那一雙明如秋水的眼睛，也緊緊閉成一綫——

暮風吹來，微有寒意。

管寧機伶伶打了個冷戰，雙手攔住她的肩頭，顫聲道：「難道那『翠袖護心丹』你盒中只有一粒？」

凌影無力地將身軀倚在他的手掌上，仰面凄然一笑，緩緩點了點頭，此刻她已覺察到管寧對自己關切的情意，是那麼純眞而坦率，因之她便也毫不羞澀地將身軀向管寧倚了過去。

人們的情感最最難以隱藏的時候，便是在患難之中，何況凌影此刻覺出自己的身軀，已因些須麻卑而變得全身麻木，她知道這種麻痺所象徵着的是什麼？因爲她對毒藥知道的極多，普天之下的毒藥，無色無味，而又能使人在中毒之後片刻之間就全身麻痺的，本只寥寥數種，自己此刻顯然中了這種武林罕覩的極毒之物，活命已多半無望了。

那麼，一個將死去的人，又何須再隱藏自己的情感呢！

自從一見管寧，她心中便有了一份難以瞭解的微妙感覺，而此刻，這份難以瞭解的感覺已變得十分明顯了。

她抬起頭，突然想起一個風流的詩人曾經將聖人所說的「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句話變成：「朝聞愛，夕死可矣。」

於是她不禁又幸福地一笑，因爲她雖然將要在黃昏中死去，却已在淸晨尋得了自己從未有過的愛情。

然而這笑容在管寧眼中，却遠比世上最最凄慘的哭聲還要悲哀，他想到這少女竟將她身旁僅有的一粒靈藥，爲着自己給了那白袍書生，而此刻等到她的性命需要這粒丹來延續的時候，却已無法可施了。

「那麼……」管寧黯然長嘆一聲，說道：「我雖不殺伯仁，可是伯仁却爲我而死，唉——管寧呀管寧，你常常自命爲大丈夫，可是此刻你却只得眼看着一個少女爲着你死在你的懷中。」

一念至此，他只覺自怨自艾，自責自疚之情，從中而來，不可斷絕。

就連他扶着凌影的一雙手掌，都不禁爲之顫抖起來，因爲除了這些感覺之外，更令他感動的是，這少女雖是爲他而死，却沒有半句怨言，他自幼即負才子之譽，平生受到的稱讚與愛護，不知多少，可是像這種足以令他刻骨銘心的深感，他却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

凌影也感到他手掌的顫抖，她也體會到他此刻的心境。

於是，她强自淡然一笑，道：「你根本沒有江湖經驗，遇上這種事上當還情有可原，可是我……我自命聰明，其實，却是個最大的傻瓜！」

她微弱的語聲稍稍一頓，又道：「其實我本就早該看出那老頭子不是好人來了，我方才在說話的時候，他走到我身後我還不知道，如果不是身懷絕技的人又怎能做到呢！」她雖想强顏歡笑，却忍不住幽幽一嘆，說道：「可是，你看我多笨，我還是將那盞茶喝了下去，不過——」

話猶未了——門外夜色之中，突地傳來一陣狂笑之聲，一人隨意作歌道：「壯志消磨已盡，恩仇何時可了，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數十年有限年華，轉眼烟逝雲消，咄——去去，休休，說什麼壯志難消，說什麼恩仇未了，且將未盡年華，放蕩山水逍遙！」

歌聲高亢，裂石穿雲，前半段唱得悲憤激昂，有如楚王夜歌，後半段却是字字句句，俱都發人深省，已是龍舟淸唱了。

管寧呆呆聽着這歌聲，只聽得如痴如醉，竟忘了出去查看一下，這高歌狂笑之人，是否就是那詭異難測的老年樵子。

那知歌聲一住之後，狂笑之聲又起，一個蒼勁淸朗的口音，緩緩說道：「飯中半滴『七毒神水』！肩上一掌『赤煞毒掌』，茶中半分『追魂奪命散』！這一掌，一水，一散，件件皆是追魂奪命，見血封喉之物，你旣是黃山翠袖的弟子，想必也該知道，只是老夫二十年來，已將恩仇看淡，是以毒水只施半滴，毒藥未施毒力，只是稍作警戒，否則縱是大羅金仙，只怕也早已死了三次。」

這語聲略爲一頓，又道：「你此刻身上雖有毒意，但甚是輕微，只要將老夫留在桌上的一服解毒散服下，半個時辰之內，便可無事，回去寄語黃山翠袖，就說昔年勾漏故人，雖未死去，却已將恩怨仇殺之事，忘的乾乾淨淨，你兩人年紀還輕，日後說話，也得留意三分，否則，老夫若是當年脾氣，你兩人此刻焉有命在！」

語聲亦如歌聲，字字聲如金石，只聽得管寧，凌影俱都目瞪口呆。

他話聲方了，凌影突地大喝一聲，長身而起，掠到門外，大呼道：「老前輩是誰？老前輩慢走！」

夜色之中，狂笑高歌之聲又起，歌道：「昔年逍遙鬼，今日採樵人，恩仇已忘却，逍遙天下行！」

風聲如浪，樹聲如濤，歌聲却漸行漸遠，漸遠漸低，漸低漸消，終歸寂靜，雖有嬝嬝餘音未絕，但轉瞬間亦被風聲吹盡。

凌影呆呆地站在門邊，心中竟不知是喜，是愁，是怒。

管寧却在呆呆地望着門外的夜色，耳畔似乎還響着那高亢的歡聲，一時之間，心胸中但覺熱血沸騰，恨不得立刻追上這滿身俠骨崢嶸，滿腔豪爽俠氣的老人，向他說出自己心中的讚佩。

無言地沉默許久，管寧方自走到暗間，點起燈光，將一包壓在燭台下的藥散，取來與凌影服下。

藥散之中，微微有些苦澀之意，這苦澀的藥散被水冲入凌影口中，却化做了滿心感激之

情。

她目光凝睇管寧，幽幽嘆道：「我只當『勾漏七鬼』俱是十惡不赦之徒，那知其中竟有如此慷慨的奇人，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逍遙鬼』雖未將仇人害死，却換得仇人的滿心崇敬，這不是更好得多嗎？」

果然不出片刻，凌影身上的麻痺之意已盡消去，但躺在床上的白袍書生，却仍暈迷未醒，管寧，凌影促膝對坐，經過了方才一段驚心動魄之事，使得他們彼此瞭解了對方的情感，此刻他們兩人心中，便不覺充滿了柔情蜜意。

燈光如豆，室中昏昏黃黃，管寧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掌，握住凌影的一雙纖纖玉手，兩人雖然無言相對，但這無聲的沉默，却遠比有聲的言語還要珍貴的多，「此時無聲勝有聲」，這種超然的意境，又豈單只有那江州司馬才會領略。夜色越來越濃，燈燄越來越淡，凌影抬頭輕輕問道：「你從那裏來？想到那裏去？」

管寧嘆息一聲，暗暗問自己：「想到那裏去？」目光轉向凌影，凌影正默默地望着他，等待着他的回答，生像是在等待着他回答她需要知道的事。

於是他悄然放開了手，望着那如豆的燈火，緩緩說道：「我出來已久，本來已該回家的，可是，却偏偏讓我遇着這麼多事，我若是將這些事都置之不顧，那麼非但我心不能安，只怕那些人也不會放過我，可是，唉——我若是不回家……」

他突然想起家裏還有許多等待着自己的人，也突然想起自己父母慈祥的笑容，一時之間，心胸間又被思親之情充滿。

凌影幽幽長嘆一聲，垂首道：「你的家一定快樂的很，有爸爸，有媽媽，唉——老天爲什麼這樣不公平，讓一些人有溫暖的家，却讓另一些人沒有家呢？」

管寧目光抬處，昏黃的燈光中，她面上的笑容又復隱去，長長的睫毛覆蓋着的眼簾下，似乎泛起了兩粒晶瑩的淚珠。

於是他忍不住又捉住她的手，想對她說兩句安慰的話，可是他心中已有着一份濃重的憂鬱，却又怎能去勸慰別人呢？

那知凌影眨動一下眼睛，突地輕輕一笑，柔聲問道：「你的家在那裏？」

（未完）

恩仇短篇故事

血濺黑衣帮

神龍

深夜，一羣穿黑衣蒙面的黑衣帮闖進葉鵬飛的家去，見人便殺，葉鵬飛是有俠名的，平日扶弱鋤强，因此而與黑衣帮結了怨。今晚，黑衣帮是結黨前來尋仇的。

他們首先用二十人去對付葉鵬飛，用餵了劇毒的暗器去對付葉鵬飛，待葉鵬飛中了暗器之後，便合力圍攻，不讓他有喘息機會，結果葉鵬飛毒發身死，但黑衣帮衆也損失了不少人。

殺了葉鵬飛之後，黑衣帮還不肯放過他的家人，要斬草除根。

葉蠻年紀很小，那一晚他偷偷從臥房走出來，躲在大湖石後，眼看着爸爸被殺，看着兇徒放火，自己的娘親，家人一個個被殺死，一胸熱血在翻騰，他年紀雖小，但亦知道這時候走出去，只有被殺的份兒，他要留回自己一條命，要爲將來復仇雪恨，否則，他死了，就沒有人去爲他的一家人去復仇了。

「喂，聽說葉鵬飛有一個孩子的，怎麼不見了？」其中一個黑衣人說道。

另外一個黑衣人也點頭道：「是呀，怎麼不見了這個小子，別讓他逃了，留下禍根！」

「我們搜。」

一聲「搜」，十幾人到處搜查，葉蠻的小身子就更加不敢動了，搜了好一會，這幾個黑衣人又集合起來，其中一人說道：「我們都搜過了，沒有任何人跡。」

另一個黑衣人望望大火冲天的房屋，不禁說道：「恐怕這小子逃不出來，在屋子裏被燒死了。」

正當這個時候，村民見到葉鵬飛的家起了火，紛紛打鑼，集合村民來救火，黑衣帮衆互打一個眼色，然後紛紛散去。

葉蠻待黑衣帮徒走了之後，才敢從太湖石後走出來，他撲到父親的身上，從他的身上取下寶劍，然後流着淚，說道：「爸爸請放心，孩兒有生一日，都要爲你復仇的。」

× × ×

葉蠻離開了家，他不敢和村民見面，因爲一見了面之後，消息便會傳出，黑衣帮就會趕來追殺他，所以，他摸着黑，趁村民還沒有趕到救火之時，從後門走。

後門是一座山，這一座山聽說可去很遠的地方的，山連着山，裏面猛獸多得很，葉蠻從小就聽過婆婆說過不少神奇古怪的故事，這些故事都是與這個山有關係的。越走越害怕，但是爲了保存自己的生命，他只有不顧一切的走。

樹林中許多怪異的聲音，這些聲音都足以使他的小心靈震驚，他急急忙忙的走，也不知碰了多少個傷口，他實在太倦了，倒在一個草坪上睡去。

第二天醒來，肚子餓得很，見草叢中有個小兔子，他便拿起劍去飛擲牠，他沒有學過飛擲功夫，當然擲不中小兔子，小兔子走了，他很沮喪，但是爲了飢餓，迫他到處找食。

葉蠻在這個深山裏短短生活了一個多月，使他學到了許多找生活的功夫，比如以劍飛擲小兔子，雖然不可以說是百發百中，但比起初時，飛擲的功夫有了顯著的進步。

在樹林中，不單止爲了找活，而且也要防備野獸的襲擊，因此，他也要學許多防禦的功夫，也要學一些和野獸搏擊的功夫，在大自然中，强者生存，弱者被殺。

葉蠻年紀雖小，但很聰明，他從野獸的搏鬥學了許多搏鬥的技術，他靠了這些技術，也不知多少次，把自己的生命保存下來。

時間過得很快，十年了，十年的時間

使葉蠻成長起來，這十年過的並不容易，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有性命的危險，因此，他鍛鍊得自己的聽覺非常靈敏，機警，即使在睡覺的時候，外面有甚麼風吹草動，他亦能一躍而起。

「哼，我不能永遠困在這深山之中，我一家的仇恨要我去報的啊！」葉蠻撫摸着從他父親身上取下來的寶劍，不禁流下淚來——這把寶劍也不知救了他多少次性命，現在成了他最厲害的武器，他要離開這座深山，到外面去找尋仇人。

葉蠻打定了主意，於是在第二天開始，便在深山到處亂闖，希望闖出這座杳無人跡的深山。一天，他走到一個山崗，遠遠闖來一羣狼，頭數也不知有多少，任何野獸遇到狼羣的襲擊，都是無一倖免的。

葉蠻亦曾見過狼羣襲擊獅子，老虎，當時他是躲在大樹上的，狼的兇殘使人目不忍睹，現在葉蠻面對着這一羣狼，又沒有高大樹可以躲避狼羣的襲擊。

他劍出鞘，默默祈禱父親在天之靈，保佑他闖過這個難關，否則他便要死在狼羣裏。第一隻狼撲過來了，葉蠻把劍一揮，把狼頭劈開兩截，一隻死了跟住十幾隻撲過來，葉蠻使出漫天劍花，在天空洒着血雨，十幾隻狼無一倖免，然而，那些兇殘的狼，並不因此而懼怕，牠們圍着葉蠻，像巨浪一樣，一次又一次的撲向葉蠻的身上，十年來，葉蠻與野獸搏擊的經驗盡量發揮開來，縱橫過處，殺成一條血路。

這場面是非常駭人的，幾千隻狼死在葉蠻的劍下，餘下的十幾隻，知道不好，低嗥一聲，垂下尾巴而逃，葉蠻疲倦得倒了下來，他躺在狼的鮮血中歇息。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葉蠻的眞力回復後才緩緩地坐起來，離開這血腥地方。

× × ×

終於，葉蠻發現有人家了，炊烟漸漸升起，葉蠻大喜，直向那一戶人家走去。

葉蠻的樣貌，身上一身是血，把人家嚇了一大跳，這戶人家的主人叫做錢尙華，在這裏居住已經有十幾年了，他把葉蠻招呼到屋裏去，讓他換過一身衣服，並且叫家人爲他準備一頓飯，十幾年了，葉蠻未曾吃過這樣一頓飯了，因此他狼吞虎嚥，吃了十幾碗飯。吃過飯後，錢尙華才詢問他的一切，葉蠻把在深山中的生活一一說過了，只隱瞞自己一家被黑衣帮殺害的事情。

「老弟，你眞幸運啊！」錢尙華說道：「今晚——唉，你最好離開這裏。」

「老伯，我看你有些難言之隱。」葉蠻道：「我在山頭露宿原本已經習慣了，住不住在此地原本沒有甚麼問題……」

「老弟，不必多說了，吃過飯後，你就得離去。」錢尙華扳起面孔道，隨即吩咐家人給些錢與食粮與葉蠻就要他離去。

葉蠻感到非常奇怪，離去之後又折回來，他爬上一株高樹上，從樹上可以望見這座房屋的一切。

夜深了，一切沉寂，葉蠻找個粗壯的樹幹，躺下來養神，在矇矓中，突然聽到一陣厮殺的聲音，葉蠻立刻驚醒，他在樹林中練成黑夜觀物，百尺之內清楚如同白日，他看見十幾個黑衣蒙面人圍攻錢尙華，葉蠻的心幾乎跳了出來，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哼，是他們殺死我一家，我要報仇！」葉蠻大喝一聲，從大樹上飛落。

他飛撲而下時齊一隻大鵬鳥，黑衣人只覺頭上罩一陣狂風，便有幾人狂呼幾聲，倒在地上，鮮血狂噴，這種聲勢實是驚人，圍攻錢尙華的黑衣人都退了幾步。

葉蠻眞想不到，以殺野獸的功夫去殺黑衣帮兇徒，竟然有這樣的威力。

「喂，小子，別以爲一上來便佔了便宜，我們黑衣帮不是容易對付的，一旦被纏上，無一倖免。」爲首一人站在衆人前，說道：「乖乖的走過一邊，我們就把剛才的事算沒有發生過的。」

葉蠻不聽見黑衣帮三個字猶可，一聽到了，就不禁放聲狂笑，他的笑聲似虎嘯又似獅吼，震得黑衣帮的人心裏打顫。「爹媽在天之靈，孩子跟你復仇雪恨了。」

葉蠻不懂得甚麼是江湖規矩，况且仇人當前，他怎會放過，葉蠻一陣旋風般衝到黑衣帮中去，用殺猛獸的幾下快如閃電的招式，就立刻有人倒地，身首異處，黑衣帮的人，根本就無法知道他的手法是何來路的，連看都沒有看清楚，這樣就死去了。其他的人見不是敵手，胡哨一聲便想退去，但葉蠻那會放過他們，他們退得快，但葉蠻比他們更快，劍光過處便跟住一條血光，黑衣帮來了幾十人，沒有一人能逃出葉蠻的劍下。錢尙華眞沒有想到這年青人的劍術如此兇殘，而又如此怪異，快得如此驚人，錢尙華是老江湖，見識廣博，亦無法知道他的劍術是何門何派。

「老弟，今天[illegible]得你帮了我，否則我這一條命，恐怕就要喪在兇徒的手上。」錢尙華向葉蠻拱手說道。

「噢，錢老伯，不必謝我，黑衣帮與我有殺父母之仇，從今後，只要我一見到黑衣帮的人，就要殺他一個鷄犬不留。」

「你爹媽究竟如何與黑衣帮結上了怨的？」

葉蠻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把黑衣帮當晚殺他父母一家的事全部說出來，自己便避入深山，現在用以殺仇人的武藝，是與野獸搏鬥中鍛鍊得來。

錢尙華笑道：「那眞是你爹媽在天有靈，無形中使你練成這種蓋世武功，老弟，我看你現在的武功，當今之世，沒有一個人能敵，黑衣帮毀滅之期到矣！」

錢尙華跟葉蠻一直跟踪黑衣帮，這十年來，黑衣帮橫行江湖，俠義道上紛紛避居偏僻鄉野，但是風聲稍一洩漏，便爲黑衣帮尋來，無一能逃出黑衣帮的毒手。

這一回却剛剛相反，葉蠻不待黑衣帮找上門來，却與錢尙華闖進黑衣帮的帮會去，把黑衣帮內的人一個個的誅滅，决不放過一個人，最後放一把火，把黑衣帮燒掉。葉蠻的武功驚世駭俗，黑衣帮一直賴以橫行的是以羣鬥，以人多勢衆壓倒孤單的俠義道，葉蠻的武功，却不怕羣鬥，在下山的時候，他曾經以一人之力，獨戰幾百頭狼羣，因此，黑衣帮的羣鬥，却被他一一粉碎了。

黑衣帮的總帮驚動了，他們眞不敢相信，以葉蠻一人之力，一直殺到總帮來。總帮集合了一切人力去對付葉蠻，經過一場大混戰之後，葉蠻重演一次獨戰羣狼的激烈的戰鬥，不過，葉蠻有過一次經驗之後，今次更發揮到淋漓盡緻，把黑衣帮殺得片甲不留，可惜經過這一場殲滅性的戰鬥之後，黑衣帮毀了，但錢尙華也因此而戰死！

正宗武俠長篇

無影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柳若梅私違母命，代凌度月解去制穴金針後，夏秋蓮突貪夜來晤凌度月，她仍以爲凌度月爲她金針所制，故絕不防範，而爲凌度月所乘，但她亦沒過度驚慌，仍很鎭定地說出和柳三郎結合經過，及如何受脅於一黑袍人，最後要請凌度月幫忙她解除桎梏，凌度月答允相助後，跟夏秋蓮前往府中大廳，楊非子與柳鳳閣也先後來到，他們也早被夏秋蓮控制，幫她翦除黑袍人，三更過後，那黑袍人果然來到，楊非子依着夏秋蓮吩咐的安排，首先挑釁，故意仰天一陣大笑後，向夏秋蓮半譏諷的說，想不到三夫人背後還有一個大靠山——

神鬼莫測功 詭譎奸險謀

黑袍人突然一跨步，人已欺進了八九尺遠，直逼到楊非子的身前。

楊非子左手一揮，打出彈指毒粉，人卻忽然間疾退五尺。

中人必傷，惡毒絕倫的彈指毒粉，明明擊在那黑袍人的身上，但那黑袍人仍然肅立不動。

楊非子三個弟子，都已沉不住氣，突然一探腰間，各自拔出了一把短劍。

劍只有一尺多些，但卻鋒利異常，燈光映照下，閃動着冷電一般的寒芒。

黑衣人仍然肅立不動。

這就使人有些莫測高深了，不知他是否已被彈指毒粉所傷，或是根本沒有把那三柄短劍放在眼中。

這三人久隨楊非子，彼此心意相通，短劍在手，立刻採取了合圍之勢，三個人，分由三個方位，攻了上去。三道寒光，分刺黑袍人的前胸，後背和右肋。

黑袍人直待三劍近身，才突然一閃，幻起了一片閃動的黑影。

但聞幾聲慘叫傳來，大廳立刻又恢復了寂靜。楊非子三個弟子，分躺三個方位，前胸上，各刺入一把短劍。

那是三個手中的兵刃，就在一陣交觸中，被黑袍人奪了下來。

短劍刺入了心臟要害，一劍斃命，就算楊非子回天有術，也無法使三人還魂重生。一舉間，殺死三人，只不過兩三個轉身的工夫，這武功不是高強，而是到了近乎魔術的境界了。

再看黑袍人，仍然是雙手挿入袖管之中，仍然靜靜的站在那裏，似乎是完全沒有動過。

大廳中人，都不由自主長吁口氣。

黑袍人冷笑一聲，道：「夏秋蓮，這就是你安排的陷阱麼？」

站在一側的楊非子聽得心頭震動，暗忖道：「這黑袍人既不畏毒粉，出手又快如閃電，如是讓他個個擊破，此廳中人，只怕都將死於他手了……。」

只聽夏秋蓮緩緩道：「賤妾不敢。」

黑衣人道：「拔下一把短劍。」

夏秋蓮應聲行了過去，拔出把短劍。

黑袍人道：「去把楊非子殺了。」

夏秋蓮怔了一怔，道：「他有彈指飛毒之能，賤妾未練成玄陰神功，無法抗拒毒粉。」

黑袍人冷笑一聲，道：「那妳去殺了柳鳳閣。」

夏秋蓮應了一聲，緩步向柳鳳閣行了過去。

柳鳳閣道：「三弟妹，妳當眞要殺我這個大伯麼？」

夏秋蓮道：「大伯鑒諒，弟妹奉命行事不得不爾。」一面作出了動手的暗記。

柳鳳閣哈哈一笑道：「三弟妹，妳已經控制了大局，掌握了我們生死，但你這等做法，那是逼我們拚命了。」突然一揚右手，一串銀光直向那黑袍人射去。

黑袖人道：「這些破銅爛鐵也能傷人麼？」挿在袖口中的雙手，突然拂開，右手一伸，竟然向暗器上面抓去。

暗器入手，突然冷哼一聲。

燈光下，只見他右手上，滴下來一串血珠，不由自主一鬆右手，三枚五稜鏢，跌落在地上。

柳鳳閣哈哈一笑，道：「柳家暗器，無一不是天下的犀利之物，那是天山寒鐵，精製而成，鋒利可穿鐵石，閣下雖然內功精深，只怕也承受不住吧！」

黑袍人冷冷道：「你該死。」忽然一個箭步，人已欺到柳鳳閣的身前，左掌一探，劈了過去。

他的動作太快，快的柳鳳閣想取兵刃封擋，已自不及。

但他心中明白更不能讓避，以這黑袍人的快速身法，如若旋身讓避，那無疑是授以可乘之機。

情勢迫人，只好咬牙出掌硬接一擊。

忽然間，寒芒一閃，夏秋蓮嬌軀疾轉，短劍疾刺向黑袍人的左腕。

這一招變出意外，又快速無比，但黑袍人確有過人的武功，掌勢收發已到隨心所欲之境，冷哼一聲，硬把劈出的左掌收了回來，人隨掌收，疾退五尺。

夏秋蓮感覺到那蒙面黑紗中，有如冷電一般，暴射出兩道冷芒，逼射過來，不自覺竟然向後退了一步。

這時，凌度月已經暗中移動身子，向前緩進三步，到了夏秋蓮的身後。

黑袍人冷笑一聲，接道：「夏秋蓮，只有這幾個人麼？」

夏秋蓮暗自吁一口氣，突然說道：「不錯，我覺着，這已是江湖中最強的陣容了。」

隔着蒙面黑紗，沒有人能從那黑袍人的神情中看出變化，但冷酷的事實經過，已證明了這黑袍人確有着神鬼難測武功。

一兩合間，殺死了楊非子三個弟子，頓使楊非子有着孤獨的感覺。

柳鳳閣也警覺到這黑袍人的高強武功，如若不設法和楊非子等聯合一起，合力對付，早晚要被他分別殺死。

這本是幾人心中的想法，說也沒有說出口來，但很自然的，一股關念的接近，把幾人連接起來。

楊非子，柳鳳閣相互望了一眼，彼此頷首，交換了心意。

那是絕對眞誠的一眼，互通間表達了信任。

黑袍人雖然一直沒有左顧右盼間，但他也體會出，自己的鋒芒太露，已逼使了這些各懷鬼胎，陰謀互鬥心機的三股力量，合聚了一處。

右手的傷勢很重，使他感覺到實力上有了很大的折扣。

他原本可以分別出手對付幾人，選擇時機，把柳鳳閣和楊非子兩人殺死，只餘下一個夏秋蓮，就算她全力反擊，那也是有限的很。

至於凌度月，因在制穴金針之下，那是絕對控制的力量。

所以，他一直不太留意凌度月。

心中盤算過了敵我的形勢之後，黑袍人也決心改變一下策略。

只聽他輕輕吁一口氣，道：「三夫人，你當眞要和我作對麼？」

夏秋蓮眨動了一下大眼睛，道：「你究竟是什麼人？我就不太清楚，咱們如何能合作……」

黑袍人道：「這些年來，咱們不是合作的很愉快麼？爲什麼一定要改變一下現況呢？」

夏秋蓮道：「閣下言重了，你沒有和我平等的相處，也從沒有平等的合作過，所以，你忽然間改變了自己，使人很難相信。」

黑袍人極力壓制心頭的怒氣，道：「現在，也不太遲。」

夏秋蓮忽然微微一笑，道：「這些年來，一直把我當作個工具看待，現在，怎會忽然要和我合作了。」

黑袍人冷冷說道：「因爲，老夫覺着，一個人也享用不了這些財富。」

夏秋蓮道：「柳家有錢，錢多的世無其匹，但那是柳家的……」

黑衣人道：「這就是咱們合作的重要原因了……」

夏秋蓮搖搖頭，道：「我自覺對你知道的不少，所以，咱們無法合作。」

黑衣人怒道：「夏秋蓮，你眞要拒絕和老夫合作麼？」

夏秋蓮道：「我已經拒絕了。」

黑衣人道：「你不怕老夫說出你的苦衷麼？」

夏秋蓮冷冷說道：「你儘量去說吧！我已經不在乎了。」

黑衣人望着夏秋蓮，口中雖然未言，但雙目中卻射出了激憤的火燄。

夏秋蓮望了黑衣人一眼，立刻接道：「你有什麼說什麼，那就說吧……」

黑袍人接道：「妳只要答允和老夫眞誠合作，咱們就合力搏殺了楊非子和柳鳳閣。」

柳鳳閣冷笑一聲，道：「三弟妹，妳已經被他迫害了很久，今天，大約不會再被他的花言巧語所動了。」

一面說話，一面舉手揮動，指揮了屬下出手。

龍騰，虎躍，兩個人移動了腳步，堵着門口。

狼心，猿手，也選擇了準備出手的位置。

豬頭緊跟着柳鳳閣，以便保護。

楊非子也以快速的行動，和龍、虎，並成了一體行動的準備。

黑袍人冷笑一聲，道：「夏秋蓮，你怎麼決定，要聽妳一言了。」

夏秋蓮搖搖頭，道：「我不會和你合作。」

黑袍人冷笑一聲，道：「那好！那我先殺了你。」

突然出手一把，抓向了夏秋蓮。

他右手傷的很重，這一抓是用左手。

夏秋蓮手中仍然執着那取自楊非子弟子身上的短劍，寒芒一閃，刺向左腕，但人卻滑步錯身，避開了他正面的掌力。

柳鳳閣右手探出，身側的豬頭人突然向前撲去，攻向那黑袍人的背後。

凌度月一直冷眼打量廳中的形勢，看那戴着豬頭面具人一撲，捷逾閃電，分明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

黑衣人就像是背後生了眼睛一般，陡然一個轉身，左手斜揮而去。

這一擊，有如流光飛至，快速難以言喻。

豬頭人冷哼一聲，雙掌疾推而出。

兩人的掌力接實，响起了一聲蓬然大震。

豬頭人如受重擊，身不由己向後退了五步。

黑袍人腳步一抬，身軀忽然前進五尺，但夏秋蓮的短劍，却閃起了一片劍芒，疾追上去。

柳鳳閣右手一抬，兩點寒星，飛取後脊。

黑袍人嘗過柳鳳閣那天山寒鐵的暗器滋味，這種鐵中精英，鋒利無倫，專破內家氣功，那裏還敢稍有疏忽，顧不得再取那豬頭性命，回身拂出一袖。

一股勁氣，自袖底捲飛而出。

夏秋蓮識得厲害，猛一吸氣，收劍疾退。

這一股勁氣，有如實質一般，竟把柳鳳閣打來的兩點寒芒震飛，波然一聲，釘在橫樑上。

黑衣人雖然有着蒙面黑紗，但仍能使人感覺到他雙目中透出的冷厲殺機。

柳鳳閣吁一口氣，凝聚了全身功力戒備。

他本來招呼楊非子等由那黑袍人身後攻上，但精神的壓力，使他無法分神說一句話。

夏秋蓮也感覺到退無可退，不知何時，兩人已轉到大廳一角。

突然間，黑衣人停下了腳步，兩目盯注在柳鳳閣的雙手之上。

原來，柳鳳閣的左手，抓着兩枚稜形暗器，右手中，却執着一把寒光耀目的七首。

這黑袍人雖然功力深厚，一身氣功，刀槍難入，但對柳鳳閣手中之物，却有着很多的顧慮。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他吃過了柳鳳閣一次大虧之後，不禁對他生出了很大的戒心。

以柳家財勢之豐，搜購江湖中的利劍，寶刀，確非難事。

柳鳳閣目睹那黑袍人，兩道目光，全都貫注在自己身上，心中大爲震動，暗道：他如是全力對我出手，我決難逃過他的毒手。

黑袍人目光凌厲，似是已洞穿了柳鳳閣的心意，冷冷一笑，道：「柳鳳閣，你是否有些怕了？」

柳鳳閣緊咬着牙關，默然不語。

黑袍人又是一聲冷笑，道：「你可是不敢說麼？」

柳鳳閣沉聲說道：「柳某人就算死於閣下之手，但至少可取回一些代價……」

黑袍人冷哼一聲，接道：「螢火之光，豈足以和日月並明，你那點微末之技，又能收回些什麼代價。」

柳鳳閣道：「你右手傷的很重，柳某人手中寶刃，只要能再傷了你的左手，大約，你就無法逃脫重圍。」

這是柳鳳閣說的壯胆之言，但却也是眞實情形，黑袍人畏懼的，就是柳鳳閣手中寶刃，有削鐵穿金之能。

不論何等高明的氣功，也無能避得那削鐵如泥的寶刀。

夏秋蓮突然間橫跨兩步，和柳鳳閣並肩而立。

楊非子一皺眉頭，突然悄無聲息的向前欺了過來。

對柳鳳閣的生死，他可以漠不關心，但對夏秋蓮的生死，却是大爲關懷。

夏秋蓮取得蠱毒解藥，直接關連着他的生死。

龍騰，虎躍，猿手，狼心，都和楊非子的想法一樣，如是那轉動面具中機簧的鑰匙，眞的因夏秋蓮之死，而失去了所在，必將死于面具內的毒針之上。

楊非子一有行動，四人也悄然欺了上來。

豬頭人似乎是傷的不輕，接下黑袍人一掌之後，一直肅立不動，似是正在運氣調息。

黑袍人目光轉注到夏秋蓮的身上，冷冷說道：「現在，妳如願重與老夫合作，老夫也不究既往。」

夏秋蓮美麗的臉上，如罩着一層寒霜，也流現出無比的緊張。

這黑衣人的武功太高了，江湖之上，大約再沒有第二個人，有他這樣一擊的功力，和威勢。

只要他目光投注一個人的身上，那人就感受到死亡的威脅。

但夏秋蓮却咬緊了牙關，冷冷說道：「我不會信你的話。」

黑袍人突然敞聲而笑，道：「最毒婦人心，古人是誠不欺我，老夫授妳武功，助你奪取柳家財富，妳竟然恩將仇報。」

夏秋蓮冷冷一哼，道：「你殺害了我的丈夫……」

黑袍人冷冷接道：「老夫要殺他用不着暗中下手，也不屑暗中下手。」

夏秋蓮微微一怔道：「不是你……」

就在她一怔神間，黑袍人突然欺身而上，左手一探疾向夏秋蓮右手腕上扣去。

那份驚人的快速，有如疾來的一道閃光。

夏秋蓮驚慌之中，短劍一沉，刺向黑袍人的左腕。

黑袍人對那百煉精鋼的利劍，如同視若頑鐵，屈指一彈，正中劍刄。

夏秋蓮只覺右腕一痳，手中短劍，脫手飛去。

黑袍人去勢不停，五指仍然扣向了夏秋蓮的右腕。

就站在夏秋蓮旁側柳鳳閣，竟有着救援不及之感。

原來，那黑袍人，在攻向夏秋蓮的同時，施展大移挪身法，轉到夏秋蓮右側。

柳鳳閣雖然近在咫尺，但却被夏秋蓮的嬌軀，擋住了出手的方位，一時應變不及。

眼看夏秋蓮那柔膩的右手，就要落入黑袍人的掌握，忽然一縷疾風，飛射而至，直取他肘間的「曲池穴」。

這是攻其必救的手法，黑袍人雖然武功精奇，有眞氣護身，但也不敢棄置要穴不顧。

而且，出手認穴奇準，勁氣直取曲池

穴位。

這就是夏秋蓮一個避敵的機會，一縮手，退後三步。

黑袍人避過了穴道要害，却用手臂硬接了對方一擊。

轉頭望去，出手人竟然是那身中制穴金針的人。

此刻，目中精光閃動，顯然是根本未被金針制穴，想不到竟被瞞過。

出手人，正是凌度月，運集了全力，點出一指，解了夏秋蓮幾遭生擒之危。

這一陣工夫，楊非子和龍騰，虎躍，狼心，猿手，一齊湧到。

楊非子當先拍出一掌，擊向黑袍人的後背。

黑袍人感覺到掌風襲背，已然來不及轉身迎敵，右肘一撞，竟向楊非子的掌勢上迎去。

他頭未轉顧，目未見敵，這一肘却取位準確之極。

楊非子早已有備，掌勢上移，拍中黑袍人的右腕。

但楊非子的小臂，也被黑袍人一肘撞中。

只覺右臂一痳，臂上力道忽然失去，被撞之處，骨疼如折。

這黑袍人，運集了功力之後，全身有如堅石，精鐵一般。

幸好楊非子早已有備，一提氣，縱身而起，飄落了一丈開外。

猿手忽然一伸左臂，一式「仙猿摘果」，拍向了黑袍人的背心。

黑袍人身子一側，猿手一拳，竟從黑袍人的身上滑過。

這一拳有如打在一條泥鰍身上一般，拳被滑開，用不上一點氣力。

但猿手整個的身子，却不由的向前一栽。

黑袍人左手廻轉，五指箕張，抓向猿手的咽喉。

虎躍怪吼一聲，一拳搗出，擊向黑袍人的左臂。

狼心却悄無聲息的一揚，一道寒光，直擊黑衣人的左目。

黑袍人雖然有護身奇功，但也不敢使眼睛接下對方的兵刄，冷哼一聲，身軀半轉，收回了抓向猿手的左手，橫裏向寒芒上抓去。

狼心人不但戴了一個狼頭面具，而且其人奸滑，也如狼一般，右腕一挫，竟把打出的寒芒收了回去。

敢情那是一把帶着細小鋼鍊蛇信槍。

虎躍的一股拳風，掠着黑袍人的面前而過。

黑袍人怒喝一聲：「找死。」飛身向狼心撲去。

龍騰，虎躍聯手而上，分由兩側攻上，猿手一探臂，抓向黑袍人的肩頭。

黑袍人已不顧兩側和身後的攻勢，準備先把狼心擊斃。

但龍騰，虎躍，都是江湖中第一流的高手，出拳總算十分正確，黑袍人這暴出怒火，失去了鎮定，但聞蓬蓬兩聲，兩肋各中一拳，衝撲之勢，竟被兩拳遏止。

龍騰，虎躍被那強大的反震之力，迫的向後倒退四尺，但黑袍人，也覺心頭震動，氣血受阻，中拳處，隱隱作疼。

這時，猿手的五指，正好抓在黑袍人的衣領之上。

他担心那黑袍人的回手反擊，轉身向外奔去。

黑袍人狂怒至極，竟然，不顧衣袍碎裂，反身向夏秋蓮撲了過去。

龍騰，虎躍，狼心，猿手，一齊撲了上來，攔住了黑袍人。

黑袍人右手受傷，單用一隻左手獨鬥，龍，虎，猿，狼，仍是當者披靡，沒有人敢硬接他的拳勢，全憑閃避身法，和佳妙的配合，和黑袍人遊鬥。

但四人仍被迫的團團亂轉。

楊非子大喝一聲，道：「柳兄，一起上吧！此人武功之高，世所罕見，今日如不能把他搏殺於此，此後，咱們是席難安枕，食不甘味了。」

柳鳳閣道：「楊兄，說的是。」

對答之中，兩人也撲了上去。

黑袍人左掌力道，有如急漩，洪流，發出了旋轉掌力，六個人常常被他掌勢的旋轉之力，帶的亂了方位。

雖然六人合擊，仍然佔不到一點便宜，反而常有險遇。

夏秋蓮吁一口氣，檢起了地上的短劍，也攻了上來。

七人聯手，也只堪堪和黑袍人，保持不勝不敗之局。

黑袍人似有無窮無盡的內力，七人拳，腳，兵刄，交互運用，仍然被迫的以閃避拒敵。

柳鳳閣，楊非子，愈打愈是驚心，此人的神勇，只恐江湖上，再難找出第二個了。

不大工夫，雙方已搏鬥了百招以上。

凌度月一側觀戰，也看得心神震動，黑袍人如此兇猛，眞是有萬夫莫敵之能。

只聽夏秋蓮柔柔清音，道：「兄弟，你也該出手了。」

凌度月暗道：「這多高手，還難勝他，單打獨鬥，我豈是他敵手，說不得，只好加入羣攻了。」

心中念動，側身攻上。

黑袍人一面急發掌力，獨鬥八大高手，一面冷冷喝道：「還有什麼未露頭的高手，索性一齊上吧！」

凌度月雖然赤手空拳，但却勇猛過人，拳指攻勢，都指向黑袍人的要害大穴。

黑袍人常常被迫的回掌自救。

這一來，夏秋蓮等人，逐漸取得了優勢。

黑袍人又支持了五十餘合，仍未能傷到一人，同時，也感覺到八人之中，壓力最強是凌度月，不覺間，把心中一股憤怒之氣，全移到凌度月的身上。

覷準了一個機會，黑袍人突然轉向凌度月迫攻過去。

凌度月封擋了十餘招後，也改變了打法，掌指齊施，竟和黑袍人搶爭先機。

在七人兵刄，拳掌的助攻之下，凌度月攻勢也更威勢。

黑衣人讓過狼心的蛇信槍，忽然一個轉身，直撲凌度月，左掌一揮當頭劈下。

凌度月冷笑一聲，雙掌齊出，迎了上去。

雙方掌勢還未接實，忽然一縷金芒一閃而逝。

黑袍人突然發出一聲長嘯，左手全力發出一掌，掌力如狂飆驟至，迫的楊非子，柳鳳閣等紛紛讓避，黑袍人却借勢一個飛躍，穿出大廳，消失於夜空之中。

沒有人追出大廳，也沒有人敢追出大廳。

大廳中，恢復了原有的寧靜。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楊非子突然長長嘆息一聲，道：「好厲害，當世之中，竟有如此神勇之人，在下實未想到。」

柳鳳閣嘆息一聲，道：「他右手受傷，單憑一隻左手，就打得我們這多人，全力抗拒，如是他右手未傷，咱們幾人，只怕要有些傷亡了。」

言下之意，無疑自誇今宵一戰中，居功最偉。

楊非子笑一笑，道：「柳兄說的雖然十分有理，不過，兄弟覺着，今日如非凌少俠及時出手，咱們七個，再戰一百合，也難使他負創而退。」

柳鳳閣臉上戴着面具，無法瞧出他臉上的神情變化。只聽他呵呵一陣大笑，道：「楊兄說的不錯，如論居功首位，自非楊少俠莫屬了。」

夏秋蓮突然嘆息一聲，道：「如若他個個擊破，分別找你們報今日之仇，只怕是諸位都難逃死亡的危運了。」

全廳中突然間靜了下來，每個人似都被夏秋蓮提醒了什麼，一時間鴉雀無聲。

楊非子打破了沉默，輕輕吁一口氣，道：「三夫人對那黑袍人瞭解的最深，想必早已有對付之法了。」

夏秋蓮泫然欲泣，道：「楊兄，想已知小妹苦衷了，此人不除，小妹終生難擺脫這條枷鎖了。」

楊非子輕輕咳了一聲，道：「我明白，三夫人如有使兄弟効命之處，我是萬死不辭。」

夏秋蓮黯然說道：「多謝楊兄，小妹担心的是今宵在場之人的安危……」

目光轉動，掃掠了廳中羣豪一眼，接道：「就小妹所知，他是一個氣量十分狹小的人，而且，心地陰沉，手段惡毒，照他的爲人而論，必然會報復今宵之恨，且是爲時不遠。」

這番話，說的全場中人，個個心中怦然不安。

大家心中都明白，如是那黑袍人眞要分別報復，所有的人，都不是他的敵手。

柳鳳閣輕輕咳了一聲，道：「三弟妹，對這件事，可有高見？」

夏秋蓮搖搖頭，道：「我是婦道人家，爲形勢所迫，不得不執劍自衞，學用心機，但這等大事，我又能出什麼主意呢？大伯和楊神醫，都是當世才俊，智機絕人，還望兩位能想出一個對敵之法。」

柳鳳閣道：「這個……這個……楊兄有何高見？」

楊非子道：「如若單以武功而論，兄弟覺着，至少要咱們四人聯手，才可以勝他！」

柳鳳閣道：「那四個人？」

楊非子道：「你柳兄，三夫人，凌少俠，和區區在下。」

柳鳳閣道：「龍，虎，狼，猿，豬，等人……」

只聽豬頭哇的一聲大叫，口鼻之間，湧出鮮血，緩緩說道：「我不行了，我已經盡力求生，拚一口元氣，支持着不倒下去，但我內腑已碎……」

柳鳳閣本來要駁斥楊非子，覺着龍，虎，狼，猿，豬等，都是這一戰中的功臣，但見豬頭，倒地而逝，忍下了欲待出口之言。

他內腑震碎，苦撐了如此之久，才倒地而逝，這一份深厚的功力，實是叫人佩服。

望着那橫臥地上的屍體，楊非子亦不禁黯然一嘆，道：「無法救了，他已眞的被震碎了內腑。」

柳鳳閣冷冷說道：「楊兄有宇內第一神醫之稱，怎會眞的束手無策。」

楊非子道：「那要怪你柳兄給他戴上這一副面具了，如是，兄弟能早些看出他受傷情形，不讓苦撐如此之久，或可救治，此刻，就算華佗重生，也無法救他性命了……」

回顧三個弟子的屍體一眼，接道：「如若兄弟眞有起死回生之能，怎會不救兄弟門下的三個弟子。」

柳鳳閣道：「這麼說來，楊兄的神醫之譽，是江湖上的溢美之詞了。」

楊非子冷笑一聲，道：「斷臂，殘肢，裂肝，穿腸，只要他們有一份生機，兄弟都可救治，但如劍斷心肌，掌碎內腑，兄弟醫道再高明，也是回生乏術。」

柳鳳閣突然長嘆一口氣，不再多言。

凌度月突然大步行近豬頭身側，道：「柳鳳閣，這人是誰？」

柳鳳閣沉吟了一陣，道：「當年他們被戴上這面具之事，柳某人曾經答應過他們，不洩漏他們的出身姓名，這一點，還望凌少俠賜諒。」

楊非子道：「人已死去，怎還有這多顧慮。」

柳鳳閣道：「兄弟爲保護柳家擁有的財富，也許手段辣了一些，但我說過的話，一向是言而有信。」

凌度月道：「你不說，我可以打開他臉上的面具看看！」

柳鳳閣道：「你不會認識他，看了也是白看。」

凌度月道：「楊非子可以認出他是什麼人？」

楊非子道：「不錯，只要他是武林中有名望的人，兄弟可識它個十之八九。」

柳鳳閣道：「那面具是精鋼混入白金作成，堅牢無比，很難打開……」

目光一掠夏秋蓮，接道：「除非，三弟妹肯交出鑰匙。」

夏秋蓮道：「可惜的是，鑰匙不在小妹身上。」

凌度月道：「他人已死去，自然用不着担心這面具中有毒針射出了。」

伸手檢起一把短劍，默運內力，緩緩向那豬形面具上劃去。

柳鳳閣大聲喝道：「住手。」

凌度月抬起頭，短劍橫平前胸，道：「柳大東主，可是攔阻在下麼？」

柳鳳閣有些焦急的，道：「你這何苦

呢？」

凌度月道：「我要看看他是什麼人？被你迫害利用？」

柳鳳閣雙目中透出森寒的目光，道：「凌少俠，大敵當前，凌少俠何苦要先在自己人中，引起一番風波。」

凌度月回顧了龍，虎，狼，猿一眼，道：「四位的意下如何？」

龍，虎，狼，猿彼此交換了一個目光，却無人答話。

楊非子低聲說道：「凌少俠，他們目光沒有惡意，不會出手。」

搏鬥黑袍人時，凌度月已看過了龍，虎，狼，猿的武功，無一凡俗，如若這四人合力羣攻，極難對付，如再加上一個柳鳳閣，凌度月自知決難抵拒。

楊非子，夏秋蓮，兩個人又是那樣的不可捉摸，難倚作仗憑。

身歷詭異多變的情勢，凌度月也學會動用心機，緩緩說道：「楊神醫，如是柳鳳閣下令他們出手呢？」

這幾句話說的聲音很高，使得全廳中人，個個聽到。

楊非子微微一笑，道：「凌少俠，別忘了，柳鳳閣掌握這些的仗恃，已落入了三夫人的手中，這些人對他積恨很深，他失去仗恃，他們怎麼還會聽命行事。」

凌度月笑一笑，道：「楊神醫說的有理，不過……」

楊非子道：「不過什麼？」

凌度月道：「如是一旦他們合手而上時，楊神醫準備如何？」

楊非子道：「世上如眞有這些不識時務，不知好歹的人，兄弟願助凌少俠一臂之力。」

夏秋蓮突然開了口，鶯聲燕語的說道：「楊非子，你怎知道我不會下令他們出手。」

楊非子怔了一怔，道：「想當然耳，難道三夫人要帮這個忙。」

夏秋蓮道：「死的可以不管，但不能傷了活着的人心，龍，虎，狼，猿，都不願暴露身份。」

楊非子道：「死後萬事空，還担心這多的事情作甚？」

夏秋蓮道：「這是你的想法？……」

目光凝注在那戴着豬頭面具的屍體之上，緩緩說道：「你們可知道，他們爲什麼會替柳鳳閣賣命麼？」

凌度月道：「因爲，柳鳳閣掌握了他們的生死，他們不得不聽命行事！」

夏秋蓮說道：「那只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爲他們戴了一副面具。」

凌度月道：「哦！」

夏秋蓮道：「那副面具使他們和親友脫離，也使他們和故舊隔絕，沒有人會再認出他們！所以，他們在死亡和聽命之間，選擇了聽命行事，一旦，要拿下來，他們臉上的怪異面具，恢復了他們本來的面目，他們寧可粉身碎骨，也不願再聽從我的令諭。」

凌度月沉吟了一陣，道：「三夫人，在下的看法不同！」

夏秋蓮道：「願聞高見？」

凌度月道：「龍，虎，狼，猿，雖然都不願暴露出自己的身份，但他們却極希望證實自己心中的猜想。」

夏秋蓮道：「猜想什麼？……」

凌度月緩緩說道：「猜想別人的身份來歷。」

夏秋蓮道：「就算你說的有理，但我也不願冒這個風險，豬頭死了，但龍，虎，狼，猿還在，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身非常的武功，也有着生死連命的忠誠，我要借重他們的忠心帮助，保護我們寡母弱女，我也要盡我柳家未亡人的本份，保護柳家的財富，我要好好待他們，比柳鳳閣更好上百倍，千倍。」

凌度月嘆一口氣，道：「看來，三夫人，也是個雄才大畧的人。」

夏秋蓮道：「形勢迫人，我又有什麼法子？」

凌度月道：「三夫人，在下覺着，這件事，何不問問龍，虎，狼，猿？」

夏秋蓮道：「問他們？」

凌度月道：「不錯，問問他們！事實上，他們心中，也許很希望，看看這戴着豬頭面具的是何許人物？」

夏秋蓮道：「這個，這個……」

目光一掠龍，虎，狼，猿，接道：「四位意下如何？」

四人又互相望了一陣，龍騰却突然開口，道：「不知他們三位的心意如何？在下却很希望看看這位死去的兄台是何許人物，不過，咱們爲自身着想，却又不願意步上覆轍，所以只好按耐下好奇之心。」

夏秋蓮道：「凌少俠，你已經得到了很明確的回答了！」

凌度月緩緩棄去手中的短劍，道：「龍騰兄，你能够代表他們三位麼？」

龍騰點點頭，道：「自從戴上這怪異的面具之後，我們的原來身份，早已死去，現在活着的，只是在這怪異面具下隱藏的一具行屍走肉，過去的已成過去，但我們却又沒有未來，就這樣活下去，全爲了那面具隔斷了我們和人間的一切關係，唇亡，齒寒，我們不希望同道中被人揭露出他眞正的面具。」

夏秋蓮黯然嘆息一聲，道：「四位可以放心，只要過了這一陣風雨江湖，武林中平靜下來，我會分別把諸位臉上的面具取下，放四位自在逍遙。」

龍騰道：「眞有那麼一天，我也無法斷言，我們是否還能活得下去。」

凌度月突然哈哈一笑，道：「四位，被一個面具改變了一生，看來，俗語之中，確有着很多道理存在。」

楊非子道：「凌少俠，那是句什麼樣的俗語？」

凌度月道：「人要臉，樹要皮，一個人的臉上，被一具面具遮去，連他們的心，也一樣會變。」

夏秋蓮嘆口氣道：「凌少俠，這些都已成事實，你也不用費心機改變它了。」

凌度月神情肅然的說道：「夫人，妳救過我的命，也數度加害於我，敵也，友也，在下也有些茫然了，諸位保重，在下告辭了。」

楊非子輕輕咳了一聲，道：「凌少俠留步。」

凌度月停步道：「楊神醫，還有什麼

高見？」

他吃過楊非子彈指迷葯的苦頭，對他有着很大的戒心，立刻全神戒備。

楊非子道：「凌少俠要去了。」

凌度月道：「是的！這幾日來的經歷，眞有着如夢如幻的感覺，也使在下體會了人心多變，險詐江湖。」

楊非子道：「凌少俠混入此地，想必有很多的事情，可都已辦好了！」

凌度月說道：「沒有，不過，我覺着此刻，時機不宜，來日方長，以後辦也不遲。」

夏秋蓮突然開口道：「你不能走！」

凌度月道：「爲什麼？三夫人可是要留下凌某？」

夏秋蓮道：「別誤會我的意思，是那黑袍人，不會放過你。」

凌度月道：「夫人的意思是……」

夏秋蓮道：「我知道那黑袍人的陰險，而且，他的氣量，也狹小的很。」

凌度月道：「就算你三夫人說的不錯，留在這裏，和我離開此地，又有什麼不同？」

夏秋蓮道：「用處大了，咱們已證實了一件事，柳東主，楊神醫和凌少俠，如若肯和小妹合手，咱們就勝他一籌。」

凌度月想一想當時的情形，却也不錯，當下說道：「當時還有他們四位加入，夫人可曾算過。」

目光一掠龍、虎、猿、狼等四人。

夏秋蓮點了點頭，道：「不錯，他們四位也參與了，不過，咱們取得優勢，還在你出手之後。」

凌度月道：「就算三夫人說的有理，在下也不能常留在此地吧！」

夏秋蓮道：「爲什麼不能，咱們之間，不論任何人，都不是他的敵手，只要落了單，就很可能被他所殺害。」

凌度月道：「聽夫人的說法，咱們豈不是永遠無法分手了麼？」

夏秋蓮道：「那倒不是，至少咱們在殺了他之後，就無後顧之憂了，或者咱們找出了一個別的代替方法。」

凌度月說道：「找一個能夠代替我的人！」

夏秋蓮道：「對我們四個人來說，人人都有着一樣的機會。」

凌度月心中暗道：夏秋蓮說的也是，那黑袍人如若潛藏在外面，等待機會，我如堅持離去，豈不是首當其衝。

想了一想，道：「好吧！在下再留下一陣工夫。」

夏秋蓮目光轉動，望了柳鳳閣和楊非子一眼，道：「兩位如肯彼此解去身上之毒，才能够衷誠合作。」

楊非子道：「對！三夫人說的不錯，如若咱們都不能解去身中之毒，不是很難忠誠合作。」

柳鳳閣道：「楊兄言之成理，兄弟也有此感，不過，在下身上的葯物，都已經交給了三弟妹。」

夏秋蓮道：「大伯，我如全數把它交給楊非子，大伯同意麼？」

柳鳳閣點點頭，沒有說話。

夏秋蓮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瓶，遞了過去。

一下子，把控制自己的解葯全數交出，楊非子忽然間，生出了一種慚愧之心。

輕輕歎息一聲，伸手接過玉瓶。

他乃是用葯的大行家，打開瓶蓋，倒入掌中，瞧了一眼道：「多謝三夫人。」

夏秋蓮微微一笑，道：「全數的解葯，都交給了你，如何一個用法，要你自己安排了。」

楊非子道：「這個不勞夫人費心。」

夏秋蓮突然提高了聲音，道：「大伯，諸位英雄好漢，小妹有幾句話，說出來，諸位如有什麼不同意的地方，只管說出來。」

柳鳳閣，龍，虎，狼，猿等，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夏秋蓮的身上。

夏秋蓮輕輕歎息一聲，道：「大伯，我無意佔有柳家的財富，這一點，先請大伯放心。」

柳鳳閣道：「賢弟妹，柳家的財富，本就有妳一份……」

夏秋蓮淡淡一笑，望着龍，虎，狼，猿四人接道：「諸位，只要黑袍人一伏誅，我就把身上控制幾位的鑰匙，交還給諸位，還給諸位本來面目。」

四個人互相望了一眼，突然一曲雙膝，對着夏秋蓮拜了下去。

夏秋蓮雙手連搖，道：「四位快快請起，小妹當受不起。」

龍，虎，狼，猿，站在了夏秋蓮的身後。

那說明了一件事，他們已自願作夏秋蓮的從衞，而且，表示出忠誠。

柳鳳閣望着四人移動的身子，强自忍下去到口之言。

凌度月目睹夏秋蓮在片刻之間，竟然把柳鳳閣控制數年的人，全數拉了過去，而且輕輕鬆鬆不着痕跡，心中暗自讚歎，忖道：這女人，有絕世的姿色，和人所難及的才慧，但最是叫人難以抗拒的，是那股艷媚之氣，柳鳳閣辛辛苦苦建立的基業，看起來，很快要完全入她的掌握了。

只聽夏秋蓮輕輕歎一口氣，道：「凌少俠，賤妾有幾句話說出來，不知是否應該。」

突然間，凌度月又發現了一件事，那就是夏秋蓮的做作，眞是唱做俱佳，叫人無法分辨眞假。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三夫人有何吩咐，但管請說。」

夏秋蓮道：「賤妾覺着，少俠和我那位大伯之間，縱然恩怨糾纏，但此刻，也不是結算的時間。」

畫龍點睛，一句話把凌度月和柳鳳閣之間，打上了一個死結。

柳鳳閣想辯駁，但却忍了忍，沒有出口。

原來，他忽然發覺，自己已一無所有，五個近身從衞，已然四個投入了夏秋蓮的手下，一個死亡，自己只有聽受擺佈的份兒了。

凌度月暗暗吁一口氣，道：「三夫人的意思是……」

夏秋蓮接道：「賤妾覺着，我們目下的處境，有如同船過江，對我們威脅最大的，是那黑袍人，縱然，我們自己之間，有一些恩恩怨怨，也必需暫時放棄，等到

對付過那黑袍人之後，度過了共同的危難，再談不遲，但不知少俠的意下如何？」

凌度月道：「在下進入江湖不久，談不上和人有什麼恩怨，只是，龍鳳鏢局的事……」

夏秋蓮接道：「我知道，賤妾一直在這個漩渦中心，只是，賤妾那時間無法排解，因爲，那黑袍人幾乎是無所不在，我不敢動，也不敢亂說一句話。」

凌度月輕啊了一聲，說道：「原來如此。」

夏秋蓮道：「其實，事情的經過，我都很清楚，但等此間事了，賤妾願和大伯，同時去見歐陽老堡主，把中間的重重誤會，解說清楚。」

楊非子道：「對！把事情攤到桌面上來，都可以講個明白，倒可省了不少刀來劍往的搏殺。」

凌度月雖然覺得夏秋蓮的說法不對，但却又一時間，無法駁斥那夏秋蓮的話，那裏不對。

夏秋蓮突然輕輕歎息一聲，道：「凌少俠，這中間身受委屈最多的，就是你了，但忍辱才能負重，希望你多忍耐些。」

凌度月只覺無言可對，只好點點頭，道：「三夫人說的是。」

夏秋蓮笑一笑道：「楊神醫，那黑袍人一身功力，似是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不但一般刀、劍兵刃，無法傷他，就是楊兄的奇毒，也無法傷他，對付這等人物，楊兄有什麼高明之策呢？」

楊非子道：「這人現身之初，一舉擊斃了我三個弟子，那聲勢果然是驚人的很，不過，咱們聯手和他一番搏殺之後，在下反而覺着他並非是不可擊敗的人。」

夏秋蓮輕哦一聲，道：「楊神醫，有什麼高見？」

楊非子道：「在下心中已經有了一個克敵之策。」

夏秋蓮道：「請教高明？」

楊非子低聲在夏秋蓮耳邊低言數語，聽的夏秋蓮不住的點頭。

他說的聲音很低，連凌度月也無法聽到。

只聽夏秋蓮說道：「好吧！咱們就這樣作。」

楊非子微微一笑，道：「三夫人，天下沒有辦不到的事，不過，要看那辦事人的才慧如何？」

夏秋蓮輕啓櫻唇，嫣然一笑，道：「楊兄的才慧過人，小妹日後還有很多仗憑之處。」

楊非子道：「在下絕對全力効勞。」

夏秋蓮目光又轉到凌度月的臉上，道：「凌兄弟，就目下情勢而言，楊神醫，和柳大東主，及賤妾已無法分開，萬一走單了，必被那黑袍人個個擊破。」

凌度月想一想，也是道理，點點頭却未開口。

夏秋蓮道：「現在，一場大風暴暫時過去，那黑袍人一兩天內，也許不會再來，諸位也可以回去休息一下。」

凌度月被帶到一座雅緻的上房中。

帶路的是一位黑衣大漢，由帶路入房，到離開，一直沒有說過一句話。

凌度月目睹那大漢離去之後，掩上房門，熄去燈火，盤膝坐在木榻之上。

他具有很高的智慧，但却太缺少江湖閱歷，他覺着夏秋蓮有些不對，但却又無法說出那裏不對。

連番的受制、遇險，使他提高了警覺，處處小心。

忽然間，一陣輕微的彈窗之聲，傳入了耳際。

凌度月正想喝問，却又突然忍住，悄然行下了木榻，隱身窗後。

果然，片刻之後，木窗輕輕啓開，一條人影，捷如狸貓一般，閃身而入。

這時，正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黑的伸手不見五指。

那人很小心，輕輕放下了木窗。

凌度月隱在窗下，看的很眞切，只見來人穿着一身黑衣，身材很矮小，臉上也包了一塊黑布。

但却赤手空拳，未見携帶兵刃。

凌度月直等那黑衣人轉身向木榻行去時，才突然一伸手，扣住了那黑衣人的右腕。

那是一隻很光滑，柔膩的手腕。

黑衣人有些意外的怔了一陣，道：「是凌少俠麼？」

凌度月自已聽出聲音，竟然是柳若梅，心中暗暗冷笑，口中却低聲說道：「不錯，正是凌度月，柳姑娘可是來取在下之命麼？」

柳若梅道：「好心沒有好報，快放開我。」

凌度月道：「姑娘，在下的無形劍出手很快，希望姑娘別作逃走的打算。」

他確實未把柳若梅放在心上，鬆開她的右腕。

柳若梅吁一口氣道：「快跟我來！」

凌度月道：「跟妳走！到那裏去？」

柳若梅道：「我帶你見一個人……」

凌度月接道：「見令堂麼？」

柳若梅道：「這地方不宜談話，咱們出去再說。」

推開後窗，一躍而出。

凌度月略一猶豫，跟着飛躍出去。

柳若梅很小心，沿着廊沿下，走的十分謹愼。

凌度月也只好跟在她身後而行。

柳若梅路徑也很熟，帶凌度月行入花園中，在一處花草叢中停了下來。

凌度月道：「姑娘把我找出來，不會只爲了讓我驚奇一下吧！」

柳若梅嘆道：「幸好小妹及時聽到了他們的說話，如是我沒有聽到……」

突然住口不言，雙目盯注在凌度月的臉上瞧着。

凌度月道：「你怎麼不說了。」

柳若梅道：「其實，我都無法行刺你，別的人一樣無法。」

凌度月怔了一怔，道：「爲什麼？」

柳若梅道：「他們行近室外，一樣會驚動你……」

凌度月笑一笑，道：「姑娘，什麼人想對我下毒手，是楊非子還是柳鳳閣？」

柳若梅輕輕歎息一聲，說道：「是我娘，……」

凌度月一皺眉頭，道：「你娘，她爲什麼要加害我？」

武俠短篇

手刃親仇

神光

一陣大雨過後，山洪陡發，水從天來，洶湧澎湃，其勢驚人，躲在山下大樹避雨的劉永忠有生以來未見過如此聲勢的山洪，嚇得心驚膽顫，慌忙爬上樹去躲避。也眞虧他膽怯，爬上了樹，要不，他可就危險了。

山洪狂湧，衝起了山石，劉永忠用來避水的大樹，樹幹甚大，足可二人合抱，在狂湧的山洪冲擊下，也爲之震動，樹葉紛紛落下，水勢之烈，可以想到。

不過，山洪來得速，退得也快，早先還如萬馬奔騰，聲勢嚇人，轉眼之間，水勢減弱了，再過一會兒，消失了。生長在城市的劉永忠看着這山洪的變化，簡直是看了一場精彩的幻術。

雨過天晴，青草更青，綠葉更綠，天色也更加澄明了，劉永忠不由的嘆一口氣，覺得大自然的變幻，實在太大，太快，太令人莫測了。他溜了下樹，背起包袱，繼續行程，向眼前的高山爬。

劉永忠的年紀不大，只有十五歲，個子矮小，和長得高大的十三歲孩子差不了多少。但是，他人雖小，志氣却大，他發誓要拜訪名師學藝，替父親報仇！

劉永忠的爹爹叫劉進廣，爲人忠耿，不避權勢，甚得親朋敬重，但家貧，以賣畫爲生，足可糊口，一妻一子一女，生活是清苦一點，却甚愉快。

一日，城東出名土豪生辰，擬請劉進廣繪一彩圖，以增氣氛，以誌盛典，但爲劉進廣所拒，說日來精神欠佳，心緒不寧，難以從命！來人再三勸說，且許以厚酬，劉仍拒絕，雙方鬧得不歡。劉妻事後曾勸丈夫不應如此對付土豪，致招災禍，劉一笑置之，不以爲意，怎料當晚劉進廣便被人刺殺，慘死在屋後樹下。

本來，這還不能指爲土豪所爲，肯定爲土豪所爲的是由於有人看到殺死劉進廣的人，就是土豪包宗榮的護院武師史光。

劉永忠埋葬了爹爹之後，把娘送到姐姐家中，自己則出門求訪名師，後來輾轉相傳，才找到這苦命山。相傳山上有一個苦命洞，洞中住了一個苦命老人，長年長月每到午夜就在山上誦經，爲天下間苦命的人，消災解難，但傳說是這樣，却無人見過這位苦命老人。劉永忠不理是眞是假，決心上去碰碰運氣。怎料才到達，便遇上大雨了。

雨後的山路更加濕滑難走，劉永忠已經不知跌了多少次了，才只走了很短一段路，但他不怕苦，不灰心，繼續向上爬。

由午後到旁晚，到午夜，到第二天天亮，再到晌午，又轉向旁晚，手脚損破，衣服破裂，他都不顧，也無毒蛇野獸侵襲，在他實在走不動的時候，他看到山洞，精神一振，忽然來了一股氣力，爬了進去。看到有個鬚髮又長又白的老人盤坐洞內，心中一喜，便跪下去叩頭拜見，怎料眼前一黑，已失了知覺，倒在地上，原來他目的已達，精神鬆弛，便支持不住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當劉永忠醒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躺在一張石床上，全身由皮到骨，無處不痛，肚又餓，十分難受，有一頭猴子似乎知他心意，捧了一盤果子到他面前，他隨手抓來吃，覺得又香又甜，很是受用，此外，他一連幾天都是吃這種果子充飢，說也奇怪，傷處不曾用藥，均已漸漸好了。

由這時候起，他多了一羣猴子朋友，苦命老人叫他與猴子玩，絕口不談武功，他要求過幾次，都不得要領，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他發覺自己的輕功已練得很好，飛奔縱躍，不遜猿猴了。他想明白了，苦命老人叫他跟猴子玩，原來是暗中使他跟猴子練輕功！一幌五年，劉永忠廿歲了，他長高長大了，苦命老人認爲他可以下山了，便打發他下山。

五年相處，感情不淺，與猴子等野獸也發生了感情，依依不捨，牠們抬着他下山，送了他一程才分別。

五年的時間不太長，也不短，劉永忠下山之後，便想起了娘與姐，不知這五年來她們的生活過得怎樣，有否受到包宗榮的欺負。想到這點，他恨不得背生雙翅，立即飛到娘的身邊去。

劉永忠日以繼夜趕程，從記憶中知道，再過兩天就可以回到老家了，心情又是緊張又是高興，那一晚寄宿古廟，睡意正濃，忽爲人聲驚醒，精神一振，注目之下，看到八個人進了古廟。

這些人十分粗野，口沒遮攔，狂言狂語中提到了包宗榮與史光，劉永忠立即凝神傾聽，知道他們是應史光之邀去幫助包宗榮，不禁怒火上升，再也無法制止，抓起一把泥，陡然擲出，打得他們掩面大叫，更有人認是菩薩顯靈，逃出廟去。

「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快給我滾出來受死！」劉永忠的聲音由廟外傳入，各人愕然，但知道是人，總算是安心許多了。

八個人把劉永忠圍在中央。這八個人本來都握有武器，及至見對方是個年青人，兩手空空，面子攸關，倒不好意思用武器，都藏起了，亦以空拳對付劉永忠。

這八個人的武功本不算弱，可是一交上手，祇見他們都是不堪一擊，碰上劉永忠，不是折手就是斷足，都倒在地上。山地不比平地，斜度甚大，一經倒下，多向下滾。黑夜，視野不清，一經滾動，更天旋地轉，南北不分，哀聲盈耳，慘叫震天，劉永忠也想不到自己的功力竟是如此厲害，一高興，立即離開古廟下山。

人要插翼飛，心急怨馬遲，劉永忠這時的心情正是這樣。他回到宜城，先投店，然後回到自己的老家，祇見蛛網封門，久已不曾有人觸動了，他四望無人，一縱身，進入屋內看了一遍，然後又悄悄而退。買了姐姐和娘愛吃的食品到姐姐家去，還未到，碰上熟朋友小東，小東扯着他，說他姐姐和娘已躲到別處，不再住在原址了。他問清楚了，並約定小東見面時間和地點，然後才走。

久別重逢，兒子又長大了，做娘的自然高興，姐姐，姐丈與外甥等，也甚爲開心。爭相詢問劉永忠生活，他不敢直說，怕娘擔心，住了幾天，又走了，說一兩個月後可以回來久住。娘雖然懷疑，亦不追問。劉永忠走後第三天晚上，包宗榮夫妻父子被殺了，史光及幾個殘暴兇狠的護院全給殺了，總共死了十三人，其他人安然無恙，無法追兇，成爲懸案，但劉大娘母女却猜到是怎麼同事。

柳若梅道：「別這樣追着問我，這裏你不宜再住下去了，快些去吧！」

凌度月道：「現在就走麼？」

柳若梅點點頭，道：「這圍牆外面，就是街上，你快些去吧！」

凌度月道：「在下本該找令堂問個明白，但却怕牽到姑娘身上，妳多保重，我告辭了。」

柳若梅唇齒啓動，欲言又止。

凌度月人已舉步而行，却突又停了下來，回頭說道：「姑娘，說帶我去看一個人，想來，那是一句隨口的應對之言。」

柳若梅搖搖頭，道：「不是，我本來想帶你去見見他，但現在時間不早了，這一陣黑暗，就要過去，天色快亮了。」

凌度月哦了一聲，未再多言，縱身而起，越出圍牆。

柳若梅望着凌度月的去向，出了一會神，轉身疾步而去。

就在柳若梅離去不久，圍牆上突然又落下一條人影。

竟是剛剛躍出圍牆的凌度月。

他似是早已胸有成竹，脚未停步，立刻轉向花園另一處奔去。

柳若梅很快的奔回到自己的臥室，推開門，解下了面巾，和衣躺上了床。

第二天，日升三竿之後，柳若梅才換了一身白色衣裙，緩步行入大廳。

只見夏秋蓮，楊非子，柳鳳閣，圍坐一桌，似正在商量什麼大事。

柳若梅未說話，悄然行到了母親的身後。

三個人，六道目光，齊齊掠了柳若梅一眼，但却沒有一人和她招呼。

只見夏秋蓮點點頭，道：「好！那就麻煩你楊神醫了。」

楊非子道：「在下理當効勞。」

站起身子，抱拳一禮，快步而去。

這時，整座大廳中，只有柳鳳閣和夏秋蓮母女兩人。

柳鳳閣輕輕咳了一聲，道：「三弟妹，小兄有幾句話，……」

夏秋蓮笑一笑，接道：「我明白，你想取下臉上的面具。」

柳鳳閣道：「同時，小兄還想把柳家的財產管理之權，交給弟妹。」

夏秋蓮道：「大伯，這件事，太急促了一些，咱們該從長計議。」

柳鳳閣道：「三弟妹，管理這一筆龐大的財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中間有一套很隱密的辦法，小兄願以此法相傳，以表明小兄的心跡。」

夏秋蓮笑一笑，道：「大伯，我明白你受了委屈，但目下的情勢如此，只好先委屈你一陣子了。」

柳鳳閣似是已知無望，一欠身，改變了話題，道：「三弟妹如是再無吩咐，小兄也告退了。」

夏秋蓮站起身子拱拱手，道：「大伯好走！恕弟媳不送了。」

她處處禮數週到，只聽得柳鳳閣啼笑皆非。

目睹柳鳳閣去遠後，夏秋蓮突然拍拍身側的木椅，道：「若梅，你坐下來。」

柳若梅依言坐了下去，道：「娘有什麼指教？」

夏秋蓮道：「凌度月逃走了……」

柳若梅啊了一聲，說道：「怎麼逃走的？」

夏秋蓮道：「他既未中毒，未被鎖綁，他要走，隨時就可以走了。」

柳若梅道：「娘！你爲何不對他下些禁制呢？」

眞是有其母，必有其女，這母女兩人的對答，做作，眞叫人難測眞僞。

夏秋蓮突然歎一口氣，道：「若梅是不是妳要他走的？」

柳若梅道：「爲什麼？我一直希望他留在這裏。」

夏秋蓮點點頭，道：「若梅娘相信你的話，只可惜，他這一走，只怕是性命難保。」

柳若梅若無其事的笑一笑，道：「娘在他身上下了毒？」

夏秋蓮道：「妳知道，娘對用毒一道，一直不精，如何會對人下毒，不過，楊非子却是此中高手，連娘也不知道他在什麼時間對凌度月下了毒，不過，毒性很緩，要三天之後，才會發作，只要咱們三天內，把解葯交給他就行了。」

柳若梅年紀不大，但却是冷靜的很。

夏秋蓮道：「妳明白什麼？」

柳若梅道：「女兒明白了！」笑一笑，道：「娘的意思，可是要我去送解葯。」

夏秋蓮道：「爲娘的確是有這個主意，但不知妳意下如何？」

柳若梅道：「娘！你叫我辦的事，我幾時推諉過？」

夏秋蓮道：「那很好，我把解葯交給妳，妳找個空給他送去，不過，這件事，不能叫楊非子和妳大伯父知道。」伸手取出一粒丹丸。

柳若梅一欠身，接過解葯，道：「女兒明白。」

夏秋蓮道：「若梅，你够聰明，我想你一定有法子把這粒丹丸交給凌度月。」

柳若梅道：「反正一個人只能死一次，最壞的結果，被人殺了就是。」

夏秋蓮歎口氣，道：「若梅，妳如是不願意去，那就別去了。」

柳若梅笑一笑道：「我只是一個小女孩子，他們也許還不會殺我。」

夏秋蓮道：「小心一些，娘只有你這一個女兒！」

柳若梅道：「女兒記下了。」站起身子，出廳而去。

目睹柳若梅離去之後，夏秋蓮也轉回自己的閨房。

推開了臥室木門，緩緩向木榻行去。

她苦心策劃，一夜中，掌握了全局，心中甚是歡愉，竟然未仔細查看門戶。

一脚踏進門內，突然右臂一麻，竟被人點中了穴道。

心中震駭之下，突然一長身，向前竄去。

但那施襲者動作更快，未待夏秋蓮轉過身子，人已如影隨形而至，又一指，點中了夏秋蓮的左臂。

夏秋蓮雙臂穴道被制，人已全無反擊之力，心中明白，對方隨時可出手取她之命，不敢再動。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黑心老八潛進如意賭坊石庫，殺死楊四，放走被囚的萬老大，詎當他走出石庫時爲金四郎所制，把他擄往高大爺被焚燬的大宅廢址，在金四郎把萬老大的屍首踢摔黑心老八脚下之時，黑心老八只好乖乖的把收藏三尊玉美人的地點說將出來，至是，金四郎才說出沒有下手殺他的原因，是要他加入金狼會効力，而三尊玉美人則可作爲入會的禮儀，黑心老八迫於環境，爲求不死，一切答允，金四郎隨在懷中取出一粒藥丸，塞入他口中，並告訴他如不生叛變之心，服下解藥後，此粒藥丸便可變爲補藥——

坐觀蟊賊鬥　胸蘊玄機謀

黑心老八道：「毒藥會變補藥？」

「無論甚麼藥，只要份量恰當，它隨時可由毒藥變補藥，或由補藥變毒藥。」

這倒並不是說笑話。

實情的確如此。

若是份量不得當，補藥有時照樣可以吃死人。

相反的，像砒霜，半夏，石蒜，五味子等，雖然含有毒性，但只要用對了時候和份量，一樣能起沉疴！

「那麼，我要等甚麼時候，才可以獲得解藥。」

「那就看你黃兄的表現了。」

「如何表現？」

「三天之內，設法打發公治長那小子魂歸地府！」

「只有三天時間？」

「最好不要超過。」

「如果三天之內無法得手怎辦？」

「兄弟也是奉命行事，那就只好向你黃兄說一聲抱歉了。」

黑心老八手脚微微發抖，不知道是由於憤怒還是害怕，隔了好半晌，才又啞聲道：「天狼會有的是人才，你們爲甚麼一定要把這樣一件任務交給我？」

「因爲你黃兄環境熟，心腸狠，手段辣，又精易容之術，做起來，一定能收事倍功半之效！」

黑心老八沒有再開口——他不是不想開口，而是他已無話可說。

他還能說甚麼好呢？

現在，他只剩下最後一個希望。就是希望這頭金狼說話算數，如他收拾了那公治長那小子，事後天狼會眞的會爲他解毒並邀他入會！

金四郎見他不再表示反抗，便起身走過來爲他解開受制的穴道。

黑心老八手脚活動片刻，血脈慢慢暢通。

金四郎並未立即離去，他似乎想看看這位黑心老八恢復自由之後，是不是還想找機會扳平？

黑心老八顯然並沒有這種打算。

這位黑心老八，如今腦海裏只在轉着一個念頭：以後的三天內，他如何才能接近那位龍劍公治長，並取得有利的下手機會？

紅紅一死，宋不老的身份也隨着結束。

他下一步應以甚麼面目出現？

金四郎一旁冷眼打量着他，似已看透這位黑心老八的心意，這時忽然微笑着道：「平時進出如意坊的賭客，都是一些甚麼人？那一類人客易受人注目？那一類人不易受人注意？你應該比別人清楚。那天只要你能混進去，你儘可大胆出手，絕用不着担心事後無法脫身。」

黑心老八眼中微微一亮，道：「金兄的意思是說——到時候會有人爲小弟打接應？」

金四郎笑道：「這種接應早就開始了！」

黑心老八一怔道：「金兄已在如意坊內有了佈置？」

金四郎笑道：「如果不是有了佈置，你黃兄今夜能處處那麼順利？你以爲關漢山和公治長這一老一少都是死人？」

黑心老八道：「是的，如意坊今夜的確太平靜了些。金兄要的，是一手甚麼絕招？」

金四郎笑道：「只可惜你今夜不便過去，否則，你只要一進門，便不難一目瞭然。」

× × ×

金四郎的話，一點也不誇張。

如黑心老八够胆量，他這時趕去如意坊，的確不難於一跨進大門就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 × ×

金四郎口中說的佈置，就是那一個一注只下十枚大錢的藍衣醜怪老人。

如今這老傢伙還在張結巴的六號賭枱上，下他的小注子，押他的老天門。

他臉上始終帶着笑容，舉動看上去也很斯文。

如果不是賭注太小了一點，這種客人可說是賭坊中最受歡迎的客人——任何一間賭坊都會歡迎。

但今晚的如意坊，却爲這樣一個客人傷透腦筋。

花十八，關漢山，唐鏢師，游鏢師，以及巡場的花狼和蔡猴子，一個個提心吊胆，幾乎全都將注意力集中在這老傢伙一個人身上，唯恐發生意外。

六號枱上的做手張結巴，以及看莊的小馬，更是緊張得不時擦冷汗。

整座如意坊如此劍拔弩張，如臨大敵，是不是因爲已看出這老傢伙準備藉口滋事呢？

實際上恰恰相反。

這老傢伙不僅賭得規矩，人也和氣得很。

別人被吃掉注子，多多少少，總要嘀咕幾句。有些涵養差的，更是臉紅頸子粗，髒話罵不絕口。

只有這老傢伙例外。

這老傢伙似乎愈輸風度愈好。

當別人口中不乾不淨時，他總是說：「點子吃點子，沒有話說。」

或是說：「輸贏是小事，賭得規矩最要緊。只要骰子沒有毛病，輸了只能怪自己運氣不好。」

他說這些話，別人當然不會理他。

但莊家張結巴就不同了。

咀巴裏藏幾[illegible]用的骰子，在他已經成了習慣，今天自然也不例外。

今天他咀裏的骰子沒藏足，只藏了兩副。蔡猴子已[illegible]遞過眼色，要他多加小心，意思也就是說，今天賭枱上不可隨便玩手脚。

他本來想找個機會，取出那兩副骰子，悄悄的交給小馬收起來。

可是，老傢伙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一雙滑溜溜的三角眼，總是在他的兩隻手上打轉。

他幾次想假裝咳嗽，將兩副骰子吐出來，只是手一湊上咀巴，老傢伙兩眼就溜過來了。

他只好懸崖勒馬，又將念頭打消。

那麼，他要解決口中這兩副骰子，是不是沒有其他辦法了呢？

有的，還有兩個辦法。

一是裝作吐痰，把骰子吐去桌底下。另一辦法，便是乾脆一口吞入腹中！

但是，這兩個辦法，他都不敢使用。

使用第一個辦法的危險是：如果老傢伙是個有心人，他一吐出，老傢伙很可能立即去從地上檢起來，那時人贓俱獲，如意坊信譽破產，他張結巴也完了！

如今骰子在他咀裏，當必要時，他仍然可以一吞了事。無論事情多嚴重，也不致於破開他的肚子，去查究証據的。

那麼，第二個辦法呢？

想想也不妥當。

老千吃賭場的事例，屢見不鮮。

這老傢伙如果是個大老千，上來只下小注，同時虛張聲勢，故意以眼光威脅他，也許就是爲了想達到逼他將骰子吞下去的目的。

如意坊沒有限注的規矩。

萬一，他吞下藏骰，老傢伙突來一記冷注，被老傢伙贏走一筆鉅欵，他張結巴也完定的了。

高大爺不是個能體諒下人的人。

那時他怎麼解釋？

誰叫他將骰子吞下去的？誰又能証明他跟這傢伙之間沒有勾接？

所以，這時花十八，關漢山等首腦人物，只是在提高警覺，預防事故發生，眞正感到苦惱的人，則是這位做手張結巴！

老傢伙愈來愈洒脫，張結巴的臉色則愈來愈蒼白。

他口中的四粒骰子，像是四粒燒得火紅的鐵珠子似地，直燙得他坐立不安，週身汗出如漿。

其實，這才是這名藍衣天狼長老，今晚走進如意坊的眞正用心。

他憑着一副怪相貌，一些奇特的動作，以及一些帶刺的雙關語，爲的便是要將如意坊中的人手吸引住，以便坊後的金四郎和黑心老八便宜行事！

這位天狼長老的表演，完全成功了。

第一個上當的是公治長。

因爲集中人力監視這位不速怪客，正是公治長下的命令。

而公治長本人，則於發完號令之後不久，就回房睡他的大覺去了。

這位年輕的總管，雖然交代衆人要加强戒備，但顯然並未眞正的將這位不速怪客放在心上。

如僅就賭場方面的安全而言，他的判斷，並無錯誤。

因爲這種緊張的局面，一直僵持到金鷄報曉，賭場依例打烊，賭場子裏的確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前面太平無事，後面呢？

× ×

首先發現大事大不妙的，是兩名接班的鏢師。

兩名鏢師經過一夜煎熬，均已呵欠連天，眼皮沉如垂鉛，但當他們拖着疲態的脚步，快要走近石庫時，眼前的景象，馬上就將他們的睡意一下驅除得乾乾淨淨！

這兩名鏢師行走江湖多年，閱歷極爲豐富，他們一眼瞥及石庫庫門大開，一名伙伴俛首僵坐如入定老僧，另一名伙伴則踪影不見，再回想到昨夜那個藍衣老怪物，兩人立即就知道是中了敵人的聲東擊西之計！

兩名鏢師震駭之餘，急步上前查看。

結果還好，石庫裏囚禁的萬成雖然人影已

澁，庫外的錢姓鏢師則只是被人點了穴道。

還有一位吳姓鏢師那裏去了呢？

兩人分頭繞向庫後尋找，吳姓鏢師馬上就找到了。

吳姓鏢師也只是被點了穴道。

兩位鏢師經過一番推拿，雖因穴道被點過久，元氣一時無法恢復，但身體上並未受到其他傷害。

兩人因倉猝受制，對出事經過，均不甚了了。

於是，準備接班的唐游兩位鏢師，一人留下繼續找尋鬼影子楊四，一人則返坊向關漢山關老總報告。

等公治長，花十八，關漢山，以及花狼蔡猴子等人獲訊趕到時，鬼影子楊四的屍首也找到了。

花十八和關漢山見出了這樣大的禍事，面孔全嚇得變了顏色。

只有公治長神態自然，鎭定如常。

在他眼中看來，似乎是死掉一個楊四，和跑掉一個萬成，並不是一件甚麼了不起的大事情。

他四下踏勘了一遍，一面關照衆人暫時不許張揚出去，一面吩咐關漢山和唐游兩名鏢師，立即分別去萬花樓和太平狀元兩家客棧，找高大爺等人過來。

吩咐完畢，他便帶人返回後院大廳，一邊等候高大爺，一邊照常享用茶點。

不到半個時辰，高大爺，胡三爺，艾四爺，花六爺，以及魔鞭左天斗，血刀袁飛，雙戟溫侯薛長空等三名殺手，均相繼匆匆趕到。

高大爺人在院子裏，聲音便如焦雷似的進了大廳：「你們一個個都是死人？就光會吃喝玩樂？光會化我的銀子？」

「你們」之中，當然包括了「公治長」和「關漢山」。

在這以前，高大爺對公治長這位年輕而幹練的總管，一直是敬禮有加，從未疾言厲色過，如今居然連公治長也被罵了進去，可見這位關洛道上的龍頭老大，對萬成被人救走這件事，是如何的震怒了。

高大爺爲甚麼會特別的重視萬成這個人的呢？

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第一，萬家兄弟原是他的心腹，心腹人物叛變，不僅顏面有損，也最傷心。

第二，肯救萬成的人，只有一個黑心老八；黑心老八敢救走萬成，便表示根本沒有將他高某人放在眼裏！

連一個黑心老八都敢公然跟他作對，他金蜈蚣高敬如以後如何做人？

除了這兩點以外，那三尊玉美人，當然也是原因之一。

要追回三尊玉美人，萬成是唯一的一條綫索，如今這根綫索一斷，還能去那裏再找回這套寶貝？

高大爺罵的話，大廳中的公治長當然聽得清清楚楚。

不過，公治長似乎一點也不在意。他將第一個跨入大廳的關漢山招手叫去身邊，不知在關漢山耳邊說了幾句什麼話，關漢山瞪大眼睛，好像聽呆了一樣。

接着，公治長伸手一推，關漢山便帶着滿臉驚疑之色，從後面偏門出廳而去。

高大爺面孔鐵青，氣虎虎的走進來了，公治長迎上去抱拳道：「大爺早。」

高大爺板着面孔，只當沒有聽到。

公治長淡淡一笑，又轉過去跟胡三爺等人招呼。

不一會，衆人相繼落座，花十八指揮僕婦爲各人奉上茶點。

胡三爺性子急，第一個搶着道：「昨夜這裏究竟出了什麼事？」

公治長像述說一個與他漠不相干的故事一樣，從容含笑回答道：「昨夜這裏來了一位扎眼的陌生怪客，我爲了防止發生意外，便將這兒可用的人手，全部調集在一起，吩咐他們好好的注意來人的一舉一動，不料顧此失彼，到了今天早上，才知道……」

高大爺鐵青的面孔，突然一下脹得通紅，抬頭死瞪着公治長，冷冷接下去道：「才知道中了人家的聲東擊西之計？」

公治長居然點了點頭道：「不錯。」

高大爺差不多昏了過去。

公治長微微一笑，緩緩接下去道：「對方這一計雖然用得很巧妙，只可惜他們還是忽略了一件事。」

胡三爺一怔道：「老弟這句話，我怎麼聽不懂。你說對方忽略了一件事？他們忽略了什麼事？」

公治長微笑道：「他們忘記這座如意坊已經換了一位主持人！」

這句話，顯然比剛才那一句還要難聽得多了。

胡三爺忍不住扭頭望了花十八一眼，花十八也在發呆。

這件事忽然扯上了她，是什麼意思？

胡三爺眨着眼皮道：「這跟我們這位花姑娘又有什麼關係？」

公治長微微一笑，道：「因爲那老怪物昨晚一進門，就被我們這位花大姐識穿了他們的詭計！」

花十八忍不住暗暗罵了一聲：活見你的大頭鬼！

她如果早有預見及此，這種事還會發生？

高大爺一張面孔突又脹紅，帶着明顯的怒意道：「她當時沒有告訴你？」

公治長道：「告訴了。」

高大爺道：「你不相信？」

公治長道：「相信。」

高大爺更怒了：「你既然相信，爲何不加以提防？」

公治長道：「我當然有了提防。」

高大爺道：「你有了提防，楊四是怎麼死的？」

公治長道：「死於他自己的過份小心——東家應該懂我這句話的意思。」

是的，這一句話的意思，高大爺也完全懂得。

只有高大爺一個人懂。

原來高大爺爲防如意坊內另有內奸，曾暗示楊四伏伺時不可固定於一個位置，就是下面值班的鏢師，也經常摸不清楊四的藏身之處。

這種情形之下，如果責怪沒人去通知這位鬼影子提高警覺，自是強人所難。

高大爺仍然帶着怒意道：「那麼，萬成被人放走，又該怎麼說？」

公治長道：「萬成還在。」

大廳中人人爲之一呆！

萬成還在？

還在那裏？

公治長接着手一指，笑道：「那不是萬成來了麼？」

從大廳外面走進來的不是萬成，是雙掌開碑關漢山。

關漢山抗着一隻蔴袋。

關漢山打開蔴袋，萬成的屍首，立即呈現衆人眼前。

萬成的死狀很不好看。

事實上，這時的大廳內，就在活人之中，

也找不出幾張好看的面孔來。

誰會想到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呢？

也不知道過去多久，才聽得高大爺嘎聲問道：「這具屍首那裏找到的？」

關漢山道：「火場。」

高大爺又轉向公治長道：「當時的經過，你都看到了。」

公治長道：「是的，差不多都看到了。」

高大爺道：「你看到黑心老八放出萬成？也看到他殺萬成？」

公治長道：「不！放人是一個人，殺人的又是一個人。」

高大爺一怔道：「放人的是誰？殺人的又是誰？」

公治長道：「殺人的是潘大頭。」

衆人一啊，不約而同地失聲道：「潘大頭？那個唱戲的潘大頭沒有死？」

公治長道：「是的，當時的那具屍體，只是一名流浪漢。這位潘大頭如今我們不妨稱他爲『金狼第一號』！」

衆人忍不住又啊了一聲。原來謠言並非空穴來風，天狼會眞的來了人？

如此一說，孫七爺和病太歲史必烈豈非死得寃枉之至？不過，關於這一點，誰也沒有表示出來。

艾四爺忽然結結巴巴的說道：「那那，那麼，金金，金四郎也也是一頭金金金狼了？」

公治長點點頭。聽這位四爺說話，實在不是滋味。

高大爺臉色一片蒼白。

潘家班子是他找來的，潘大頭諷刺丁二爺的那段道白，便是出於他的授意。如果對方想下他的手，他豈不是早就完蛋了？

花六爺接着道：「那麼，放人的人，一定是那位黑心老八了？」

公治長點頭道：「大概是的。」

花六爺道：「大概？」

公治長道：「因爲在他回復本來面目之前，我們只能稱他爲『宋不老』！」

衆人再度失聲道：「宋不老？」

高大爺這一下眞的要昏過去了。

不是嚇昏，也會氣昏。

先是「潘大頭」，然後又是「宋不老」，一個個都是要命的寃家，而他居然一再引爲知己！

尤其是黑心老八喬裝的宋不老，想起來更叫他又怕又恨。

如果對方不是爲了要先救出萬成，如今還有他一條命在？

黑心老八在女人方面的變態行爲，他比別人清楚。這樣一說，紅紅那丫頭的命運，也是不問可知的了。

他在萬花樓宴客，每次都叫紅紅陪酒，黑心老八選上紅紅，不用說當然是在拐彎兒折辱他！

雙戟溫侯薛長空忽然揷口道：「黑心老八救出萬成，却遭天狼會的人殺了，他們之間是不是另有恩怨？」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爲這一疑問如果不能澄清，整個事件便會予人撲朔迷離之感，而令人無法弄清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由這一問，也可以看出這位雙戟溫侯是個相當細心而冷靜的人物。

有頭腦的殺手不多，也以這一類的殺手最爲可怕。這位雙戟溫侯，顯然也是天狼會特別注意的殺手之一。

公治長並不想照實回答這個問題。

因爲天狼會下一個要殺的人，就是他公治長，他想稍稍竄改一下，讓在座的人，都分担一份憂心。

人們只有在害怕時才會眞正團結。

他這次來到蜈蚣鎭，本意雖以關洛七雄和慈雲七殺手爲對象，但如今形勢轉變，他已不得不藉七雄的這點殘餘實力，作爲對付天狼會的本錢。

從昨晚那個藍衣怪老人的突然出現，可知天狼會第二批和第三批人馬，必然已有一部份抵達本鎭，其中更說不定還雜有天狼級的厲害人物。

恩師靈台老人臨終的告誡，他永遠不會忘記。

要完成一件大功業，必須智力交融，決不可徒逞匹夫之勇。

記取好漢行徑，但不可渾充好漢！

所以他決定前半段實話實說，後半段則將範圍推及在座每一個人。

「關於這一點，我本來也覺得有些奇怪，後來聽到金四郎跟黑心老八之間的一番對答，才算弄清了其中的原委。」

「兩人怎麼說？」

「聽金四郎的口氣，天狼會方面原來的計劃，本想拿下他們兩個，來向高大爺請賞，因爲他們自信身份尙未暴露，同時知道我們東家非常痛恨這兩個傢伙，如果這樣做，油水一定不少。」

「後來呢？」

「說起後來的進展，實在令人不得不佩服我們那位黑心老八的機智。」

「哦？」

「我們那位黑心八爺在獲悉對方跟他們並無仇恨，爲的只是一筆賞金之後，立即改變倔强的態度，表示願意投身該會効勞，並願向該會獻出一宗財富，以示誠意。」

「他有什麼財富可以奉獻？」

「據說是萬家兄弟放火之前，從我們東家書房裏偷出去的三尊玉美人。」

高大爺的臉孔又難看了起來。

他身上瘡疤太多了。

幾乎每一件事情，都會在有意無意間觸及他的隱痛。

胡三爺臉上則露出一絲喜色。

在這位胡三爺來說，這是個好消息。

他將三尊玉美人送給高大爺，完全是出於逼不得已；自從送出這三件心愛的寶物之後，他幾乎沒有一時一刻不在動着如何設法收回的念頭。

東西在高大爺手上，跟落去天狼會手上，在他並無多大分別，只要寶物尙在人間，說不定就有物歸原主的機會。

雙戟溫侯薛長空接着又問道：「金四郎有沒有答應？」

公治長道：「答應了，不過，附有一個條件。」

薛長空道：「什麼條件？」

公治長說道：「金四郎要他設法去表現表現。」

薛長空道：「如何表現？」

公治長道：「金四郎只是這樣說，並未指定他一定要怎樣做，而我們那位黑心八爺却拍胸誇口，要對方等着瞧他黑心老八的。」

薛長空道：「瞧他什麼？」

公治長道：「他說，以後每隔三天，他担保七雄或七殺手中，至少會有一人要向地府報到！」

薛長空皺皺眉頭，沒有開口。

胡三爺道：「我操他祖奶奶的！他這個兔崽子憑什麼敢吹這種大牛？」

公治長輕輕嘆了口氣，道：「這位黑心老八話雖說得太狂了些，不過想想也的確不無可

慮之處。」

胡三爺瞪眼道：「你以為這小子有多大火候？」

公冶長道：「如果明槍明刀的來，當然沒有什麼。怕只怕他小子不以真面目出現，那可就防不勝防了。」

胡三爺像隻突然洩了氣的球，輕輕哼了一聲，沒有再開口。

高大爺的臉色，更加難看起來。

因為他比別人更能領會公冶長這番話的絃外之音。

黑心老八的易容術，實在太高明了。

這廝跟隨他多年，言行舉止，他那麼熟悉，居然都給這廝輕易的矇騙過去，換了別人，當然更不用說。

由此可見，這廝對金四郎的承諾，的確不是胡誇海口。這廝的確能憑高明的易容術，隨時以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身份，接近他想接近的人，達到行刺的目的！

別人的事，他不必操心。

他自己要怎樣防範才好？

這顯然是個誰也回答不了的問題。

同時，在他高大爺來說，這個問題也特別嚴重。

因為他是七雄的龍頭老大。

今天的主人翁。

他的目標最大，而他又必須事事躬親參預，時時走在別人的前面，以身作則，起領頭作用。

如果黑心老八真想以血腥手段向天狼會表功，黑心老八第一個要下手的人，無疑就是他這位龍頭老大高大爺！

一道死亡的陰影，登時抹上了這位高大爺的心頭。

這種無形的恐懼，壓力是沉重的，它能令人窒息，也能令人瘋狂。

高大爺的臉色愈來愈蒼白。

這位高大爺一時為恐懼心所驅使，幾乎忍不住要把刻下大廳中的每一個人，重新仔細觀察一遍，看看裏面會不會有黑心老八的化身在內。

雙戟溫侯薛長空忽然打破沉寂，插口道：「以後呢？當對方離去時，公冶兄沒有跟去後面，看看這些傢伙目前落腳在什麼地方？」

這又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同時，這也是公冶長等待有人提出的一個問題。

他當然知道對方目前落腳的地方。

他甚至親眼看到金四郎從金光寺大殿上取下那三尊玉美人，又將三尊玉美人交給潘大頭，然後，由潘大頭收藏在小翠花臥房的天花板上。

但是，他不想主動說出。

因為，他不想這些殺手們有被人指揮的感覺。

薛長空這一問的用意至為明顯，找出對方巢穴，來個先下手為強！

只要有人問到這一方面去，他就不必担心底下的進展。

這比他主動提出要怎樣做，不僅有效得多，也自然得多。

他說出了羊腸巷小翠花的住所。

大廳中登時騷動起來。

最激動的，便是高大爺，他第一個跳了起來，攘臂大呼，叫道：「走，走，老夫一定要親手……」

他這句話的意思，當然是說要親手斃了那位黑心老八。

但是，他心裏想的，也許並不一樣。

他真正的希望，無疑是想親眼看到黑心老八死去。

黑心老八是他目前最大的顧忌。

黑心老八一天不死，他就一天無法安心；天狼會是公敵，黑心老八是私仇，解決私仇當然要比應付公敵重要得多。

不過他儘可把話說得响亮些。

說漂亮話，永遠不須下本錢。這麼多人過去，會輪得着他高大爺第一個出手？

只可惜，他高大爺有一件事不知道，他們現在就是趕去羊腸巷，也絕見不到那位黑心老八。

小翠花的住所，是公冶長最後改釘潘大頭發現的，金四郎並未將這一秘密地址告訴黑心老八。

金四郎，黑心老八約定見面的地點，是金光寺。

公冶長當然不會說破這一點。

第二個顯得起勁的是胡三爺！這位三爺顯得勁頭十足，當然是為了那三尊白玉美人。

花六爺板着一張大麻臉，既不贊成，也不反對。不過，只要有人帶頭，他會跟着行動，是不成問題的。

最不熱心的是艾四爺。

這位四爺似乎覺得捲入這種漩渦很不值得，如果不是因為得罪不起高大爺，他也許早就帶着血刀袁飛離去了。

三名殺手表現的風度都很好，各人均以自己東家的詞色，為進退的依據。

沒有一個顯出畏縮，也沒有人對這種事顯得特別狂熱。

他們的職業是賣命。

天狼會也好，黑心老八也好，在他們都沒有多大的分別。

只要有誰侵犯到他們的東家，誰便是他們拔兵刃的對象！

公冶長站起身子，等高大爺嚷過一陣之後，才慢吞吞的道：「我們就這樣浩浩蕩蕩的殺過去，大爺認為妥當嗎？」

高大爺呆住了！

他們如此大張旗鼓的開過去，只怕走不到半條街，消息就傳到羊腸巷去了。

殺人？

殺誰？

殺那個細皮白肉的小翠花？

大廳中立刻靜了下來。

公冶長緩緩接着道：「天狼會目前潛伏在鎮上的同黨，絕不止金四郎和潘大頭兩個，巢穴也絕不止是小翠花一處。我們這邊不發動則已，一發動就必須馬到成功，而且至少要擒住一個活口！」

高大爺道：「留活口幹什麼？」

這真是個蠢得不能再蠢的問題！你說要留個活口幹什麼呢？

公冶長耐心解釋道：「我已經說過了，對方的黨羽，不止三兩人，對方的巢穴，也不止一處，留活口的用意，就是為了瞭解對方的實況，以便立刻採取第二步行動。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要斬草就得除根！」

這種江湖上套語，高大爺當然是一聽就會意。

「那麼依你看來，該怎麼辦？」

「只對付羊腸巷的幾個傢伙，根本不必勞動幾位大爺。我看，有左兄、袁兄、薛兄，以及公冶某人四個，就足夠了。幾位大爺走在街上太惹眼，不如留在這裏坐鎮調度。」

這一段話，當然更合高大爺的胃口。

艾四爺第一個搶着道：「有有有道道理，這這樣，最最，最穩當！」

高大爺雖然正中下懷，但似乎還不及這位艾四爺皮厚。

他轉身掃了左天斗等人一眼道：「公冶總管的意見，諸位以為如何？」

不過，他還是把責任推在公冶長頭上，表示他高大爺並非貪生怕死，而只是從善如流，如果誰有意見，他還是會接受的，他並不強人所難。

左天斗點頭道：「公冶兄這個辦法我覺得很好。」

袁飛和薛長空也跟着點頭。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高大爺神采煥發，又變得像個豪氣干雲的龍頭老大了。

他拍拍胸膛，向大家保證：「只要兄弟們賣點氣力，我高某人心裏絕對有數！」

公冶長朝左天斗等三人點點頭道：「走，咱們從後門出去，路上順便先計較一下。」

× × ×

四人經過商量，決定步驟如下：

由公冶長和薛長空入巷敲門，裝作慕名尋芳，袁飛和左天斗，則分兩路，於高處把守，以防對方逃竄。

如果對方只有金四郎和潘大頭兩人，即由公冶長，薛長空出手對付，萬一對方不止兩人，袁飛和左天斗便現身支援。

袁飛和左天斗，由兩邊房店上悄悄翻過，公冶長和薛長空則由前面巷口堂堂正正的走進去。

× × ×

羊腸巷到了！

巷子口歇着一副賣麥芽糖的担子。巷子裏面，四五名滿身泥污的玩童，正在興高彩烈的打銀登兒。

這條巷子住的好人家不多，小傢伙們耳濡目染，一個個都成了不折不扣的小賭徒。

薛長空忽然放慢腳步，壓着嗓門道：「公冶兄，你有沒有留意到巷口那個賣麥芽糖的傢伙？」

「留意到了。怎麼樣？」

「我看這傢伙一定不是好人。」

「哦？」

「如果小弟猜得不錯，這個傢伙很可能也是一頭金狼！」

「何以見得？」

「你瞧他的那雙手！」

那是個三十出頭的漢子，一身粗布衣服，個子不高，扁鼻樑，厚咀唇，滿臉淳樸之相，看上去正是一個典型的小販模樣。

是的，薛長空說得不錯，這漢子處處都像一個小販，只是一雙手似乎太細緻了些。

手背上沒有青筋，指甲上沒有肉刺，指節骨也沒有變粗變大。

賴勞力維生的小販，很少會有這樣的一雙手。

這種細緻的手，應該只適合提筆桿。

但是，這人眉目之間，却找不出一絲文墨氣息。同時一個能提筆桿的人，也絕不會出來做這種沒出息的小生意。

所以，這漢子的真正身份只有一種可能。

一個經過偽裝的江湖人物！

如果這漢子真是個江湖人物，這人練的功夫，將絕不是重兵刃或長兵刃，也不會是以拳掌為主的剛健武功。

這人練的必然是輕功和暗器，而且成就一定相當驚人！

公冶長暗暗吃驚。

他吃驚並不是為了這個阻道的小販，而是為了薛長空這種敏銳的觀察力。

虎刀段春刀法辛辣。

血刀袁飛强項殘忍。

魔鞭左天斗足智多謀，心機難測。

穿心鏢客暗器神鬼難防。

如今，這位雙戟溫侯薛長空，又是如此般機警過人，這五名燕雲殺手，幾乎無一易與之輩。

天狼會是否消滅得，尚是未知之數。單是這五名殺手，就夠他來日應付的了。

薛長空低聲又接着說道：「這條巷子，並不適合他這種生意，我看，這傢伙多半是個把風的。」

「薛兄想做了他？」

「小弟正有此意。」

「要是冤枉了好人怎麼辦？」

「當然得先試他一試。」

「如何試法？」

「瞧小弟就是了！」

「如果動起手來，豈不是要驚動巷子裏的人？」

薛長空笑笑，沒有回答，一面領先向巷口走去。

那小販雖然看到薛長空和公冶長朝他担子走去，但並沒有招呼的意思，因為兩人顯然不是他這種生意的主顧。

他左手中指上吊着一面只有燒餅大小的小唐鑼，這是很多小販，都歡喜用的一種招徠工具。

體積小，輕便，响亮。

當然也是一種最好的，傳遞信號的工具。

那小販左手中指一挑，右手的小竹片子便準備向唐鑼上敲去。

這會不會只是一時的巧合呢？

薛長空搶先一步發出招呼，那小販只好又將雙手放下。

薛長空笑着道：「小翠花吃了你的麥芽糖，咳嗽有沒有好一點？」

那小販一怔道：「小翠花？」

他似乎連小翠花是何許人都不清楚。

這一點並不足為奇。

因為這一類小販經常要到四鄉八鎮走動，他並不一定就是蜈蚣鎮本鎮人。

薛長空一咦，像是有點意外道：「你不認識小翠花？」

那小販木楞楞的道：「那個小翠花？她住在那裏？」

薛長空道：「潘大頭沒有告訴你？」

這是套話時一種最笨的方法。開門見山。單刀直入！

使用這種方式套話，經常沒有效果可言。因為對方可以跟你裝迷糊，硬起頭皮，死賴到底。

不過，雙方如果是兩名目光銳利如刀的江湖高手，這却是一種簡單而有效的方式。

那小販臉色微微一變！

這就够了。

但薛長空並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因為他不需要。公冶長已為他代勞了。那小販色變之餘，正待有所動作之前，公冶長已一閃身，緊貼過去，出手如電，右手點中那小販脅下穴道，左手則擱上對方的肩頭。

看上去公冶長像是在拍肩問價錢，實際是為了穩住對方的身子，不讓穴道被點的小販倒下去。

這時街心上雖然不斷有車馬行人路過，但顯然誰也沒有留意到小巷子口發生的變故。

那小販穴道被點，臉上登時露出一片痛苦的神情。

他雖然週身麻木，口不能言，神智似乎還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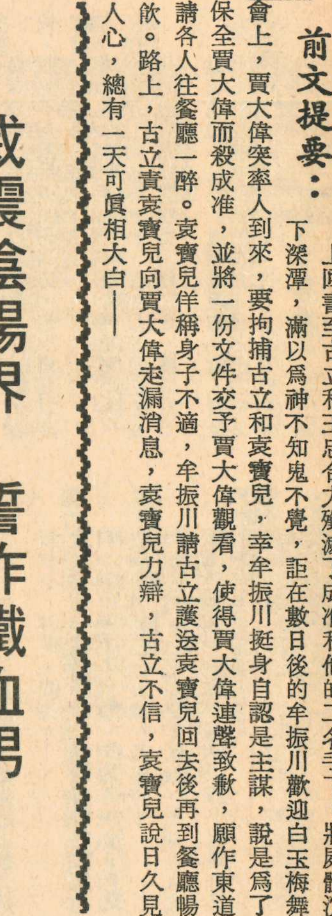
他知道被點的是血行大穴，一時儘管不致送命，但如果躭誤過久，縱使留得一條命在，一身武功也報廢定了！

（未完）

抗戰英雄傳奇故事／諸葛青雲・文／盧令・圖

陰陽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古立和王忠合力殲滅了成准和他的二名手下，將屍體沉下深潭，滿以爲神不知鬼不覺，詎在數日後的牟振川歡迎白玉梅舞會上，賈大偉突率人到來，要拘捕古立和袁寶兒，幸牟振川挺身自認是主謀，說是爲了保全賈大偉而殺成准，並將一份文件交予賈大偉觀看，使得賈大偉連聲致歉，願作東道請各人往餐廳一醉。袁寶兒佯稱身子不適，牟振川請古立護送袁寶兒回去後再到餐廳暢飲。路上，古立責袁寶兒向賈大偉走漏消息，袁寶兒力辯，古立不信，袁寶兒說日久見人心，總有一天可眞相大白——

威震陰陽界　誓作鐵血男

古立與袁寶兒說話間，已到達刁府門口，古立冷冷地接道：「寶兒，我已護送到家了，請吧！」

袁寶兒站在門口訝問道：「怎麼？你不同到裏面坐坐？」

「難道妳方才沒聽到，牟隊長要我在白小姐房間等他？」

「還早哩！他們這一頓酒，起碼要喝上兩個鐘頭。」

「那與妳不相干！」

「你知道我爲甚麼忽然托病嗎？」

「我沒理由猜，也沒有興趣過問。」

「我想另一個問題你一定有興趣的……」

「不一定！」

「我說一定，」袁寶兒忽然壓低語聲，媚笑着接道：「你想不想知道，牟隊長爲甚麼要出面替你解圍的原因？」

「那自然是爲了我還有利用的價值。」

「對了，你可得特別當心！」

「放心！我古立雖然窮，却不志短，我不敢自誇說是甚麼頂天立地的奇男子，至少我的骨頭還硬，熱血未凉，我這一輩子，決不會當漢……」

那「漢奸」的「奸」字尚未說出，已被袁寶兒的手掌給堵住了，並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瞧你這牛脾氣，口沒遮攔。」

古立徐徐地將她的手掌挪開，道：「還有嗎？」

「沒有了。」袁寶兒輕嘆一聲道：「我袁寶兒是一個沒受過高等教育的婦人女子，不懂得甚麼國家民族的大道理，却也知道甚麼事情該作，甚麼事情不該作，你能堅守你自己的原則，那我就放心了。」

他深深地凝注着她，却是欲言又止。

她揮揮手，說：「走吧！別忘了你自己的立場。」

他點點頭，徐徐轉過身去。

「記着，回來後，先到我房間來。」她悄聲叮囑着。

「爲甚麼？」他仍然背向着她。

「我要知道牟隊長跟你說些甚麼。」

「明天告訴妳也不遲！」說完，他頭也不回地，快步離去。

目送古立那離去的背影，袁寶兒似笑非笑地自語着：「你越是倔强，我越是非要征服你不可……」

× × ×

古立並未在中途耽擱，逕自回到八方客棧白玉梅的房間中。

他，關上房門，坐在臨窗的椅子上，一杯清茶，一枝香烟，暫時陪伴着他神遊物外。

白玉梅，袁寶兒，牟振川，賈氏兄妹等人的影子，在他的腦子裏交相飄忽着，他很想抓住其中的一個，或半個，以便整理出一個頭緒來，但事實上，他失望了，經過長時間的思索，他的腦子裏，仍然像是塞了一團亂絲，剪不斷，理還亂。

也不知過了多久，門外傳來輕微剝啄聲。

「是白小姐嗎？」他那靜坐着的身軀，並未挪動一下。

「我是王麻子。」

「哦！王兄有事嗎？」

「沒甚麼事，特地前來陪你聊聊，因爲，牟隊長他們那頓酒，至少還得半個鐘頭才能結束。」

「謝謝你！」古立起身打開房門，擺手作肅客狀道：「王兄請！」

古立的話說得頗爲客氣，但神態之間，却顯然並不表示歡迎。

王麻子似乎並未注意到對方的臉色，一面逕自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一面笑道：「眞沒想到，古先生還是牟隊長的人。」

「是嗎！我自己也感到奇怪。」古立的話，似乎不着邊際。

王麻子道：「古先生，你在牟隊長那邊，是甚麼職位？」

「一個職業劊子手，」古立是信口開河。

「那眞是太委屈你了，」王麻子的話中，有着難以掩飾的挑撥意味。

「其實，那也算不了甚麼，殺人本來就是我的專長。」

「可是，你在刁老大這邊的地位就不同，撇開以後那參謀主任，參謀長的輝煌地位不說，光是眼前，你就够神氣的呀！」

「我倒並不覺得，有甚麼值得神氣的。」

「比方說，如果刁老大是這陰陽界的土皇帝，那麼，你古先生就是土皇帝身邊的一字並肩王，這地位，還不够崇高嗎！」王麻子口沫四濺地，說得非常起勁，而且，不等古立接腔，又故作神秘狀，壓低語聲笑道：「事實上，你比一字並肩王的地位還要崇高，因爲……」

他忽然嚥下了即將衝口而出的話。

古立注目問道：「因爲怎麼樣？」

王麻子邪笑道：「因爲，他的老婆，也準備和你共……」

不等他說完，古立已是臉色一沉道：「王兄，說話可得多加檢點！」

王麻子訕然一笑道：「古先生，這兒只有你我兩個人，不必擔心會傳揚開去。」

「你要明白，我跟袁寶兒之間，並沒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王麻子道：「我知道，那是你對寶兒似乎不感興趣……」

「朋友妻嘛！怎可亂來！」

「但寶兒並不是老大的正式老婆，而且，據我所知，寶兒自動移樽就教，是經過老大的默許的。」

「胡說！世間那有自己找綠頭巾向自己頭上戴的！」

「爲了要攏絡你這位參謀長，這也算不了甚麼呀！」

古立神色一整，道：「別胡扯……」

「不是胡扯！我是特地前來，轉達老大的意思……」

「甚麼意思？」

「刁老大希望你辭掉牟隊長那邊的工作，專心一念地輔助他。」

「現在不談這些，我須要冷靜地想想。」

王麻子起身歉笑，說道：「好！我不打擾你了……」

王麻子才走，刁四海的警衞隊長王忠又趕了來。王忠對於古立，算得上是患難之交，他們兩人之間，根本毋須甚麼客套，一見面，古立立即笑道：「老弟受驚了。」

王忠苦笑道：「糊裏糊塗地被釋放出來，就好像作了一場惡夢，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老弟一點都不知道？」

「就是一點都不知道，才來問你呀！」

古立苦笑道：「恐怕我會教你失望……」

當古立將不久之前，在八方客棧中所發生的一切，簡略地說明之後，王忠才蹙眉說道：「這可的確有點令人費解。」

古立沉思着問道：「以前，你跟牟隊長打過交道嗎？」

「沒有。」

古立道：「那麼，對於他的爲人，是否也有過耳聞？」

「據我所知道的，那是一個標準的小漢奸，只要有利于他，連他的老子也可出賣的。」

「那麼，賈大偉那個情報隊長成准，是否眞有甚麼把柄落在他手中？」

「不知道。」

「對於袁寶兒，你知道多少？」

「古兄問的是那一方面的？」

「比方說，五天以前的事，是不是她告的密？」

王忠苦笑道：「這很難說。」

沉寂了少頃，古立才低聲接道：「老弟，以眼前的情況判斷，你我已捲入一個非常危險的漩渦，有一句話，你必須老實告訴我，在我來到這兒之前，你是否曾經參加過甚麼秘密組織的活動？我說的是情報方面的。」

「沒有。」

「如果我的判斷不錯，牟振川今宵的行動，內中必然大有文章，現在，請記着，如果他直接找你談判時，可千萬別作甚麼承諾，一切向我身上推。」

「我知道。」

白玉梅已悄然到達門口，但却不見牟振川的踪影。

王忠連忙起身告辭道：「古兄，我該回去了。」

白玉梅挿口笑道：「王先生最好是待會同古先生一道走。」

王忠笑問道：「方便嗎？」

「就是因爲不方便，我才要留你下來。」

「這可將我弄迷糊了。」王忠苦笑着。

「我的話，好像很矛盾，但一經說明，就很合理了。」她嬌笑着說：「牟隊長有緊急公事，已回B城，他要跟古先生說的話，托我轉告，深更半夜的，我正擔心，留古先生在這兒，有點不大方便，所以才特別將你王先生也留下來。」

「原來是這麼回事。」

同時，牟隊長所托我轉告古先生的話，同樣也要告訴王先生，留你王先生在這兒，也就可以省去另一番唇舌。」

微頓話鋒，又含笑接道：「現在，王先生可以安心坐下來了吧！」

說着，她自己也才在床沿上坐了下來，王忠也含笑坐回原位。

一直到此時，古立才注目笑問道：「白小姐，牟隊長究竟要向我說些甚麼呢？」

白玉梅俏臉一整道：「二位，首先我要說

明一點，在這陰陽界上，刁四海是老大，牟隊長却是刁四海的太上皇，二位懂嗎？」

古立接問道：「這是說，牟振川在這兒的潛勢力，比賈大偉還要大？」

「不錯，所以，五天以前，你們幹的那一件秘密案子，自以爲作得神不知，鬼不覺的，但事實上，却不曾逃過賈大偉的耳目，而賈大偉的一切，更逃不出牟振川的耳目，想想箇中經緯！就不難明白一般了。」

古立沉思着接道：「看情形，對方今宵的行動，牟隊長似乎早有預謀？」

「是的，要不然，他不會將成准的資料帶在身邊，而且，很可能那些資料，是臨時僞造的。」

「他的職務，可能不僅止於一個自衞隊長吧？」

「唔……這是可以想像到的。」

「那麼，他的這一行動，顯然是對我故意施恩？」

「你能想到這一點，我的傳語工作，就比較簡單。」

「他是要我替他工作？」

「不止是你，是你們二位。」

古立臉色一沉道：「果然如此，那咱們之間，就沒甚麼可談的了。」

「爲甚麼？」

「我古立雖然窮，却是頂天立地的中華兒女，炎黃子孫，決不當漢奸！」

白玉梅媚笑道：「好一個中華兒女，炎黃子孫！」

話鋒略爲一頓，才正容接道：「古先生，請別忘了，我也是。」

「妳是說，妳也是中國人？」

「難道還會假！」

「可是，妳已放棄了自己的立場。」

「我放棄的，只是暫時不向賈氏兄妹尋仇，也希望你暫時不要採取行動。」

「暫時？這暫時二字，有多久？」

「由現在起，一個月，如果一個月以後，你認爲還有尋仇的必要，我不但不再阻止你，而且，絕對的站在同仇敵愾的立場，全力協助你。」

「……」古立沒接腔，只是目光深注着，似乎想要透視她的五臟六腑。

「怎麼？不認識我了？」她媚笑着。

古立忽然輕嘆一聲道：「妳，實在教我傷心，不但妳自己放棄立場，被牟振川拖下水，還要將我也拖下水去。」

白玉梅也輕輕一嘆道：「你不了解我，我不怪你，俗語說得好：日久見人心，以後，總有一天你會明白的。」

「我現在就看透妳了！」古立冷笑着：「哼！女人！女人……」

白玉梅一挑秀眉：「你敢瞧不起女人！」

古立又哼了一聲，道：「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

白玉梅苦笑了一下，語氣又軟下來：「你一個勁兒朝牛角尖裏鑽，我也沒法子，但無論如何，牟振川的話，我還是要辦到，他希望你替他工作，暫時就住在刁四海家中。」

「我再說一遍，姓古的不當漢奸！」

「你還在氣頭上，我不多說，也不留你們了，二位回去後，冷靜地想想吧……」

古立現在的確是在氣頭上，被怒火蒙蔽了靈智。

說來也難怪，一個在情場上栽過大觔斗，並且因而吃過一場寃枉官司的人，當他懷着滿腔積憤，前來尋仇，無意間邂逅這麼一個敵愾同仇，並且是嬌艷如花的年輕小姐，自然會在他的心靈中激起一連串的漣漪，而免不了對她有太多的期望，和美麗的憧憬。

但目前，一切都幻滅了，白玉梅不但投入了牟振川的懷抱，而且還要拖他下水。

在愛之深，責之切，期望愈高，失望愈大的情況之下，他的心中自然只有憤怒，而不會拐個彎兒去多想一下的。

走出八方客棧的大門，經外面的冷風一吹，他那激憤的心情逐漸冷靜下來。

兩人默默地走了一段之後，王忠首先打破沉寂道：「古兄，白玉梅這個人，好像有點兒神秘。」

「唔……我也有這個感覺，」古立苦笑了一下道：「王老弟且站在第三者的立場，替我分析一下看。」

王忠沉吟了一下道：「首先是對賈大偉兄妹的問題，她與賈家的仇恨，比你深得多，有甚麼理由，使她這麼作呢？」

古立苦笑道：「還有更妙的哩！她居然限定時間爲一個月……」

「是啊！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王忠扭頭接問道：「古兄是否接受她的安排呢？」

「我想，」古立沉思着接道：「她這麼安排，必然有她的理由，所以，我決定暫時等她一個月。」

王忠點點頭道：「對！八年的工夫都挨過了，再多等個把月也算不了甚麼。」

「嗨！二位也來了，那眞好極啦！」

這位驀地揷咀的是王麻子，原來古立和王忠二人只顧說話，經過刁公館門口，却是過門不入，不自覺間，已走到怡紅院的那條小巷口，與王麻子不期而遇。

此情此景，古立只好含糊其詞地，笑了笑道：「我們是隨便走走。」

王麻子邪笑道：「古先生可能還是第一次來吧？」

「唔……」

王麻子笑道：「今宵，由我王麻子作東，二位肯賞臉嗎？」

「哪裏，哪裏，應該由小弟作東才對。」

王麻子道：「不！今宵這個東，我是作定了的……」

王忠揷口笑道：「王兄是錢太多，沒地方花？」

王麻子苦笑道：「老弟是我本家，古先生也是自己人，在二位面前，我照實說出來，也不怕丟人。」

古立笑問道：「難道這陰陽界上，還居然有人敢跟你王兄過不去？」

「是啊！所以，今宵我才一定要作東，務必請二位賞那一個面子。」

「沒問題，東道主由我作，誰跟你過不去，我也負責給你出氣。」

「那我先謝啦！」王麻子高興得向古立舉手行了一個軍禮。

「說，那是甚麼人？」

「是這兒新來的兩個妞兒。」

「是女的？」

「不錯。」

「這個……」

王麻子已看出古立作難的神態，連忙接口說道：「古先生請別多慮，不是請你去跟她們打架。」

古立微笑問道：「那麼，這口氣，如何出法？」

王麻子精目向四週一掃，一見四週並無旁人，才發笑低聲說道：「不瞞二位說，那兩個妞兒，說不上甚麼跟我過不去，只怪我這滿臉大麻子，使她們瞧不順眼，不論我願意出多少錢，就是……就是……」

「就是不肯接你這位豪客？」王忠代他說了出來。

「是的……是的，這種事，可又不便用強。」

「所以，你才想請古先生將那兩個妞兒擺平，順便也替你出這口悶氣？」

「對……對……只要古先生肯帮忙，不論用多少錢，都算我的。」

古立接口笑答道：「王兄，你眞是異想天開。」

王麻子一征道：「古先生不肯帮忙？」

古立笑道：「不是不肯帮忙，怕只怕我帮不上這個忙。」

王麻子道：「只要你肯，這個忙一定可以帮得上的。」

「如果那兩個妞兒，也瞧我不順眼呢？」

「不會的，如果像你這樣的客人，他們都瞧不順眼，這世界上就沒有瞧得順眼的男人……走！咱們到裏面再說。」

古立和王忠二人，既然不便否認自己並非是有意到怡紅院來，也就只好順風扯帆地，聯袂進入了這個陰陽界上的銷金窟中。

論人才，不論古立或王忠，都與王麻子有天壤之別。

論地位，王麻子更沒法相提並論。

王麻子有得這兩位體面的人物壯膽，似乎連走路也神氣得多了。

因此，一進門就對妓院的老闆娘着實吹噓了一番。

其實，用不着王麻子去吹，陰陽界只有這一點大，刁公館等於是這兒的皇宮，「皇宮」中的人和事，自然傳播得最快。

古立進入刁公館還沒幾天，但陰陽界上的人們，却大都已經知道，刁大爺身邊，有這麼一位「參謀長」了。

至於王忠，雖然不是這兒的常客，却也並非陌生。

所以，不等王麻子吹完，老闆娘已截口嬌笑道：「我的麻大爺，不用你介紹了，對於刁大爺新任的參謀長，我是早巳久仰大名啦！」

王麻子口沫四濺地道：「久仰個屁！咱們大參謀長上任不過五天……」

老闆娘笑得花枝亂顫地道：「麻大爺！古人不是說過一日三秋的話嗎！一日三秋，五天不是等於十五年了嗎……」

她，像烏鴉捧鳳凰似地，將三位貴客讓到這兒的特別貴賓室中，親自獻上香茗之後，才謟笑着問道：「麻大爺是這兒的常客，今宵打算叫誰？」

「妳說呢？」王麻子翹起二郎腿，仰視着天花板，端足了架子。

「我知道，自然是叫鳳仙和水仙，可是，那只有兩個，但這兒却有三位貴賓……」

「我不算，今天我吃素。」

老闆娘笑道：「吃素吃到妓院中來了，麻大爺可眞……」

「少囉嗦！快將那兩個妞兒叫來！」

「是是……」老闆娘滿臉堆笑道：「鳳仙和水仙都有客人在擺盤子，我這就趕去，將那批客人打發走，叫她們馬上過來。」

「去去……」王麻子連連揮手：「越快越好！」

「是是……」老闆娘連聲恭應着，三步併作兩步地退了出去。

「且慢！」

「麻大爺還有什麼吩咐？」

王麻子道：「告訴那兩個妞兒，今宵可不許使性子！」

「我知道，我知道……」

王麻子這才向古立笑道：「古先生，今宵，你一定要替我出這口氣，也算是替陰陽界上所有的男人出氣。」

古立訝問道：「王兄，聽你這語氣，好像那兩個妞兒，還不曾留過客人？」

「是的，她們到這兒快半個月了，除了擺盤子之外，誰也沒有沾過她們的邊。」

「那是爲甚麼？」

「她們事先跟這兒老闆娘訂有口頭協定，住夜纏頭資是黃金一兩，而且，還必須是她們能看中的人才行，古先生也知道，在這陰陽界上，出得起一兩黃金嫖妓的人不算少，但要找個把能讓她們看得順眼的男人，可不多。」

「牟隊長來過嗎？」

「沒有，這些日子來，牟隊長的全副精神，都放在白小姐身上去啦！」

古立淡然一笑道：「王兄，我也希望能帮你出一口氣，但聽你方才所說的情形，她們的眼界一定很高，所以，你不可先對我抱太多的希望。」

「古先生可不能洩氣呀！」王麻子苦笑道：「方才我已說過，如果像你這樣的人才她們都看不順眼，世界上就沒有她們可以看上的人，她們也就不必再在這兒賣他媽的……」

可能是他自己也覺得下面的話太過粗俗，只好一笑住口。

略爲停了一下，又改變話題問道：「古先生，方才，牟隊長請白小姐向你轉告了一些甚麼？」

古立心念一轉，扯了一個瞞天大謊：「還不是要我暗中注意重慶份子的問題。」

王麻子忽然長嘆一聲道：「只可惜那些重慶份子的額頭上，並沒有刻字……」

「甚麼重慶份子呀？多可怕！」銀鈴似的語聲，挾着一陣香風捲了進來。

門口巳俏立着兩位比花解語，比玉生香的美人兒。

兩位姑娘都是中等身裁，也都穿着旗袍，一個是淡淺紅，一個是海水綠，紅綠相映，才越格外醒目，再襯托上那裁剪適宜的旗袍所强調出的美妙胴體，和那宜嗔宜喜，人見人愛的面龐兒，使得裏面的三個大男人，齊都目光爲之一直。

隨後跟來的老闆娘，連忙替雙方介紹着，紅衣姑娘叫水仙，綠衣姑娘叫鳳仙。

然後，老闆娘向古立笑問道：「古先生，您喜歡誰？」

「我都喜歡。」古立含笑將水仙向懷中一摟，道：「聽說喜歡紅色的姑娘特別熱情，所以我選穿紅色的水仙姑娘。」

老闆娘謟笑道：「古先生好眼力，不過，鳳仙姑娘也蠻熱情的。」

說着，將鳳仙向王忠懷中一推，扭頭向王麻子笑問道：「麻大爺眞的不要叫？」

王麻子淡淡地一笑道：「當然是眞的。」

水仙笑問道：「王大爺，您生氣了？」

「在妳這位美麗的小姐面前，我不敢！」

「那您爲甚麼不另外叫一位姑娘，啊！對了，您的老相好玫瑰小姐正閑着！」

王麻子道：「方才，我已跟老闆娘說過，今天吃素。」

「吃素？」水仙媚笑道：「喲！王大爺幾時勘破紅塵，突然修起行來！」

鳳仙也裂唇媚笑道：「王大爺吃素修行，佛祖一定大發慈悲，照拂你娶一房如花似玉的媳婦兒。」

「是跟妳一樣的如花似玉嗎？」

「我是道地的醜小鴨呀！怎能……」

王麻子忽然站起身來，截口笑道：「你們兩個丫頭，別儘吃我的老豆腐，現在，我鄭重提醒妳們，必須好好伺候古先生和王先生，不許玩甚麼花樣！」

水仙，鳳仙二女同聲嬌笑着道：「我們怎敢哩！」

「諒妳們也不敢！」王麻子向古立，王忠二人擠擠眼睛，笑道：「二位只管恣意享受這兒的一切，我都代爲打點……」

也不等對方的反應，立卽快步出門而去。

水仙目注王麻子離去的背影，口中却向古立笑問道：「古先生，王麻子一定事先跟二位有過甚麼協議？」

古立點頭笑道：「是的，他希望我們今宵能將兩位小姐都擺平。」

「擺平我們兩個？」

「不錯。」

「這狗腿子可眞沒出息………」

鳳仙裂口嬌笑道：「這也難怪，他自己不行，自然只好將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了，王先生，你說是嗎？」

水仙却向古立笑問道：「古先生，王先生都是刁大爺身邊的大紅人，大忙人，今宵，怎會有工夫前來逛窰子的？」

古立苦笑了一下道：「水仙，我可以坦白告訴妳，我們是途經這兒門口，被王麻子拉進來的。」

鳳仙掩口媚笑道：「如此說來，我們姊妹倆還得感謝王麻子哩！」

「感謝他？」王忠訝聲問道：「這話怎麼說？」

水仙搶先回答道：「感謝他請二位前來擺平我們呀！」

古立笑問道：「對了，據說，二位到這兒已經半個多月了，還不曾被人擺平過？」

「這倒是實情。」

「那是爲甚麼呢？難道說，二位到這兒來，是爲了找尋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水仙忽然幽幽地一嘆，低聲道：「一個在風塵中打滾的烟花女子，心中哪還有甚麼白馬王子。」

「那麼，二位這麼挑精揀肥的，又是所爲何來？」

鳳仙裂口笑道：「爲了等着二位前來擺平我們呀！」

古立笑問道：「眞的嗎？」

水仙搶先答道：「不錯。」

「二位能讓我們擺平嗎？」

「爲甚麼不哩！俗語說得好：歡樂須及時，莫待春光老。人生苦短，青春有限，如果能碰上知心合意的人兒，彼此放蕩形骸，共同荒唐一番，不也是人生一快嗎！」

古立爽朗地一笑道：「好一個歡樂須及時，莫待春光老………」

水仙截口接道：「不過，我們還是有條件的。」

「好！請講！」

水仙道：「我看，且到我們自己的房間裏去談吧……」

不料，就在這節骨眼兒上，老闆娘和王麻子二人却慌慌張張地走了進來。

不等對方開口，水仙語鋒一轉道：「甚麼事？」

王麻子搶先苦笑道：「古先生，事情巧得太離譜，今宵，二位必須要讓一讓。」

古立注目問道：「爲甚麼？」

王麻子道：「有一個日本人指名要叫水仙和鳳仙……」

「不行，別人還可以情商，是日本人絕對不讓！」

「一個頗爲尖銳的嗓音，操着不太流利的中國語，起自門口：「你敢對皇軍不敬！」

古立沒接腔，只是披唇冷哂，目光也冷冷地向對方注視着。

由外表看來，那是一個年約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中等身裁，膚色黝黑，並無一般日本軍人的驃悍神態，反而似乎有幾分書卷氣息。

年輕人的後面，是四個身高馬大的壯年人，看情形，好像是那年輕人的保鏢。

五個人都穿便衣，但却都佩着手槍。

當古立向那年輕人注視時，那年輕人也正一瞬也不瞬地向古立注視着。

雙方互相注視了足有半分鐘，古立才冷笑道：「日本人侵佔我國的領土，殘殺我國的同胞，如果你是中國人，你會………」

王麻子顯得氣急敗壞地道：「古先生不可這麼說，這位是來自B城的林木少佐………」

古立冷然一哼，截口道：「我管他甚麼少佐不少佐，這兒既不是辦公所，也不是操場，戰場，這是一個只有錢，人人都可以來玩兒的窰子……」

那老闆娘幾乎要哭出來了。「古先生，您少說幾句好不好？」

古立淡然一笑道：「不說話可以，要讓姑娘却不行！」

那四個保鏢之一怒聲喝道：「巴格馬鹿，你想死！」

「沒你的事！」林木少佐制止自己的手下之後，才向古立一豎大姆指道：「好勇敢！不愧是中國人中的血性男兒！」

古立冷然一笑道：「多謝誇獎！」

「聽說你古先生武功槍法，都冠絕一時，才爲刁老大所特別禮聘………」

「閣下想見識一下我的武功槍法？」

王麻子連忙接道：「古先生，不可以！」

林木少佐笑道：「這眞是皇帝不急，太監急。」

王麻子滿臉諂笑道：「少佐，請多多包涵，讓我再開導他一下……」

林木少佐道：「不必，還是讓我自己交涉才够意思。」

「少佐，可千萬別動槍。」

「放心，我們不過是切磋武功，不會鬧出人命來的。」

接着，却向古立笑道：「我雖然是日本軍人，却最是講理……」

古立截口笑道：「强迫人家讓姑娘，也算講道理嗎？」

「方才，我不知道是你古先生。」

「現在，你已經知道……」

「是的，現在，我已經知道，所以，不再堅持要你讓姑娘，只想瞻仰一下你的武功。」

「行！請吧！」

「且慢！雖然咱們是切磋武學，却也必須賭點東道，才能提高雙方的興趣……」

本已站了起來的古立，又坐了下去，道：「我正在聽。」

林木少佐抬手一指他的四個手下，道：「這是我的手下，目前也是我的保鏢，他們的空手道，在國內都是七至九段的高手……」

「哦！那眞是幸會得很！」

林木少佐道：「我想，由他們四位，輪流向你討教……」

「不！還是一齊上，比較省事！」

「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

古立眉梢一揚，說道：「千千萬萬的中國人，都被你們殘殺過了，再加上我一個，也不算多……」

林木少佐連忙接道：「沒這麼嚴重，我的意思，就像你們中國人所說的點到爲止。」

「這恐怕很難，須知拳脚一經展開，易發難收。」

「這點，我知道，我會在適當時機加以制止的。」

「那是你的事，站在我的立場上，我必然先行聲明，在比劃進行當中，如果不幸我因而受傷，甚至死亡，是怪我自己學藝不精，反之，你也不能怪我。」

「那是當然！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現在，說你所賭的東道吧！」

林木少佐笑道：「這很簡單，所謂東道，就是這兩位漂亮的小姐！」

古立笑道：「我明白了，這是說，如果你們贏了，我就必須讓賢？」

「不錯，如果是我們輸了，拍拍屁股，走路。」

「好！我同意，」古立一頓話鋒，目注王麻子笑問道：「王兄，這兒有較爲寬敞的場地嗎？」

「有是有，不過……」

「別婆婆媽媽的，帶路！」

「是！」

在王麻子的前導下，一行人魚貫地向後院走去。

後院是一個就着山麓的坡地，闢建成的菜園和花圃，雖然地勢成二十度以上的斜坡，却是相當寬敞。

古立向四週略一打量，笑道：「不錯，這兒足够咱們好好活動一下筋骨。」

微頓話鋒，向林木少佐的四個手下含笑說道：「四位，別客氣，請呀！」

那四個日本人一齊冷笑一聲，分四面將古立困在核心，一個個磨拳擦掌，作勢進擊。

「且慢！」林木少佐沉聲喝道：「將你們的手槍，都丟到我這兒來。」

四個日本人倒是很聽話，立卽將身上的手槍，丟向林木身邊。

古立笑問道：「我的手槍，是否也要交出來？」

林木冷然接道：「一樣！」

「接着！」古立將手槍扔向林木之後，立卽向那四個日本人說道：「四位請！」

那四個日本人，顯然是事先有過某種協議的。

儘管此刻他們是採取分進合擊之勢，將古立圍住當中。

但眞正出手的，却只有一個，而且，也顯然是段數最低的一個，目的只是在測驗一下古立的武功深淺而已。

那是站于古立正面的一個，只見他發出一聲刺耳已極的有如狼嗥的怪叫，掄拳向古立衝了過來。

古立沒有硬接，身形一閃，讓了開去，並朗聲一笑道：「怎麼，你們三位是認爲我不堪承教嗎？」

那個獨自發動攻勢的日本人，速度却是相當的快，就這一句話的工夫，使得古立接連避過了他的兩次衝擊，同時並搶先冷笑道：「你能通過我這一關，他們自然會向你討教。」

這回，古立沒再避讓，存心讓對方撲上而給摔倒？

但他一個「鯉魚打挺」，又站了起來，笑問道：「閣下是空手道幾段？」

「七段。」

「另外三位呢？」

「兩個七段，一個九段……」

他們口中沒閒，手脚上更是拳來脚往地，接連硬拚了三掌，居然是平分秋色的局面。

只聽那日本人呵呵狂笑道：「古先生，看這情形，我一個人就可以將你擺平啦！」

「砰」地一聲，是有人被「擺平」了。

不過，那個被擺平的人，不是古立，却是那個滿口牛皮的日本人。

而且，他倒下去之後，齜牙裂咀的，半天沒有掙扎起來。

古立滿臉歉笑道：「失禮！失禮！」

他的話沒說完，兩道人影挾着一聲怒吼，分左右向他飛撲過來。

那是另外兩個七段高手。

但古立已沒心情游鬥，那兩道飛撲過來的人影，不知是挨了他的一拳，還是一脚？只聽「吧吧」兩聲之後，立卽又飛射回去，像是摔落兩段木頭，掉落原處，那情形，似乎比第一個七段高手還要慘。

那九段高手一翹姆指道：「好功夫！」

古立淡然一笑道：「多謝誇獎！」

「方才，古先生所施展的功夫，好像跟我們的空手道很近似？」

「這也沒有甚麼奇怪的，你們的空手道，本來就源出于我們中國的武功！」

「我也好像聽到有人這麼說過，」那九段高手含笑說道：「我叫田川一郎，以後請多指教！」

只聽王忠一聲驚呼：「古立快爬下……」

事實上，王忠的驚呼剛剛出口，古立已是忽地一陣急滾滾到了丈遠之外。

也幾乎是在這同時，「砰砰」兩聲槍响，那子彈着點距古立的身軀，最多也不過是尺許之差。

當第三聲槍响發出時，古立已就着急滾之勢，挺身一蹤騰射一丈多高，兩道黑影也分向射出——

原來那第三批倒下的兩個七段高手，每人身邊還藏有一枝小型手槍。

于是，乘着古立與田川一郎正在談話之際，雙雙悄然拔鎗，準備將古立一舉射殺。

這行動太意外了。

而就在這片刻之間所發生的一切變化，更是驚險絕倫，而又快如電光石火，令人目不暇接。

一直到古立騰身發出反擊，一旁的林木少佐，才怒睜雙目，喝道：「混賬東西！誰教你們用槍！」

古立所用以反擊的武器，是他足下的一雙千層底布鞋。

儘管是一雙布鞋，也儘管他在匆促之間所發出的反擊，但却準確無比，而威力也至爲驚人。

那兩個七段高手，那持槍的左手腕已被擊斷，一條右臂，算是已經報廢了。

就在兩個七段高手的痛呼聲中，古立已疾如鷹隼似地射落舉槍待發的王忠身前，沉聲喝道：「老弟住手！」

王忠發覺那兩個日本人拔鎗偷襲的時間，不可能比古立所發覺爲晚。

但事實上，却是一直到古立將那兩個日本人擊傷之後，王忠才拔鎗準備射擊，雖然林木少佐事先已收繳了那四個人的手鎗，使得王忠精神鬆懈，而影响他的應變動作的速度，但由此，也不難想見，這一段時間的經過，是多麼快速。

林木少佐對兩個手下的手腕被擊斷，似乎一點也不關心，反而對他們的違規拔槍偷襲的行爲，顯得非常氣憤。

他，手中撥弄着那條精緻的馬鞭，（由于陰陽界對外的通路太窄，連三輪摩托車也不容易通行，因此，有點身份的人，不是騎馬，就是乘轎，目前的林木少佐等人，就都是騎馬來的）他厲聲喝道：「你們兩個都出來！」

那兩個日本人最初被古立擊倒時，本已受了不算輕的創傷，此刻，他們一手托住自己的斷腕，顯得狼狽已極地，緩步走向林木少佐身前。

林木少佐二話不說，揚鞭猛抽，「唰，唰

，」一連串鞭聲中，兩個日本人的左右雙頰上，都現出兩道帶血的鞭痕。

每人賞了四鞭之後，林木少佐笑着問道：

「你們知罪嗎？」

兩個七段高手惶悚地同聲說道：「屬下知罪……」

林木少佐接道：「我再說明白一點，你們這種違規藏槍，企圖偷襲敵人的行爲，不但喪盡了咱們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也丟盡了咱們日本皇軍的顏面，按理，你們兩個，回去都要接受軍法審判……」

古立巳將布鞋找回來穿好，拍拍林木少佐的肩頭，截口笑道：「少佐，算了吧！好在我命長。」

林木少佐扭頭歉笑道：「古先生，方才的事，我向你鄭重道歉！」

古立笑了笑道：「道歉大可不必，咱們還是繼續方才未完的比劃吧！」

「古先生還要比下去？」

「貴方不是還有一位武功最高的九段田川先生，不曾下場呢！」

「算了！」林木苦笑道。

「那麼，所賭東道，如何算法？」

「我認輸。」

「那我先謝啦！」

林木少佐道：「不用謝我，這是你古先生應得的榮譽。」

接着，向四個高手揮揮手，沉聲喝道：「咱們走！」

已經走出了十多步了，林木少佐又回頭來，向古立笑道：「古先生，再見！」

「再見！」古立顯得有點神不守舍的樣子應道。

「有空請到B城來玩兒。」

「好的……」

目送對方那逐漸消逝于沉沉夜色中的背影，古立禁不住喃喃自語着：「日本軍人中，像這樣的人，恐怕不多……」

本來是遠遠地在觀戰的水仙，鳳仙，巳走近他身邊，水仙並截口嬌笑道：「不是恐怕不多，應該說是絕無僅有才對。」

那位老闆娘巳將那些聞聲趕來的人趕走之後，走近古立身邊諂笑道：「古先生本事好大啊！方才，可差點將我嚇壞啦！」

妙的是古立對她們的談笑，竟然充耳未聞似地，仍在蹙緊眉峯，像夢囈似的自語着：「奇怪……奇怪……奇怪……」

一連說了三聲奇怪，却是沒了下文。

一旁的王麻子向王忠苦笑道：「老弟，這是怎麼回事呀？」

王忠冷冷地接道：「我怎麼知道，可能是他突然想起了甚麼奇怪的問題。」

接着，向大夥兒揮揮手道：「諸位請先回去，我和古先生隨後趕來。」

鳳仙有點不放心似地，嬌笑道：「王先生，可不能悄悄開溜呀！」

王忠笑道：「有着這麼美如天仙的小姐在等着，用鞭子也趕不走我呀！」

不等對方接腔，又嘻嘻一笑道：「再說，今宵，妳們這兩位美人兒，等于是古先生用生命換來的，可說是得來不易，又怎會自動放棄享受的權利……」

鳳仙嬌哼一聲，嬌聲說道：「越說越難聽，你……」

王忠截口笑道：「那就快點走，再等下去，更不好聽的話，也要說出來啦……」

一直等他們和王麻子等人遠離之後，王忠才拍拍古立的肩頭，笑問道：「古兄，你在攪甚麼名堂？」

古立沉思着道：「我在想，林木這個日本軍人，是一個很奇怪的人，也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人。」

「這話怎麼說？」

「你老兄想想看，像方才那情形，如果換了一個日本軍人，他會善罷干休嗎？」

「唔……還有嗎？」

「出乎常情之外的人和事，都必然有其出乎常情的原因，而這……也正是他這個日本人可怕的地方。」

「古兄是擔心，林木可能會在暗中施展不利于我們的甚麼陰謀？」

「唔……」

王忠精目深注地，很顯然，他是因爲古立所說的理由不够充分，也似乎有點牽强，因而希望由對方的表情上，找出一點端倪來。

足足凝注了兩分鐘之久，才苦笑了一下道：「古兄認爲你我值得他用陰謀對付？」

古立笑了笑道：「老弟，別將自己看得太卑賤了……」

略爲停了一下，才爽朗地一點頭，說道：「歡樂須及時，莫待春光老，老弟，咱們暫時放開一切煩憂，好好地去享受人生最美妙的時刻吧！」

王忠深深地盯了他一眼，默然相隨着走向前院。

由于夜太深了，回到前院之後，立即被水仙，鳳仙，二位紅牌姑娘分別擁回她們自己的房間。

在風月場中，能獲得紅牌姑娘的垂青，滅燭留髡，該算是人生一大快事。

但巳經進入水仙香閨中的古立，却似乎並不顯得怎麼興奮。

而且，這情形，也給玲瓏剔透的水仙小姐看出來了，而幽幽地一嘆道：「古先生，你是到這兒來散散心，不是來想心事的。」

古立將對方的嬌軀，向懷中一摟，[illegible]笑道：「水仙，我的確是有心事，但我現在不想它了……」

「想不想心事，那是你自己的事，」水仙嬌笑着接道：「古先生，還記得我們方才沒談完的話題嗎？」

古立一怔，道：「是哪一方面的話題？」

「就是那要想擺平我們，必須先談條件的問題。」

「說吧！只要是我力量上能辦得到的事情，決不皺一下眉頭。」

「我所提的問題，你不但有力量辦得到，也必須能勝任愉快，只是——」

「還有甚麼只是的？」

「我怕你會口不應心。」

「這一點，請絕對放心，除非我不答應，凡是我所答應過的事情，不論有多困難，我一定勇往直前地，一一的去克服它！」

水仙忽然俏臉一整，壓低語聲問道：「如果我要你去當漢奸呢？」

「我不是那樣的料！」古立臉色一變，霍地站了起來，道：「告辭！」

水仙連忙將他抱住，發笑道：「我的話還沒說完，幹嗎性子那麼急的？」

古立雖然仍然站在那兒沒動，但語氣却冷若冰霜：「話不投機半句多，妳懂嗎？」

水仙貼着他的耳朵，悄聲說了幾句甚麼，只見古立的臉色略見緩和地，道：「水仙，妳究竟在攪甚麼鬼？」

水仙有點不勝委屈地，一嘆說道：「你說呢？」

「妳將這種機密的事情告訴我，不怕我暗中出賣妳？」

「這可以分兩方面來說，第一，由各方面的暗中觀察，證明你不是那樣的人……」

「你們暗中攷察我，已有多久了？」

「從你到達陰陽界的那一天起，咱們組長就特別注意上你了。」

「組長，是甚麼組長？」

「就是爲了執行這一次特別任務，臨時編組的特別小組。」水仙嬌笑着接道：「現在，你已經知道我是重慶份子了，咱們這些重慶份子，爲甚麼要到這兒來活動，你明白此中原因嗎？」

古立點點頭，說道：「我曾經聽牟振川說過。」

水仙道：「牟振川的話，沒有錯，我們的任務，就是爲了要破壞那個製造化學武器的工廠。」

「你們組長是誰？」

「到目前爲止，我還不曾見過，不！也許我已見過，却是相見不相識……」

「他會那麼神秘？」

「你要知道，這任務是多麼艱鉅，等閑的人，又怎能挑得起這一副千斤重擔。」

接着，她嬌笑一聲道：「明乎此，我那第二個理由，就不必再費唇舌了。」

古立一怔道：「甚麼第二個理由？」

「就是你方才所問的：我將這麼秘密的事情告訴你，不怕你暗中出賣的原因。」

「哦……」他啞然失笑。

「你想想看，咱們有那麼一位神秘莫測的組長，只要你敢心存異志，不管你的武功多好，槍法多準，他隨時隨地，都可以取你的性命，顯然你的生命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還用得着擔心你會出賣我們嗎！」

「有道理，有道理……」古立笑着問道：「你們組長是不是白玉梅？」

水仙道：「不！白玉梅的地位，和我們是平行的。」

「鳳仙也是？」

「唔……」

「現在，妳跟我說的這些話，鳳仙也會跟王忠說？」

「不錯，」水仙目光深注着問道：「現在，是該你表明態度的時候了。」

古立正容說道：「我決心加入你們這個組織……」

水仙道：「你要攷慮好，這是一份無名英雄的工作……」

「我知道。」

「也是一份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工作，而且，不論成功與否，死的成份遠比生的成份多。」

「這些，我都知道。」

「還有，加入我們這個組織之後，你必須暫時摒棄一切私務。」

「要放棄多久？」

「等我們這一任務完成之後，如果那個時候，你和你的仇家都還能活着的話。」

古立一挫鋼牙道：「好！我都答應了！」

「不後悔？」

「決不後悔！」

「唔！這才是我的好同志……」她，主動獻給他一個熱吻，然後，媚笑着問道：「還有甚麼疑問嗎？」

「有，」古立沉思着接道：「你們爲甚麼要爭取我這麼一個不相干的人？」

「這也可以分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最怕你被敵人利用，另一方面，也是我們這一任務中，急須有像你這樣的人才。」

「可是，我並沒有甚麼特長。」

「高明的武功，準確的槍法，再加上能高來高去的輕功，這正是我們急須的人才呀！」

說話間，她巳熟練地將古立的外衣鈕扣解了開來。

古立連忙加以制止，說道：「不可以，水仙。」

水仙媚笑道：「爲甚麼？咱們條件巳經談好，是該讓你擺平的時候了呀！」

「可是，我們是同志啊！」

「同志愛更彌足珍貴，傻瓜！良宵苦短，青春有限，你……你忍心辜負我一片柔情。」

她是劍及履及，一切都採取主動……

「唰」地一聲，案頭蠟燭被吹熄了。

一陣輕微的蕩笑，飄浮在這漆黑的斗室之中。

× × ×

第二天，古立，王忠，是于八點過後，才回到刁四海的公館中的。

在院落中，剛好碰上刁四海由袁寶兒的精舍中出來。

「大爺早！」兩人同時含笑招呼。

「兩位老弟好艷福！」刁四海邪笑着：「那兩個妞兒不錯吧？」

「很好，很好……」古立是一臉不自然的笑意。

「既然很好，爲何不多多親熱一陣子，偏要這麼早就趕回來！」

「回來晚了，就是怠忽職守，大爺不在乎嗎？」

「我現在就有點兒在乎了哩！」他一掌拍在古立的肩頭，苦笑着接道：「不過，我不是在乎二位老弟玩女人，而是擔心你們被人家由我身邊給挖走。」

古立也是苦笑道：「大爺說的是牟隊長那邊的事？」

「是啊！」刁四海接問道：「老弟巳經答應他了？」

「還沒有。」古立正容接道：「大爺請放心，我古立不是那麼不近情理的人，在沒有獲得大爺的俯允之前，我決不會答應牟隊長的邀請。」

刁四海輕輕一嘆道：「要我允許你去牟隊長那邊，那是不可能的，不過，如果他以權勢、地位，來壓迫我，那我就沒得話說啦！」

古立沉思着接道：「看情形，牟隊長對我和王忠，是志在必得，不過，他並不是要將我們由大爺的身邊挖走，而只是要給我們一份兼職。」

「牟隊長是這麼說的？」

「牟隊長並沒這麼說明，但他的意思，我可以忖猜得出來。」

「果然如此，倒還可以商量。」刁四海曖昧地一笑道：「二位老弟辛苦了一夜，也該好好歇息一下，咱們回頭再談。」

× × ×

當天午後，牟振川又到陰陽界，在白玉梅的房間中，親自和古立懇談。

由于古立巳奉有特別小組的密令，再加上白玉梅在一旁故意敲邊鼓，因而雙方的條件很快就談好了。

同時，也取得刁四海的諒解。

原則上是，古立和王忠，仍然是刁四海這邊的人，也仍然住在刁四海的公館中，但在每一個星期中，至少有兩天，必須住到B城的自衞隊部去。

本來，他們不會這麼快就談妥的，但由于他們雙方都有所顧忌，各自讓着對方幾分，在牟振川而言，他曾經橫裏插手，硬說古立之殺成准，是由於成准是問題人物，而由自己命令古立殺的，這是一個謊言，可以瞞買大偉，却不能騙刁四海，即使刁四海當時也被騙過，事後也一定會明白過來，明白過來而不會當面拆穿，他不能不承情。

至于刁四海，卻是懾于對方的權勢，而不得不讓步。

三方面當面談妥之後，第二天清晨，古立就隨同牟振川去B城。

說來也眞算是冤家路窄，古立一進入牟振川的自衞隊部，就碰到他的老情人賈幼萍。

賈幼萍不愧是顚倒衆生的天生尤物，她的美，與白玉梅在伯仲之間，但白玉梅卻缺少她那一份媚在骨子裏的媚勁。

如果以花來比喻，白玉梅是一枝淸麗脫俗的水仙，賈幼萍卻像一朵盛開的桃花，艷光四射。

照時間推算，賈幼萍最少也該是二十六歲的少婦了。

但此刻由外表看來，卻最多只能估她二十出頭而已。

她，穿着一身郊遊便裝，手中還拿着馬鞭，顯然是乘馬郊遊回來不久。

儘管古立早已料想到，到B城來，難免會碰上賈幼萍，但他卻沒想到，會這麼巧，一到達這兒，第一個碰上的就是她。

在事出意外的情況之下，古立禁不住臉色爲之一變。

雖然他們之間已睽別八年，在這八年的漫長歲月中，古立的外型已有着若干的變異，但以他們雙方過去關係的深刻，賈幼萍怎麼說也該能一眼就認得出來。

但事實上，她對古立完全是一個陌生人的姿態，只是目光向古立一掃，搶先向牟振川笑問道：「牟隊長，聽說你請到一位武功槍法都非常高明的助手，是不是——？」

她的目光又落在古立身上。

牟振川連忙諂笑着接道：「是的，我替二位介紹，這位就是咱們聯隊長身邊的紅人賈幼萍小姐，這位就是我新請的助手古立先生。」

「幸會！幸會……」賈幼萍主動伸出了手來。

古立想到自己的任務，不得不强抑着心頭怒火，勉强跟她握着手：「久仰，久仰。」

古立的本意，不過是爲了禮貌，不得不伸出手來，敷衍一下，但賈幼萍卻熱烈地緊握着他的手，搖幌着嬌笑道：「該說久仰的是我，我聽說古先生今晨會來，所以特地在這兒等着，以便能先行瞻仰古先生的丰彩。」

「我感到非常榮幸，」古立微微皺了一下眉頭，因爲，他感覺到手心中多了一點甚麼東西。

牟振川也滿面堆笑道：「古兄，我也分沾了你的光彩，分享到你的榮耀。」

賈幼萍嬌笑道：「牟隊長，你好像在背台詞。」

「不！我說是的由衷之言。」牟振川滿臉諂笑。

這當兒，古立已將賈幼萍塞在他掌心中的紙糰兒，不着痕跡地，納入衣袋中。

「對了，」賈幼萍含笑接道：「牟隊長，聽說你那位新寵非常非常美……」

牟振川笑道：「哪裏，哪裏，那是傳話的人過于誇張。」

「爲甚麼不把她接到這兒來呢？兩地相思，往返又費時，多不方便啊！」

「她不願意來，說那邊比較自由……」

「這倒是實情，到這兒來，所受限制就多了，但到這兒來玩玩，是不會有甚麼不便的，何況，她又是你這位自衞隊隊長的新寵。」

「是的，過幾天，她會來玩的，到時候，一定首先拜訪賈小姐……」

「不不……那可使不得！」

「爲甚麼？」

「聯隊長是怎麼樣的一塊料，你該知道，如果因白小姐去看我，而被他看上了，來一個橫刀奪愛，那對你對我，都是一項無法彌補的損害……」

對這些肉痲當有趣的談話，古立不但感到噁心，也感到痛心，使得他幾乎忍不住要脫口怒叱了。

就當他强抑心中憤怒，眉峯微蹙之間，賈幼萍的話鋒，又轉向了他：「古先生，有一件事，我要先行提醒你，希望古先生莫介意。」

「我怎敢哩！」古立的話是很客氣，但語氣之間，卻似乎不是那麼回事。

賈幼萍似乎根本不曾觀察到古立心中的不快，依然嬌笑着說道：「古先生別客氣，我只是提醒你，這兒跟陰陽界不同，可不能隨便鬧出人命案子來。」

「如果有人先動手要殺我呢？」

「你可以基于自衞而反擊，但要留下活口，最好也不要傷了對方……」

「留下活口是可以，但要不傷人，恐怕不容易。」

「請儘量的收歛一點就是，萬一傷了人，也不能怪你，當然，最好是希望不要發生那種事。」

「但願如此。」

賈幼萍美目一轉，笑問道：「二位都還沒用早點吧？」

「沒有啊！」牟振川含笑問道：「賈小姐要請客？」

「請吃早點，算是眞正的小意思。」賈幼萍嬌笑道：「這兒小山東的原汁豆漿與葱油餅是有名的，古先生肯賞光嗎？」

「我理當奉陪……」

小山東雖然門面不大，而且僻處于一條小巷中，但貨色卻的確不賴。

也由於貨色好，生意也非常興旺。

當古立偕同牟振川、賈幼萍，二人到達時，仍然是座無虛席。

由于賈幼萍、牟振川是B城的名人，也是這兒的常客，因此，不受高朋滿座的影响。

這三位剛剛到達門口，就被店主人殷勤地帶入他自己專用的小餐廳中。

小餐廳既然是店主人所專用，自然與外間營業的大廳隔離，而顯得頗爲淸靜。

剛就座，賈幼萍就指着古立向店主人介紹着：「小山東，這位古先生是我和牟隊長二人的好朋友，以後，他會常來照顧你……」

小山東年紀可不算小，總該已經三十出了頭。

他，雖然是山東人，卻是北人南相，天生的五短身裁，短小精悍中，卻顯得一團和氣。

不等賈幼萍話完，小山東又連連哈腰諂笑道：「多謝賈小姐！也多謝牟隊長古先生。」

「記着，」賈幼萍接道：「以後，卽使是古先生一個人來，你也要像接待我們一樣的好好侍候他！」

「一定，一定，這個房間，除了接待你們三位貴賓之外，我不會接待別人的。」

古立一直冷眼旁觀，向小山東打量着，似乎想從小山東那張誠樸而滿臉笑容的面孔上，能瞧出一點甚麼蹊蹺來。

他，雖然對情報工作是外行，但自從經過水仙小姐的耳提面命之後，已懂得不少竅門。

水仙曾於枕畔告訴他，作爲一個情報人員，對于日常所接觸的任何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必須要加以細密的觀察和分析。

因爲，情報工作是無孔不入的，本來你所認爲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說不定是你的敵人，也可能是你自己的同志。

可是，目前古立冷靜觀察的結果，卻使他自己失望了。

（未完）


商場情場
春風得意